

马鸣

风萧萧

萧逸作品集

7

下



马鸣风萧萧

对于金宝斋上下各人来说，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关闭了的买卖，择日重新开张，白马门披红挂彩，还特地备了长串的爆竹，劈劈啪啪放了一通。

整个凉州城内外都知道司空远二庄主，由于一个怪客齐天恨的仗义援手，已把势力强大的宇内二十四令的众多高手打败，退出了凉州。

宇内二十四令的几个死伤者，在江湖上都是头号响叮当的人物，是以消息一经传开，全城震惊，茶楼酒肆，街头巷尾，人人乐道，闻者无不动容。

齐天恨的大名，一下可就扬开了。

到底见过齐天恨本人的人不多，是以对于这位人物的传说，未免多少离了些谱儿。

传说中的齐天恨，象是关帝庙的关公，红脸青袍，就是少了手上的那把青龙偃月刀，虽然如此，仍然有很多人硬说他就是关老爷的显灵化身。

还有人说这位齐爷不是常人，而是口吐剑光，来去如飞，顷刻间出入青冥的剑侠人物。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齐天恨这三个字。象是一道闪电，一声雷，在极短的时间里，已在凉州城内外十数万居民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人人乐道，处处交谈，岂止在凉州城这一个地方，在西北道上，在整个武林江湖来说，这都算得上是一件盛事。

然而，感戴最隆，体会最切的莫过于白马门上下，这其中至以为荣，最引为光彩的却又莫过于那位司空二庄主司空远了。

这两天，他的伤也好了，逢人就笑，尤其是今天，他换上了一袭新衣裳，多日忧虑，一股脑的抛到了九霄云外，加上人本来生得英俊潇洒，看上去确是神采焕发，较之昔日，就象是换了个人似的。在前厅，这位司空二庄主接受了许多宾客的道贺，好不容易摆脱了这些人的纠缠，拐了个弯儿，却一径的来到后院。

那里隔离有两间精致的西厢房。齐天恨这个当今名烁武林的人物，就住在这里。

司空远心里忐忑不安，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当初请对方助拳的时候，他曾慷慨的夸下了海口，今天他实在不知道怎么来报答对方这般天大的恩情。一连好几天，姓齐的没开口，他也装糊涂，直到今天，对方打发人来请他，他可不能再假装知道了。

院子里一片春光，红白二色的杜鹃花都开了。

齐天恨坐在亭子里饮茶，石几上置着一副随身的行囊，和他那口形式古雅的长剑。

双方一照面，司空远赶忙上前几步，抱拳大声道：“对不起恩兄，让你久等了。这两天上门的客人实在太多了，忙得我团团转，居然也忘了向恩兄请安问好，真是罪过之至！”

齐天恨一笑道：“无妨，二庄主请坐下说话。”

司空远嘴里答应着，一面坐下来，可就看见了他置放在桌子上的行囊。

怔了一下，他故作惊讶的道：“咦，恩兄，这是怎么回事？”齐天恨淡淡的道：“我要走了。”

“走？”司空远倏地站起来道：“这就要走么？”齐天恨点点头道：“不错！如果二庄主不健忘，当能记得来此之前，你我曾经有过一番事前交易，这就是此刻我请二庄主你来的原因。”

司空远心里怦然一跳，顿时呆了呆，紧接着他朗笑一声道：“哈哈……”

恩兄说哪里话，小弟能有今日，多赖恩兄成全，就是恩兄不说，小弟也必当有一份心意，这个小弟早已有了准备。”齐天恨微微点头道：“这样就好。”

司空远道：“小弟已备下了黄金千两，宝玉一箱，只要恩兄一声吩咐随时听令处置。”

听了他的活，齐天恨并不现丝毫喜色。冷笑了一声，摇头道：“二庄主这么做，可就屈解了在下的意思。”司空远登时一怔，道：“恩兄莫非……嫌少？”

“那倒不是！”齐天恨一双炯炯瞳子注视向司空远道：“在未曾收下二庄主这批厚赐之前，在下有事情商量。”司空远干笑道：“恩兄说哪里话，有话请问，小弟知无不答，何当请教二字？”

齐天恨点头道：“好，在下闻知令师郭白云老剑客，生前以金矿起家，富甲北疆，二庄主颁赐在下的这些黄金，想必就是承自郭老剑客西河二矿所留下的那些金子了？”

司空远顿时一愣，哈哈笑道：“恩兄非但武功出家，阅历亦丰，看来是无所不知了。”

“二庄主还不曾回答在下的问题。”

“这个……就算恩兄说对了。”

齐天恨冷哼一声道：“既然如此，二庄主岂能妄以老庄主身后之物，慨赠与人，以在下所见，这些金子，足下显然是不能够随意动用的。”

司空远神色倏地为之为一变，霍地由位子上站了起来，只是他当然不敢真的发作。强忍着心里的那份不自在，司空远赫赫然笑道：“恩兄既这么说，在下倒想请问一下，先师所留下的东西，何以在下不得动用？”

齐天恨道：“因为，据在下所知，令师仙游之后，所有身后之物，并不曾遗赠与你，既不为二庄主所有，二庄主白是不能够随意支用了！”

司空远神色又是一变，忽然想到了对方这番话的言外之意，不禁打了一个冷战，顿时半身木然，作声不得。甚久，他才把情绪缓和下来，微微一笑，坐下来道：“齐恩兄真个是无所不知，小弟倒要请教了！”

齐天恨道：“二庄主心里应该有数，又何需在下多说，就在下所知，郭老剑客身后尚有一个爱女，二庄主即使要有所动用，似乎也应该与那位郭小姐取得商量才是。”

司空远双眉一挑，哼了一声道：“齐恩兄未免管得太多了，这是小弟师门私事，恩兄似乎不应该插手过问。再说，这其中的细节，你未必尽知。”说到这里，他脸上可就老大的现出了一副不自在，频频冷笑不已。

齐天恨一声朗笑道：“好说，好说！”

司空远道：“恩兄为何发笑？”

齐天恨笑声一敛，目射精光道：“在下倒不曾这么认为，如果二庄主果真认为这是贵门私事，又何以借重在下来插手管这件闲事？”

司空远却是没有想到他会有此一说，不禁顿时一呆，一时张口结舌，无以为答。

齐天恨冷笑一声道：“二庄主请想，如果那日宇内二十四令大举上门之时，在下也认为这是贵门私事，抖手一走，今日该是如何一番局面，二庄主你可曾想过了？”

司空远陡地自位子上站起来，道：“你……齐恩兄，你到底要什么？莫非嫌小弟那份礼太少了？”

“实在也是太少了一些。”

司空远神色一变，却强压制着，忽然狂笑一声，道：“好，这也是一句痛快话，平心而论，老兄这次帮忙实在不小，不过小弟认为，千两黄金再加上宝玉一箱，这个数目实在也不算少了，齐老兄，你还要多少？”

“我要的，只怕二庄主不肯给！”

司空远冷冷一笑道：“你说吧！”

齐天恨道：“黄金宝玉，在下不存非分之想，再说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些东西你二庄主在未取得郭小姐许诺之前，也无权动用，在下所要的是……”

“是什么？”

齐天恨缓缓由石凳上站起来，目光向所置身之亭院一转，冷笑道：“白马门！”

司空远几乎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瞪着一双大眼睛道：“你说……什么？”

齐天恨冷笑道：“自即日起，我要你退出白马门，因为你无力拱卫本门，平白令郭老先生地下蒙羞！”

“你……你胡说！”司空远一时气的全身发抖，手指着齐天恨，冷声道，“你……你太过分了……你凭什么？”

“凭什么？”齐天恨那双眸子里交织着一腔怒火：“我当然有凭借，凭着先师临终遗言，凭着不要你这个先师的孽徒遗羞师门！”

司空远倏地后退了一步，厉声道：“你是谁？”

“寇英杰！”三字出口，那个齐天恨抬手在脸上抹一抹，已把脸上一个人皮面具摘了下来，现出了本来面目。

司空远就在对方甫一报名的当儿，已禁不住吓了一跳，这时定眼一看，更如同当头响了一声霹雳，登时身形打了一个踉跄，差一点跌倒在地，他一认再认，直到确定对方这张脸果真正是寇英杰为止。

惊诧，忿怒，恐惧……一股脑的岔集着他，使他再也难以克制着心里的怒火：“好个小辈，你欺我太甚！”愤怒中使他简直忘了对方是何等身手之人，身形乍然一起，有如怒鹰搏兔般的已落在了寇英杰身前，右手一抖，五指箕开着直向寇英杰脸上击了过去。

寇英杰一副以逸待劳姿态，脸上含蓄着一丝冷笑，在对方强而有力的掌势之下，他身子简直连移动也不曾移动一下。

那是一种强者至高无上的风范，司空远的一只右手，原已递出，身子更如狂风般的袭近，只是在即将接近寇英杰身前尺许左右的一刻，忽然间他象是遭遇到了一种无形的阻力。

其实这种奇特的无形力道，司空远应该早已不止一次的由那个齐天恨身上看见过，只是错在他似乎还不能把寇英杰与齐天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面相与身分合而为一，是以也就注定了他眼前的活该吃亏。

司空远猝然扑上的身子，就象是撞着了一堵冰山，突地被反弹了回来，那只递出的手更有如遭到了雷砸般的一阵灼热麻痛，足下禁不住通通一连后退三步犹未站定。

这一撞之力，看似无形而不着痕迹，其实那种痛楚情形，却只有司空远自己肚子里有数，一时间只觉得全身上下，仿佛每一块骨节都开脱了。

眼前青衫乍闪，寇英杰已站在了他面前。

司空远再次怒叱一声，倏地举起手掌，只是这只手还不曾打下来，却已为寇英杰抓住了手上脉门。象先时一样，一阵冰寒麻软气机，突地传遍了司空远全身上下，登时他身子就象是吃了烟袋油子般的抖动起来。

“二师兄！”寇英杰脸上罩着一片薄怒：“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手势微振，司空远的身子一阵子旋风打转，突地跌了出去。

司空远却是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胸中这口怨气，嘴里怒叱一声，随着他身子一个疾转之势。右手倏翻，用“阴把”手法，刷！刷！一连发出了两支蛇头白羽箭。

这种暗器最是厉害，因为尾部系有羽毛，一经出手顺风直行，箭首的三角菱刃，两侧各伏有一枚暗针，一经中物，即可自行弹出，要想拔出箭身，势必要将连带在箭头附近老大的一块肉全都挖出来不可，在诸多暗器中，称得上是阴损的一种。司空远想是恨透了这个师弟，深恐其不死，一经出手，无不用其极。

两支白羽箭一经出手，一奔咽喉，一走前胸，俱是势猛力疾，透着一股尖锐风力，瞬息而至。

寇英杰冷笑一声，右手猝抬，二指轻分，上下一点，已把来犯的一双箭矢夹在了指缝之间。“二师兄，如今你还想跟我动手，可就差的太远了，不信你再试试。”说时他二指着力，只听见“喳”的轻响一声，夹在他指缝内的两支箭矢，齐腰折成四截，“叮当！”落于尘埃。

司空远目睹及此，顿时吃了一惊，象是忽然间触及了对方的厉害，呆了一刻，他才欠身由地上站起来。

“寇英杰，”他脸色发青，切齿痛恨的道：“你……这个目无长上的东西！莫非你连同门师兄也不认了。”

“长上？同门师兄？”寇英杰那张俊脸上，忽然荡漾出一片凄惨。

除非他是一个愚蠢不良记忆的白痴，否则对昔日的遭遇，他焉能有所忘怀？想到昔日种种，以及二位师兄的无情迫害，他那双眸子里情不自禁的暴射出灼灼神情。司空远在他这种目光注视之下，情不自禁的向后面退了一步。

寇英杰长长的吸了一口气，打量着眼前的司空远道：“我能称呼你一声二师兄已经很不错了，你虽不肖，尚还不曾忘本，只是先师身后基业白马门，你却不配把持，你仍然可以保有金宝斋银号，至于师门中事，你显然早已没有插口的权利，你去吧！”

司空远脸色气涨得一片通红，频频点头道：“好！好！算你厉害……看起来你也是只敢欺侮我，大师兄占据着白马山庄，通敌卖师，你却不敢去寻他理论，有种你就该杀了他，才说得上为师门扬眉吐气。姓寇的，你有这个胆子没有？”

寇英杰冷笑一声道：“邬大野的事，我比你更清楚，我正在搜集他通敌叛师的证据，我不会放过他的。”

司空远道：“还要什么证据？你只去问问白马山庄里的人，谁不知道？象这种败类，你不去对付他，却来找我，哼哼……你好……”

寇英杰缓缓道：“他虽不义，你也不仁，可叹先师他老人家，一生高风亮节，义薄云天，竟然会收了你们这两个弟子……二师兄，你不要不服气，天道之行，对大恶大奸之辈，绝无宽容，你且拭目以待吧，包括铁海棠那个老儿在内，绝不会有有什么好下场的。”

司空远总算是不昧良知的人，听到这里，禁不住发出一声叹息。

“有一句话我想问问你，”他打量着寇英杰道：“先帅手里，真的有金鲤图那么一卷东西？”

寇英杰顿了一下，点头道：“不错。”

“那……”司空远睁大了眸子道：“在……在你手里？”

寇英杰又点点头，说道：“不错，在我手里。”

司空远显然万分激动，只是他却认识到面前的这个人，已非当年吴下阿蒙，休说下手夺取，似乎连动一下这个念头，也属不智。忽然他感觉到当年的行事非当，尤其是开罪这个人的不智之为，抚今思昔，顿时神采尽失。

他又叹了一口气，苦笑道：“我也许是错了……你回来的也正是时候了……白马山庄和白马门，都非得大力整顿，重新振作不可。这个责任，看起来，是非要落在你肩上不可了。”

寇英杰点点头道：“我正是因为这样才回来的。”

司空远苦笑道：“我久处安逸之身，已然荒疏了先师留下来的武功艺业，不过，只要今后有机会，我仍愿为师门效力！”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冷笑道：“你还信得过你这个二师兄么？”

“我信得过你！”寇英杰冷冰冰的道：“难得你还能深明大义。既然如此，我也就莫为已甚，你我的私恨从现在起一笔勾销。”

司空远惊得一惊，却又苦笑道：“你说的可是真的？”

寇英杰冷笑道：“那可要看二师兄是否言发于衷了。为师门未来着想，二师兄目前就该切实反省，金宝斋的买卖实在其次，要紧的是振兴武术，为我白马门打下未来不朽的根基。二师兄如果真肯为师门效力，眼前正是时候，切莫再犹豫了。”

司空远感叹一声，道：“寇师弟，你这几句话，真有当头棒喝之势，为兄实是惭愧得很！”

寇英杰道：“这几日我下榻这里，正是在暗中观查。哼！请恕小弟言语放肆，二师兄你手下这些弟子，俱是绣花枕头，很难看见几个有作为的人，二师兄就该切实整顿，去芜存菁，先做到这一步，再思招考有志后学弟子，十年树人，及时振作，尚不为晚。”

司空远痛心的点头道：“好吧！我就这么做。只是三师弟，你却要助我一臂之力。”

寇英杰摇头道：“我只怕眼前无能为力，因为我这就要走！”

“要走？你上哪去？”

“白马山庄！”

“啊！”司空远显然一惊，道：“你这就要去找大师兄？太急了一点吧？”

寇英杰冷笑道：“眼前宇内二十四令，吃了我的大亏，必然图谋白马山庄更切，大师兄狼子野心，罔顾师门道义，铁海棠只要许以名分金钱，很可能双方一拍即合，小师妹目前又不在，我真担心山庄一旦沦入铁氏之手，势将面目全非，所以我非得先铁氏一步赶回师门不可。”

司空远面色一动，忽然道：“你说的不错，这件事确实延误不得，只是大师兄如今功力不弱，他私心极重，如今白马山庄的人，全都听他的使命，师弟你一个人能够应付么？”

寇英杰道：“我自信还能对付得了，且等我安定了白马山庄，再与二师兄共图大事吧。”说到这里，他倏地抱拳道：“事不宜迟，我这就告辞了，二师兄你好自为之！”

司空远红着脸道：“这就走么？且待我与你备酒饯行之后再走也不迟。”

寇英杰摇头道：“以后时间还长着呢，我走了。”说走就走，寇英杰转身步出亭外。

司空远忽然想起件事道：“寇师弟！”

寇英杰回身道：“二师兄有什么关照？”

司空远窘笑了一下道：“这些话其实我也不该多说……不过你似乎也应该知道，那就是小师妹……”

寇英杰一惊道：“小师妹怎么了？”

司空远上前几步，苦笑着道：“莫非你真的还不知道……小师妹她心里……”

寇英杰怔了一下，道：“她心里怎样？”

司空远似乎很不情愿说出这个事实，他苦笑道：“你还不知道？小师妹她一直都喜欢你……你走了不久，她也出走了，难道这两年以来，你们始终没有见过面？”

寇英杰摇摇头道：“何必还提这些？”说时，他脸上情不自禁的罩起一层痛苦，这是他心里最大的遗憾，也是最拿不起放不下的一个矛盾。

司空远一惊道：“你难道一直都没见过她？”

“见过了。”寇英杰道：“也许她就要回来了。”

司空远心里一动，寇英杰却抱了一下拳，苦笑道：“我走了，二师兄，你多偏劳了！”言罢径自转身而去。

司空远呆呆的看着他的背影，抚今追昔，真有说不出的感触伤怀。经过这一次的事件教训，他想到了很多，良知的涌现，使他立定了痛改前非的决心，决计好好振作一番，为师门尽些力量。

青青的山岗上，耸立着一座四角石亭。亭子里一僧一道两个老人正在对弈。一隅石座上，一个三十左右，身着宝蓝色儒衫，器宇昂扬的长身文士静坐一边，远远的在观棋。

一僧一道自然是相识的旧好，看来与那蓝衫文士并不相识。他们之间保持着自己的悠然，并不乐与交谈，所能听见的，只是黑白弈子，落在石桌上的叮叮细小声。

这局棋已下了三天。在一度鏖战之后，终于趋于安静，今日此刻即将要分出胜负。僧道双方，都显现得形色慎重，显然谁也不甘心输了这局棋，常常一颗棋子未落之前，思前想后要推敲个老半天。

难能的是那个蓝衫汉子，从第一天午后，他偶然的踏进了这座亭子，看见了这局棋，他立刻就着了迷，一直的看下去，历经三天，直到现在。

僧道固是弈中高手，那蓝衫文士显然也绝非弱者，否则的话，他不会看得这么起劲儿。

石亭耸立在白塔山巅，白塔寺在它的左侧十里之外，情水观却在它的右面十五里的对面岭上，临渊直下，是浩浩荡荡的黄河。自此鸟瞰整个的兰州城，清楚在眼，就连远处的皋兰山，再远的兴隆山，亦一目了然。

老和尚是白塔寺的方丈至明大师，老道长是清水观的观主无极子，二人同样属三清教，比邻而居，久之结为两好，却又同有一好——棋道，是以才有此三日棋会。

搁押下手中的这颗白子，至明大师呵呵一笑，频频摇头，说道：“败了，败了，牛鼻子这一手四角杀数好厉害，败了，败了……”



清水观主一只手拿着长须道：“三月前我输给你，心里老大的不服，经过一阵子苦思之后，终于找出了败给你的原因，这一次是专为报仇来的。”说罢仰头哈哈大笑，一时四山齐应，声势端的惊人。

道人看上去年约在七旬左右，一头长发散披肩头，和胸前银髯相映生趣，只是其人却是那般矮小，肤坐在石墩上，看过去只到至明和尚肩头，确实是太矮小了一点。

老和尚嘿嘿笑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牛鼻子你休要得意，三月之后，咱们再战一次，看看鹿死谁手。”

清水观主一声朗笑道：“好！我等着你的，随时候教！咱们这里可还有个证人。”说到这里转向一隅的那个蓝衫文士赫赫一笑，打了一个稽首，道：“这位相公请了。”

蓝衫文士含笑道：“道长请了。”边说，那文士遂即由石墩上站起，向着另一座上的老和尚深执一礼道：“老方丈别来无恙，一切可安好？”

和尚怔了一下，缓缓自石墩上站起，竖掌喧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这位施主，莫非与贫僧曾经有过缘分么？”

蓝衫文士莞尔笑道：“大师父是贵人多忘事，三年前，小可在贵禅寺疗伤之际，幸赖大师与那位向元师傅惠予照顾，并承大帅父施以妙手，大师父莫非忘怀了？”

至明和尚口中哦了一声，一双眸子大是惊讶，上前几步道：“无量佛，这么说，相公你是寇施主了？”

蓝衫文士一笑抱拳道：“不错，大师父总算想起来了。在下寇英杰，此次前来，正是专程向大师父与那位向元禅师谢恩而来。”

至明和尚啊哟一声，忙道：“不敢当。寇施主三年不见，此刻看来，却似脱骨换胎，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施主若不自行报名，贫僧是万万认不出来，奇哉！奇哉！”

一旁的清水观主呵呵笑道：“闹了半天，你们原来是旧相好。这就难怪了，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至明和尚道：“怎是我和尚的不对？”

清水观主道：“这位寇相公远来是客，你和尚不但不予接待，却要人家连坐了三天的冷石头凳子，就连茶饭也是人家自理，岂非太不象话了！”

至明和尚呵呵笑道：“这么一说，果真是我的不对了。”寇英杰笑道：“方丈太客气了，在下也是沉迷于二位的棋艺。也就忘记出声招呼了！”

“好说，好说！”清水观主道：“这么一说施主也是个大行家了。”寇英杰微微一笑道：“行家称不上，不过昔日居住黄河时，与义兄闲中无聊，时常对弈，略窥堂奥而已。”

道人笑道：“这么一说，必是大行家了，改日当要向施主移樽就教一二了。”

至明大师笑道：“即以方才这局棋势论，施主你的意思如何？”寇英杰道：“方丈与这位道长，堪称旗鼓相当，只是方丈一百二十四手打卦后，中押那一子，如改在右角第七格，则往后局势，或将大有不同。”

二人闻言，随即向棋枰上看去。

至明和尚看后，若有所思的道：“施主的意思是……”寇英杰一笑道：“方丈可悟得‘一挺双进三带尾’之说，明乎此理，只怕这位道长想要赢这一局棋，可就要大费周折了！”至明方丈神色一变，啊了一声，用手重重在

石几上拍了一下道：“对！寇施主可真是一言中的，高明，高明极了！”清水观主亦不禁面现希罕的道：“啊呀呀……这么看起来，寇相公可真是大行家了，佩服，佩服！”

彼此相继落座之后，寇英杰道：“在下这一次来，看见贵寺的香火，似乎较之以前差的远了。”

老和尚长叹一声，苦笑道：“施主你可真称得上洞悉入微……唉！谁说不是。”

寇英杰道：“白马山庄的按月津贴，莫非也没有了？”老和尚自嘲般的笑了一声道：“早没有了。原先玉小姐在的时候，尚还想到不时照顾一下，她一走，可就……”一旁的清水观主笑骂道：“大和尚说话也不知惭愧，你还能靠人家一辈子么！”

至明和尚冷笑道：“牛鼻子知道什么，早先老庄主郭大王爷在的时候，交付给我们庙里一个任务，黄河北岸九十六户难民，皆由本寺便中接济，才会按月布施些银钱，白马山庄这一断了布施不要紧，可就苦了庙里了，如今九十六户难民，总算有五十户，已能自立，剩下的四十余户，本寺却不能断了接济！”

清水观主叹道，“这倒也难为了你。”

寇英杰点点头道：“方丈所说，俱是实情，在下这次前来，对于贵寺义行，探听得甚为清楚，河北的难民对于老方丈的长期按时接济，无不极口感戴，可见得公道自在人心！”

至明和尚苦着脸道：“就是因为这些难民太可怜了，老衲才放不下这个包袱。本年来，庙里香火不盛，寺僧自动发起，减食一餐，尽管这样，我们也没有断了对他们的接济，只是以后的情形……可就不得而知了！”一说到这些，老方丈那张脸可就罩起了大片的愁云。

寇英杰道：“老方丈这等人溺己溺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在下此次出来，收缴了几个盗匪组织的买卖，得了不少不义之财，这一次来，就是专为捐献来的。”说罢他由背后解下了一个小木箱子，双手送过来。

至明和尚一惊道：“啊！这可是太不敢当了！”

寇英杰道：“有了这笔钱，贵寺今后当不至再为钱财事而发愁了。”

至明和尚感激的道：“这……寇施主可真是造福敝寺与数十灾户的大恩人了！”边说，遂自寇英杰手中接过那个箱子来。他万万不曾想到那只箱子竟是如此的沉重，待接到手中，足下禁不住打了个踉跄。老方丈忙把箱子放在石几上：“这里面到底有多少钱呀？”

寇英杰道：“黄金七百两，另白银三百两，合共千两之数。”

“这……这可怎么敢当！施主人善士在上请受老衲一拜。”一边说着，老和尚真个拜倒下来。寇英杰道：“不敢！”右腕微伸，轻轻托在了至明方丈右臂下，老方丈不要说下拜了，连想弯一下腰也是不能。

须知方丈武功已是相当不错了，这一刻，在寇英杰扶持之下，竟然感觉到身不由主的听受对方摆布。

寇英杰手势前送道：“方丈请坐！”

老方丈可就势不由己的坐了下来。

寇英杰随即自行坐好。

这一切看似无奇，只是受者却是心里有数，老方丈脸现惊异，这一时间，简直把对方视若神明。

清水观主冷眼旁观，可是心里有数，当下面现惊异的站起来，向着寇英杰抱拳道：“寇相公敢情还负有绝世身手，老道先前竟是没有看出，唐突了高人，“万请海涵！千万恕罪！”寇英杰微微一笑道：“道长说哪里话，小可对于道长的‘旋风八杖’却是久仰得很，心仪之至！”

清水观主呆了一呆，看了一旁的至明方丈一眼，随即兴奋的笑道：“啊哟哟！寇相公夸奖。看来阁下是无所不知，竟连老道那点见不得人的箱子底儿也摸得这么清楚，足见高明，高明之至！”

至明方丈口喧佛号道：“阿弥陀佛，寇施主此来除了惠顾敝寺以外，当系还有另外的重任吧！”顿了一下，他双手合十道：“无量佛——敝寺受了施主这么大的恩典，受之有愧，施主若有什么差遣，即清不吝指示，老衲亦当量力而为才是。”

寇英杰微笑道：“老禅师你误会了，在下此来确是有事待办，但是却万万不敢惊动老方丈佛门中人，二位师父请坐！”一僧一道欠身坐定。

寇英杰道：“不瞒二位师父，小可乃是郭白云老剑客身后弟子，这一次是专程回返师门来的。”

至明方丈与清水观主相继一怔。

老方丈不胜惊喜的站起来道：“这么一说，可就更失敬了，原来是寇少庄主。方才言语不当少庄主请千万不要介意才是。”

寇英杰道：“这个称呼却是万万不敢当，方丈请坐，容在下后文禀告。”

至明方丈自闻知对方是郭白云的身后弟子，猝然间象是生出了无比敬意，却也拘束了不少。

那位清水观主却以无比惊疑的眸子打量着寇英杰道：“贫道不久以前风闻江湖上传说，郭老王爷在仙逝之前，收有一个杰出的传人，将生平绝技倾囊相授，并以爱女玉小姐相托，莫非那位少侠竟是……”

寇英杰面上讪讪的道：“道长所闻不错，不才正是传说之人。”

清水观主欠身道：“失敬，失敬。”接着他又微笑道：“这件事贫道与至明师兄曾经不止一次的谈论过，俱认为是不可思议，难以忖侧之事，想不到竟然是真的。百闻不如一见，今日见了少侠，真是无限钦佩，足见郭老王爷生前有知人之明，能有少侠客这样弟子，足可克绍箕裘，光大门楣了。真正是皇天有眼，义德不孤了！”

至明方丈亦不禁口喧佛号道，“无量佛，无量佛——老衲当真是有眼无珠。其实少侠客三年前运送老庄主寿材，下榻敝寺之时，老衲就应该看出究竟，唉！唉！当真是人老不中用了！”

寇英杰轻叹一声道：“实不相瞒，在下虽承先师生前垂爱，授以秘功绝技，并承以师门道统相托，无奈……事与愿违，以致蹉跎三年，一事无成，及今思之，大感愧对先师在天之灵！”他突然顿住话声，由不住长长的发出了一声叹息，更似有无比难言之隐。

至明方丈双手合十道：“善哉，善哉！少施主心事老衲俱都知道。少施主，不是老衲出家人多话，少施主既承郭老王爷托以重任，授以道统，这门户中事，却不能轻易推卸，放弃不管……”

清水观主嗟叹一声道：“然。白马山庄如今越闹越不象话了。少侠客，你可回来了，关于贵师门中事，可就说来话长了。”

寇英杰黯然点头道：“二位老师父说的是，在下这次回来，正是在求证有关敝门之诸项传说，尚请二位师父本诸关怀初衷，知无不言才好。”

至明方丈重重叹息道：“唉，这话可不知从何说起了。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了，太多了！”

清水观主道：“少侠你敢情还不知道？”

寇英杰道：“不瞒二位师父，在下虽乔列先师门墙，却一直不被二位师兄所承认，被迫出走。这两年来我发奋苦练绝技，自信已具有相当火候，因念及先师故世托嘱之殷，不得不打点精神，力图振作，甘犯万险，亦要振兴先师所留交之遗志！”

至明方丈合十道：“阿弥陀佛，少施主这么说可就对了。”言说到此，情不自禁的大声嗟叹起来。

清水观主含笑说：“这就叫皇天有眼，邬大野这两年所作所为，不止对不起当年老庄主的教诲，简直把郭老庄主的脸都丢完了。连带着也给正派武林泄气，难得少侠有这番雄心，真该好好整顿一下门风了。”

寇英杰点头道：“观主说得极是。这就是在下此次重返师门的主要原因！有关两位师兄的传说，在下此行也调查过，只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兹事体大，在下不得不小心求证！”

至明方丈合十道：“阿弥陀佛，少施主问起这件事，老衲倒不得不说实话了。”

“方丈请说当面。”至明方丈频频颤动着一双银眉道：“这话老衲原不思再说，只是少施主见问，老衲却不得不直说了。”

清水观主催促道：“和尚少卖关子，快说吧！”

至明方丈苦笑道：“大概是两个月以前，因为庙里香火不继，白马山庄老庄主定的月俸银子，久拖不给，数十户难民齐来敝寺哭求，其惨况少施主你是绝难想象……是老衲被迫不已，才找出了当年令师郭老庄主亲批的手令，找上山庄……”寇英杰岔口说道：“且慢，手令上说些什么？”

“阿弥陀佛。”至明方丈合十点头道：“令师手谕大意为述说善行之职责，并委托老衲所主持的白塔寺负责每月向白马山庄索取月俸白银百五十两，以资济灾之需。手令上除有郭老王爷亲笔具结以外，并盖有‘白马山庄’的火掌金印为记。”寇英杰道：“我明白了，请继续说下去。”

至明方丈道：“是老衲进得白马山庄，几经转托，才得见着一个姓许的副庄主。”

寇英杰一愕道：“且慢，”至明方丈顿时停住。寇英杰眉头微皱道：“大师说到姓许的副庄主……我却不曾听说过有此一人。”至明方丈道：“阿弥陀佛，少施主你当然不知道，这个许副庄主，老衲以前也不曾见过，后来才知道此人姓许名铎，人称智多星，原是宇内二十四令的一名坛主，后为铁海棠特别引荐，才充当了白马山庄的副庄主。”

寇英杰不禁神色陡地一变，冷笑一声，没有说话。

清水观主岔口道：“寇少侠你可知道，如今白马山庄，上上下下可全都得听这位许副庄主的，邬大野现在连一半的家也当不了啦！”

寇英杰冷笑道：“这么说，较诸外面的传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明方丈点头道：“事实确是如此。”

寇英杰长长叹息一声，道：“请方丈再说下去！”

至明方丈道：“老衲是要说。老衲见首了那位趾高气扬的许副庄主，说明来意之后，那位副庄主一脸傲气的告诉我说，现在白马山庄的事都由他负责，郭老先师生前说的一切，都不能承认。我即要求一见邬大野，那位许副

庄主冷冷一笑，即告诉我见了情形也是一样，即使是邬大爷批准，他不准也是无用。当下这个许铎还故示大方的差人带我去见邬大野。”

寇英杰道：“方丈可曾见到了我那个大师兄？”

“见着了。”至明方丈脸上罩起了一片怒容。他冷笑一声又道，“却没有想到这位邬大庄主，如今竟然变成了这样，简直是不通人情世故！”

寇英杰沉思道，“莫非方丈与他发生了冲突？”

“唉！”至明方丈嗟叹道：“事情是这样的。”对于这件事，提起来他真有限懊恼：“当我看到了这位邬庄主之后，想不到他态度之蛮横竟较那位许副庄主更为恶劣。唉唉……老衲真是作梦也不曾想到！”

“他对方丈你怎么了？”

“寇少侠！”至明方丈频频摇头叹息道：“你那位大师兄态度实在太坏了……当时他竟将郭老庄主生前所留交的手令索去，三把两把扯了个粉碎。”

聆听到此，寇英杰由不住倏地站身而起，可是紧接着他又缓缓叹息一声，慢慢坐下来。

至明方丈口喧佛号道：“阿弥陀佛，老衲皈依佛门数十年，久已不动肝火，只是这件事却令老衲忍无可忍，当场与他争论起来。”

清水观主也忍不住一腔怒火，大声道：“简直岂有此理！这位邬庄主也未免欺人太甚了。大和尚这口气你竟然忍得下去？”至明方丈道：“老衲是忍不下去，那是因为邬大野出言无状，并喝令手下将老衲撵出去，如此才迫使老衲与他理论，不意这个邬大野竟然恃强欺人，猝然向老衲出手。”寇英杰与清水观主不禁面色大惊。至明方丈双手合十喧了一声佛号，遂道：“老衲这多年来，虽不曾把功夫拉下，可是比起邬庄主来，毕竟差了许多……”

寇英杰关心的道：“方丈莫非受伤了？”

“正是如此。”至明方丈叹息道：“这都怨老衲武功不济，自不量力，当时动手之下，吃邬大野掌力击中前胸，当场口吐鲜血，受了重伤。”

“啊！”清水观主大声道：“他竟敢下此毒手！”

“他怎么不敢？”至明方丈由不住双手合十，又喧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那邬大野一见伤了老衲，竟然一不做二不休，当场更生出歹意，想把老衲毙命当场，这时忽传有贵客铁夫人上门，邬大野才不得不中途罢手，却命人将老衲拉出庄外，暴尸荒郊！”他不胜凄苦的叹息，又道：“可叹老衲身受重伤之下，年事已高，那两个抬老衲而出的恶奴，却惟恐老夫不死，竟然居高临下，将老衲硬行向涧底抛落下去。”

寇英杰一声不吭，只是他眸子里却交织着凌人的怒火，显然怒到了极点。

清水观主却直着一双眼睛，急于一听下文：“后来呢？”至明方丈低喧一声无量佛，随即冷冷的道：“总算是人不该死，五行有救，多亏了老衲身上一袭袈裟，中途挂着了壁梢之上，幸有云雾封锁，迷失了那两个狗才的目光，老衲才捡得了这条活命！”

“哦，”清水观主才似忽然想起来道：“怪不得你有一阵子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我只当你罹患了什么疾病，原来是在疗伤呀！”

“老衲也只得这么宣称。”至明方丈面色黯然的接下去道：“事后邬大野还生恐老衲不死，曾派人到庙里来寻找老衲，幸老衲事先早已防到了这一点，特意嘱咐各弟子一番应对，如此才算逃得了活命！”

清水观主道：“往后这件事你却是大意不得。”

“老衲知道，”至明方丈道：“是以老衲才改了法号，改至明为至空，

对于白马山庄与字内二十四令的人都特别的加以小心注意……

他双手合十，余悸犹存的道：“无量佛，经过此一件事后，老衲的观念更加改了许多，再也不敢着意凡俗之事了。”

话方至此，却见寇英杰站身而起。他脸色十分沉着，冷冷的道：“老方丈所说可是实情？”

“这……”至明方丈沉声道：“句句实言，少侠莫非怀疑老衲所言不实么？”

寇英杰道：“方丈不要误会，因为兹事重大，在下不得不调查清楚。”

老方丈道：“出家人不打诳语，少侠若不相信，请看看老衲身上所中之掌伤即知非虚。”说罢解衣露怀，将前胸现出。就在他前胸左面方向，留有一个心形掌印，尽管已过了长久时光，那掌印依然显明在目，其色暗紫，状似一颗鸡心。

寇英杰只看了一眼，已禁不住神色突变。一点都没错，正是邬大野最为擅长的乾元问心掌。寇英杰当然不会忘记当年一掌之恨，两相印证之下，他焉能再有所怀疑！

寇英杰亲自为老方丈把衣衫理好，内心尽管痛愤到了极点，外表却并不显出：“方丈所受之耻辱痛楚，在下感同身受，此事

皆由在下威信不足，未曾尽到先师故世时所托嘱之遗命，在下深感愧疚，方丈万请海涵。”说罢，他深深向着至明方丈拜了一拜，随即站起抱拳道：“在下告辞。”

至明方丈怔了一下，才转过念头，慌不迭道：“寇少侠，你这是上哪去，敢不是上白……白马山庄吧？”

寇英杰道：“不错，正是去白马山庄。”

至明方丈与清水观主相继一愣，寇英杰却头也不回的走了。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

白马山庄从外面看上去，气势显然较以前略有不同。巍峨的高大院墙四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兴建了数十座刁斗。这些刁斗全系清一色的岩石垒建而成，每一座都约有五丈高下，上尖下方，看上去甚具气势，彼此又问隔着一定的距离，前呼后应，确属大观。记得当年老庄主郭王爷在世的时候，这地方全不设防，甚至于前后左右的四扇庄门也部时常敞开着，任由那些选胜登临的风雅之士随意进出，前堂里特意设置的有茶饭，免费供应，只要游客高兴，更可在山庄里各处走上一圈，如果天晚了，只要与庄里的管事取个商量，即使是投宿住上一夜，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因此，白马山庄虽是一方武林名门所在地，你当它是一处供人玩耍的名胜亦无不可。

人们对于那位前庄主郭白云，郭大王爷的敬爱之情，也正是在此。那位老人家看上去，永远是那么随和，那么和蔼可亲，没有架子。然而曾几何时，在他老人家去世不久之后，白马山庄的情形，竟然会有了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如今的白马山庄可再也不是能够容人随意来去的白马山庄了。休说是随意进出山庄了，就是在距离山庄里许以外，你就能感觉出那种不自在，如果你敢再看上几眼，准保就有人会上来找你的麻烦了。何苦呢！日子久了，又有谁这么不识趣，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尽可能的都远远避开来算了。是以，空令这兴隆山上莺飞鸟语，花开似锦，却再也没有一个选胜登临似的骚人墨客。翠谷青岭空负了绿茵遍地野，涧底流泉虚承了落英缤纷，顾景伤情，怎不令人触景伤情，抚今思昔的大为叹息。

落日西垂，残阳余晖渲染出一天的嫣红，岭半飞泉更象是搭着一座琥珀桥似的灿烂夺目，长空有三数只大雁缓缓掠过去。

寇英杰远远拉马来到了岭前。

这条路他是再熟悉不过。当他拉马踏过眼前那座废置的半倒石桥时，脑子里却想到了前人“平生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的绝句。犹记得三年前的初冬季节，他第一次登临这座山时，心目中的那种愁苦感受。倒是与如今相差无几。

他当然不会忘已在半途巧遇大师兄邬大野的情景，当时被他乾元间心掌打落悬崖，如非爱马黑水仙的通灵。自己早已做了涧底冤魂。如今他又未到这个地方。就在那片悬崖前，他勒僵驻马，回想着当日情景，心里的那一番感受可就不用提了。

马蹄子敲打在上山的板道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空山回响，别有余韵。山是兴隆山，白马山庄仍是白马山庄，只是人事的沧桑变幻，却使他感觉到一脉伤情，由于他今日的来到，更不知要激起一种什么样的变化，一场凌厉的凶杀，势将难免，为此灵山胜景带未一番腥风血雨看来也是不可避免。是以，他的心情也就更加的显得沉重。

前行约里许山路，意外的发现到一座拱门，耸立在正前方的山道隘口。却有两个黑衣壮汉，各自手握腰刀，威风凛凛的立在左右。寇英杰一直拉马走到了近前，才站住了脚步。

两名汉子对看了一眼，其中之一随即上前一步，大声道：“喂，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去去去！”寇英杰沉声道，“这里有什么规矩？”

那汉子立时面现怒色，横眉道：“这里早已不通行人了，要游山玩景，到那边去，这里不行。”

寇英杰此来原就没有安着好心，见状更算是对了心意，当下微微一笑，表情里充满了调侃。“老兄这话可就错了。”他淡淡笑道：“既是不通行人，要这条山路干什么用？”“妈的！”那汉子厉声叱道：“你小子没有长眼睛吗，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看清楚了，这不是白马山庄吗？”

那汉子忽地抽出了腰刀，正要上前，另一个汉子忽然道：“老马且慢……”拔刀汉子闻声站住，却回头怒冲冲的道：“这家伙是存心来找我们麻烦的，我看八成就是副庄主关照要我们注意的那个人。”

后一名汉子已走了过来，在寇英杰身前站定，抱了一下拳，说道：“请教朋友贵姓大名？”

寇英杰点点头道：“我姓寇，怎么，这里上山的人一定要通名报姓不成？”

那汉子嘿嘿一笑，露出白森森一嘴牙齿，上下打量着寇英杰道：“那倒不必，寇朋友你大概是外乡客吧，我们这里是不招待外人的，寇朋友可有入庄的腰牌没有。”

寇英杰摇摇头道：“没有！”

“那么，你是来干什么的？”

“看朋友来的。”

“看谁？”

“邬大野！”

那汉子愣了一下，哼道：“邬庄主？”

“那只是你们的称呼。”

“你看怎么样？”先时拔刀的汉子大声道：“这小子竟敢直叫庄主的名字，不是存心来找碴儿的吗？”嘴里说着，这人足下一个抢扑之势，已来到了寇英杰身前，掌中刀抡圆了，赠的一股刀风，直向着寇英杰当头直劈了下来。

对付这类角色，寇英杰简直毫不在意。他一只手还带着马僵，就在对方汉子手中这口刀眼看着即将落向脑门的一刹那，他右腕轻振，已自把手上的半截皮缰抖了起来，象是一条腾空而起的怪蛇，只一下，已缠在了这汉子手中刀锋之上。紧接着寇英杰手势轻起，皮缰一挣，已把那汉子手中钢刀夺出了手，哧的一声，空中划出了匹练似的一道白光。

这口刀足足飞出了十数丈外，哧的一声，深深钉入对崖石壁之内，摇曳出一片动人心魄的寒光。

持刀汉子是想一力夺刀，却当不住寇英杰加诸在马缰上的力道，一只右手登时虎口震裂，皮开肉翻，涌出了大股鲜血。

按说，寇英杰既然现了身手，已足应使他们二人知难而退，偏偏，他们二人是鬼迷了心窍，那个后来上前的汉子，总算是旁观者清，心里存了几分畏惧，见状探手入囊，随即向当空就手挥出一掌物件，即见空中“哧哧！”冒出了数缕带状白烟，紧接着发出了清脆的一阵爆响，炸开了十数团火花。

不用说，这是一种特制的信号火弹。空山回响，虽然并非是什么强烈的爆炸物件，却也声惊四野，响彻云霄。说时迟，那时快，也就在这汉子出手求救的同时，另外那名汉子，已怒啸一声，飞身直向着寇英杰扑了过来。显然这人身手不弱，他虽然失去了手上钢刀，却依然不肯甘心示弱，随着他腾空飞起的身子，却用连环跺子腿的绝招，陡地飞起双足，向着寇英杰面门前胸两处要害上猛踢了过来。这一手要是拿来对付别人，确是够得上威力。观诸这汉子飞身下落，以及连环出腿之势，确象是有高明传授，尤其是下临寇英杰出腿前一刹那的那一式旋身回转，更见灵巧。

这汉子当然知道寇英杰这个不速之客的厉害，虽然施展出连环踢腿，犹恐不能置对方于死地，是以，就在他双腿一经踢出的同时，左手却陡然向下拍出，直向寇英杰顶门上拍了下来。寇英杰原以为对方不过是个看门汉子，哪里会有什么杰出的功夫，待到这汉子掌脚相加的一刻，他才忽然觉悟到这人的身手不简单。

原来自从宇内二十四令三番两次在寇英杰手上吃了大亏之后，消息传来，白马山庄方面自然有所警惕，那位副庄主智多星许锋，更是大为紧张，特意的加了仔细，把手下最得力的所谓“七金刚”分别派出，安插在二处登山隘口，看守门户。眼前这两个黑衣汉子，一个叫黑心掌向七，也就是此刻向寇英杰出手的那个人，另一个是飞叉手柳元。

他们二人今天是头一天当班，想不到一上来就遇见了寇英杰这个厉害的主子。由于传说中那个专给宇内二十四令过不去的奇人，是个貌相红肿奇丑姓齐的汉子，与眼前寇英杰的翩翩风度大相径庭，是以才会使得黑心掌向七上来掉以轻心，吃了大亏，从而也导致他接下来所以会施展如此凌厉的杀手。尽管如此，黑心掌向七却仍然难望取胜，非但如此，甚至于他根本连寇英杰的身边也难以接近。他手掌方自递出的一刹那，陡然觉出一股奇寒气息，由对方头顶升起，自己已落下的身势，宛若压向一个极具弹力的气垫上，将他身子硬生生的向上弹起来。情势非仅仅如此，就在黑心掌向七大惊诧异的一



刻，寇英杰手上的那半截马缰已然再次抖起来。刷的一声，恰如出穴之蛇，不偏不倚的已缠在了向七的一双足踝之上。

看上去较诸先前夺刀的情形并无二致，随着寇英杰扬动的手腕，黑心掌向七肥大的身子陡地平空滚翻了出去。

就算黑心掌向七练有横练的功夫，也吃不住这般的重摔，哗啦一声，撞到了一根石梁上面，向七连一声也没有哼出来，登时昏死了过去。

在整个的对敌过程里，寇英杰非但不曾转动过一下身子，甚至于连脚部不曾移动一下，倒是那匹马波黑心掌向七落下的身子吓了一跳，陡地人立前蹄，发出唏聿长啸之声，只是在寇英杰手势力扣之下，很快的又趋于安静。

剩下的那个汉子，飞叉手柳无，却是远较他那个同伴机伶多了，见状由不住陡吃一惊，足尖飞点不进反退，唳！退身丈许以外。”好小子，你敢情是不想活了！”嘴里嚷着，一抬手，呛啷一声，已把身侧一口鱼鳞刀抽到了手上。

飞叉手柳元钢刀出手，却是不敢进身，只把手中刀指向寇英杰，连声冷笑着，现出副色厉内荏模样，寇英杰却是正眼也不瞧他一眼，只管拉马向着门内大步走了进来。飞叉手柳元职责在身，见状又不能不管，只急得怪叫一声，硬着头皮又扑了过来。

寇英杰象是根本就没把他放在心上，一径拉马而前，飞叉手柳元自身后猛的扑上来，搂头一刀直砍下来，眼看着掌中刀已将砍到对方脑门之上，却见寇英杰身子霍地向左侧方微微一闪，柳元这一刀可就走了个空。不容他抽刀换势，寇英杰的一只左手已经递了出去，不是打人，却是抓刀。

飞叉手柳元只觉刀身一震，已吃对方两只手指拿住了刀锋，一股子冷流寒电，猝然间由刀身上逼了过来。柳元全身由不住打了个哆嗦，却死劲的握刀不放。然而他却并不能支持多久，紧接着他身子再一次的发出了颤抖，随着寇英杰轻轻向外一个推进的势子，全身笔直的向后倒了下去。立刻，他倒下去的身子就变得僵了，只是那把钢刀，却仍然直直的拿在手上。显然，他已经死了。

寇英杰的敌意已经完全显示了出来，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已把黑心掌向七、飞叉手柳元摆乎在地。当然他绝不会认为对方就此罢休。一念及此，即听得一阵云板之声响彻云霄，在这深谷大岭，这种声音更是其声悠扬，震人耳鼓。在四谷回应，万鸟高飞的当儿，白马山庄的弟子，已经大举出动来到。一切似乎早已为寇英杰料定，是以，他也就显得那般平和，从容不迫。

来人分为两拨，一队为数约在七八人之多的蓝衣人，由左面扑下，另一拨灰衣人，却是由右面扑下来，象是双龙出海，在极为短暂快速的时间里已经两面包抄的来到眼前。

寇英杰的那匹坐马，惊吓得连声长嘶不已，却无法脱开主人紧扣着的缰绳，只急得四蹄蹦跳，鞍辔齐鸣。

蓝、灰两队子来人，一经来到眼前，采左右包抄之势，瞬息间已将寇英杰人马围在了正中。

来人共为十六人，蓝灰各半，每人都身着劲装，一口闪电鱼鳞刀斜背背后，左面肩上更闪着一面黑漆朱胎的强劲弩弓，肋下一撮白羽雕翎，衬托得十分出色。观诸来人身手，更象是经过严格训练，即以轻功而论，俱都当得上个中好手。

寇英杰眼光一扫，心内已是雪亮，盖因为眼前为数甚多的来人之中，居

然连一张较为熟悉的脸都没有。这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人俱非白马山庄原有之人。试以各人身手而论，显然来自一个训练极为严格机构，那么舍宇内二十四令自无别家之可能了。

好戏还在后头呢！

蓝、灰两色弟子包抄之势一完成，震人耳鼓的云板之声陡的戛然而止。

翠谷林梢，猛可里飞出了两片红影。乍一入目，你会以为是两只硕大无比的巨鸟，只是紧接着你就看清了，那是两个人。

胆敢在峻峭的山势林梢，施展如此轻功之人，的确是武林罕见。加以来人身上的那两袭飘飘红衣，猛看上去真如红云天降。快！好快的身法。百十丈峻岭嵯岩，看上去只是转瞬间事。面前红影再闪，一双身着鲜红衣衫的汉子已来到了眼前站定。

寇英杰不动声色的打量面前二人，心中甚是纳罕，敢情来者二人，显然又是不曾见过的生脸。

来者二人，由外表看去年岁大约在三旬左右，奇怪的是两者面容极相仿佛，凸眉凹目，兜风耳，一脸的精悍之气，即使是素来未谋面，不知其底细的人，只凭第一眼判断，也就可以猜出他们是一双孪生兄弟。也许是两个人长得太也酷似，酷似到难以令人分辨，是以造物者特意给他们留下了个显明的记号。这个记号，显示在他们双方耳朵上，一个是右耳，一个是左耳，象是刀切的一般，各自缺少这么一块。

二人各披着一领鲜红的披风，内着墨绿色劲衣，右面那人背后十字形的交叉着一对骷髅锤，左边那人却是围着一口缅甸刀。

凡是字内二十四令的人，断断不会不知道这双怪人的底细。事实上这双孪生兄弟，乃是目前最得总令主铁海棠器重的一双手下，二人还有个浑号——怒江双童，使骷髅双锤的名叫江天左，使刀的叫江天右。

有关这双孪生兄弟的传说，江湖上却是不多，他二人乃是铁氏在苗疆采珠时，由敌对而结识，最后许以重酬而收服手下效命。

这江氏兄弟二人原系出身汉化苗族，自幼即习会穿山入林的轻功绝技，后为苗疆异人青毛兽厉铁衫收为门下，传以绝技。

至于青毛兽厉铁衫这个老怪物，江湖上的传说可就太多了，然而也只人云亦云而已，真正见过的人却是不多。

不过，这不多的几个人当中，却包括字内二十四令的总令主铁海棠在内。据说这两个强者，曾经有过几次邂逅，然后青毛兽厉铁衫退隐苗疆，却把一双爱徒交给了铁海棠。这当中隐藏着什么秘情，局外人可就不得而知了。

铁海棠显然对江氏兄弟极为器重，他二人方自归顺，立刻分派来到了白马山庄，可见他对此山庄之重视。

怒江双童以超人之武技入效字内二十四令，立时就显现出此一势力之更趋坚强。他二人似乎眼睛里只有铁海棠夫妇二人，其他各人皆不瞧在眼中，更加年初派到白马山庄以来，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心中早已不耐寂寞，有几次由于语言不当，还差一点与邬大野起了冲突，幸赖副庄主智多星许锋从中斡旋，才得相安无事。可是这怒江双童狂妄无羁，野性难驯。全庄上下，无不以此二人心存警惕，不敢轻易招惹。

寇英杰的来到，正是他二人梦寐以求，却不知道这一次他们两个却是遇见了生平最厉害的对头。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到达，飞星天坠般的落在了寇英杰身侧左右。称得上

动如风，静若松，那么疾猛的势子，说停即停，待到落地站定之后，称得上一尘不惊，四只眸子同时集中在寇英杰身上。背有骷髅双锤的江天左霍地跨前一步，手指向寇英杰道：“小子，你竟敢闯山？给我拿下来。”

两名蓝衣弟子闻令，各自大喝一声，一纵身形，欺身前进，各伸右手，向着寇英杰的身上迅急的抓来。

寇英杰自是不会把他们放在眼中，只见他身躯猝然向下一矮，两名蓝衣人的手势落空。二弟子自不会就此罢休，各自喝叱一声，改抓为拍，双双改向寇英杰肩头上用力击下。可是不知怎么一来，寇英杰那只灵巧的手，却抢先托在了右面蓝衣弟子胯下，这名弟子根本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已被寇英杰抖手摔了出去。

眼前地势陡峻，正面是两丈见宽的一条上山的石道，左右两侧，却是藤蔓纠葛的悬崖绝壁。寇英杰这随手一翻之力，竟使得那名弟子足足飞出两丈以外，带着凄厉的一声惨叫，直向右面悬崖下直落下去。值此同时，寇英杰的另一只手回拍在另一名蓝衣弟子的后背，这名弟子也不比前一名弟子强多少，只听见砰的一声，声如击革，这名弟子猝然向前一冲，一头撞在一棵合抱粗细的大树干上，虽不曾当场脑浆迸裂，却也免不了七孔流血，顿时一命呜呼。

一举手间，两亲人命。寇英杰虽然是从容出手，可是见者无不骇然动容，就连怒江双童也不禁神色一变。

这番举止，更使得正待扑上的众多弟子蓦然为之止步，一个个面现惊容，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怒江双童禁不住双双各自向后退了一步。

惊异、愤怒、仇视，一股脑的齐集在他二人脸上，四只眸子里交炽的那般狠厉，更加的显现出此二人的狂放不羁。打着生硬的汉语，江天左双手微分道：“你们都退下去，这个人，让我们来对付！”

众弟子眼看着来人这般身手，早已夺魂丧魄，巴不得江天左有此一说，顿时纷纷向后退开，改包围为断后之势。纷纷站好了脚步，相继把背后的一口电光玉鳞刀抽到了手中。

寇英杰以重手连取两人，下手不谓不毒。虽说是外表仍然显现着一派斯文，只是那双瞳子里，顾盼之间，已难以掩饰积压在内心的忿怒激情。

江氏兄弟显然已由对方的出手之势，看出了寇英杰的卓然不群，是以也就显现出难有的谨慎。兄弟二人叽哩哗啦的用苗语交谈了几句，倏地分散开来，避开了寇英杰正面之势，各自向斜面偏锋。

寇英杰冷笑了一声，仍然是不发一言。他转过身子，从容不迫的把手中所牵的那匹马系好在树上，这才回向江氏兄弟中的江天左。虽然他不能兼顾二人，一双炯炯的目神，却死死的盯在江天左身上。

也许江氏兄弟的用心正在于此，是以，就在寇英杰目光集中在江天左身上的一刹那，另一面的江天右却霍地向前跨进了一步。相对的，也就在江天右前跨的同时，江天左却同时向后退了一步。

一进一退，看似无奇，其实却暗含着一步杀着。明智高明如寇英杰者，焉能不知其中的奥妙，他脸上微微带出了一丝冷笑，那双锐利的眸子，仍然盯在江天左身上：“足下看来不似华夏后裔，何以强自出头，也来趟这趟混水！”话声一落，甩肩拧首，锐利的一双目光，倏地射向另一面的江天右身上。后者似乎原已待机而动，猝然为寇英杰看破了行藏，不得不中途打住，

一副怒目凸睛，难以自己的表情。

江天左把握着此一时机，快速的向前切了进去，起步势子甚为怪异，只一抬腿已欺到了寇英杰左侧方，右手乍出，一掌直向着寇英杰左肋上插了下去。

寇英杰向外一拧步，身躯之快捷，有如飘风。

江天左一掌探空，身子绝不停留，倏地点足而退，这时江天右却由另一面切入，只见他双手霍地举起，一上一下同时向寇英杰胸腹上击来。

原来江氏兄弟本就擅以联手攻击，况乎又系孪生，自是心有灵犀，是以出手进退搭配得天衣无缝。随着江天右击出的手掌，寇英杰立刻就感觉出透过对方掌心，传运出两股罡劲的力道，直向自己丹田、日月两处穴道上撞击过来。寇英杰顿时就感觉出对方的大非寻常，他此番前来，原就打算不计一切后果，大力整顿师门，是以出手也就绝不留情。

对方兄弟既然上来以厉害相加，说不得也叫他们尝尝厉害。寇英杰一念及此，江天右的双掌，已如雷霆万钧之势袭近身前，他陡然运吸真气，身子霍地挺了一挺，只听见“嘭！嘭！”两声，江天右的一双手掌全数击中。

那只是极快的一瞬，令人惊讶的是，寇英杰并不曾如各人预期的那般倒下去，反之，那个出掌的江天右却是吃了极大的苦头。众目睽睽之下，只见他的脸色倏地一阵大变，原本黄焦焦的面色突然涨得一片排红，瘦削的躯体，就似忽然为闪电所中那般的打了个急颤。随着寇英杰平吐的掌势，江天右身躯就象是断了线的风筝般的飞了出去。

总算他武功根底极为扎实，轻功尤其不弱，即使在外力加身的情况之下，亦能保持着不倒之势。只见他就空取了一个疾滚猛翻之势，却把身子硬生生的定了下来，一股子怒血，箭也似的由他嘴里喷出来。江天右双手捧胸一连后退了几步，噗通！坐了下来。

值此同时，只听得另一面的江天左发出了一声怪啸，身子打了个踉跄，就象喝醉了酒似的足下一阵子的蹒跚，差一点跌倒在地。陡然间他再次发出了一声厉啸，瘦躯弓伸之间，箭矢也似的扑到了寇英杰身前。声到人到，人到锤到。

然而，他雷霆万钧的攻势，却受阻于寇英杰奇妙的一式手法。在所有人根本还不知是怎么回事的当儿，江天左的两锤已然落空。

由于有了江天右的前次失败经验，江天左显然对寇英杰存了十分谨慎。是以，就在他的锤势方一失手之时，他的身子已经极为迅速的退了出来，一进一退快若飘风。

寇英杰仍然站立在原来的位置上，纹风不动，一双手掌缓缓的由前胸放下来。

他只不过是比了一个姿式，却又使得江天左狼狈败退而走。

江天左脸上现出极为惊吓的表情，显然面临大敌。然而，他绝不甘心就此落败服输，况乎他心衔江天右的负伤之恨，更不会就此对寇英杰善罢干休。四只眸子，有如磁石引针一般的对吸着，全场各人无不心怀惊恐。

先时负伤的江天右，在一名蓝衣弟子的搀扶之下，已经站了起来，他脸上充满了惊悸，仇恨，显现出一副不甘服输的模样，遂即用苗语与现场的江天左打了个招呼。然后，他改变了一下手上执刀的姿态，一口缅甸刀抖得毕直，双手抱着，手持胸前，由他闪烁的目光忖度着他必有异动。渐渐的，他向右侧偏了出去，同时左足向外迈出了一尺左右。

寇英杰显然已看出了先机，不觉冷笑道：“你想刀走中锋，大可不必。”

江天右顿时一窒，冷笑了一声，掌中刀霍地向空中一举，不知是他心里的情怯，抑或是别有用心。这时，他那口缅甸刀又重复的变成了绕指钢柔，随着他转动的手势，发出了唏哩哗啦足以扰人心神安宁的一阵猝响之声，闪门刀光，更象是阳光下破碎了的镜面一般，交炽出一天的银星，更有夺人目光之威！

寇英杰看到这里，不觉喟叹一声道：“一点小小技俩，又能奈我何！”

江天右怪啸一声，足下一连向前踏进了三步，手中那口缅甸刀转动更猛，发声更大。

寇英杰冷笑道：“我已看出了你的刀势，你是不可能伤得了我的，不信你就试试。”话方出口，江天右大吼一声，陡地欺身而前，在一片闪电般的刀光里，掌中缅甸刀已向寇英杰当面卷到。

这一手确是厉害！

由于他的刀是精铁所打铸的软刀，一经运施起来，满天都是刀锋寒光，简直无从想象他所落刀的部位。

寇英杰显然已为他大蓬刀光所笼罩住。

江天右端的不愧是刀中圣手，那大蓬刀光分明是他精沛内力所驱使而出的刀气，旨在夺人心魄，扰人视觉，对方只稍存迷乱，冷森森的刀锋即可乘隙而入，随时取人性命于弹指之间。

偏偏乎，他的对手却是那般的冷静，尽管被他大蓬刀光所笼罩住，却并不曾显现出丝毫惊慌神态。

说时迟，那时快，在漫天刀光里，只听江天右怒啸一声，掌中缅甸刀忽然向下一沉，绕出了一圈光华，象是白绞子般的，直向寇英杰的颈项之上绕了过来。

这一刻称得上动人心魄！每个人都睁大了眸子，想象中寇英杰这一颗“六阳魁首”无论如何是难以保全，预期着锋利的刀锋之下，必将是鲜血怒溅，人头飞天。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断非如此。奔雷疾电的刀势里，只听见“呛啾啾！”一阵刀鸣之声，随即在那一天摇碎了的刀光寒星里，江天右踉跄着迟身而出。

大家伙俱都由不住吃了一惊！他们简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见那口缅甸刀竟然到了寇英杰手上。

容不得江天右少缓须臾，寇英杰掌中刀势一吐，雪亮的刀身，已经搭在了前者肩胛之上，江天右陡地就象石头人一般的愕在了当场。

现场各人目睹及此，更不禁面色大变，一时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

江天右一时间面色铁青，就算他是天大的英雄，在对方白刃加颈的一刹那，也不由他不为之胆战心悸。

“你……你不能杀我……”半天，他才结巴着说了这么几个字。

寇英杰冷冷一笑道：“为什么？”

“因为……”江天右直着颈子道：“我们之间并没有仇，你如果杀了我，这个仇可就……结大了。”

寇英杰一笑道：“也罢，念在你们兄弟武功不弱的份儿上，我破格手下留情，你们报上名来。”

江天右心里一松，冷笑道：“江天右。”

寇英杰目光一转旁边的江天左，道：“这么说，他叫江天左了？”

江天右哼了一声道：“不错。”他那双眸子不停的在寇英杰身上转着，冷冷的道：“你可否放下刀再说话？”

寇英杰道：“有何不可。”刀光一闪，却由江天右头上闪过。江天右吓得向下一缩，只觉得头上一凉，禁不住打了个寒颤，等他站定之后，才发觉到头上长发已吃对方剃了个精光，顿时吓得面无人色。

寇英杰冷笑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凭你们兄弟这点本事就敢目空一切，为虎作帐，还差得太远！”

说话之间，只闻山上云板声再起，岭峦间人影晃动，白马山庄方面更不知又调集了多少人手。

寇英杰轻叹一声，摇头道：“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说时目光一转，随即又盯在了江天右身上：“江朋友，这要劳你大驾送我上山了。”话声出口，刀身微张，即有一股冷森森的白光陡地由刀上溢出，将江天右身子罩住。

江天右本身是施刀的能手，见状自是知道这种气罡的厉害，只凭对方这一手，已非己所能望其项背，老实说，这等气罡功力，他虽不擅施展，但师父青毛兽厉铁衫却是专攻此道的高手，十步之外取人首级有如探囊取物，却是轻而易举之事。有此一念，江天右顿时魂飞九天，在对方刀光袭体之下，哪里敢轻举妄动。

寇英杰冷笑道：“怎么样，江朋友你不答应？”

江天右自忖功力较诸对方相差太远，在对方气罡罩体之下更不敢不听指使，当下无可奈何的叹息道：“好吧。只是，你休想逃得开白马山庄。”

寇英杰一笑道：“你说错了，白马山庄乃是我师门故居，我这次回来，打算久居，还没有离开的念头。”说罢目光转向一旁的江天左道：“这位江朋友，劳驾你给我牵着马，行么？”

江天左眼看着自己兄弟落在对方手上，二人原系孪生，心脉相关，早已无计可施，谛听之下，只得依言牵马到手。

寇英杰身子迈前数步，以刀尖指向江天右身后道：“我们走吧。”

当下即由江氏兄弟一前一后的陪同着他步上山岗。

由此至山庄正门，沿途皆可见到白马山庄的来人，这些人虽系响应紧急宣召而来，只是眼看着江氏兄弟这般模样，却也不敢贸然上前阻扰。

寇英杰在江氏兄弟这般陪侍之下，随即大刺刺的步入了白马山庄大门，向着正中宏伟的石楼大厅行进。来到巍峨的大厅正前方，打量着这片先师留下的宏伟基业，寇英杰内心不胜感慨。再想到两位师兄的迫害以及小师妹的无情，他的心顿时象是着了一层冰般的寒冷。

人群里毕竟还有几张脸是他所熟悉的，这些人乍然发觉到他的来临，无不面现惊讶，自有人快速飞报。

寇英杰将手中缅甸刀掷落在地，才发觉到江氏兄弟已经逃开，他冷冷一笑，正待向大厅步入，却见两扇宏伟大门霍地敞开来，一个黑瘦紫袍老者，同着一双银衣少年，由厅内大步踏出。

寇英杰原待踏入的脚步，顿时站住，却见一老二少须臾来到面前。

三个人对于寇英杰来说，都是生脸，只见老者约在六旬上下，黑面无须，一双瞳子，深深陷入，炯炯有光，浓眉勾鼻，唇红如火，所着紫衣，质地极为华丽，一望即知必是对方首脑人物。陪侍在此人身后的两个银衣少年，束发紧腰，长身昂立，仪表倜傥不凡，观其行进中手眼身步，当可猜知身手必

有可观。老少三人，一时之间已来到了寇英杰的面前。

紫衣老者站定之后，呵呵一笑，举抱双拳道：“足下敢莫是寇英杰少侠么？”

寇英杰冷冷一晒，道：“不才正是。足下何人？”

紫衣老者微微一笑，说道：“失敬，失敬，老夫许铎。蒙邬庄主错爱，委为本庄副庄主职司。”

“原来你就是许铎？”寇英杰脸上现出一片怒容：“久仰大名！”

“哪里！哪里！”这位有“智多星”之称的副庄主许铎呵呵笑道：“老夫接职之初，即由庄主嘴里听到寇少侠大名，对少侠风采更是心仪已久，今日一见，何幸如之，更是较诸传闻犹有过之，幸会，幸会！来来来，这里不是待客的地方，寇少侠里面请坐。”

寇英杰脸色一寒道：“许老兄这话可就说错了，在下此来却是不敢以客人自居。”

许铎微微一怔，随即明白了对方的言中之意：“哈哈……说的是，说的是！老夫显系口不择言，言多有失。少侠请！”言罢闪身让开。

寇英杰大步向厅内步入，只见大厅内一套金漆太师椅陈设得极具气派，四壁上悬挂着大幅的泼墨山水字画，以及若干古玩玉器，炉鼎剑戟，琳琅满目，交织出一派强烈的富贵豪华气派。正中壁上，更悬有一方洒金巨匾，上书“白马山庄”四字，写得大气磅礴，尤见功力，落款处注有：“乙亥年，铁海棠书”几个字样。

寇英杰看在眼里，心里老大的不是滋味，一想到先师毕生基业，死后竟然落到了仇人之手，更是五内如焚，然而他毕竟是来了，一切的仇恨，点点滴滴都将要与对方算个清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寇英杰却又视同未睹。

前文亦曾叙及，这座正中大厅，乃是六边形状，每一面墙皆开有一扇门扉，遥对着一幢石楼，合为六外一中之式。寇英杰当年押运郭白云灵体来此时候，这座大厅一度曾改为灵堂，郭白云的灵柩即陈设在大厅之中。也正是在这座大厅里，他曾抗拒过铁海棠的无故功力，受尽了难堪之境，乍一思及，犹不禁热血沸腾，真恨不能立刻与铁海棠再次遭遇，就在眼前决一胜负。

智多星许铎就在他对面落座，一双银衣少年，却侍立在他身后左右，看来是属于他的近身侍卫。

另外在六扇门扉两侧，各伫立着一双金衣弟子，每人肋下皆佩挂着一把阔口长柄的雪花斧。

这一切不啻说明了，今日的白马山庄断断乎不再是昔日的白马山庄了。铁海棠不惜巨资，广置人事，把它装置得金碧辉煌，固若金汤，其用心实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两个窈窕俏丽的红衣少女，各托着托盘，由正楼螺旋长梯姗姗步下，献上了香茗点心，请安退回。

许铎嘿嘿一笑道：“少侠请先用些茶点，老夫差人为少侠在迎宾阁准备住处。”

寇英杰道：“且慢！”

许铎道：“少侠还有什么嘱咐？”

寇英杰冷笑道：“邬庄主怎不见出来？”

许铎笑道：“庄主适因有事，不在庄内。不过少侠大名，已屡次听他提及……”

“他说些什么？”

“庄主说，”许铎轻呷了一口香茗，微笑道：“寇少侠乃系他同门师弟，此番返回，必已学成师门绝技，特嘱老夫要好好接待！”

寇英杰冷笑道：“这么说，在下此番转回，却早已在邬师兄意料之中了？”

“然！”许铎放下手上盖碗道：“我们算计着少侠你早该来了。”说到这里，他又发出了一阵子笑声，那双深邃的眸子微微闭起，露出一线目光。

寇英杰陡然警觉到这个许译端的是一个莫测高深的人物，不禁对他下意识提高了警觉。

智多星许铎笑声一顿，又道：“庄主说到昔日因不明白寇少侠真实身分来意，曾对少侠多有误解，凡至同室操戈，及今思之，甚感后悔，他今日盼，明日想，只想着少侠你能早日返回，共同致力于本庄建树，以使白马门武功，光炫武林，今日少侠总算倦鸟知返，此一伟大构想，料必不日亦可实现了！”一席话说得的确是冠冕堂皇，寇英杰却不为所动。聆听之下，他冷冷笑道：“这件事我自有主张，本庄之事在下更是义不容辞，足下如果没有别的什么话说，在下想此刻就到迎宾阁去了。”

智多星许铎怔了一下，站起来笑道：“那么由老夫亲自送少侠去吧。”

寇英杰抱拳道：“有劳！”随即向厅外步出。

许铎与寇英杰一路来到了迎宾阁前，两名银衣少年，左右紧随在许铎身后，寸步不离。

迎宾阁前桃花开得一片烂红，几枚老梅尚未凋谢，桃红梅白，相映成趣。

这里原本是寇英杰旧居之处，不禁触景生情。犹记得当年护灵来此，正是下榻这里，岁月匆匆，来去三载，及今旧地重临，人事显然全非，以今日之重任抱负较之昔日之一身孤独，更令人辄生回溯，而兴几度沧海桑田之悲怀。

静静的院落里，不见一个行人。春风拂处，桃红乱颤，落英缤纷。只见画楼一角，别具一番气势，耳边闻及猿啼一声，见大小数猿呼啸着踏枝穿林而前，为首一只苍猿，竟是不惧生人，正视寇英杰等一行人甚久，才又呼啸一声，率众猿踏行桃枝而去。转瞬之间，已出入后岭深渊，寇英杰一时间几有出神之感。

等到回神再看迎宾阁，便如琼瑶仙府，放眼白马山庄之星楼对座，画栋雕梁，几同九天玄宫，如此辽阔辉煌建筑，不啻人间仙境，情不由己的乃对当初发思手建此巍峨建筑之先师郭白云，凭生出无比崇高敬意。如此美好之本门基业，更何甘转落仇人之手？一念及此，寇英杰真有置身冰炭之感。

身边响起了宝剑出鞘的两声龙吟，两口长剑已分别指向寇英杰身形前后，寇英杰蓦地一惊。瞠目看时，才警觉到自己的一时失察，竟吃那两个银衣少年攻进了身侧。

就二少年剑身出势，分明是一流身手，最称厉害的是二银衣少年竟然看出了寇英杰的不容近身，乃在其发思俄顷之间，侧身攻入，双剑乍出，已攻破了寇英杰第一层感应气圈。

以此刻而论，两口长剑显然已着了先机，一指前心步廊，一穿后脊志堂，就双剑出法而论，这两剑堪称得上是极流身手，简直无隙可剔。

寇英杰不禁大大的吃了一惊！须知象寇英杰这类神奇身手，更难受控于人，如何竟容得一双少年上来制了失机，诚是不可思议之事。以他身负之卓然神技，自诩之高，不啻是奇耻大辱一件，虽惯以养住，那个禁一时惊惶失



措，怒容满面。

对付猝然加身之危难，沉心凝固、以静观变似是不二之法门。寇英杰在一惊之下，却又突地稳住了阵脚，那双蕴涵着奇光异采的眸子，却向着一旁智多星许铎逼视过去。

许铎似乎对二银衣少年上来出剑之势，极表赞许满意，不觉发出了呵呵笑声，频频抚掌称快。

寇英杰运用真力严密的防范着四周，在他真力四溢的感应圈内，只要有少许异动，他即可得悉干事发之先。他显然已失了先机，被敌人攻入内层气圈，却不敢再存丝毫疏忽，只是那种超然强者的风范，却犹能使他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寇英杰的目光，已显示了他强烈的颀顽之意，这种气势逼迫着许铎，不容他不作一番自圆其说。

许铎冷冷笑道：“寇少侠，我们没有别的意思，久仰你武功出众，我这两个手下，一时手痒，不知天高地厚，要与你过过招，请你赐教！阁下用不着客气，只管出手，严予惩戒就是。”这番话明象是印证招法，其实却暗含着显著的杀机，大有得手不让人，而欲将寇英杰置之死地心意。

寇英杰岂能不明白对方歹毒心意，当下冷笑了一声，说道：“恭敬不如从命，寇英杰开罪了。”话方出口，不容他手握剑把，那双银衣少年陡地挺剑疾刺过来。两口剑一前一后，锋镝相向，由于二少年内力长时贯注，剑光大盛，这一式联手对击，更似彼此真力相收，剑气互相连贯，随着递出的剑势，二少年身子更如同燕子般的穿起来，形成双剑合一之势。寇英杰万万料不到两名少年弟子，竟然有如此身手，心中极为惊异，惊心之下决计要给对方一个厉害。就在两口剑剑尖相对出击的一瞬间，寇英杰竟然施展出一手罕见的错骨移躯之术，在一阵咔咔骨响之中，由骨盘而上，整个上半截躯体，陡地向右错开了半尺有余，眼前“呛啷！”一声巨响，两口长剑绞在了一块。

二银衣少年身手端的不恶，在快速的一个疾滚盘翻之下，一上一下双双窜了出去。

眼前出手之势，快若电光石火，一发即收，如野云震飞，去留无痕，等到二人落定之后，显然又是另一番形势：二银衣少年已被拒于丈许以外，先前所占尽的优势，已经全部失去。二少年神色顿时为之一变。

寇英杰手握剑把，显然还不曾出剑，他面色沉着，分明已经为二人所激怒，却仍然抱定以静制动之机，等候着他二人的再一次出手。

二银衣少年先是面现惊惶，继而站定不动，象是运思凝神，又象是在侧耳倾听着什么。

画楼一角，轩窗半敞，在飘扬起伏的一袭纱幔之后，隐约现出一个叠螺发式官妆美妇人的半截身躯，那美妇人隔着轻轻罗纱，居高临下的注视着。只见她樱唇轻启，吐声如缕，显然，这妇人正自以传音入密的极上内功，对场子里的一双银衣少年进行指示。

其实包括接引寇英杰来此，以至二少年的出手方式，甚至于眼前这官妆美妇人的隐约现身，一切都经过事先的安置，目的即在于狙杀寇英杰这个人于神机妙算之中。

只是这次神机妙算，显然并不奏功，是以那官妆美妇人不得不再次赐以机示。

在她传音入密的一番指示之下，两个银衣少年又开始了第二次的出手准备。但见他二人身形团团围绕着寇英杰居中的身子转动不林，在一阵快速的

疾奔快转之后，蓦地停住不动，两口长剑一举一平，二少年身子更是一蹲一立，看起来这将击出的一式，更具不凡之势。

寇英杰打量着二银衣少年，禁不住暗自赞赏，心忖莫怪乎字内二十四令竟能坐大如此，狂傲四海，原来门下竟有此等杰出弟子，诚是不可令人轻视！其实他又哪里知道，这两名银衣少年，乃系铁海棠座前最蒙垂爱的四名“银心童子”之二，平素武功得自铁氏夫妇亲自调教，出入相随，视同己出。以其武功论，即较诸帮内同流高手，亦不逊色，况乎再得暗中指示，自是更加不同凡响。

纱幔轻启，美妇人嘴皮轻动了一下，一双银衣少年，即在此时发出了猛烈的攻势。却见蹲着的那名银衣少年霍地快穿而起，掌中剑转幻出一天银光，泰山压顶般的直向寇英杰当头压下来，另一名少年，却陡地旋身而进，一片剑光，由地面旋起，攻向寇英杰的下盘，一上一下，两片剑光汇集成凌厉的杀着，确实猛锐不可一世。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上下剑光加身的一刹那，陡然间现场闪出了一道明亮刺目的光华，这道光华的出现，有如穹空电闪，长虹经天。宝剑出鞘，毕竟不同于一般。

在两声极为清脆的接触里，随着寇英杰挥出的剑势，一双银衣少年已无能再守护着阵脚，双双仰身跌了出去。

这一手剑式之妙，在于寇英杰那种鱼龙变化的身法，至于他收缩转动的躯体如何能避开两个银衣少年所幻化交迫的剑势，确是大堪玩味！

非但是当事者的一双银衣少年弄不清楚，就连一旁仁立旁观的智多星许铎也看得眼花缭乱，惊吓得瞠目结舌，一时为之黯然。倒是楼角纱幔后那个半隐的宫妆美妇人看出了诀窍，她的惊异，显然并不在许铎之下，此时此刻，再想传声招呼两个银衣少年，已是不及。她霍地自窗前站起来，却又发出一声叹息，缓缓的坐下来。现场的一切，不过在她起立又坐下的同时，已有了出乎意料的变化。

两个银衣少年，双双伏尸在地，一个仆身卧倒，一个仰面朝天。奇怪的是他们两个人身上，都难以看出显著的伤势，甚至于他们的身上看不见一点血渍。

嘴角带起一抹微笑，寇英杰缓缓将长剑收落鞘里。忽然间，他腾身跃起，直向着画楼一角掠去。却与他不差先后，那个隐藏在纱幔之后的宫妆美人，也已纵身而起，银龙穿塔似的自另一面穿窗而出，一入一出，先之于顷刻毫厘之间。

寇英杰仁立在楼角间内，四下看了一眼，只见纱幔翻飞，哪里还有什么人迹。房间里飘着淡淡的一抹残香，那味儿，象是来自妇人发鬓鬓梢，倒不禁使他微微一惊。他缓缓走向窗前，发觉到临窗而置的一张坐椅，椅垫上犹有余温，这一切无宁已说明了一切。

寇英杰冷冷一笑，随即飘身而出，仍然落在了现场原地，在那里站着不胜气馁沮丧的许铎。

站立在一双银衣少年面前的许铎，看上去似乎精锐尽失，他缓缓蹲下身子来，把地下的那个银衣少年身子翻过来，一抹鲜血由银衣少年嘴里淌出来，不过转瞬之间，这少年尸身已是冰凉。许铎沉着脸再走到另一少年身前，情形亦复如此。最后他落寞的站起来，用怀疑惊惧的目神盯向寇英杰，似乎在向他追寻答案。

“你是想明白他二人何以致死，是么？”

许铎失神的点了一下头。

“即使我告诉你，你也不会明白的。”寇英杰微微冷笑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个世界上，不为你所知的玄奥武功毕竟是太多了！”

许铎怔了一下，随即轻轻点了点头，不再追问。

寇英杰冷冷的道：“我生平最恨为人暗算，这两个人的出手，显然是你们事先的安排，只是遗憾的是，我未能立刻找到那个谋杀我的正凶。”说到这里，他眸子抬起，向着画楼一角看了一眼。

许铎显然已震撼于寇英杰神出鬼没的武功，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半天，他才苦笑道：“这两个少年，并非是老夫手下弟子，他们是铁令主身前最蒙垂爱的两名银心童子，寇少侠如今杀了他二人，只怕与铁氏已结下了不可化解的仇恨，依老夫所见，实在是不智得很！”

寇英杰一笑道：“原来如此，许兄你这话可就说错了，想我寇英杰一介凡夫，果能蒙铁氏夫妇贵人垂青，上门赐见，该是何等荣幸之事！此事固为我梦寐所求而不可得耳，许兄如能代陈此情，实在感激不尽！”

智多星许铎嘿嘿一笑，道：“好说，老夫定不会令少侠失望，请进去休息吧！”

二人步入了迎宾阁。

寇英杰的住处早已准备好了，是一间漂亮清静的楼房，一面是宽广的楼台，另一面却遥对着巍巍青山，确是一个体憩的好居处。

智多星许铎似乎怀有满腹心事，不欲在此久留，虚言搪塞了几句就托词离开。

许铎来到了北星楼正楼一间暖阁门外，一个身着桃红色上衣的长身少女，伫候在那里。那少女年在十九、二十之间，柳眉杏眼，樱口瑶鼻，出落得十分标致，只是此刻看上去，一双眼圈儿略呈红晕，象是哭过的样子。许铎赶上一步，抱拳说道：“战姑娘久等了！”

她是铁夫人沈傲霜跟前最得力的一个女弟子，“玉燕子”战丕芝。虽然跟随沈傲霜不及一年，但是甚得铁氏夫妇疼爱，那是因为她是沈傲霜娘家的一门近亲，武功本来就不错，铁夫人只稍加指点，已成大器，如今是铁夫人怀中的一块美玉，疼爱得了不得，当她是女儿、弟子、心腹人……走到哪里也舍不得丢下，她们有时候真象是母女一般的亲切。

“副庄主来了，”战姑娘上前一步，小声道：“夫人正在生气呢！”

“哦，”许铎点点头苦笑道：“我知道，请为我通禀一声，说我求见。”

战姑娘点点头道：“我知道……”象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小声道：“听说银心兄弟两个已经遭了毒手，都……”眼睛一红，差一点淌下了眼泪。

许铎愕了一下，这才知道她所以伤心的原因。

“已经死了？”

许铎重重叹了口气，无可奈何的道：“是的，姑娘你也听说了？”

“是夫人说的。这会子，她自个在房子里难受呢！”一面说，她掏出一块小手绢抹了一下眼泪，恨恨的道：“这个姓寇的，早晚我要会一会他，要不是夫人不许我轻举妄动，我现在就去找他！”

许铎阴沉沉的笑了一下道：“夫人说的对，何必急于一时呢！他既然已经住下了，还怕他插翅飞了！”

房间里，传出了铁夫人的声音：“谁在说话？”“是我。”许铎躬身抱

拳道：“卑职许铎。”

“进来说话。”

“是！”许铎恭敬答应一声，扭脸看向战丕芝。战丕芝这才撩开软帘，带领着他走了进去。

穿过于一道铺有软红地毯的楼廊，来到了那间西暖阁里。铁夫人沈傲霜正在房里插着梅花，雪白的一双玉手剪弄着斑斓的梅枝，朵朵红梅显现着欺雪傲霜的清艳，拿在她手里，美人香花相互映衬，却又似有一种说不出的宁静感觉。

许铎抱拳行礼道：“卑职许铎，参见夫人。”

“你坐下说话。”声音里显示着一种无比的冷。

许铎答应着，在旁边的一个冷座上坐了下来。

沈傲霜依然在插弄着手里的梅花，把清理后的梅枝，一枝枝的插在一只五彩斑斓的古瓶里。她越是外表不着丝毫痕迹，许铎越是提心吊胆，他深知这位女主人的脾气，素来是不把喜怒哀乐形诸于面，外表越平静心里越是怒潮起伏。是以，到后来他确是连正眼也不敢瞧她一眼。

一枝枝的梅花，红白相衬的插在古瓶里，铁夫人退后一步，细细的端详着，偏过头看向战丕芝道：“你看怎么样？”战丕芝点点头道：“好看！”

“拿开去。”

“是。”战丕芝答应着，把瓶子拿到一边圆几上放好，却向着一旁座头上的许铎递了个眼色。

许铎明白，战姑娘这个眼色分明是要他小心留意。

果然沈傲霜怪罪了下来：“许铎，你可知罪？”一面说着话，沈傲霜缓缓的转过身来，却把一双无比冷峻的眼神，盯在了许铎脸上。

“夫人……”许铎先是一惊，紧接着黑黝的脸上，作出了一种狡黠与尴尬的表情。

“你怎么不说话？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意思？”

许铎欠身抱拳道：“卑职愚昧，请夫人明示！”

沈傲霜冷冷哼了一声，一双妙目睇着他：“怪不得人家都叫你智多星，今天看起来，你可真是一个老狐狸，因为你的不合作，使得小三小四他们两个双双毙命。人死不能复生，这个错儿，许副庄主，我看你在我和总令主跟前又将怎么交待？”这番话说得许铎打了个哆嗦，倏地由座位上站起来：“卑职该死。”

“你的确该死！”

“这……”许铎垂下头道：“夫人传音过迟，等到卑职正待依旨出手时，已是措手不及，请夫人明鉴。”

沈傲霜冷笑了一声，白皙的脸上显现出一副冷漠，慢吞吞的道：“你说的倒也是实话，若非如此，此刻我岂能饶得过你！”许铎顿时心里为之一松，道：“是。夫人明察！”

“只是，”沈傲霜冷峻的道：“话虽如此，那时虽是晚了一步，你如出手，仍可保全他二人之一，如果运机得当，求胜固然是无望，保全他二人性命，却是有余，你为什么临机观望？”“夫人！”许铎苦笑道：“当时情形并不如夫人说的这么……”“怎么，你说清楚。”

“是！”许铎摇摇头叹息一声道：“夫人居高临下，只见现场形态而不见现场情势，卑职身处现场，是以却能亲身体会，这个寇英杰武功绝非等闲，

卑职知彼知己，却是不能贸然出手。”沈傲霜凝思了一下，微微点点头。她是一个明辨是非，十分冷静的人，许铎的话说得不无道理，这一点倒是她没有想到的：“那么，现场的情势又是怎么样呢？”

“以卑职所见，”许铎沉思着道：“这个寇英杰显然练有一种奇怪的异功。”

“这话怎么说？什么异功？”

“卑职愚昧！”许铎一面寻思着，黝黑的脸膛上显现着一番希罕：“那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功力……在他站定之时，环身四周，有一层莫大的阻力，如无适当进身之机，简直是难以靠近。”

沈傲霜微微点头道：“这就是所谓的护身潜力，以他年岁，有此等功力，显然不容易了。不过，武林中能具有这般功力的人已不在少数，你又何以为怪？”

“夫人，情形并非如此，”许铎道：“这个寇英杰所具有的护身潜力，绝非是一般人所具有的那种功力。”

话声方自一落，猛可里，一股凌人的无形劲道传过来。

许铎猝然一惊，倏地站起身来，惊呼道：“啊！”

沈傲霜那双精芒四射的眸子注定了他，娇躯缓缓的自位子站起来。

显然，那阵无形的潜力，正是由她身上所传出来。

许铎忽然明白了她的用心。

“许副庄主！”沈傲霜冷笑着道：“是这种感觉么？”嘴里说着，足下又向前踏进一步。立刻，这间阁室内，即充满了那种劲道。许铎只觉得象是一面无形的力墙，缓缓的向自己身上逼迫过来，禁不住向后面退了一步。

沈傲霜的脸色异常的冷，她似乎极欲要得到一个答案：“你说！寇英杰的那种功力，可是这样？莫非比我还强么？”说话时，她不觉身子又向前踏进了半步。一时之间内力大增，四面窗扇显然由于力道的向外扩张，而发出了一阵喳喳声。“说！”她冷笑着道：“他可否是我的敌手？”

许铎被逼得节节后退，运功小心防范着，深怕她会陡然向自己发难，情势所迫，由是不假思索的道：“万万不是夫人对手……万万不是……”

沈傲霜冷峻的脸颊上，才似有了一丝笑容，双肩轻轻向后一耸，发体内的潜力全数撤回，房间内顿时恢复了原有的轻松。

沈傲霜缓缓的坐下来，道：“这个姓寇的，曾是我手下的败将，若非是小薇存心庇护，早已被我擒住，后来随总令主来到这里，又见到了他，那一次原可将他杀死，却又因为他一番愚忠，乃使我夫妇手下不忍！”说到这里，轻叹一声道：“……这可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了，想不到短短两年多不见，他竟然挟奇技重回师门，竟敢公然与我们字内二十四令为敌，哼……他的胆子可真是不小！”

许铎原是想将寇英杰的厉害刻意形容一下，见这位夫人如此量窄，容不得别人半个好字，到嘴的话又复吞到肚子里。

其实沈傲霜何尝又没有自知之明，如果她自忖有绝对胜过寇英杰的把握，她也就不会眼见手下两个爱徒惨死在寇英杰手下，听令其尸横就地，而不即时插手代其复仇了。象他们这类自视极高的武林顶尖儿人物，是不会轻易出手去对付某一个人的，即使在万不得已非出手不可的时候，一定要把对方底细摸得十分清楚才可，如果所面临的敌人，是所谓的大敌，那就是更须谨慎小心。

寇英杰如今的分量，已足可当之为大敌了！

沈傲霜之来自马山庄，原是偶然兴至，却没有想到竟会意外的卷入到这个事件漩涡里，其势应无坐视不管之理，也只好揽为己任了。她绝非是一个寻常女子，即使撇开她那一身出神入化的惊人武技不谈，以其素日为人论，也称得上精细谨慎，事无巨细，一入思维无不条缕分明。是以，对于寇英杰这个目前炙手可热的人物，她也就更不会失之于草率。“我还有一件事不解。”

“夫人请说！”

沈傲霜冷冷道：“邬庄主可在庄子里？”

“在！”许铎道：“在日月宫练习如意掌力。”

沈傲霜道：“你看着他了？”

“看着了。”

“哼！”沈傲霜道：“既然如此，他师弟来了，何以不见他出来周旋应付一番？平白令本门弟子伤亡！”

许铎冷森森笑了一下道：“夫人所说，也正是卑职心中所想，邬庄主这番镇定，显然有些超越常情，他似乎对寇英杰多少还有些旧日情谊。”

沈傲霜秀眉轻扬，似甚嗔怒，可是紧接着，却又收敛了那副气色。“不！”她摇摇头道：“据我所知，他们师兄弟三个人都勾心斗角，不合得很，尤其是这个寇英杰，更是他眼中钉，肉中刺。”

许铎怔了一下道：“可是，为什么他却不出来，反倒假称他不在庄子里？”

“这必然存他的道理！”沈傲霜冷笑道：“这正是邬大野向本帮表现的最佳时机，他是无论如何推不掉这个担子的。再说他自练如意掌之后，功力精进，总令主对他期望至殷，这个人绝非如你所想那么简单。许副庄主，你千万不可对他心怀轻视，遭致他对你的敌意，否则以后就不好在这个庄子里办事了。”智多星许铎暗里打了个哆嗦，心忖着：好聪明的女人，你只不过来到本庄数日，竟然已看出了我的用心。一时好不佩服！当下躬身抱拳，说道：“夫人多虑，卑职不敢！”

“这只是我心里这么猜想罢了，没有最好。”沈傲霜轻叹了一口气道：“再怎么，你总是我们自己人，这也是我和总令主为什么对你特别栽培的道理。”

许铎道：“卑职知道，卑职不会忘记夫人与总令主的一番好意！”

沈傲霜点点头道：“我虽然才来了几天，可是却看出邬大野是个野心极重的人，他似乎对你百般顺服，谦虚得有些异乎情理，你可觉得？”

许铎点头道：“卑职知道。”

“为什么？”

“那是因为，他知道卑职是总座夫妇身边的人！”

“这只是原因之一罢了。”

“夫人……莫非你以为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这个……”沈傲霜冷冷的道：“当然有别的原因，眼前这个姓寇的，就是明显的原因之一。”

许铎道：“夫人的意思，莫非邬大野是要借本帮之力来……”“当然有这个意思。”沈傲霜微微一笑道：“不过在这一方面来说，我们意见是一致的，所以乐得与他合作。”

许铎哼了一声，道：“邬大野这个人正如夫人所说，确实不大简单，从今天起，卑职是要特别对他加以留意才对，只是眼前这个寇英杰的到来，对

白马山庄的威胁太大，夫人依你看……”沈傲霜冷冷一笑道：“我既然授意你把他安置在迎宾阁，自然有我的用心，不过我倒想先听听邬庄主的意见，然后再决定。”许铎站起来道：“卑职这就去请他来。”

“不必，”沈傲霜摇摇头道：“寇英杰来白马山庄他焉能不知？你用不着去请他，他也一定会来这里的。”话声到此，她神色微微一凝：“说曹操，曹操就到，他果然来了。”

玉燕子战丕芝身形微闪，疾电也似的纵了出去。她身子方一落下，只觉得面前人影乍闪，一个身披黑羽大氅的中年武士，已站在廊前。这人正是妙手昆仑郎大野。

玉燕子战丕芝啊了一声道：“邬庄主来了。”随即上前见礼。邬大野抱拳还礼之后，十分谦虚的道：“战姑娘好！铁夫人可在？”

“在！”战丕芝道：“夫人正等着你呢，快请进吧。”邬大野告了扰，遂即与战丕芝同向阁室步入。

玉燕子战丕芝先行进入，随即传言道：“夫人有请。”邬大野这才绕向正门步入。

沈傲霜站起来道：“你来得正好，要不然我也正打算叫丕芝去请你呢。”

邬大野抱拳道：“卑职理当来此向夫人问安！”一眼看见侧座的智多星许铎，抱拳一笑道：“许兄也在。”

许铎忙即站起，躬身叫了声：“庄主！”

沈傲霜微笑道：“都坐下说话。”各人随即落座。邬大野抱拳道：“夫人见召，敢问何事差遣？”

沈傲霜微笑道：“庄子里的事情，你应该比我清楚，莫非还要问我？”

邬大野点头道：“这么说，料必是为寇英杰的事了？”沈傲霜道：“不错，姓寇的与你谊属同门，这一次来，显然心怀叵测，我倒想要先听听你的意见！”

邬大野沉思了一下，正要答话，智多星许铎却在一旁答话道：“庄主适才在日月宫练习掌功，也许还不知道，那个姓寇的可又闯了大祸了！”

邬大野苦笑道：“就是为了这件事，我才特地来到夫人下榻行馆，面向夫人请罪！”

沈傲霜轻展凤目，冷冷的道：“这么说，小三小四的死，你都知道了？”邬大野道：“卑职不但知道，而且亲手为他二人收尸装殓，现陈日月宫内，听候夫人吩咐发落。”

沈傲霜冷冷的道：“人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好发落的，你看着办吧，找一块好地方，把他们哥俩给埋了吧！”邬大野道：“遵命！”

沈傲霜道：“还有，江家兄弟伤势怎么样了？”

邬大野道：“天右伤势较重，目前卧榻疗伤，天左只是受了一场虚惊而已！”

沈傲霜冷笑一声道：“江氏兄弟武功精湛，想不到今日亦会吃了这么大的亏，你师弟寇英杰不过出走两年，何以会练成这么一身了不起的功夫，原因在哪里？”

“这正是卑职深感费解之处！”

“你莫非一点线索都没有？”

邬大野紧紧皱着一双眉毛，深吸了一口气道：“有一件事是卑职深深所惧，却是令人难以置信！”

“什么事？”

“夫人可听说过金鲤行波图的传说么？”

沈傲霜陡然一惊，点点头道：“当然听过，怎么，寇英杰莫非与这卷金鲤行波图有什么关连不成？”

邬大野冷笑道：“卑职曾经有过这个想法。”

沈傲霜道：“事实呢？”

邬大野摇摇头，叹息道：“事实是否如此，卑职可就不敢说，先师故世之前虽不曾以之示人，可是却也不能因此就妄断这卷图不在先师手里。”

沈傲霜点点头道：“这一点我和总令主昔日也是这么猜想……你说下去。”

邬大野道：“因此推想，假若真有这卷东西，而这卷东西又确实落在先师手中的话，那么很可能先师在临终之前，已经转赠给了寇英杰。”

沈傲霜冷冷的道：“你是说寇英杰所以有此身手，乃是得力于金鲤行波图上面的绝世身法？”

邬大野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沈傲霜怔了一下，摇摇头道：“不象！”

邬大野道：“夫人何以这么认为？”

沈傲霜道：“方才我藏身迎宾阁，居高临下，细看过他的身法，确实称得上矫若游龙，只是却不象传说中那卷金鲤行波图所显示的鱼龙百变身法！再说即使那卷金鲤行波图真的在他手里，他也未见得就会参习透彻，令师郭白云何等功力之人，尚且未能习透，他一个后生小子，何能有这个造化！”

邬大野点点头道：“夫人说得不错，卑职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不可否认，他的功力却较诸先时高出数倍不止，短短两年之内，他何以能练到这般绝世身手，实在令卑职百思不得其解！”

一旁的智多星许铎插口道：“庄主你与他曾是同门，当能洞悉他这一次的来意，到底意欲何为？”

邬大野冷笑道：“这一点何难猜测，他自以为是先师正统弟子，自不甘心这片基业为外人插足，再者他昔日在铁总令主手中吃过苦头，这一次来，势将要报仇雪恨！”

沈傲霜一笑道：“不仅仅如此吧！”

邬大野脸上一红，点头道：“当然，他与卑职之间，也结有很深的冤恨！”

“这才是主要的原因！”沈傲霜道：“如果他急欲为郭白云复仇，或是存心与本帮为敌，他可以直接去本帮总坛所在之地，用不着来这里。我以为他这一次来，主要的是针对你这个师兄，至于对付本帮，看来却是下一步的事情。”邬大野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聆听之下，他哼了一声道：“夫人也许说得不错，只是这个寇英杰杀了贵帮许多人。夫人又岂能轻轻就放过了他？”

沈傲霜轻轻一笑道：“我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否则我也不必把他安置在迎宾阁了。”

邬大野道：“夫人这一步棋子堪称绝妙，只是下一步又将如何？”

沈傲霜道：“这也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问题了。”话方到此，忽听得窗外一阵雀鸟拍翅之声。

沈傲霜微微一愕，道：“莫非是‘金头’回来了！”玉燕子战丕芝忙即闪身而出，须臾转回，手中却握住一只白羽金首的信鸽。



沈傲霜道：“果然是它。”

战丕芝由它足踝上解下了一个竹筒，由竹筒里抽出来一个信卷交上。沈傲霜接过打开细看一遍，脸上顿时现出十分沉重之色，遂向智多星许铎道：“是总令主的手令！看来我们把寇英杰留在这里，这一着确实做对了。”

许铎惊道：“总令主说些什么？”

沈傲霜乃将手中信条摊扯开，置诸几上。

各人俱都围拢过来，却只见那信条上，果然是铁海棠亲笔字迹，原句是：“本帮连生大敌，风雪二老命亡，孟儿重伤，仇人齐天恨经查明为寇英杰之乔装化身，传言寇英杰有即赴山庄之说，吾妻全权处理！只宜智取，不宜力敌！慎之！慎之！”各人看过后，俱都面色大变，一时作声不得。

沈傲霜沉默了半天，良久才呐呐道：“想不到连风雪二老都会着了他的毒手，孟能重伤，这些竟然会是寇英杰一人所为……太令人吃惊了！”

妙手昆仑邬大野神色张惶的道：“齐天恨原来就是他的乔装化身……实在难以令人置信！”

许铎呐呐的道：“这么说，当初本帮的那几处舵子窑，也全是被他挑的了？”

“当然是他，不会错的了。”沈傲霜缓缓站起来走了几步，道：“总令主说得不错，目前对于这个人，确实只能智取，不宜力敌，只是下一步又该如何？”

玉燕子战丕芝道：“夫人何不亲自出手予他一个厉害？难道说，他还敌得过夫人的落花七剑不成么！”

沈傲霜冷笑道：“丫头，你的想法太简单了！落花剑固然为我生平绝技，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手，有道是出剑容易收剑难，看来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战丕芝不再说话，可是眉眼之间荡漾着一种凌人的英气，心里却是一百个不服。

沈傲霜转目向她，缓缓道：“你心里可是不服？”战丕芝道：“我……我只觉得夫人未免把这个人说得太可怕了！如果夫人应允，我愿马上去与他决一生死！”“哼！”沈傲霜微微冷笑道：“你比银心兄弟武功如何？”战丕芝面显忿忿，却未曾说话。

沈傲霜道：“当然，以银心兄弟来比，自是令你不服，那么，风雪二老的武功莫非也不及你么？”

战丕芝脸上忿色稍雾，凌然道：“弟子自知武功不济，只是却不甘心被人欺凌！”

沈傲霜冷冷笑道：“天下又有哪个人甘心任人欺侮的？”她美目微转，轻哼一声，徐徐点头道：“你如果真心为本帮效力，眼前倒有一个立功机会，如果你够机灵的话，随时可以杀死寇英杰，为本帮报仇雪恨！你可愿意？”

战丕芝秀眉一剔，惊喜的道：“真的？弟子自然愿意。夫人吩咐，弟子即使为此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

沈傲霜一笑道：“你有这番忠心，也不在我平日疼你一场。我不是要你去送死的，这一点你要明白。”

战丕芝说道：“弟子明白，夫人就请吩咐吧！”

“好！”沈傲霜眸子向着一旁的邬大野与许铎撩了一眼：“我有个计划，不知你二人意下如何？”

邬大野道：“夫人请说！”

沈傲霜道：“丕芝身手已得我真传，我有心想将她布置在寇英杰身边，见机行事，或有成功之机！”

邬大野先是一怔，马上又由不住点头赞赏。

智多星许铎道：“夫人妙算，确是高明，只是……”沈傲霜道：“她以婢女身分进见，听凭寇英杰差遣呼唤，于日常琐碎之中，定有可乘之机！”

邬大野抚掌道：“妙，这件事由战姑娘去办，的确合适，只是如何不让寇英杰起疑，却要事先加以研究才是。”沈傲霜点头道：“这一点当然是至为重要。不过，我确信丕芝可以胜任。”微微一笑，她目光转向战丕芝道：“你可愿意？”战丕芝道：“只要能与夫人与本帮效力，弟子万死不辞！夫人请关照吧。”

沈傲霜道：“很好。丕芝，你不要把这件事当成是小事一件，要知道这个姓寇的是个极不容易对付的人，一个不慎，可就会有性命之忧！”

战丕芝道：“弟子知道。”

沈傲霜点点头道：“你以迎宾阁侍女身分去见他，但要若即若离，这只是第一步，他如果拒之千里，这件事也就无可奈何，你须速速转回，千万不可强来，否则必然遭疑，万无幸理！你须切记！”

战丕芝素日对这位表姨娘言听计从，知她处事条缕分明，心细如发，听她这么说，对于那位寇英杰也就不敢再存丝毫轻视之心。

沈傲霜道：“我这里有一柄斩金截铁的匕首，你小心藏在身上随时备用。”说罢探手入袖，取出了一口长仅七寸，黑皮薄鞘的小小匕首递过去道：“这口匕首原是我师门之物，锋利无比，任他有金刚不毁之功，亦可叫他溅血倒下，平时系在腕上，任何人也不会发觉。”

战丕芝接过匕首，只觉得其刃身极薄，轻若无物，在黑皮薄鞘侧留有四根细细皮索，供人捆系腕上，由于刃身极薄，系在腕上可以任意着衣，丝毫不愁为人发觉，端的是一件杀人不见血的厉害玩意儿。在她接过匕首的同时，不知怎地，忽然她的心情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沉重。

这件绝不轻松的大任务，也就自然而然的落在了她的双肩之上。

战丕芝现在看起来，确实十分酷似一个“女婢”了。

只见她手托食盘，轻移莲步，腰肢款款的来到了迎宾阁，虽说是婢子装束打扮，看上去依然是风姿不减，全身上下鲜艳明媚，纤尘不染。那双俏丽的瞳子更象是无限情思的源头，每一顾盼，即令人魂蚀魄销。

这时玉兔东悬，一片月光照进来，映衬着这迎宾阁内外象是着了一层霜雪般的可人，几只燕子呢喃穿梭于雕梁之下，确是有说不出的诗情画意。

穿过了悬有薄薄轻纱的月亮洞门，战丕芝来到了雕砌得富丽堂皇的一道画廊，一片清彻的笛声传自画廊左侧，传自那个珠帘深垂的雅致客房里。

寇英杰一身雪白儒衫，面对着皎洁月光下的一片旖旎景致，一笛在手，情不自禁的陶醉在自己吹奏的笛声里。那根五彩斑斓的七孔长笛，乃是他的义兄朱空翼所赠，昔日在深山旷野，朱空翼常以此引发古人之思，排遣了许多空虚寂寞，如今寇英杰也同它昔日故主一般的偏爱着它。每当花月良辰，他总喜欢一笛在手，吹出他心里的无限丘壑。每一次他横笛在手，也都情不自禁的想到昔日的荒山相处、义结金兰的拜兄朱空翼。

想到他亮节高风、义薄云天的磊落侠风，那时，二人相处的种种情谊，也都会流过眼底，更加使得他对那个身世奇特贵为太子的一代奇侠，充满了

倾慕和无限感戴之情。

情发于衷，笛声也就越加的动人，直趋于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感情在极度的升华之后，他的情绪也就达到了新的水平。“眼前春色满，心底故人思”，此时此刻，也只得当空皓月，檐前燕子为知音了。

冷月、清风、寒梅、笛声，汇集成一片醉酣淋漓世界，一任你铁石心肠，亦不禁为之销蚀动容。

似乎漫漫长夜，剪剪春风也都沉醉了，迎宾阁更不禁陶醉在迷幻之中。

战丕芝伫立在画廊之端，她简直沉醉了，在踏入迎宾阁院门之始，婉转的笛音，已经深深的扣压住她的心脉。

铁夫人沈傲霜也深精此道，平日，一曲婉转，常使她心旷神怡。而眼前笛音，在在显示出吹奏者的高卓功力，分明已入化境，较诸铁夫人的犹帝三分人间烟火，更不知高出几许。

她惊讶骇异，在她探知那阵笛音的确切来处之后，无疑达到了极点。“老天！”她心里想着：“莫非是那个姓寇的在吹奏笛子？他何能吹得这么好！”心里想着，足下情不自禁的向前移动了几步。现在，她已确定，这阵子令人销魂蚀骨、引发极幽之思的笛音，果然是传自那个房间——寇英杰的房间。

也就在她的内心至为惊惶诧异的一刹那，笛声忽止，战丕芝心中一惊。

珠帘子哗啦一响，一个身着白衣长身文士已遥立面前。灯光、月光所构成的阴阳面，映衬着这人那张朗朗丰神的面颊，尤其是那双眸子所蕴含的强烈目光，几令人不敢逼视。想象与事实，竟然差得如此遥远。战丕芝简直是作梦也想不到，自己心目中十恶不赦的刽子手，竟然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于她来说，这突然的惊讶较之先前的乍闻笛音犹有过之。顿时，她呆住了。

白衣人远远的打量着她，道：“你是什么人？”

“哦，”战丕芝忽然转过念头来：“婢子小芝，乃是迎宾阁的女侍，奉命前来侍候寇相公。”

那人上下打量了她一眼，道：“我不要人侍候，你不必费心！”说完话倏地转身，珠帘微响，随即步入室内。

战丕芝碰了个软钉子，禁不住大大的不是滋味，脸上一阵子发红。这上来第一步最为紧要，果真连对方的房门都进不去，更遑论报仇雪恨了。心里那一阵子不自在，使得她透体发凉，站在那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不知怎么是好！

珠帘再响，寇英杰去而复出。

战丕芝内心现出了一阵子惶恐，脸上伪作的笑笑，象个小可怜虫似的。

“你怎么还不走？”

“我……我是为相公你送点心来的。”

寇英杰点点头道：“谁叫你送来的？”

“没有谁。”战丕芝说道：“是这里的规矩。”“什么规矩？”

“凡是这里的客人，每一天都得有三餐两点的照顾。”战丕芝口齿伶俐的道：“现在是晚点。相公没吃晚饭，大概饿了吧！”寇英杰冷冷的道：“拿进来。”言罢转身进屋。

战丕芝扬了一下秀眉，答应了一声：“是！”随即手托食盘姗姗步入寇英杰居住的阁室。她进门之后，先将托盘搁置在大理石桌上，才回过身来，向着寇英杰施礼道：“婢子小芝，参见寇相公。寇相公金安！”

寇英杰容她站起来，那双冷电般的目光逼视着她，道：“我以前没有见

过你，你可是新来的？”

“不！”战丕芝道：“我已经来了一年多了。”不知怎么回事，她简直有点怕见对方那双眼睛，在对方目神逼视之下，情不自禁的低下了头。

“不象！”说了这两个字，他就过去揭开了盖碗，随即抽出牙筷。是一碗山菇鸡丝面。

战丕芝抓住话题道：“什么不象？”

寇英杰摇摇头，不愿意多说。

战丕芝知趣的走向一边，在靠廊子边的一个座头上坐了下来。

“你可以走了。”寇英杰一面端起碗来吃面。

战丕芝却不答理他，站起来到一边去布置房子，她小心的移动着室内的家具物件，用鸡毛掸子掸着上面浅浅的浮灰。“这间房子已经有半年多没住过人了。”一面说，她回过眸子来打量着寇英杰道：“听说寇相公你是这里的常客？”“你说错了，我不是客人。”眸子里闪烁着凌厉的光芒，他冷冷的道：“我是这里的主人。”

战丕芝立刻改口笑道：“啊！我几乎忘了，听说相公和我们庄主是同门师兄！”

寇英杰冷笑一声道：“你又说错了。”

战丕芝道：“怎么……”

寇英杰放下了牙筷，一笑说道：“不敢高攀！”他随即点一点头，又道：“这碗面很好吃，谢谢！”

战丕芝看了一下碗，含笑道：“可是相公你还剩下一半。”

寇英杰用洁白的面巾擦了嘴，扔下布巾：“少食滋味多。你应该知道，我此刻的处境，必须随时都要保持着清醒，多食只能让人昏庸而坠入无知的低俗！”

战丕芝缓缓走过去收拾碗筷，寇英杰的话，不啻是一根尖锐的针，刺入到她的心里。她越加的沉着，含着一抹微笑，转过脸来道：“相公真会说笑话，谁又会对相公你心图不轨，况且你的武功又那么高！”一面说着，她已经收好了托盘，把托盘托在手里，转过身来道：“相公要是没有别的事，婢子这就跟相公告安了！”

寇英杰道：“你去吧。”

战丕芝应了一声：“是。”随即转身向门外步出。不意她身子方自转过，只觉得身后一股劲风猛然袭到，不由暗吃一惊。凭她身手，自不容暗算得手，当时情形不容多思，足下向前急抢一步，倏地一个快捷急转，左手向外一探，单手平托，已把来犯的那暗器接在了手上。

一只带盖的茶碗，茶碗里还满满盛着一碗香茗，茶质犹热。姑不论这碗热茶掷出的手法何等之高，即以战丕芝返身接茶在手的功夫而论，已是透着大大不凡。一掷一接，虽力道至猛，却是滴水不溅。

寇英杰微微一笑道：“姑娘敢情深藏不露，好身法！佩服，佩服！”

战丕芝脸上一红，这才想到了对方的用心，当下放下托盘巧移莲步，姗姗走过来，双手献上茶碗道：“寇相公用茶！”

寇英杰道：“不劳费心！”随即伸手向着茶碗上拿去。

战丕芝既已现出了身法，也就不再藏拙，此番借着递茶之便，有意要伸量一下对方的斤两。是以她双手捧茶，却将真力暗聚，这碗茶在她功力暗聚之下，看似无奇，其实却重若千斤。战丕芝原以为自己是双手捧着，对方只

伸单手来接，一个有心，一个无意，就算他身具十分身手，这等情形下也势必出丑无疑。哪里想到，事情大非如此。

但见寇英杰那只伸出的右手，中拇二指，方自向那个盛茶的盖碗上一触，战丕芝倏地身形一阵大摇。那种情形，看上去就象触了电一般。非但如此，透过那个细瓷盖碗，更似有一股莫大的反震之力，其力至剧，竟然是大得出奇。

战丕芝脸色倏地一阵大变，她虽是有心恃强，无奈那阵子反弹之力大得出奇，战丕芝如果再逞一时之强，必将为传腕直入的那种强大内力震伤五脏六腑不可。一时间，倏地双手松开，尽管如此，兀自由不住向后一连踉了两步，才得站稳。紧接着那张绢秀的面颊，一阵子发红，那颗心只是在突突的疾跳着，仿佛要从嘴里直跃而出。

寇英杰至为轻松的接过茶碗来，揭开碗盖，轻轻吃了一口，有意不看对方一眼。

老半天，战丕芝才算缓过气，摆开了那种不自在。“相公好功夫！”她含着一脉微笑道：“婢子告退。”

寇英杰道：“姑娘且慢！”

“相公还有事么？”

寇英杰道：“这迎宾阁内，目前除了我之外，还住着什么人？”

“这……”战丕芝摇摇头：“好象没有什么人了。”

寇英杰道：“可曾住有一位女客？”

战丕芝摇摇头，笑道：“没有！没有！我们这里从来没住过什么女客，相公你问这个干什么？”

寇英杰摇摇头，说道，“没有什么，你下去吧。”

战丕芝这才拿托盘下去了。她并非真的走了，在楼下拐了个弯儿，把手里托盘搁下，第二次再转过身来，探了探袖子，紧了一下腰身，身躯微弓，“呕！”一声纵上院墙，打量着那高出的阁楼，正待腾身纵上去，猛可里右侧方花架子上似有人影一闪。战丕芝心中一惊，娇躯霍地向后一个倒仰，却就势以足尖向着墙边上一搭，整个身子倏地倒挂下来。这一手珍珠倒卷帘施展得确是美妙极了！

也就在她身子方自倒挂下的一刹那间，人影再闪，那个人已由右面花架子上腾身纵了过来。只观其这种轻功提纵的势子，即可知来人显然具有一流身手。

来人身材不高，头上扎着一圈布巾，月光下，只见这个人隆眉凹眼，兜风耳，一脸精悍之气，尤其是右边耳上，象是刀切似的少了那么一块，现出至为怪异的一种标记。

战丕芝定睛细看，由不住暗吃一惊：“江天右！”她几乎叫出了这个名字。

来人正是怒江双童之一的那个江天右，想是日间兄弟二人在寇英杰手上吃了大亏，尤其是自己为寇英杰掌伤，返回之后即卧榻不起，越想越是气愤不已，再想到日间吃亏受辱之种种，更是怒发不禁，这才决心来此寻找寇英杰暗中报仇雪恨。

对于怒江双童这弟兄二人的一身武功，战丕芝久已闻之，只为这弟兄二人仗着其师青毛兽厉铁衫的威势，更得铁令主铁海棠看重，在帮子里目空四海，为所欲为，甚为不得人缘，战丕芝虽然认识他们，平素却鲜有住还，想

不到竟会在这个情形下遇上了他。战丕芝保持着原来姿势不变，即见江天右身形颤动，腾身扑上了院中的一片假山石。

由其现身而始，一路起落腾纵，只见其形，不闻其声，轻功达到如此境界，确是难能可贵。

战丕芝伏身墙上，一动不动的暗中观察着他，她原本思动的一番意念，不得不暂时按捺住。既然这个江天右和自己存的是一样的心思，这倒好，干脆乐得来个冷眼旁观，倒要看看他是否能够称心如愿，反倒省了自己的事了。心里有了见地，战丕芝一声不吭的暗中注视着他。

江天右虽说是心含疾怒而来，但是由于日间见识过寇英杰的身手，悉知对方乃是前所未见过的大敌，心中早已存下了警惕，是以一路来到这里，只管细细的抬头打量着，却是迟迟不曾移动。

战丕芝见他一身劲服，想是日间所用的那口缅甸刀，在对方手上吃了大亏，现在却换了另一种兵刃——丁字拐。

另外在他背后还背着一面弓，箭槽里插着十来支白羽长箭，显然是带齐了家当，决心要给寇英杰一个厉害。

寇英杰所居的那间房子不难辨认，因为整个楼舍，只有他所居住的那间房子里点着灯，淡淡的灯光在月色之下，透过悬在长廊边侧的大幅纱幔，看上去，真有一种迷濛梦幻的感觉。

江天右前后走了两趟，迟迟不曾腾身，战丕芝心里不禁生出狐疑，正自有些不耐，却见江天右右手轻起，拇尾二指捻动之间，哧的一声，打出了一枚制钱。这枚制钱一经出手，直飞上迎宾阁后侧楼檐，紧擦着弯出的楼角打过去，发出了极为轻微的一声轻响。战丕芝心里由不住惊得一惊，忽然明白过来，心知江天右的用心仔细，此举分明是在声东击西，一是试探寇英杰的警觉力，再者也可借此一刹那，有所异动。果然，就在那一声轻微的响声之后，江天右的身子陡地拔身而起，海鸟掠空般的双臂乍分，翩若惊鸿般的已经落身在楼廊子上。他所落身之处，与他出手发声之处，乃是相背的方向。

借着廊子里的那根柱子，江天右迅速的掩藏住了身子。他和战丕芝是存着同样的心思，俱都认为凭寇英杰听觉之力，必然会有所异动，哪里知道，事实上根本什么事也没有。

一阵风吹过来，那边那片竹林子，发出了一阵濛濛之声，借着这些声音，战丕芝也自腾身而起，扑到了迎宾阁的另一边回廊。她身子一经落下，陡地滚身，掩藏于一扇画屏之后，透过一道缝隙，可就看见江天右背向着这边的身子，他显然正在向着里面窥视。

战丕芝暗吃一惊，心忖道：江天右你好大的胆子！

江天右的胆子果然不小，只见他一只手紧抓着一圈飞索，身躯缓缓向前移动着，霍地身躯一转，翩若惊鸿的已闪身入房。

战丕芝距离较远，要想窥清寇英杰室内的一切，非要拐过眼前楼廊不可，就在她思忖着是否要向前移动的当儿，倏地发现了一件新鲜事儿，目光所及，她看见了高悬在半空中的一双腿脚，这两腿脚，显然是由正面屋梁上探出来的。战丕芝随着这两腿的出势抬头上看，由不住打了一个寒噤。——我的天！心里呐喊着，一时吓得全身僵硬，动弹不得。

敢情寇英杰并不曾在房里面，一直就坐在廊道的正梁上。

战丕芝惊吓之中，却不禁暗中为自己庆幸，庆幸自己上来谨慎，不曾象江天右那般的冒失，如果是由那边翻上来，可就保不住现身在对方视觉之下

了。这么一来，她越加的掩饰在屏风之后一动也不敢动。

江天右似乎已发觉出不对。他身子进得快，出得更快。一进一出有如浪打礁岩，身形一经闪出，毫不迟移的即向廊外扑出。

只是却有人远较他更要快上一步，面前白影一闪，寇英杰已迎面站在了他身前。江天右乍然一惊之下，嘴里怪叫一声，右手一振，已把手上飞索掷了出去。

这种打法，显然不见于中原武林。

原来江氏兄弟自幼生长苗族，在拜师习技之前，先已练就了一身穿枝踏叶的轻身功夫，尤精于野苗的飞索套物之技。所谓飞索套物，乃是以苗族所生长的一种“韧藤”，以之浸泡药物之后，收缩为小指粗细，其质强韧如钢，以之飞缚虎豹狼熊，一经套中休得挣开，端视飞素人之手劲，可以生杀虎豹。由于这类藤索其韧性似精钢，寻常刀剑休想伤其分毫，是以用之临阵对敌，便为极具功力的厉害兵刃。

江氏兄弟飞索之技，当得上一方之冠，由于二人腕力奇大，曾有过生杀蛮熊经历，以之对人，更是不在话下。这条飞素一经出手，倏地暴长数丈，顶头部位形成半丈方圆的一个套圈，陡地向着寇英杰头颈上套落下来，出一落，既快又准。

寇英杰冷笑一声，却只把一双充满了怒光的精湛眸子，注定在对方身上，面对着对方飞索落头之下，他甚至于连手都不拾动一下。也正因为如此，才能显现出他的不可侵犯之神圣风范。

那条形若长蛇的巨索，原是认定着寇英杰头部落下，就在距离着对方头顶不及半尺左右之处，忽似遭遇到了—层无形的障碍。眼看着那条飞索—经触及，霍地凌空弹跳而起，数丈长藤上起了一阵波浪跳动。

江天右眼明手快，乍然—惊之下，手中长藤霍地向后—缩，第二次抡出。这一次，他改索为鞭，长藤上带出了—阵子急啸之声，改向寇英杰下半截身上猛抽了过去。

江天右惧于对方奇异的护体功力，特意在鞭身上加诸了真力，这一鞭之力足有断树之威，也能破人—身横练之功。“看打！”长鞭缠在了寇英杰的双腿上，看上去的确是抽得结结实实。江天右力贯右臂，霍地向后—扯，叱了声：“躺下！”

孰知—扯之下，听得嗡的—声，那条韧若精钢的藤索扯得笔直，对方寇英杰的身子，却是挺立如昔，休说没有躺下，简直连动也没有动—下。

江天右这—惊，由不住吓出了—身冷汗，右手掷处，长藤就象是—条凌空飞起的怒蛇，脱手直出，但见其由空飞落直下，—阵响声里，已经将寇英杰全身上下捆了—个结实。刹那间，寇英杰全身上下，就象是加了—道紧箍。

江天右—招得手，直乐得心花怒放，抬手自腰间拔出了丁字拐，足尖—点，疾若旋风般的已扑身向前，铁拐倏举，搂头盖顶的直向着寇英杰头顶上猛击了下来。这—手确是既毒且狠，捆而杀之，怪异之至，确是称得上是武林中前所未见的绝招。

江天右满心打着如意算盘，身似疾风般的刚—扑到了近前，却只见寇英杰长立的躯体，就象是—缕轻烟般的霍地拔身而起，足足拔起来有丈许来高，不偏不倚的正好坐在廊顶上的那—根横梁之上。

江天右这—拐由于力道过猛，分明是施出了全身之力，钢拐—经挥出，收不住势子，只听见“噗哧！”—声击中地面，木屑飞溅里，半截拐身插入

楼板之内，整个阁楼都为之震动了一下。

木梁上的寇英杰发出了轻轻的一声冷笑。

江天右乍闻之下，由不住一阵子头皮发痒，起拐退身，“飏！”撒出了八尺开外。

昏暗的灯光之下，他打量着梁上的寇英杰，禁不住吓了一跳。倒不是寇英杰有什么两样，而是先时飞捆在对方身上的那根坚韧若百炼精钢的藤索，这一时间眼看着寸寸断裂而开，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全数寸断，落坠下来。

江天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这一切是真的，来时的勇气在这一时间烟消云散，化为乌有，剩下的就只有惊悸与恐惧的份儿。一时之间，他两眼发直，只是目瞪口呆的看着寇英杰作声不得。

象是纸鸯腾空那般的轻飘，轻轻闪得一闪，寇英杰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

江天右情不自禁的后退了一步，惊惧使他忘记了逃跑，也忘记了向对方出手，当寇英杰的一双眸子注视向他的时候，那种不容侵犯的强者风范，就象是一种拘束力，使得江天右起自内心的发出了一种战兢。

这一刻，他似乎才又记起了寇英杰的无比凌厉，一时呆若木鸡。

打量着他，寇英杰冷冷说道：“白天我对你已是破格留情，想不到你竟然还敢来这里暗自行凶，如不给你些厉害，只怕日后还有别人效尤，这里原没有你们兄弟的事，你们却要硬插上一脚，这笔帐，你只好记在铁海棠身上，却怪不得我！”

江天右陡地一惊，道：“不，姓寇的，你不能……”身子打了个踉跄，由不住向后退了一步。

寇英杰凌厉严峻的一双眸子盯着他，他确是不敢跑。“为什么？”

“因为……”江天右苍白的脸上沁出了一层汗珠：“这么一来，我们的梁子可就越结越深了！”

寇英杰淡淡的一笑道：“你以为我在乎结这梁子！”

“姓寇的……”江天右一双脚步缓缓的向后退着：“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兄弟固然不是你的对手，可是我师父……”“你师父是谁？”

“是……”江天右挺了一下身子，冷冷一笑，道：“青毛兽厉铁衫，你应该听说过吧！”

寇英杰摇摇头道，“没听过。”

“哼！”江天右道：“这就难怪了，如果你听过他的大名，你就万万不敢对我们兄弟招惹。不要说你了，就是铁令主也对他恭敬十分！”

寇英杰冷笑道：“这么说令师与铁海棠也有来往了？”江天右道：“他们是莫逆之交！”

“听你这么讲，我显然也不必向他示惠了！”一面说着，脚下又向前逼进了一步。

江天右一惊道：“你……想干什么？”

寇英杰扬起手道：“我要打你一掌。”

江天右一惊之下，霍地竖起左掌，右手的丁字拐横架在左臂上，作出一副随时预备迎击的姿态。

“没有用的！”寇英杰打量着他：“无论你怎么防范，都不能逃开我的掌势。”话音甫出，即似有一幢无形的劲道陡地向着江天右头顶落下来。

有了前数次的经验，这分明是寇英杰出手之前的预兆，江天右何甘坐以待毙，嘴里怒吼一声，快速的已向着寇英杰身前扑到，掌中丁字拐霍地横扫



出去，直向寇英杰面颊上力扫过来。丁字拐眼看已到了寇英杰脸上，只是对方神色丝毫不变，江天右临时抽拉，改上为下，陡地一拐直向寇英杰小腹上捣来。寇英杰冷笑一声，凹腹收胸，霍地向后一退，丁字拐只差着寸许间没有捣中。就在这弹指间，寇英杰的身子霍地拔空而起，自江天右头顶上惊过去，江天右还来不及翘首上视，寇英杰空中的身子，陡地一个疾翻，就在他头下脚上的一刹那，一只右掌已按在了江天右的后背上。

这一手的确美妙极了，骤看上去，寇英杰的手只在他的背上轻轻一按，随即腾空越过，极其潇洒轻飘的落回一旁。

就在他那只手掌接触在江天右背上的一刻，给江天右的感觉不过是微微一麻，紧接着打了一个寒噤，身躯晃了一晃，随即如常。

四只眼睛对视之下，寇英杰微笑道：“你已为我无形掌力所伤，短日之内虽不致发作，可是一过清明节必无幸理，轻则残废，重则丧命！你却不可等闲视之。”

江天右面色为之一变，试着提聚真力，却并无任何不适之感，当时宽心大放，狞笑一声，他沉声道：“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江二爷可不吃你这一套！”

寇英杰道：“你如这么想，可只有死路一条了。为今之计，你只有赶快动身找到你师父或是铁海棠，他二人如能察验出所中之伤，予以解救，你尚有一线生机。”

江天右凌声道：“你以为江二爷会相信你的一派胡言？”

“信不信由你！”寇英杰冷笑道：“你姑捋起左面衣袖一看便知。”

江天右后退一步，面现迟疑。

“在你左脉之上，有一道紫色血痕，若隐若现！”寇英杰胸有成竹的冷笑道：“你看看有没有？”

江天右冷笑了一声，先是不睬，可到底忍不住，当时又退后一步，看了寇英杰一眼，缓缓捋起衣袖，一道鲜明的紫色条痕，呈现在江天右左腕血脉之间。

江天右登时愣住了。他身子情不自禁的战抖了一下，惊吓的向寇英杰说道：“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寇英杰表情严峻的道：“你已经为我无形掌力所伤，识此掌力者，普天之下，就我所知，包括我在内只有二个人，令师是否有这个能力解开，我就知道了。”

江天右面色一阵发白：“可是，我身上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你当然没有。”寇英杰目光益见逼人：“在清明节令以前，你可以任意行动，无碍你的运功，只是时令一到，你将五脏离位，全身遍紫而死，即使得借令师功力保得住真气，亦将落得终身残废！事实确是如此，不容你不信。”

江天右脸上充满了狞恶，只是这番话，由于诉说者的凝重神态，不容他不为之心惊。

寇英杰道：“现在距离清明不足一月时间，你如想要命，可就事不宜迟，你自己看着办吧！”

江天右一时若丧考妣，却又现出一种极不甘心的样子，看着寇英杰，一双红眼珠在眶子里咕噜噜转个不休，却是并不移动。

寇英杰道：“你还不信么？哼！我不妨再说得清楚一点，你此刻五行之气已经为我真力禁锁，上透祖窍，下交合阴，此两处地方，你只须以指力轻

点，当可有酸痛之感！”

江天右不待他说完，便以食指就两眉之间祖窍穴上轻轻一点，果然其酸透脑通鼻，一时连眼泪也禁不住淌了出来。

“怎么样，”寇英杰冷笑道：“我可曾骗你？”

江天右大吼一声，霍地将手中丁字拐飞掷出手，直向寇英杰脸上击来，同时身躯一折，一个虎扑势，紧随着掷出的丁字拐，直向着寇英杰身前扑了过来。

“你这又是何苦？”话声方出口，寇英杰探手挥袖，一招二式，丁字拐接到了手里不说，强大的袖风，非但遏阻了江天右的凌厉攻势，更将他身子反撞出七尺以外，噗通一声，坐倒在地。

江天右一个咕嚕，由地上站起来，虽是没有伤着，却是满怀惊吓，哪里再敢恃强行凶！

寇英杰暗运玄功，将粗若儿臂的一根丁字拐弯曲数转，抛落在地。

江天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一双眼睛所看见的是真的，他抖手拾起那根形若麻花的丁字拐，一时面无人色，双方武功相差得太过悬殊，再要不知趣，势将受辱更大。当下看了寇英杰一眼，一言不发的向外步出。

“站住！”寇英杰冷笑道：“我还有话要嘱咐你。”

江天右此刻锐气全消，聆听之下，顿时止步。

“转告铁海棠！”寇英杰严峻的道：“今天的寇英杰，已不容他心存半点轻视，你要他小心着点，这里事情一完，我当亲自上门造访，白马山庄乃我师门基业所在，绝不容他心存染指，限他在三天之内，把所有人马撤回，否则，寇某为整顿师门，可就顾不得一切，势将要铁手无情，血洗山庄了！”

江天右听在耳里，怕在心里，哪里还敢哼一个不字，当下垂头丧气的向外步出。他这里方自步下楼廊，耳边可就听见了传自寇英杰房中的那阵子婉转笛声。江天右站下来倾听一刻，心里越加的不是滋味，兄弟二人生来强横惯了，何曾服过谁来？却想不到，一上来就遇见了寇英杰这么一个厉害对头，以至于输得一败涂地，落个身负重伤。一想到伤，江天右更是情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寒颤，只觉得全身一阵发麻，仿佛连半点力道也提不起来，更想到来时师父寄以的厚望，以及自己在铁海棠面前夸下的海口，更不知如何交待。然而对方寇英杰说得清清楚楚，自己分明是为他无形掌力所伤，事实证明万不会是假，若不即时依他所言，势将性命不保，触念及此，哪能不心惊肉跳？一时更如同走了魂魄，只觉得透体发凉，顿时愕在了当场。月色下人影一闪，一个长身少女极其轻灵的来到了他面前，江天右以为寇英杰乍然现身，又来寻自己的霉气，顿时吃了一惊，慌不迭举掌以迎，却不意面前人噗哧一笑，分明是女子声音。

“哎，怎么啦！”那女子睁着一双大眼睛盯着他：“江二哥连我都不认识了，敢情是吓糊涂了！”

江天右收回手掌，再一细看，才认出了来人是总令主夫妇身前最得宠的弟子战丕芝，不觉暗里道了声惭愧，那张原先发白的脸，更禁不住一阵子发红。

“原来是你。”江天右苦笑道：“姑娘还没有睡么？”战丕芝挑了一下眉毛，冷笑道：“刚才的事我都看见了。江二哥，你打算这就走么？”

江天右嘘了一声，拉着她往前走了甚远，才定下身子道：“你看见什么了？”

战丕芝甩开他拉着自己的手：“什么都看见了，也都听见了。”江天右怔了一下，狞笑道：“你怎么会看见的？”

“哼！”战丕芝耸了一下肩膀：“你又何必瞒着我，告诉你吧，我原是奉了夫人之命，在他身边卧底来的，好不容易才沾上了一点边儿，你这么一搅和，往后，我可就更难办事了。”江天右呆了一呆，冷笑道：“姓寇的武技通天，我看就是总令主夫妇亲自出马，也未见得是他对手，凭你？哼哼……”战丕芝冷冷的道：“你说的不错，你要是早想到这一点，也不致于会吃这个大亏了！”

江天右沉声道：“你乱说些什么！”

战丕芝一笑道：“算了吧江二哥，你被那个寇英杰无形掌打伤的事，还当我没看见！”

江天右又是一怔。冷笑道：“你岂能相信姓寇的那一番鬼话，他分明是在恐吓于我！”

“算了吧！是不是真的，你自己的心里有数。”

江天右原是一肚子苦水无处倾诉，再为她一顿奚落，越加的脸上挂不住，两道浓眉一挑，沉声道：“就算是真的，也不关姑娘你什么事，哼哼……这件事，除了姓寇的以外，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你要是到处为我走口宣传，战姑娘，我江老二可是不与你干休！我走了。”说完转身就走。

“江二哥，你算了吧！”战丕芝冷笑着道：“你当真想死不成？”

江天右回过身来：“你说什么？”

战丕芝冷冷的道：“我是真心诚意的想指给你一条明路，你要是不领情，也就算了，你请便吧！”说完转身欲走。

江天右身子一闪，拦在了她面前，道：“姑娘慢走，既然有话，何必吞吞吐吐，如能设法保住我一条性命，江老二对姑娘大恩永世不忘！”

战丕芝笑道：“这才象是两句人话。那我就告诉你吧，你此去寻师，就是日夜兼程，也得一个月时间，即使见着了令师厉老前辈，他是不是能为你医好掌伤还在未知，再说他老人家素日之自负狂傲，哪里会看得起一个不见经传的寇英杰，要他来面求寇英杰一个后生小辈，岂非是梦想！这么一来，你这条性命，岂非白白的丧送了？”

江天右心里一动，暗思师父性情，果如对方所说，以他素日之火烈性子，绝无降尊纡贵，反过来求一个后生小子为弟子活命之理，说不定反倒责怪自己为师门丢人现眼，怒火之中，或许先杀了自己，再来寻寇英杰一决胜负，这个推算并无过分不合情理之处。想到这里，江天右登时呆若木鸡，一颗心，只惊得噗通噗通疾跳不已，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战丕芝微笑道：“怎么样，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江天右喟然一叹道：“姑娘所言甚是，倒使我一时失去了主张。唉！这件事可又怎么是好？”

“你呀！”战丕芝眉尖轻耸道：“可真是笨透了。”江天右抱拳道：“姑娘……指点！”

“不是我说你，你这不是舍近求远么？”

“姑娘的意思……”

“唉！”战丕芝睨着他：“你是怎么啦，难道你忘了眼前的一个人？”

“姑娘说的是……”

战丕芝脱着他道：“铁夫人医术高卓，武林中即使一流神医也难以比肩，只怕令师在此一道来说，也难以望其项背。”“啊！”江天右顿时面现喜色：

“这……这我倒是不知，夫人如今尚在山庄么？”

“傻话！”战丕芝道：“要是走了，我也就不说了。”江天右大喜道：“那太好了，麻烦姑娘就带我去一趟，果真要是铁夫人能为我治好了身上的暗伤，姑娘你就是我的大恩人，我会永远的感激你！”

“感激倒不敢当。”战丕芝微微一笑，“不过，咱们也应该有个礼尚往来是不是？”

江天右怔了一下，缓缓道：“礼尚……往来？”

“礼尚往来你都不懂？”

“我……懂。”江天右呐呐道：“姑娘的意思是要我报答你什么……是不是？”

“不错。”战丕芝一笑，“你应该知道夫人的脾气，每夜行功之际，是不允许任何人去打扰她的，而且如果没有我的从旁帮助，她也不会随便为你疗伤治病。”

江天右又是一怔：“这么说……”“这些你都用不着担心，我既然答应你，当然一切都会替你担待！不过……”顿了一下，她轻轻笑道：“我也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

“什么事，你说吧！”

“其实也没什么，”战丕芝道：“我只是想请你代为引进，能到令师门下学几手功夫而已！”

“这个……”江天右打量着她：“姑娘想学什么功夫？”战丕芝道：“燕青二十四式！”

“哼！”江天右冷冷的道：“那是我师门不传之秘，就是我和哥哥，师父都没有传授，岂会传授你一个外人！”

“话不能这么说。”战丕芝道：“每个人造化不同，你们兄弟长于轻功，习惯联手攻敌，也许那套招式对你们并不合用。”江天右道：“不是不合用，是我们兄弟的性子太急，师父说练这套功夫，必须要先练心性，练到不躁不浮才能入手。”说到这里，他又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战丕芝道：“为什么叹气？”

江天右气馁的摇摇头道：“最主要的，练这套功夫必须要很高的智慧和领悟力，我们兄弟可能吃亏在这一方面，所以……”“这就对了！”战丕芝自信的道：“你们兄弟的短处，正是我的长处，我只希望能学到这一套功夫就满足了。”

江天右一双眸子不停的在她身上转着，心里却在想：“这个姑娘的确很聪明，居然能使我坠入彀中，师父正在想物色一个心智聪明的弟子能够继承他的绝世身法，也许她倒是一个适当的人选也未可知。”再一转念，却又涉及了自私的念头：“不！如果这丫头真的得到了师父的信任和宠爱，我们兄弟岂不被比了下去！”

战丕芝冷眼旁观，在一旁冷笑道：“怎么，江二哥你不答应？”江天右不擅作伪，却又一时不知如何置答，顿时显得很窘迫。

“我明白了！”战丕芝冷冷的道：“你是怕我进了你师父门中，使你们兄弟失了宠爱，可是？”

江天右想不到对方猜得这么准，当时更加无言以对。战丕芝见状一笑道：“如果是这样，那你可就错了！江二哥，你不要忘了，我们这只不过是一种互惠的交易而已，我的目的只在燕青二十四式，并不曾想要进你师门，一待

此套武功学会之后，我掉头就走，这一点，你无论如何要信得过我。”江天右呐呐道：“我为什么信得过你？”

战丕芝道：“你应该知道，在武林中叛离师门是什么罪名？别处不说，就是我表姨铁夫人也放不过我。”

江天右想了想，确实也是如此，当下点头道：“好吧，我答应你就是。”

战丕芝很是开心的道：“还有，我只负责请铁夫人为你治伤，可是却不一定能医治得好。”

江天右登时一愕。

战丕芝笑道：“不过，你可以放心，要是铁夫人治不好的伤势，只怕天下再也没有人能够治得好，就是令师也不例外。”这么一说，江天右的心顿时又活了。

战丕芝又逼着他亲口发了誓，这才带着他一直来到了后面右侧星楼——铁夫人的寝宫所在。

铁夫人沈傲霜正在盘膝运功。她跌坐在一张舒适的薄薄棉垫上，在她头顶的前后左右，各悬着一片薄薄的贝壳，那些贝壳都打磨得薄如纸片，每一枚贝片都由一根细若发丝的丝线直直的系垂在屋梁之上，乍然看上去，你只能看见那四片洁白如玉的贝片，却是看不见下垂的丝线，只有在毫无声息的情况下，才能保持这四片贝壳的完全静止。在她所跌坐的环身范围之内，哪怕是一句话的出口，一声笑，一声叹息，甚至于一只蚊蝇的飞过，都足以使得这四片贝壳有所惊动。

沈傲霜显然正在练习一种与心脉息息相通的心性之功。只见她一双细长的凤眼，半睁半合着，一双白皙的纤纤玉手，轻轻交握着置于脐下，那双凝聚的目光汇交在正面眼前的那一片贝壳上，随着她深长的呼息，只见那片贝壳在眼前滴滴溜溜的打着转儿。慢慢的，贝片停住动作，随着她的歇息，这薄薄的贝片渐渐的趋于静止。这种出息于内在，观察入微的内功锻练境地，的确是武林罕见，高人一等！

眼前的这位铁夫人沈傲霜，显然在内家调息功力上，有着极为深湛的造诣。然而，眼前，显然由于寇英杰这个不速之客的突然闯入，带给她极大的困扰。在最短的时日内，她必须要与这个寇英杰作一番了断，也就是说她必须要放手与寇英杰一搏。原因正在于此，沈傲霜无疑充满了好奇，他那些前所未见，甚至于闻所未闻的武功、招式，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师承何人？实在是她百思而不得其解的一件事。今夜，她调息功力，于极静之中，去参悟一些举棋不定的对策，她打算在四更以前，亲身去察访一下寇英杰的动静，眼前只是她准备出发之前的一番镇定工作而已。

面前左侧的一枚贝壳，忽然发出了轻微的一阵抖动，显示出这一方面有了声音的波浪侵入，沈傲霜仔细倾听了一下，证明不虚。

又过了一些时候，那枚贝壳抖动的更加明显，随即听出了清楚的一阵脚步声传入。紧接着楼廊上也有了动静，那枚贝壳更是前后左右滴滴溜溜的转动不已。沈傲霜心中微惊，紧接着即消释了心里的疑团。这阵子脚步声，虽然甚是轻微，显示出来人的轻功不弱，但绝非是那种所谓的极流身手，而且其中的一双足步声，更是甚为熟悉。她只略为留神，即可判断出是玉燕子战丕芝的脚步声。

“丕芝，是你么？”沈傲霜偏过头来：“如此深夜，还有什么事？”

方行踏入楼廊的战丕芝与江天右俱都怔了一下，战丕芝踏前一步，躬身

道：“弟子陪同江天右有要事晋见夫人！”

“江天右？”沈傲霜微微迟疑的口气：“你说的是江氏兄弟？他来干什么？”

战丕芝道：“江天右因为被寇英杰掌力所伤，特来求夫人施以妙手。”

“原来这样！”话声微微一顿：“你们进来吧！”

战丕芝答应了一声，遂即同着江天右一直穿过楼廊，来到了沈傲霜所居住的那间房前。隔着大幅纱幔，距离约在两丈以外，江天右遂即站住了脚步，他深深的行了一礼：“卑职江天右，拜见夫人！”

沈傲霜微点头道：“江天右，你是哥哥还是弟弟？”

江天右闻言怔了一下，才会过意来，躬身道：“卑职出生时辰较天左晚了一刻，故而居次。”

沈傲霜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了，你们兄弟长得一模一样，如果站在一起，我还是真分不出来，不必拘礼，你走过来说话。”

江天右答应了一声，偏头看向战丕芝，后者点头示意他可以，江天右才走向幔前，战丕芝陪着他一齐走过来。

沈傲霜道：“丕芝，把帘子撩开来。”

战丕芝答应一声，上前将隔在中间的一层纱帘子拉开，江天右只觉得眼前一亮，才看清了这位铁夫人的庐山真面目，只觉得对方端的是风华盖世，气质雍容华贵，的确有艳压群芳之貌。过去他虽然见过这位夫人不止一次，但是沈傲霜外出之时，脸上总爱垂系着一方面纱，从来不曾象今夜这般清楚的面对面的看过。

虽然她并非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人，但是却有那种高贵的气质，使得你只须看上一眼，即会由不住为之肃然起敬。江天右一时只觉得心头通通跳动不已，情不自禁的低下头来。

“你坐下来说话，”沈傲霜指着面前的一座石椅：“用不着拘束。”

江天右应了一声，十分拘谨的坐了下来。

沈傲霜一双充满了智慧的眼睛，在他身上转了一转，道：“令师厉前辈，是我生平敬重有限的几个人之一，他把你们兄弟交托给我们夫妇，外子的意思，原是要你们兄弟到总坛去效力，是我以为自马山庄方面，我们的人手不够，亟待加强，所以才说服外子，把你们兄弟留在了山庄……”轻轻叹息了一声，她缓缓的道：“我原以为你们兄弟武技既是如此高强，定能展示所长，值此本帮多事之秋，必能有所建树，那时当可与外子商量，赐以你兄弟一个重要职位，这么一来，就可使本帮弟子无所怨尤，再者也算是对令师厉前辈有所交待！却没有想到，我的一番好意，反倒使你们吃了苦头……唉！说起来倒是我的不对了。”

江天右聆听之下，脸色涨得通红，汗颜的道：“夫人这么说，卑职就太惭愧了……这都怪我们兄弟两个学艺不精，才会落得这个下场！”

沈傲霜冷冰冰的道：“话也不能这么说，实在是这个寇英杰的武功太高了。所以我还在想，即使我亲自出手，只怕也未见得就是他的敌手，今天日间，我在迎宾阁居高临下，曾经仔细的瞧过他，他的武功的确高超卓绝，为我多年来所仅见。”

江天右哭丧着脸，没精打采的道：“的确是这样，这个姓寇的武功不但是高，简直玄不可测，卑职兄弟实在无能取胜。”沈傲霜哈哈一笑道：“但是我仍然认为他未免过于自负，不知自量。他应该知道本帮势力浩大，总令

主身手精湛，因此，绝不容许他心存轻视，他要是自信过甚，认为自己不可一世，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江天右忽然想起寇英杰方才的交待，不由面色一怔，话到唇边，却又不知当讲不当。

沈傲霜何等慎密精细的人，顿时心有所见，微笑了一下，道：“你有什么话尽管直说就是。”

江天右应了一声，才道：“这个姓寇的刚才还放了狂言。”沈傲霜道：“他说些什么来着，”微微一笑：“没关系，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告诉我。”

江天右呐呐道：“他要卑职转告总令主，在三天之内把所有进驻在本山庄的人完全撤出，否则他就要……”

“就要怎么样？”沈傲霜眼睛里现着隐隐的怒意，但是表现在脸上的却是一片和蔼。

江天右道：“他要铁手无情，血洗山庄！”

“哼！他敢！”沈傲霜忽然站了起来：“叫他试试。”微微一笑，她又坐下来，一双妙目在江天右身上转了转，“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受伤了？”

“是，卑职无能，险些丧命在他手里。”

“这些都不要再说它了，”沈傲霜道：“看起来你不是好好的吗？一点也不象是受伤的样子。”

“可是卑职确是受伤了。”

玉燕子战丕芝道：“夫人，他是被寇英杰的无形掌力所伤，夫人一验即知。”

沈傲霜柳眉微扬，说道：“无形掌？你过来。”江天右走过来，却不敢十分迫近。

战丕芝道：“唉！你这个人，夫人叫你走到前面，你不知道？”江天右窘迫的红着脸，向前又走了几步，站在沈傲霜跟前，一副拘谨模样。

沈傲霜微微一笑，向着一旁的玉燕子战丕芝道：“你这丫头一向是不管闲事的，今天怎会大发慈悲，管起人家的闲事来了，是不是江天右许了你什么好处？”

战丕芝不禁脸上一红，腻声撒娇道：“夫人！”

沈傲霜哼了一声，并不责怪的道：“你那点鬼心思，还当我不知道么，谁爱管你这些闲事！”

战丕芝微微一笑，也不再多说。

沈傲霜眼睛看向江天右，道：“把手伸过来。”江天右依言探出右手来，沈傲霜轻轻与他把脉，片刻之间，她脸色随即现出了一种凝重。“那只手。”江天右换过了另一只手，沈傲霜又把切了一下，忽然将他衣袖拉开，现出了他左脉上的一脉青痕，不禁神色呆了一呆。

江天右察言观色，顿知情形不妙，惊吓之态毕露无遗。沈傲霜轻叹一声道：“你果然受伤了，而且伤势极重！”江天右只管傻瓜似的看着她，一时不知何以置答。

“由你脉象上看，你的五脏分明已经离开了原来的位置。”沈傲霜缓缓的道：“这是一种极不易下手处置的伤势，你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

江天右一听她所说，竟与寇英杰所说的一般，不禁大为恐慌，顿时面色发青，足下蹒跚着坐下来。

“你先用不着害怕，等我分析过你的伤势之后，再看看是否能够下手为你医治。”

“谢谢夫人……”江天右呐呐道：“可有性……命之忧？”“暂时没有。”沈傲霜缓缓的道：“不过时间超过二十天可就保不住了。”

“夫人，”战丕芝在一旁忍不住道：“您看这是一种什么掌力，能有这么厉害？”

“这也正是我眼前所深深感到困惑的问题，……”沈傲霜呐呐的道：“就我所知，能够致使五脏离位的掌力似乎只有两种……”战丕芝怔了一下：“哪两种？”

“黑煞、红印！”沈傲霜眼睛在江天右脸上转着：“这两种掌力一经中人，都有可能使受掌者五脏离位，而且很容易辨认。”微微一顿，她向着江天右道：“把你上衣撩起来，看看我是否猜测正确。”

江天右迟疑了一下，遂即撩开了上衣内褂，露出了前面胸部。

沈傲霜看了一眼，道：“转过身来。”

江天右依言照做之后，又转过来。

沈傲霜秀眉轻轻一颦：“这就怪了！”

“夫人……这是怎么回事？”战丕芝发觉出她的表情不对：“莫非不是？”

沈傲霜费解的道：“黑煞红印这两种掌力一经中人，伤者前心后背都会留下清楚的标记，他既然没有标记，当然就不是这两种掌力，这就奇怪了……”她一边说一边自位子上站起来，徐徐步向窗前，面向着沉沉夜色。少顷，她转过身来，江天右满脸渴望的看着她，仿佛感觉到自己的性命就操纵在她掌握之中似的。“如果既非黑煞，又不是红印，可就着实令人费解……”忽然，秀眉一剔道：“莫非竟是……”

“夫人……”江天右眼巴巴的道：“是……什么？”“莫非竟是子午两极神功！”她立刻摇了摇头，自我否定的道：“不，那也未免太玄了。”

战丕芝不解的问道：“什么是子午两极神功？”

“你不知道，我也知道不多。”沈傲霜脸上现着微微的苦笑：“这只是由家师枯竹庵主那里听说的。听家师说，那是一种打通全身关节，归返天人合一的一种无形内力，能够达到这种功力境界之人，似乎是无坚不摧，算得上第一等高手，万万难以抵挡，寇英杰小小年纪……不……这应该是不可能的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

战丕芝怔了一下道：“如果是这种功力所伤……夫人可能医治？”

沈傲霜轻叹一声，摇摇头，叹口气道：“难。”

江天右登时面色惨变，他忽然站起来道：“既然如此，卑职只得赶回苗疆，恳求家师设法了！”

战丕芝听他这么说，连忙向他暗施眼色，生怕他出言不慎，使铁夫人不快。

果然沈傲霜脸上现出了微微的不悦表情。“你不要慌，”她冷冷的道：“江天右，请恕我说一句狂妄的话，如果我医不好你的伤，令师只怕也是无能为力。再者你此去苗疆，路上该有多少耽搁？万一有了意外耽搁，只怕在你还不曾见着令师之前，先就命丧黄泉，那时又将如何？”

江天右顿时哑口无言，他颓废的坐在椅子上，脸上表情一片呆滞。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这件事必须先要有万全之谋，才可以方保无



虑。”妙目一转，看向战丕芝道：“在我随身锦囊里，有一个小巧的盛药盒子，你去拿来。”

战丕芝答应了一声，忙即转入套间，不久步出，手上拿着一个扁圆形，镶有翡翠匣面的小小药盒。

沈傲霜接过来打开盒盖，即见匣内盛有蚕豆大小的三颗碧绿色药丸。盒盖方启，即有一阵郁郁清芬散布室内，更似有一种沁人的清凉，令人在一嗅之下，顿收神清智爽之妙。

沈傲霜目注江天右道：“这是枯竹庵主的续命冷香丸，服后有起死回生之效，当年庵主会同大方、大智两位佛门老前辈，采集七十四种天地间罕见的珍贵药材，在文火鼎内熬制了七七四十九日，才得成药，由于数目极少，各人只分得一葫芦，用来医治人世不常见的疑难大症，确有神效。由于这么宝贵，所以我才分得了五粒，总令主三年前力敌郭白云，不慎为郭氏无相音波功伤了六神中枢，要不是连服了两粒，今日只怕早已落成了残废，可见这种丸药的妙用！”

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无非是强调这种药丸的名贵价值，紧接着她却又轻叹一声：“话虽如此，可是若想单靠这些药丸，就能保住了你的性命，那却未免过于天真，只是，却是可以将你的伤势保持在一个相当时日内不致发作。”说完，以二指由盒内拿出一颗药丸，递了过去。江天右双手接住。

沈傲霜道：“马上就吃吧，细细碎嚼咽下去，马上你就可以体会出药力的奇妙。”

江天右慌不迭的置药入嘴，细细嚼烂，只觉得一股异芬直贯体内上下，瞬息之间，一双足心，已泛起了强烈的热潮。

“你觉得怎么样？”沈傲霜道：“是否觉出了什么特别的地方？”

江天右点头道：“只觉得双脚发热。”

“那就对了。”沈傲霜道：“那是因为药力一经行开，上下串通之故。虽然如此，却是无法使你五脏归位，也只好暂时先稳住了这杀性命，再另外想办法了。”

江天右总算获益不少，当下忙向沈傲霜连口敬谢不已，又向沈傲霜讨教应对之策。

沈傲霜苦笑道：“我看你暂时还是不要移动，我会尽快将你们兄弟的遭遇用飞鸽传书通知外子，再设法转告令师，他得到消息之后将会尽快赶来。眼前第一步，必须要先对付这个姓寇的。”说到姓寇的，她脸上情不自禁的带出了一种深沉，冷冷一笑，目注向江天右道：“你就安心先在山庄里住下来，这件事我和总令主一定为你做主，势必要向那个寇英杰讨还一个公道，你回去吧！”

江天右心里虽是忐忑不定，可是观诸现实情景，确实也是无法可想，只好行礼告退向外步出。

沈傲霜这一刹那象是有满腹心事，一双眉毛微微蹙着，静坐不语。每逢她遇见了重大的疑难事情时，都常常会这样。在她思虑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不喜欢任何人在她身边，是以战丕芝一经发觉到她这副模样，随即向前请安告辞。却没料到沈傲霜看了她一眼，冷冷的道：“你先不要忙着走，我还有话问你。”

战丕芝答应了一声，站住不动。

沈傲霜看着她苦笑了一下道：“寇英杰武功确实极高，看起来你虽然安

排在他身边左右，却并不能如愿以偿，你认为有没有成功的机会？”

战丕芝摇了摇头，面色微窘的道：“夫人明察，姓寇的武功确实太高，我只怕……”

“你只怕难以胜任，对不对？”

“夫人明……察！”

“哼！你岂能妄自菲薄，无功而退！”沈傲霜冷冷一笑道：“我有一件事情交待你，你一定要为我办到，你可愿意？”

战丕芝怔了一下，呐呐道：“夫人关照……我一定全力而为。”

“好吧。”沈傲霜手上还拿着那个金色药盒，当时指力一转，却由另一面开了一个空隙，由其中轻轻一倒，倒出了一粒黄豆般大小的红色药丸。

战丕芝微微一怔道：“夫人，这是……毒药么？”

沈傲霜微微一笑道：“你真聪明。”

“要我……下毒？”

“不错。”沈傲霜点点头：“这是当世最狼厉的一种毒药：蛇藤毒粉。”

“蛇……藤毒粉？”

“嗯！”沈傲霜冷冷的道：“是我亲自调配的，这蛇藤毒粉入水即溶，无香，无味，只要他喝上一口，就不怕他不五内聚毒，全身血炸而死。”

“啊！”战丕芝不禁脸上变色：“这么厉害？”

“你收起来吧。”

战丕芝小心接过来，用一张桑皮纸包好藏在身上。

“这件事你必须做得十分仔细，千万不能被他看出一丝痕迹，否则你这条小命可就完了。”

战丕芝尽管心里害怕极了，可是表面上却不敢丝毫显露出来。她跟随沈傲霜以来，早已摸透了她的性情，她所交待的事情，绝不容许人家打折扣，换句话说，只有奉命行事之一途，别无良策。有了这一层认识，战丕芝随即点头答应道：“夫人请放心……我一定尽力办到。”

“好极了。”沈傲霜道：“虽然我对那个寇英杰认识得还不够清楚，可是能够练到这样一身功夫的人，必然是一个观察极细，无微不至的人，你要千万留意，不要毁了大事！”

战丕芝听到这里，心里由不住有些怯虚，一时形诸于面，缓缓垂下头来。

沈傲霜缓缓走到了她面前，伸出了一只纤纤玉手，在她绢秀的长发上摩挲着：“丫头……你是怎么了？”

“夫人……我……”战丕芝惊惧的看着她：“我只怕事机败露，辜负了夫人的一番希望。”

沈傲霜道：“这可要看你自己了。那粒药丸很小，你可以把它藏在指甲里，用时只须探指一点即可。只要你临事镇定，这件事万无不成之理。”

战丕芝点点头，呐呐道：“我记住了。”

“好孩子！”沈傲霜玩着她的长发：“这一次可全看你的了。”战丕芝仰起脸道：“今夜就……下手？”

“傻孩子！你一向不是挺机灵的么？”沈傲霜端详着她：“你心里在想什么，是狠不下心？”

战丕芝赶忙的逃开了她的眼睛，害怕的道：“不不，夫人你误会我了。”

“那就好。”沈傲霜微笑着：“这件事你做成功了固然是大功一件，可要是失败了我也不会轻饶你。你下去吧，有消息随时来告诉我。”

战丕芝答应一声，匆匆请安告退。

沈傲霜也就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坐下来。

一角，却有一双锋利的眸子，正在注视着她。显然他——寇英杰，在这里已经站立了很久。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起落攀登如此高的楼阁，进而登堂入室，竟然不曾发出一点点声音，甚至能够躲过了沈傲霜的耳目，的确匪夷所思。

把一切都看在了眼睛里，寇英杰脸上带出了一丝笑容，其实他早已胜券在握，更不愁对方能够玩出什么花样来。暂时他却保持着一分悠闲的神态，甚至对于静中的沈傲霜也不出声打扰，随即悄悄退出。

这是他此番逗留师门故居的第一夜，尤其在强敌四面环伺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保持着特别的警觉，白马山庄他势在必得，决计不容许任何入侵占，这是实践先师郭白云死前遗言的第一步工作，必欲彻底执行之后，才能进一步谈到发扬光大。

山庄内的形势，他原是轻车熟路，至于六外一中的七星楼所埋伏的星光七杀阵，也是难他不住。夜月星光之下，只见他身子起落，如星丸跳跃，回旋转侧之间，又来到了正中的六角大厦。

猛可里匹练般的一道白光射进来，一人哑声叱道：“什么人？”紧接着弓弦声响，“刷刷！”一连射过来两枚箭矢，一个黄衣汉子，居高临下，由大楼一角陡地跃身扑下来，掌中一口鬼头刀更是不容分说，搂头盖顶的向着寇英杰猛劈过来。

寇英杰倒是吃了一惊，想不到以自己之谨慎，居然也会惊动了外人。拂大袖，卷起了一双箭矢，盘身翘首，一抬手，已拿住了这人力劈直下的刀锋，就势右掌轻舒，噗一声，已按住了黄衣人后肩琵琶骨上。来人连一口气也没有喘出来，顿时就被拿住了穴道。一时间，他身子抖动得那么厉害，只觉得寇英杰加诸在自己身上的那只手掌，象是蕴含着一种奇异的功力，突地身上一阵发麻，随即呆立不动。

寇英杰把他身子抬过一边，使之贴壁而立，只见他剔眉张目，扬刀作势，乍然一见之下，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竟是被人以玄功锁了穴道。

然而，由于这名黄衣弟子的出现，却已使他败露了身法，不旋踵间，三四座星楼上，都有了惊动，无数道孔明灯光自四面八方齐射了过来。一时之间，山庄里便响起了当当云板声。这般情景之下，寇英杰自不便再停留下去，虽然即使以身犯众，他也必可稳操胜券，然而那么做却显然有违他来之时初衷。就在众声纷坛叫嚣的一刻，寇英杰已经一路轻登巧纵的来到了迎宾阁。似乎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使他感觉到有点不妥。当他足尖方自一踏入客房的一刻，猝然向外退出了一步。也就在这一刻，当前嗡然一声作响，一蓬黑油油的暗器没头盖脸的直向着他全身上下拥了过来。寇英杰猝然一惊之下，一双大袖倏地向空中一挥，暗中透出真力，使出武当一脉的流云飞袖之功，双袖开阖之间，只听得叮叮当当一阵声响，已将来犯的一天暗器，全数卷入袖内。

值此同时，一条黑影，直由他睡房中，快速的向外闯出。

寇英杰一声冷笑道：“无耻之徒，打！”双袖乍翻，收集入袖的数十颗暗器铁莲子，有如出巢之蜂，呼啸着反向这人没头盖脸的打回去。

来人显然大非泛泛之流，只观其出手气势，手眼身步，已大大透着不凡。面迎着寇英杰反击出袖的一天铁莲子，这人鼻子里冷哼一声，只见他身躯霍

地向下一矮，双手同出，一片铮铮声响，满空铁莲子，竟吃这人用内家聚合之功，全数收集在掌握之中。紧接着，这人拧腰一翻，已闪出七八尺外，伫立在宽敞的楼廊一端。

寇英杰心中一动，挺身作势，一连向前踏进六七步，将对方逼迫至战圈之内。

在这个形势角度里，对方若想不战而退，显然大非易事，双方势必非要见个真章不可。

“好功夫！”寇英杰目光炯炯的打量着面相朦胧的这个人：“朋友你且慢走一步。”话声出口，左手迎风一晃，事先扣在手上的一管“千里火”，倏地一响，吐出了尺把长的碧色火苗子，廊子里顿时增添了一番亮度。

光亮照耀之下，来人已无所遁形。寇英杰微微一怔，长眉一轩，道：“阁下何人？”

火光闪烁之中，这个人冷面无颜，下巴上滋生着七八十来根狗蝇胡子，上额以及两腮，刻塑着深深的几条纹路，显然是一个极为陌生之人。

冷面人其实并无退志，他目瞪着寇英杰手上的火光。冷笑了一声，咬牙切齿的出声发话：“相逢何必曾相识，寇英杰，某家今夜是特为领教来的。”语音声沉，却似有意压低了嗓子，变幻噪音发出来的。

寇英杰道：“好！”说罢身形一长，左臂猿伸，已经攀住廊子里的横梁，千里火前送，已把壁间所设置的一盏三蕊琉璃灯点燃，随即飘身而下，随手收起了千里火。

不意起落之间，却予人以出手之机。冷面人就在寇英杰身子甫一落下之时，猛然穿身直上，冷哼一声，双手左右交合着，倏地向当中一挤，向寇英杰两肋上抱过来。寇英杰身形岸然不动，显然预备实接他这一招。

冷面人临到双掌与对方两肋几乎已将接触的一刻，才恍然惊觉，只是其势再想退身已是不及，一不作二不休，他干脆运足了功力，倏地双掌向正中一挤，噗一声，声如击革。

在冷面人的一双铁腕之下，寇英杰的两处腰肋，深深的凹了进去。然而不旋踵间，寇英杰的两肋又复升起。

冷面人全身急剧的颤抖了一下，一双铁腕硬硬箍着寇英杰的双臂两肋。

似乎是互争生死的一刻，果真冷面人功力精湛，在他内力束缚之下，寇英杰非但一双臂腕势将报废，而且两肋也休想得能幸免，一经触及，非死不可。可是，反过来说，冷面人如果功力不济，一经寇英杰挣开了双臂，出招力击之下，他也绝少有活命之机。

眼看着寇英杰的双臂两肋深深的陷下去，却又徐徐的升起，升起来又陷下去。寇英杰仪表从容，颜面之间，不着丝毫痕迹。反之，那个冷面人却似大为尴尬，一双踏在地上的脚步却是颤抖得那么厉害。

渐渐的，寇英杰两臂外缘象是逼运出一种气机，在这团气机的向外力张之下，冷面人的那双手渐渐的象是把持不住，缓缓的向外分开着。这种情势之下，冷面人已是败象显著，若再不见机退身，一容寇英杰下手出招，他可就万无幸理。

暮地，冷面人大开双臂，却在双臂猝然一开之间，身形疾苦飞鹰般的脱身翻出。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脱不了寇英杰强大的功力罩体之困，被紧紧拘束在面前的角落里。

冷面人情急之下，双手向腿间一探，已拔出了一双牛耳短刀。双刀出手，

他足下毫不迟疑的施了一个虎扑之势，掌中刀倏地向着寇英杰身上就扎。寇英杰身子快速的闪开来。

冷面人施展的身法颇是奇特，身形向前一偎，紧紧的贴着了寇英杰左右，其势如影随形，在这个角度里，他出刀如雨，一连数刀，一团团的刀光，有如车轮也似的向外滚出去，分向寇英杰全身各处雨点般地落下来。

这几手快刀，端的是手法迥异，只是要想伤着寇英杰却是大不容易。虽是如此，看上去却是险象环生，每一刀都险乎其险，紧擦着寇英杰身边落下去。

冷面人这一趟快刀法，非但是快若闪电，更象是一气呵成，厉害是在于刀刀交替，简直快到无以复加，令你喘不过气来。

寇英杰着实吃了一惊，惊的是想不到在这白马山庄之内，竟然还蕴藏着如此骇世身手的人物，端的是大大不可掉以轻心。

这一轮双手快刀攻势，为数足有八八六十四路之多，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刀刀险要，刀刀奇准，错非是寇英杰这般身手之人，简直是难以捂架。

寇英杰惊心之下，随即施展出一套别开眼界的身法，在对方车轮般连发刀光罩体之下，他身子滑溜溜得活象是一条鱼。岂止是象，简直就是一条鱼——一条滚浪戏波的金鲤。冷面人这一路八八六十四手快刀，才施展出三分之一，已似攻不上去。更厉害的是，随着寇英杰转动的身形，看上去，他全身是手，这种现象的显示，颇使得冷面人无以出刀。

双方势子都快，骤雨狂风，一照脸的当儿，已对拆了十七八招。霍地一声，冷面人手上的一双牛耳短刀已到了寇英杰手上。

冷面人其实早已冷汗透衫，乍然失刀，更不由得吓了个魂不附体，身子霍地向后一仰，施了一招蜉游戏水，转动之间向侧面穿出丈许以外。就在他身子方自扬起的一瞬，白光疾闪，两口飞刀分别已由寇英杰双手掷出，笃！笃！两声，双双贯穿了冷面人胸襟两侧，钉在了墙板上。

冷面人一惊之下，正欲挺身跃出，正面的寇英杰右掌平伸而出，一股奇热气息，由他掌心里暴吐而出、随着寇英杰箕开的五指，更象是一把无形的钢钩，当胸凌空将他紧紧的抓住。

冷面人就象是触了电般的发出了一阵子颤抖，当胸被抓处简直就如同着了一把钢钩，痛得他鼻子里哼了一声。此时此刻，饶是他有托天之能，却也不敢随便乱动。

双方距离不足一丈，寇英杰平突伸出的这只手，真有破空穿墙之势，果真他施以毒手，五指力收之下，冷面人势将血溅当场。

“你……”面临此性命攸关的一刻，冷面人似乎感到了一阵怯虚。

寇英杰用狞厉的一双眸子，狠狠的逼视着他：“阁下既有心与我一分生死，却又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何故？”冷面人身子更不禁颤抖了一下，他紧紧的咬着牙，却是一言不发。

寇英杰身子向前走了一步，距离对方更进了一步。在这个距离之内，双方更可以清楚的看清了对方。

果然，冷面人所显示的惊恐，只在于他微微颤抖的身子，却似并不显著在他脸上。原来那张异常冷峻的面颊，敢情是一张人皮面具。

冷面人一副眦目欲裂的表情，却是闭嘴不发一声。

寇英杰冷笑道：“既然蒙面未见，可知你我乃是相识之人，既然相识，

却又不以本来面目示人，这里面可就大有隐情，是不是？”

冷面人似怒极又似惧极，鼻子里再次发出了一声怪哼，那双眸子交织着凌厉的激情。

寇英杰又向前走了一步，那人抖动得更加厉害。

“你的本来面目即将揭穿，是以你内心深感惊恐！是不是？”冷面人眸子闪烁的更为剧烈。

“哼！”寇英杰缓缓探出左手，待向他脸上抓去。

对方眸子在一阵无比的惊惧之后，自忖出丑在所难免，随即干脆闭上了眼睛，并且发出了一声浩叹。

寇英杰的手指，已经几几乎接触到了他的脸上，听见了他这声叹息之后，突地又停了下来。

冷面人不意如此，禁不住又睁开了眼睛。

寇英杰看着他，冷冷一笑道：“其实我又何须非要揭下你的面具不可，你当真以为我不认识你么？”

冷面人身子颤抖了一下，目光里却显示出一丝疑问。“自从你向我施展那一路快刀之时，我早已猜出了你是谁了！”寇英杰冷冷的道：“除了先师郭白云他老人家以外，什么人能够调教出这般出色的弟子？”

冷面人身子一阵大震，那双眸子几乎要夺眶滚出。

寇英杰黯然一笑：“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我虽非是同胞手足，但却同出一门，眼看你堕落至此，实令我痛心不已！”微微一顿，他苦笑道：“你我目标不同，原则相悖，加以你狼子野心，迟早当喋血师门。但是我总不愿为己过甚，善恶生死只在一念，全由你自己决定，且放过今晚，再图来日之见吧！”掌力一收，霍地向后退闪一步。

正面压力忽然消失之下，冷面人由不住打了个闪，发出了一阵子呛咳。

虽然正如寇英杰所说，他脸上覆盖着一张人皮面具，难以窥清他的表情，可是由他的动作以及出息上，却在在显示出他内心的愤怒程度。

“寇英杰，好！好！你竟然胆敢对我说这种话……你这个目无尊长的东西。”

寇英杰冷冷一笑道：“你果然现了原形，邬大野，揭下你那张人皮面具吧！”

邬大野恨声道：“好！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又何惧于你！”一边说一边抬手，自脸上揭下了那方人皮面具，现出了另一张脸——邬大野的脸。

“果然是你，邬大野！”寇英杰眸子里交织着隐恨：“你这个卑鄙的东西！”

邬大野假面具既已揭穿，再者，他发觉到对方寇英杰并不如预期的那般非要置自己于死地不可——这是他原先心存恐惧的最大原因，现在由于寇英杰的一念之仁，使他恐惧顿失。

冷笑了一声，他干脆大刺刺的坐了下来：“寇英杰，你的功夫练成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对手了，可是帮有帮法，家有家规！”邬大野老三老四的托大道：“再怎么，我还是你的大师兄，水大漫不过青天，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得听我的。”

寇英杰冷笑一声道：“这几句话，要是在你还没有勾结外敌、认贼作父之前，也许不无道理，可是现在说起来，显然是晚了一步！”

“你胡说！”邬大野厉声道：“你竟敢教训起我来了。”

“如果在三天之内，你不能把这一帮子外贼扫地出门，只怕我更要教训你！”寇英杰眸子里闪烁着凌厉的寒光：“那时候莫怪我心狠手辣，势将要代死去的先师，消除你这个本门的败类！”

“你……你敢！”邬大野色厉内荏的道：“你这个目无长上的小子！”

“住口！”寇英杰霍地怒叱一声：“邬大野，你我公私情义早已两断，再敢口出不逊，就叫你当场出丑！”

邬大野脸色一变，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是频频冷笑不已。

“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寇英杰凌声道：“白马山庄乃本门基业所在之地，绝不容外人入侵，外敌既是你勾结而来，就当由你负责打发离开，我给你三天的时间，就在此迎宾阁坐候，三天时间一到，哼哼……可就怨不得我手下无情！”

邬大野怔了一下，道：“你又……能怎么样？”

寇英杰冷冷一笑：“此辈恶人，为害多端，我原本就放不过他们，果敢厚颜觊觎我师门基业，说不得当叫他们一一伏诛在我铁掌之下！我是说到做到，邬大野，这是你唯一将功赎罪的机会，你我私仇可以暂时放置一边不谈，这勾结外敌，欺师灭祖的滔天罪名，我看你是万万担受不起，慢说我不会放过你，就是二师兄小师妹也不会对你善罢干休！”

这番话不啻说得义正词严，只听得邬大野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连连的发着冷笑。

寇英杰冷峻的目光逼视着他道：“如今二师兄已痛改前非，一心忏悔，小师妹不日将要转回，我看你将以何等面目来见他二人？再要执迷不悟，只怕你死无葬身之地了！”

邬大野悲声道：“不要再说了。”他霍地自位上站起来，向窗前走了几步，满脸羞惭气恼神态：“哼哼……寇英杰，这几句话说起来容易！”他连声冷笑着：“不当家主不知柴米贵，你以为宇内二十四令这些人是好对付的么？”

寇英杰道：“眼前只有放手一搏，别无他途，你又何必心存忌讳？”

邬大野忽然气馁的叹息了一声：“太晚了！”他频频摇头道：“一切都太晚了！”

寇英杰见他似已心活，不禁内心十分庆幸，当下激励道：“还不晚，只要你下定决心，先由本山庄基层内部开始做起，凡是不属于本山庄或是意图勾结外敌的人，一律剔除，有我在侧面相助，万无不成之理。”

邬大野更似有些心动，然而，他却忽然又似想到了可怕之处：“你不知道……如今在庄子里，真正掌权的早已经不是我了。”

“是谁？智多星许铎？”

“不错！”邬大野看着他缓缓点了一下头：“就是他。如今庄子里，除了原有本庄少数弟子以外，其他各职司，都是他安插下去的。这些人只听他的，我也只不过是挂名的庄主罢了！”

寇英杰极为痛心的叹了口气，冷冷的道：“你如今饱尝苦果，当知昔日之非了！”

邬大野显然有些恼羞成怒：“寇英杰，有些事一死容易，活下去才叫艰难，不要自以为是了不起，把人家都看扁了。”

这几句话，似乎也不无道理，邬大野象似有满腹委屈的道：“如果当日情形，你我易地而处，也未见得就好了多少，人总要活着才是正理呀！”说

到这里，他似有无限懊恼的重重的在地上跺了一脚，气馁的坐下来。

寇英杰冷笑一声道：“活也要活得有价值，象你这样的卖师求荣，苟且偷生又有什么意义？”

邬大野狞笑着道：“反正我是一步棋走错了，满盘全输，这个黑锅我是背定了，你和小师妹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走了！”寇英杰道：“且慢！”

邬大野已由位子上站起来，翻着一双气恼的红眼睛看着他。“这件事因你而起，你岂能轻言脱卸！”寇英杰冷冷笑道：“大不了放手一拼，眼前一个沈傲霜还看不在我眼睛里。”邬大野一怔道：“铁夫人在此坐镇，你也知道了？”

寇英杰道：“我当然知道，今夜你我相见，很是难得，我只要弄清楚一件事，你再走不迟。”

“说吧！”邬大野凌声冷笑道：“反正我已是老虎不吃人——恶名在外，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寇英杰寒声道：“平心而论，包括沈傲霜这个女人在内，这些人都不在我眼睛里，只要你表明心迹，一切后果自有我来承担，你如两面为人，处处掣肘，倒是我深所顾虑，你可要放清楚一点，千万不能一错再错，做出人神共愤的事情……”邬大野呆了一晌，苦笑道：“如今我是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头，小师弟，你看我又该怎么办才好？”

寇英杰被他这一声“小师弟”叫得顿生感慨，眸子一酸，几乎落下泪来。

“你眼睛里居然还有我这个师弟？”他冷冷的摇着头：“不，太晚了……你还是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好了。”

邬大野怔了一下：“莫非你还记恨着当初的事情？”

“哼！”寇英杰眸子里交织着凌人的寒光：“我实在忘不了……如果是你，你忘得了么？”

邬大野面色一红，怒声一哼，道：“既然如此，现在你怎不向我出手？又何故对我手下留情？”

“这件事我已经说过了！”寇英杰面色阴森的道：“我不能因私涉公，我们之间的事可以慢一步再谈，但是白马山庄乃师门故居，我白马门发祥之地，不能陷于敌手，这才不得不向你让步！”邬大野陡然睁大了眼睛，却又苦笑着道：“好吧，这几句话倒也不无道理，大丈夫恩怨分明，到时候我接着你的就是了。”寇英杰道：“但是眼前你我却要同心合力以应大敌。”邬大野冷笑一声，道：“你说吧，要我怎么做？”

寇英杰道：“我已经透过江天右把话传了过去，三天之内要宇内二十四令一千人全数撤出，否则血洗山庄！沈傲霜将被迫在一二日之内与我放手一搏，你只要密切监视那个许铎的动静，不要节外生枝，必要时下手把他除了最好。”

邬大野怔了一下，道：“这个……”

寇英杰冷笑道：“难道，你还有所碍难不成？”

邬大野呆了一下，忽然咬牙点头道：“好吧！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寇英杰道：“还有，我虽然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对外传递消息，但是我却知道你们与宇内二十四令总坛，每日都必有密切的联系。”

“不错。”邬大野道：“飞鸽传书。”

“这就是了。”寇英杰道：“如果你能传递出一份假情报，使那边误以为这里乱事已平，你我即可放手去做了。”



邬大野看着他苦笑了一下：“对！还是你想的周到，这些事你就交给我吧，我这就回去秘密布置一切，就决定明天大举从事发准，把宇内二十四令派来的人彻底消灭，杀一个是一个。”

寇英杰道：“好，事成与否，在此一举，我就在迎宾阁随时等候你的消息，沈傲霜那边你就交给我吧。”

邬大野这一刻，忽然象是想通了，好吧！”他由位子上站了起来：“我走了！”

寇英杰还想嘱咐他几句，却见他已向外出步，左右打量了一刻，随即纵身窗外，消逝在夜色之间。

邬大野之所以改变初衷，重新投效师门，其原因是可以谅解的。他原以为投靠了宇内二十四令，必蒙铁海棠寄以重任，然而事实却大非如此，等到一切的幻想俱都消失之后，本能的对自己的愚蠢，开始感觉到忏悔，只是他却知道凭自己的实力，是万万挣脱不开这层束缚的。是以，寇英杰的及时出现，未始不令他暗中欢欣鼓舞，若非是限于他本人与寇英杰之间的私仇作祟，生怕寇英杰放不过他，那么，他未尝不愿意暗中助其一臂之力。现在双方既然已经谈开，先公后私，在邬大野的算盘里认为这对自己是划算的一种交易，故此乐于从事。

一项会议在邬大野的秘密召集之下，似乎已经得到了结论。

在座者，全是他一手培植的亲信人物，他们是金鼠星莫雨秋，飞马星雷鸣，三羊星曹开武，雄鸡星葛山，亥猪星马义。

当年颇具实力的十二武士，如今只剩下了六个，其中天狗星冯同是二庄主司空远的亲信，一直跟随着司空远听候效命，其他上述五人，也就是现今邬大野所仅有的实力人物。

只是自从他投靠宇内二十四令之后，白马山庄在铁海棠的暗中策划之下，已经调齐了另外一批人留驻山庄。这后来的一批人，显然眼睛里只有智多星许铎那个副庄主，却并不把邬大野看在眼里，当然更不要说金鼠星莫雨秋以次的各人了。

会议一开始，邬大野即得到了全力的支持。事实上如今山庄所剩的当年故旧，无不对他们的新统治者宇内二十四令心存恶感，无不暗中企望首能够回复当年老主人郭白云所统制时的极盛景象。是以，邬大野方自吐出了心里的意图，莫雨秋等即刻表示赞同，一时间群情十分激昂。

妙手昆仑邬大野等到各人情绪较为镇定之后，才缓缓说道：“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你们应该知道宇内二十四令今日势力浩大，我等这么做，要是出了一点差错，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所以必须要格外慎重！”

金鼠星莫雨秋道：“庄主请放心，只要先杀了智多星许铎那个老狐狸，别的人均不足为畏！”

生得黑胖勇猛的亥猪星马义，咬牙切齿的道：“莫老大说得对，眼前正是一个好机会！难得怒江双童那个江天右受了重伤，剩下的那些人庄主出面，一定可以镇压得住，这些都不成问题，倒是铁夫人那边……”

邬大野冷笑道：“寇英杰如今武功极高，铁夫人难望在他手上讨得了好，只要宇内二十四令那边不派新人来，这件事我看可以八成摆平下来，倒是以后的日子……”他重重的叹息了一声：“反正也顾不得这么多，昨天夜里我想了一夜，白马山庄是我半生经营所在，固然不能落在铁海棠手里，却也不能白白便宜了寇英杰那个小子……只是眼前权衡轻重得失，不得不虚与委

蛇罢了！”

金鼠星莫雨秋点头道：“庄主说得对，这件事以属下看并不难两全，寇英杰虽是武功冠绝一时，但是到底年轻气盛，要讲究斗心智，比起庄主您来，那可是差得太远了！”

三羊星曹开武跟着奉承的道：“对了，庄主你只要抓住了寇英杰这个人加以利用，正好来对付铁海棠那边，有他坐镇白马山庄，铁海棠多少也会心存顾虑，我们也就收到了一石二鸟之利。”

邬大野微微一笑道：“难得你二人还有此心机，其实这些我早已经想过了，只是你们万万不要小瞧了寇英杰这人。”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甚为费解的道：“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得他如今脱胎换骨，完全变了一个人，这是我怎么也想不透的，我要设法先把他的底细摸清楚才好对付他。不过，”他接着又回到了现实：“眼前我们却只有与他合作之一途，你们千万不可在他面前现出一些令他起疑的神态，否则以后就不好办事了。”

各人俱都随口答应。

邬大野冷冷一笑道：“既然如此，我们这就按计行事，许铎大概马上就来了，你们注意我的眼色行事，要能一举手之间，把他歼灭于此，不惊动任何人才好。”

金鼠星莫雨秋一笑道：“庄主放心，这件事我们哥儿五个最在行，最好郭柱和裴横也一块来，这两个家伙比许铎更可恨，能够把他们两个一块除了更好。”

郭柱、裴横是智多星许铎手下两个最得力的亲信，武功也都不弱，三人上下串通，朋比为奸，是以为白马山庄上下不耻。

邬大野深恐行事不成，打草惊蛇，当下不厌其烦的又关照五人等一会下手的动作方位。又候了约半盏茶的时间，即见一名弟子进入报告道：“副庄主来了。”

各人顿时精神一振。

邬大野道：“一个人么？”

“不！”那位亲信弟子报告道：“陪同副庄主而来的还有郭、裴两位分令令主。”

邬大野点头道：“知道了。吩咐下去，本楼各卡上的弟子严守岗位，切实执行所交待命令！”

那名弟子答应一声，匆匆退下。在场各人遂即退到事先安排好的座位坐好。各人才坐下来，厅外脚步声响，智多星许铎已同着两位亲信手下追星手郭柱、左臂神刀裴横来到了大厅。

三人进厅后，敞开的两扇门遂即又关上。

智多星许铎忽然站注，回过头看了一眼，下意识的觉出有些不大对劲儿。只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今日此刻，竟是他生命中最为灰黯的日子。当然更不曾预料到邬大野等一干人竟然会对自己猝施杀手。

追星手郭柱短小精干，左臂神刀裴横却是一条十足的七尺汉子。此二人左右随侍在智多星许铎身后。

邬大野迎上一步，抱拳笑道：“三位来晚了，我等恭候多时，快请坐吧。”

“不敢。”许铎抱拳道：“庄主见召，莫非有什么机密大事？”一面说，他目光情不自禁的由在座每一个人脸上扫过。每一张脸都似乎显得很严肃。

邬大野缓缓的点了一下头道：“当然有事，要不然岂敢惊动许兄，许副

座你们坐下说话。”

智多星许铎道：“这两天庄子里事多，夫人那边还有事叫我过去问话，只怕我不能停留很久。”

邬大野微微一笑道：“放心，我们不会耽误你很久的，一盏茶的时间，也就解决了。”

“好吧！”许铎缓缓的坐了下来，“庄主你有什么要事就快说吧！”

邬大野眼睛看向追星手郭柱，微微一笑道：“郭令主你也坐金鼠星莫雨秋赶忙站起来，把身边座位拉出来道：“来来，郭令主请坐，请坐！”

三羊星曹开武也上前拉住了左臂伸刀裴横，硬把他拉到了身边坐下。

三个人分成了三个地方，对方邬大野这边是六个人，变成了以六对三，每二人控制一人形势。

这番分配，自然是事先经过研究。

智多星许铎初时还不曾察觉，等到他坐定一经着目之后，顿时就有所惊觉，一双狡智的眸子，连连在每个人身上转动不已。

妙手昆仑邬大野看看时机已趋成熟，如果以三敌三，自己尚无致胜的把握，以六敌三是绝对可以稳操胜券，况乎大厅以外，也早已有了严谨的布置，不怕他三个插翅飞脱。当下微笑道：“副座今晨可曾见过铁夫人么？”

智多星许铎一怔道：“没……没有呀，庄主何以见问？”

邬大野的一颗心完全放了，果真要是许铎曾经见过铁夫人，那么一旦对他下手之后，如何善后便煞费周章了，现在似乎可有更佳的托辞。

智多星许铎原是聪明透顶之人，是以才会得了这么一个绰号。然而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再怎么都没有想到，竟然会变生肘腋，失陷入这个平日看来无什么作为的邬大野手上。

象是冥冥中有所显示一般，自从他们一踏进大厅之后，即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森森预兆，这时再经细细留意对方六个人的每一张脸，更不禁使他怦然心惊。忽然他觉出了不妙，陡地站了起来。

邬大野道：“许副座何事不安？”

“这……”许铎闪烁着一对眼珠道：“我忽然想起了一件要紧的事，必须马上去见铁夫人。对不起，我三人先行告退一步。”

“且慢！”邬大野忽然按住了他一边肩膀：“许副座少安毋躁。”

二人紧挨坐在一起，邬大野忽然出手，许铎简直无从防范，再者更不曾料到邬大野这个动作的有异，等到他忽然觉出不妙时，整个躯体已全在对方控制之中。

原来邬大野近习五行功力，对于提聚体内的五行真力有实功，大非等闲。是以许铎一经发觉不妙时，自己的心肝胃脾肾五脏，已在对方五指上所隐隐传出的内力控制之中，登时内里一阵抽痛，禁不住脸上变色。

“你……邬庄主你这是干什么？”

“许副座！”邬大野脸上洋溢起一番得意神采：“你自诩聪明一世，却想不到竟会有此一难。姓许的，你认栽了吧！”

许铎赫然一惊，由不住出了一身冷汗：“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邬大野一声朗笑：“你这么聪明的人居然会看不出来？”

许铎全身颤抖的道：“难道，你们……你们……”

“许副座，你的案子犯了。”金鼠星莫雨秋道：“我们今天是奉命拿人，看你还能怎么跑吧！”嘴里说着，陡地右手一翻，一口尺半长短的锋利匕首，

已经由袖子里抖出来，极其快捷的抵在了追星手郭柱背后。

追星手郭柱正准备跃身而起，却已不及，登时为之一惊，动弹不得。

三羊星曹开武一见眼前形势，随即突然向身边的左臂神刀裴横出手，无奈，却是慢了一步。

只听见哧的一声，一股刀光闪出如电，直向裴横后背扎过去，却由于裴横事先有了警惕，只见他猛然一个快翻急转之势，闪开了对方的刀势，这口刀却是擦着他的右臂划了过去，连衣带肉顿时破开了一道血口子。

左臂神刀裴横大惊之下，喝叱道：“不好！”左胳膊翻扬之下，已把斜背在后背上的一口弧形刀撒在了手上。不容他这口刀递出去，紧挨着他另一边的雄鸡星葛山已经猝起发难。

葛山的兵刃是一对纯铁打制的鹤爪镰，一见情势有异，陡地喝叱一声，霍地向前滑身而进，一对鹤爪镰齐抖出去，分向左臂神刀裴横两肋上猛扎了过来。

裴横大惊之下，舞动弧形刀，只听得叮当叮当两声，磕开了葛山的一双鹤爪镰，同时身子快速的向着壁角而退。

这当口儿，亥猪星马义、飞马星雷鸣，各自叫啸一声，分别向他两侧逼近。两人的钳形攻势之下，裴横一时无所遁脱，顿时动弹不得。

这一番异动之势，不啻使得原本肃杀阴森现场，更平添了一番紧张气氛。一时间，大厅内象是着了一层寒冰，每个人都被冻结住了，无论主客双方，都显示着起自内心的震惊。

当然，其中以许铎等三人的感触更具不同。面对着死亡的阴影，智多星许铎不得不作出一番最后的挣扎。

“邬庄主，”许铎尽量使自己保持着镇定：“你们这是干什么？想造反不成！”

“你说对了，一点都不错！”邬大野冷笑道：“正是造反，先宰了你们三个，然后对付铁海棠那个老狗！”

许铎神色大变，却不得不越加的克制着心里的惊惧。“哼哼！”他脸色铁青道：“邬庄主，我要是你就不会这么愚蠢……就凭你们这几个人，莫非还胆敢与名满武林的宇内二十四令为敌！”

邬大野冷冷一笑道：“那是第二步的事情，今天先杀了你们三个再说。”

许铎嘿嘿一声冷笑，道：“杀了我们三个……你以为有这么简单，铁夫人那边会饶得过你们？”他忽然神色一变，哦了一声：“原来如此，想必你们暗中已与那个寇英杰取得联系……来个里应外合，哼哼……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成功大事？简直是作梦！”

邬大野目光一扫裴横、郭柱二人，见他二人已被自己这边实力控制住，不禁宽心大放：“姓许的，你死在眼前还敢信口雌黄！”邬大野眼睛里交织着毒恶：“算你瞎了眼，你邬大爷岂是甘居人下之人，又岂是你这类小丑所能左右的？这几年来，你邬大爷受的气可是够多了，今天可要你偿还给我一个痛快！”

话声微顿，倏地转首招呼道：“刀来。”

三羊星曹开武答应一声，随即将手中一口钢刀抛了过来，邬大野抬手接住，接刀、出刀，看来是一个式子，不愧是妙手昆仑。刀光乍吐，一片血光闪过，智多星许铎的一只左耳已被割下来。

智多星许铎全身打了一个寒颤，一股热血顺着他左面腮帮子淌了下来。

即使他诡计多端，力持镇定，目睹身受之下，也禁不住吓了个忘魂丧胆。

“啊……”他骇得瞠目结舌：“邬庄……主……有话好说，你……可千万不要下毒手呀！你……”

“有话好说？嘿嘿……”邬大野连声冷笑着：“我与铁海棠原来处得不错，还不是你这个东西从中挑拨离间，如今已是万难相处，一刀杀了你也太便宜你了！”掌中刀向前一探，哧一声又割下了他另一只耳朵，智多星许铎杀猪也似的叫了起来。妙在邬大野的另一只手，仍然搭在他肩上，控制着他身上的穴道，使他动弹不得。这就应上了那句话：恶人自有恶人磨。以邬大野之狠心辣手来对付许铎之阴险心性，当得上是同恶相倾。一时间，这位素日为虎作伥、八面威风的副庄主，已是面目全非。

邬大野更施展他灵活的手法，在他前额两颊上分别各划了一刀，许铎不禁发出惨厉的呼叫声：“庄主……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只请你饶了我这条命……饶了我这条命吧……庄主！”一时他泪下如雨，混合着脸上的鲜血，滴溅得全身都是，这番情景非但郭柱裴横两个人看得亡魂丧胆，就连金鼠星莫雨秋以次等一干人，亦无不触目惊心。

然而，邬大野却丝毫无动于衷，他的刀缓缓举起，反复的以刀光照射着许铎的眼睛，然后竖起刀身，直直的由许铎正面前胸划下去，划了一道约有三尺长短的口子，一时之间皮开肉裂，血花四溢，许铎战栗在血泊里的身子，一次又一次的起伏着，那样子就象是被杖击出血的一条蛇。

邬大野大声狂笑着，目睹着他亲自加诸在许铎身上的杰作，一时得意极了。

“许铎！今天你应该知道你邬大爷的厉害了吧！”邬大野比划着手里的刀：“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邬大爷倒要看看你嘴里的这根舌头有多长？”刀势一抬，已把一截刀尖插在了许铎嘴里，紧接着用力一拧，一阵声响，竟把许铎满嘴牙齿搅落下来，许铎鬼也似的惨叫一声，咿呀连声的张着血嘴，却听不出他是在说些什么。

现场的郭裴二人看到这里，俱都忍不住发出了一阵战栗，然而他二人各自都有切身之危，顾人思己，哪能不为之魂飞魄散？

妙手昆仑邬大野对于智多星许铎的积恨，显然根深蒂固，已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每一出刀，都显示着他刻骨的忿恨，下意识里也得到了一种发泄。

忽然，他松开了搭在许铎肩上的那只手，内力甫卸，许铎狼也似的由位子上窜了起来。他虽然身上多处负伤，却没有一处是致命之伤，无碍行动，这时身上穴道忽然解开，只以为对方存心赦放，跃身就逃。

哪里想到，这正是邬大野为图更新杀人花样的方式之一，随着许铎跳跃出的身子，邬大野咆哮一声，掌中刀由下而上倏地挥出。刷地一片刀光闪过，紧接着克嚓一声脆响，已把许铎一只左臂，齐着腋下平整的砍了下来。许铎忍痛急转，暴露了他另一半身子，邬大野挺身上步，更不迟缓，第二刀再次挥出，这一刀却是由上而下，把许铎那只右臂齐肩劈落在地。紧跟着刀势一转，哧的一声，掌中刀已深深插进了许铎前心，往前一送，许铎的身子，平仰直直的倒了下去。

大厅里顿时濛散出一片血腥气息，尤其是目睹各人，更有一种极欲呕吐的感觉。

裴、郭二人不啻感同身受，这其中左臂神刀裴横似较追星手郭柱具有转动的余地，当此生死存亡攸关俄顷之际，哪一个又甘心坐以待毙！

左臂伸刀裴横忽然悲愤的狂啸一声，掌中弧形刀向外一撩，格开了亥猪星马义的一口七星剑，倏地向外挤身跃出。他身子才挤出一半，雄鸡星葛山陡地横身而出，掌中的一双鹤爪镰快似流星般地落下来，直取他的后背。裴横背后现刀，叮当两声，架开了葛山的一双鹤爪镰，刀势一吐，施展出他最拿手的“通臂一刀”，白光乍扬，匹练似的光华倏地一闪，砍中在葛山左胸上方，后者发出了一声惨叫，登时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左臂神刀裴横一招得手，哪里还敢恋战，足下一顿飞快的向厅门外纵去，不意面前人影一闪，却为妙手昆仑邬大野迎面阻住。裴横运刀就劈，邬大野身子向下一伏，闪开了他的刀势，紧接着拧身现时，陡地一掌击出，只听见碰的一声，正中在裴横前胸上。这一掌邬大野无疑施出了全身劲道，真有一掌判生死之威。

掌力一吐，声如裂帛，只见裴横身子球也似的弹了出去，重重的撞在了石壁上，登时横尸就地。

金鼠星莫雨秋眼见这般情景，生怕再有意料，当下不假思索的手起一刀，刺向追星手郭柱前心，噗哧一声，深入没柄，随着他往回起刀之势，一股血箭，足足喷出了两尺远近。追星手惨叫一声，连人带椅子一并向前面倒了下去，随即一命归阴。

不过是瞬间的工夫，三个强敌相继毙命。在场各人除了葛山以外，倒不曾有任何人负伤。

邬大野察看了一下葛山的伤势，虽说是不足以致命，却也不轻，当下急命人将他小心抬下去疗治，又吩咐各人将现场作了一番整理，三具尸体也作了一番必要的安置。

眼前铲除外来势力的第一步工作，做得很是得心应手，邬大野乃将此一情势的发展情况，悄悄知会了迎宾阁内的寇英杰，双方取得了默契。

在寇英杰所研习的武功之中，最称奇妙莫测者，除了鱼龙百变身法和风柱功等以外，还有一种唤做“小诸天收藏神术”，是他义兄朱空翼精心传授给他的。

这种功力的微妙之处，在于聚结体内的功能于一团一点，用以定点攻破穴脉，开脉合血，或是作身体某一部位的定点防范，都有神奇不可思议的效果。

当然，如果用以防止毒性的扩散，更是具有神效，神奇的令人难以置信。

寇英杰自从研习透彻了这门功力后，还不曾有机会施展过。然而，现在，就在这一时间，他的机会来了。

玉燕子战丕芝今天出落得异常标致。

一袭雪白的长衣，陪衬着她薄施脂粉的脸盘儿，显示得那么出落凡俗，就象是甫行开放的一朵水仙花，给人以不染纤尘之感。然而，谁又会想到，这一刻她心里所怀的鬼胎？

在兵刃相加，怒相搏斗的一刻，杀一个是极其容易的事，但是在冷静深思之后，动手去杀一个人，就并不容易了。

因此，当战丕芝双手送上这碗燕窝羹时，虽然她力持镇定，却也由不住有些神不守舍，尤其在寇英杰伸手接碗的一刻，她的心更象是要从嘴里跳出来，然而她却也不曾忽略了她的使命。就在彼此转手的一刻，战丕芝小指轻点碗内，预藏在指甲内的蛇藤毒粉，已经奇妙的注入燕窝羹内。正如铁夫人沈傲霜所言，这是一种特制的剧烈奇毒，入水即溶。

是以，这碗看来香美的燕窝羹内已经饱含了毒质，却是无色、无香，甚至于在你大喝几口之后，依然不会觉察出任何异常。

寇英杰接过了燕窝羹，目注向战丕芝的脸，后者下意识的低下头来。

“姑娘你不舒服？”

“啊！不……”战丕芝力持镇定的道：“我很好，没有什么……”

寇英杰微微一笑道：“这碗燕窝羹看来一定很好吃，主人是专为我准备的呢，还是住在迎宾阁的所有客人，每人都有一份？”

“是……专为相公准备的。哦，不不，每人都有一份，每个人都有。”战丕芝连连的变着脸上颜色。显然，她是不擅于从事这类谋害工作的。

寇英杰那双眸子直直的注视着她。深邃的目光，就象是两根尖针，深深的刺到了她的心里。

人之初，性本善！他不相信天底下真有那种坏人，那种坏到投毒暗算的坏人。尤其是眼前这个姑娘，看来应该是属于“美丽善良”那一类型的，何以竟会昧却良知，干起阴险至毒的杀人勾当。这一点却是他想要明白的。

战丕芝在他眼光的注视之下，感觉到一种内怯，随即把眼睛移向窗外。然而，当她目光再过来的时候，寇英杰已经在进食那一碗燕窝了。

他吃得很慢，从容置口，缓缓咽下。

战丕芝忽然间就象是为闪电击中那般的吃惊，最先她睁大了眼睛，继而面色发青，紧接着全身发出了一阵子战栗，簌簌的抖动起来。

寇英杰无视她的反常，继续的品尝着手上的燕窝，他已经吞下去有半碗的分量，仍在继续吞食着。

战丕芝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压迫，忽然尖叫一声，蓦地扑上去，陡地一掌击在了那只碗盖上，“叭！”青瓷细碗撞在墙角，顿时粉碎。

“你……”寇英杰霍地站起来：“姑娘你这是怎么回事？”“寇相公……”只说出了这三个字，她再也忍不住，蓦地扑倒在寇英杰膝下痛哭出声。

寇英杰惊讶的说道：“姑娘，你这是干什么？”

“寇相公……”战丕芝仰起了脸，眼泪涟涟的道：“你已经中了毒……燕窝羹里面是有毒……”

说到“毒”这个字时，就见寇英杰身形一晃，陡地坐了下来，刹那间那张脸变成了惨白颜色。

战丕芝见状，惊骇的道：“你……你怎么了？”她霍地跳起来道：“来，我帮着你，把吃下去的东西快吐出来……快！”一声阴森的冷笑，起自窗外：“已经来不及了！”话声甫落，珠帘轻响一声，一个长身宫妆的美妇人，已经翩若惊虹的飘身进来。

玉燕子战丕芝乍然看见这个突然现身的妇人，不禁脸色突变，倏地后退三步，行礼如仪：“夫人……你来了……”来人显然正是那位身负杰出武技，在宇内二十四令之内，掌有生杀大权、地位仅次于总令主铁海棠的铁夫人——沈傲霜。

“丫头，你办的很好。一边站着去，回头有赏！”在说这些话时，她脸上不曾现出一丝笑容。

玉燕子战丕芝噤若寒蝉，答应一声，后退至壁角站定，一时宛若置身冰炭。

铁夫人的眼光，这才缓缓的移向座上的寇英杰。

曾几何时，寇英杰的脸上已经回复如常，目光里所显现的是异常镇定，

他不曾开口说一句话，对于沈傲霜的即时出现，似乎也并不感到意外。

沈傲霜冷若寒冰的面颊上终于现出了一丝笑容：“寇英杰，有句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终于也会上了我的当，现在你应该知道了吧！”

寇英杰仍是不出一声。

沈傲霜冷笑道：“我不妨告诉你，你所吃的这种毒药，寻常人只要舌头舔上一舔，也必死无异，你虽然精于内功，至多也不过苟延一些时候，在半盏茶时间之内，你将会全身臃肿，七窍流血而死……”

寇英杰目光炯炯的盯视着她，显然防止着她的别有阴险，他正在默运神功，将吞下剧毒聚敛在一起，压制在右面气海穴内。

沈傲霜冷笑道：“你不说话，莫非我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了，你是想用气机抗毒，将之逼出体外，可是？真是妄想！”一面说，她脚下往前踏进了两步。

一层强大的气力圈，在她足下踏进时，跟着向前逼了过去，寇英杰立时就有所察觉，他依然端坐不动，脸上表情不缓不急，静静的看着对方，倒要青看她向自己如何出手。

沈傲霜站住脚步，脸上带着傲然的微笑：“两年不见，你的进展确是令我惊讶，只是你太不智了，不智到居然胆敢与宇内二十四令为敌，所以你会落得了今日的下场！”一面说着，她足下又继续的向前走近了两步。

她身边的无形力圈更向外扩张了许多，忽然一股强劲的力道反弹了过来。两股无形的内力猝然交锋之下，沈傲霜的身子大为震动了一下，身躯由不住向后退了一步，可是迎面撞击而来的无形力道，显然不止于此，就在沈傲霜脚下还不曾站稳当的当儿，再次冲撞过来。这一次较诸前一次更不知要猛厉多少，沈傲霜想退一步守住阵脚的愿望显然难以从愿，娇躯晃了一下，一连又向后退了两步、三步、四步，直到第四步，她才勉强算是站定了身子。一时间，她那张冷艳的脸上，现出了大片的红晕。

这种内力的抗衡，最是有损元气，沈傲霜竟然挺受不住，一时剧烈的喘息起来。

这一突然的转变，不啻使她大为惊心！陡然向座上的寇英杰望去，对方已经睁开了眸子，正自凌厉的注视着自己。毫无疑问的，眼前这种惊人的内力圈，是由他身上扩散出来的。

沈傲霜简直难以置信，一个身受剧毒，即将侍死的人，竟然能够提运力道！更何况这股力道竟是这般的强大，难以抗衡！

一阵惊吓之后，沈傲霜才又回到了现实，她用无比惊惧的目光，注视着当前的大敌。

“你……？”只说了这一个字，她又二次运施力道，向外扩散出去。

楼间立时涨满了这种无形内力，四面墙壁发出吱吱响声，仿佛难以承受得住。

对方——寇英杰坐着的身子，显然并不曾受到任何影响，沈傲霜原以为自己大量的加强内力之后，定可以扳回先前的颓势。

是以在她内力方自扩出的同时，向前跨出一大步，可是这一大步才跨出了一半，却由不住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使得她那只抬起的脚硬生生的搁举在半空中，一时竟是上下不得。非但如此，紧接着迎面再次冲击过来的大股力道，逼使得她身子大大的晃动一下，情不自禁的又向后退了两步。沈傲霜一时脸色雪白，如非她亲身体受，简直难以置信，对方竟会有这股惊人的内



功潜力。顿时，她把轻视寇英杰的潜在意识一扫而空，第三次提聚真力。无疑是全身之力，再次的向外逼运出去，一时之间整个阁楼都为之摇动起来。四溢的力道，使得下垂的湘帘，也起了一阵子强烈的扬动，整个楼室内，陡然间象是注入了大风，站立在一旁的战丕芝顿时为之耳鼓发涨，声势端的惊人已极。

然而，这番声势，只保留了极为短暂的一霎，紧接着即趋于平静，扬动的湘帘停止了摆动，颤抖的四壁也不再颤抖。一切反常的形态，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都改变了过来，沈傲霜大惊之下，才发觉到，坐在位子上的寇英杰，这时缓缓的站了起来。

随着寇英杰站起来的身子，一种奇异的力道，由他两肋迅速的扩展出去，形成了一个极为广扩的气圈，沈傲霜所发出的内力，显然已被他所扩展出去的这个气圈，紧紧的包住，并且用力的向内收缩着。

双方乍一见面，已经较量了起来，舍弃了兵刃拳脚，彼此正以本身的内力气濠作一场险恶的拚斗。这种比斗的方式无异极为特别，但险恶凶狠之势却是不下于兵刃拳脚。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双方谁也不曾移动，只是彼此注视着。

过了一会，才看出沈傲霜那张红晕的面颊上，现出了一片汗珠。她双眉紧皱，牙关紧咬，满脸怒容，想是因为不能取胜对方而心衔怒火，只是怒火并不能为她稍缓眼前之颓势，紧接着她身形摇了一摇，禁不住向后退了一步——不仅仅是后退一步而已，她的身子一时间摇动的那么厉害。

反之，寇英杰却显得那么镇定。在一个适当的机会里，他又向前踏进了一步，沈傲霜一连后退了两步。

寇英杰再前进，沈傲霜再后退。

这种缓退的趋势，绝非出自她本愿，而是不得不退后。是以，每退后一步，都象是为她带来了极度的痛苦与不安，但是她却是情不由己，非退后不可。

一进一退，形势至为明显。渐渐的沈傲霜已被逼近到墙边。

终于，她再后退一步，背部已抵在了墙面上。

寇英杰再前进一步。强大的气机，形同是一座无形的高山，用力的挤迫了过来。

沈傲霜发出了一声轻咳，一时脸色涨得更红，面对着寇英杰的强大劲力，她已经无能为力，汗珠子一粒粒的由粉面上滚落下来。

自从她出道以来，下嫁与铁海棠之后，就记忆所及，的确还不曾见她这么狼狈过。现在她已经尝到了寇英杰的厉害，确知对方实力的惊人。然而在对方内濠真力混合而成的压力之下，休说是出手还击，简直连移动一下都诚为不易。

沈傲霜本人称得上是一个练气的能者，所以她深知这类气濠的厉害，只要自己稍一失神，为对方所变幻的气机攻入体内，当场即有性命之忧。有了这一层认识，沈傲霜才越发的不敢掉以轻心。现在她已经感觉出来，对方正在变幻着气濠，使之遍布自己体外，每一个能转动的空隙，都吃对方这种无形的内濠真力填充得满满的。一时间，沈傲霜感觉到环身四周，陡然平添了极大的力道，使她顿时为之动弹不得。此时此刻，寇英杰只要再向前踏进一步，沈傲霜必将重伤无疑。一种无比的惊惧，陡然侵袭着她。

“你……寇英杰……”说出了这几个字，她发出了一阵冷咳。在寇英杰

强大的内力压迫之下，她再也难以保持住原有的矜持，那双眸子里所交织的已不仅仅是恐惧而已。

“沈傲霜！”寇英杰目注着她，冷冷一笑道：“你现在应该知道，你已经不再是我的敌手！”

沈傲霜只是频频的喘息着，非仅如此，她不得不竭尽所能的运施着身上的内力与对方对抗着。

“想不到你的心如此险恶！”寇英杰冷笑着：“你我原无怨仇，你竟然欲置我于死地，真可谓蛇蝎妇人心了！”

沈傲霜挣扎了一下：“寇英杰，你……”才说了这几个字，已为寇英杰所运出的内力逼撞进去，身形微微一震，随即吐出了一口鲜血，顿时她闭住了张开的嘴，一时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开口出声。

寇英杰脸上显示出一种胜利的微笑，“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寇英杰打量着她：“我只要再前进一步，你必将怒血炸体而亡，你们宇内二十四令，对我师门来说，是不共戴天的大敌，我岂能平白无故的就轻放了你？”

沈傲霜面色不禁布起了一片恐怖的阴影。

寇英杰冷笑道：“在你死前，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要不然可就来不及了。”

沈傲霜作了一个要说话的样子，但是却不敢张开口来。

寇英杰见状，明白过来，向后面退了半步，顿时气机和缓，不若先前之凌厉。虽只是半步之差，对于沈傲霜来说却是一个生死之转机，登时她脸上大现轻松。

大现轻松并不表示她可以自由行动！她仍然在寇英杰强大的无形内力压迫之下，只是解开了死亡的威胁而已。

“寇英杰……”沈傲霜喘息了一下，道：“你如果想要我出口……向你讨饶，那可就错了……”

寇英杰冷笑道：“我不曾有这个念头，只是，我却有一种欣慰！”

“欣慰？”

“不错！”寇英杰挑动了一下长眉：“目睹着你死的欣慰！”

沈傲霜身子微微震动了一下，却是没有说话。

“虽然，我现在面对的不是铁海棠本人，却是他的爱妾！”寇英杰微微一笑，说道：“当然，你的死，对他极为重要，目睹你的死，憧憬着铁海棠的懊丧、伤心，就形成了我的快感与欣慰！”说到这里，他脸上洋溢着一种无比的快感。

想到铁海棠那张挫折痛苦的脸，他内心更不禁充满了激烈的快感。是以，在他目光再向眼前的沈傲霜注视过去时，可就显示出无比的杀机。

沈傲霜似乎已由对方眸子里的光采，看出了不妙，情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战。但是尽管如此，她仍然能够坚持着她的信条——绝不向敌人开口求饶。她只发出了一声深沉的叹息，叹息声中已含了无穷的气馁、伤感，与遗憾。

她当然很遗憾！因为在她这一生之中，还有一大半的生命历程未曾走完，而眼前一呼百喏的场面，尤其多彩多姿，就这样死了，自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她岂能心甘情愿。

“寇英杰……”她呐呐的道：“你可曾忘了一件事？”

寇英杰冷笑道：“什么事？”

“你一定不会忘记的！”沈傲霜嘴里依然显示着傲态：“两年前，在此白马山庄，你曾是我夫妇掌底游魂，当时若非是我夫妇网开一面，焉能会有

你的命在！自然也就不会再有今天的你寇英杰冷笑着摇头道：“你以为这么说，我就会对你网开一面？真是痴心妄想！”

沈傲霜苦笑笑道：“你不妨再想得远一些，那一次在四郎城，你夜探金舟时，我有足够的能耐可以置你于死地，可是我并没有……甚至铁小薇与你的私情，我也洞悉入微，我并不曾向任何一个人说过这件事……”

寇英杰不禁脸色微微一红。这并非显示他曾与铁小薇之间有不可告人之事，而是被人当面提起来，总有点不好意思。再者沈傲霜言中之意，似乎认定了他与铁小薇之间曾经有过私情来往，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隐忍下去的事情。

“你误会了！”寇英杰冷笑道：“我与铁小薇之间，一如我与你，并无丝毫不可告人之事，更谈不到什么私情。只是铁姑娘心地纯朴善良，较之她父兄大有不同，与你的阴损狡智更不可相提并论，你如果这么认为，可就大错特错了！”

“哼！”沈傲霜道：“谁相信你的鬼话？哦，我明白了，正因为我知道你们之间的苟且之事，所以你才必欲置我于死，可是？”

寇英杰陡然一惊，暗忖道：好厉害的女人，竟然以此来要挟于我，迫使我不得不对她网开一面。我岂能真的就着了她的道儿！

沈傲霜虽然正如所思，只是她当然不会真的认为寇英杰就此放过了她，她只是在借故拖延时间罢了。由于寇英杰后退了半步，已使得加诸在她正面的压力大大为之削弱，这时借着双方对答之机，她已将本身功力重新调整了一番。虽然前此在寇英杰内力顶进之时，她已负了内伤，但是尚无碍于她的出手。沈傲霜恨在未曾施展，即受制于寇英杰的杰出功力之下，心中自是大为不服。这时借着双方答对之便，她暗中将身上内力重作调整，忽然双掌作势，陡然向寇英杰正面全力击出。

这一式排山运掌，功力端的惊人，随着她一双玉手推出去，强大的功力，形成了一堵压力极强的无形力墙，排山倒海般，直向寇英杰挤压了过来。

寇英杰猝然一惊，由不住倏地向后退进一步，他虽然防备对方有所异动，却没有料到竟然如此势猛，当下身子霍地向侧方一偏，形成鱼龙百变身法中的一式，极其巧妙的避开对方的掌力主锋，随着这股回旋而出的气流，已把身子挪出了丈许以外。

沈傲霜只想能脱一时之困，倒无意与他真的交手。这时见状，纤腰拧处，随着她递出的一双手掌，已将紧闭的一扇轩窗震得霍然敞开，她身子恰如脱弦之矢，猝然向窗外飞射直出。

沈傲霜身子施展得不谓不快，只是较之寇英杰却依然慢了一步。就在她身子方自坠落地面的同时，只觉得头顶上一股疾风扫过，眼前人影一闪，寇英杰已当面而立。

沈傲霜面色一沉，反手之间，已把系在背后的一口青霜短剑握在手上。

“寇英杰，你不要欺人太甚！”沈傲霜抱剑前胸说：“再要逼近，你可休怪我剑下无情！”

“哼！”寇英杰冷笑道：“哪一个要你留情！沈傲霜，你只管放剑过来，看看能否伤我分毫？”一边说，他双手徐徐向两侧张开，右足轻轻蜷起，仅赖左脚尖轻轻着地。

夜风之下，只见他身子轻轻摆动着，一如风摆残荷，更象煞绑扎在田地里的那些稻草人。然而，这种姿态一入沈傲霜眼睛里，却不禁使她大吃了一

惊。

象沈傲霜这等武功阅历之人，对于江湖武林中各大门派的杰出武功，几乎无所不知，对方只要一拉开架势，她立刻就能有所鉴别，然而对于眼前寇英杰来说，显然有些失灵。只是有一点，她虽然不能认出对方这种奇特招式的来路出处，却可以断定出这种招数的威力必然不可轻视。

这种身法的奇特微妙之处，在于他虚点在地面上的那只脚尖，似乎以此为支点，使得他身子可以随意转移到任何一个方向，看来都极其自然。

沈傲霜顿时知道今夜要想从容脱身，怕要大费周章了。她唯一的希望，即在将要施出的这套竹影婆娑剑法上。看来，再想藏拙已是不能。右手抱剑，左手捏着剑诀，分向东南西北各自指点了一下，名为定剑四方。大家身法，果然不同于一般。一股冷濛濛的剑气，猝然由她紧抱在前胸的短剑上闪烁而出，先只是细细的一条，紧接着却形成一片光华，分幻出千百点银芒，将此人一剑映照得分外显眼醒目。

寇英杰风闻她师承枯竹庵主，一手竹影婆娑剑法很是了得，这时见状，内心雪然。

沈傲霜这时已完成了剑道中最上乘的“身剑合一”，准备将本身所培练的内功功力，徐徐的贯注入剑身，是以，这口剑一经施展，即将数倍于平时功力。

这时夜风萧萧，将楼前一丛高可参天的修竹，吹得刷刷作响。空中一弯寒月，时隐时现，出没在竹影婆娑之间。

沈傲霜早已作好了一切万全的准备，只是她仍然伫守着眼前这块方寸之地，迟迟不肯出手，显然是因为还不能摸清楚寇英杰的路数。寇英杰忽然间冷笑一声，那双眸子益见明锐。沈傲霜短剑贴项竖起，光映眉睫。

“寇英杰！”她冷冷的道：“莫非你打算徒手来迎接我的剑招？”

寇英杰点头道：“正有这个意思。”

“好大的口气！”沈傲霜面染秋霜道：“你可知我将要施展的剑法，为你生平所仅见么？只怕就是你那个死去的师父郭白云在世，他也不敢如此托大。你竟然……大言不惭……只怕你眼前即将溅血我的剑下……”她表情阴沉，言出清晰，一个字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显示出她虽然在愤怒之中，却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只此镇定功夫，即为常人所不能及。

寇英杰聆听之下，亦不愤怒。他冷冷的道：“我知道你这套竹影婆娑剑法是得自高人的传授，但是在我鱼龙百变身法之下，你却难以取胜！”

“鱼龙百变？”沈傲霜显然为之大吃一惊。那双眸子，迷惑的在他身上转动着，说道：“你是说……金龙老人的……鱼龙百变身法？”

“不错！”寇英杰冷冷笑道：“你将有幸，见识到这种功夫。沈傲霜，你且把那套竹影婆娑剑法尽情施展开来，看看是否能是我的敌手？”

沈傲霜忽的怔住了，自她懂事以来，即风闻江湖上在传说着：

当年武林至尊金龙老人遗留下了一卷金鲤行波图，为了这卷秘图，武林中惹起了数不清的是非风波，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一再的事实证明，所显示有关那卷金鲤行波图的一切，俱都是捕风捉影之谈，谜团的终结，最后落在郭白云身上，一切的显示，似乎这卷武林至宝确实为郭白云所收藏，这个谜结的最后追踪，终于因为郭白云的死亡而消失。眼前的寇英杰，无疑正是郭白云死前最后所接触唯一的一个人，郭白云当然可能把那卷金鲤行波图留赠给他，铁海棠就曾经坚持过这个怀疑，只是在几次查无实据之后，这么大

的一件事，竟然也就不了了之。

这些事情飞快的在沈傲霜脑子里掠过，再回过来打量着眼前的寇英杰，即令她感觉到这个人分外可惧。“好！”沈傲霜冷冷的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那我就来见识一下名震武林的鱼龙百变身法吧。”足下轻点一下，陡地欺身而进，掌中剑猝然向外劈出，一道寒光直向寇英杰脸上猛劈下来。

寇英杰忽然身形转向右首，劈啪声响中，沈傲霜掌中剑一分而二，摇出了两道银虹，分向寇英杰左右两肋刺了过来。这一手剑法，高奥之处在于虚实不分，正所谓实中有虚、虚中有实了。

两道剑光，其中一虚一实，妙在你根本无法看清何者为实，何者为虚，名谓竹影婆娑，确是有其道理。

寇英杰早已全神贯注，这时见状霍地把身躯向上一伸，不经意的已施展出鱼龙之式，冷锐的剑锋紧擦着他右边身子，劈面挂肩直削了下去。

高手对招，无不是速战速决，诀窍在于每出一招必将是心智的结晶，绝不轻举妄动，是以在一招失手之后，即可能授人以进身之机。

沈傲霜这一手分光剑，在竹影婆娑剑法中，属于第十二手。一招失手，紧接着她身躯伏地向后一仰，蓦地飞起左脚，直向寇英杰脸上点了过去——这一手即是预防寇英杰乘虚而进。寇英杰在她足尖踢势之下，整个身子霍地向后倒了下去，他似乎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态，全身的重力，仅仅凭借着那只虚点在地上的脚尖。

当初他与拜兄朱空翼切磋武技时，朱空翼特别指点他“临阵镇定”心法，在千军万马冲锋陷阵中保持一定之明见。这种功力显示，用以对敌交锋，最能发挥其效果威力，寇英杰显然已得其神奥。冷静的思考，用以临阵对敌，常能使他遇危不危，见险不险，即以眼前而论，他甚至于已经猜出了沈傲霜的另一着杀手。

果然，就在他方兴此念的一刻，沈傲霜已发动了她凌厉的攻势，一片剑光闪过，裹拥着她整个的身子，有如拍岸的浪花，陡地向寇英杰身上卷了过去。

这一招果然厉害！厉害之处在于你不可能预知她剑势的落处，在一片一片耀眼的剑光影里，耳听着唏哩哩的鸣剑之声，沈傲霜一人一剑早已汇集成一天狂涛，陡地向寇英杰身上罩落下来。

寇英杰想不到对方剑势如此之猛，眼光所及，只见身形前后左右，全是呼啸而至的阑珊剑影，四面八方一齐逼迫下来，令人眼花缭乱，简直无法抉择。

沈傲霜显然知道寇英杰的不易取胜，是以积聚全身功力，施展出最称猛锐的一招“狂风万树摇”，决计要以此狠毒剑招，使对方剑下丧生。

这一手厉害的剑招，自从她入道江湖以来，还不曾用以对敌，沈傲霜如非把对方视为强敌，万无一上来即施展如此杀着的道理。哪里想到，她虽然用心狠毒至苦，却依然并未能称心如愿。

眼看着寇英杰整个的身躯已完全在她耀眼生辉的剑气笼罩之下，已是不可能再逃脱，就在这一瞬间，寇英杰才施展出他不可思议的身法。

对于沈傲霜来说，若非是她亲眼看见，亲自体验，简直是难以相信。眼看着寇英杰伟昂的身躯，在极短的一瞬，变幻了七种姿态，迎着沈傲霜那狂风暴雨般的七式杀着，寇英杰所变幻出的七式身法，真可称得上恰到好处。

不知是这种怪异身法的感应，或是寇英杰的那种身法太过于酷似一尾大

鱼，总之，就在这一刻，沈傲霜却感觉到，眼前的寇英杰陡然变化成一尾大鱼，一尾金色的巨大鲤鱼。

七种不同的滚动身法，恰似惊涛骇浪里金鲤戏波时的不同闪避姿态。武林中虽不乏奇人异士，只是能在晃身一招之间连续施展七种不同身式的人，简直不曾听过。

沈傲霜那么猛锐的七剑，竟然连续都落了空招，说得泄气一点，真是连对方衣袂都没有沾上。

对于沈傲霜来说，这一刻真是她生平未有的经历，自然，这一刻快如电光石火，在她心目中简直留不下任何痕迹。她所能兴起的唯一念头，即是尽速抽身。一念之兴，拧身就退。

哪里想到，在求胜不能之后，想从容退身也是不能。那个人——寇英杰身上放射出大股吸力，使得她转动皆难。

随着寇英杰撩起的一只手掌，不偏不倚的正切在了她的右手脉门之上，呛啷一声，掌中剑已脱手飞出，落于尘埃。

寇英杰所施展的显然是一种连环手法，随着他猝然欺进的身子，另一只左手陡然直向着沈傲霜胸腹击到。

他显然已被沈傲霜的无情剑势所激怒，是以这一掌也就不见留情，五指伸处，手掌之间凝聚了巨大的力道，手掌推处，沈傲霜显然不胜负荷，娇躯不禁一阵子颤抖，发出了一声骤咳——似乎已是不可化解的死招。

此时此刻，沈傲霜心胆俱寒，万万无能抗拒对方这等凌厉的一招。

就在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只听得高耸如云的竹梢上，一人高声唤道：“掌下留情，施不得！”树帽子哗啦啦一阵震响，猝然间摇落下千万片落叶。

这些落叶原是算不了什么，只是如果一经贯注高人的内力之后，可就大为不同，所谓落叶飞花，伤人于百步之外，即是指的这种劲道。眼前情形，正是如此，千万落叶，即在先前那一摇动之下，无不真力内聚，呼啸一团，直向地面上沈寇二人当头罩落下来。紧跟着，一条人影，流星天坠般的启空而落。

这人诚然是有心之人，身子落下之处，不偏不倚，正在二人之间，落身出掌，快到不及交睫。这一掌显然是存心在为沈傲霜解围，只听得啪的一声，两只手掌迎在了一块。来人虽说功力不凡，只是当此一掌，却也绝不轻松，由不住身子大大的摇晃了一下。无论如何，能够承受寇英杰这全力一掌之人，毕竟是不易多得，称得上武林罕见。

来人长身玉立，一身黑衣，青巾扎发，显然是一女子。

寇英杰乍看之下，不禁心里一动，几乎以为是师妹郭彩菱，只是来人显然是一妇人，再者，斜佩在对方妇人胸前的一口状如新月的短剑，猝然使他记起了来人的身分：“成……老前辈——是你么？”

黑衣妇人冷笑一声道：“不错，难得你还认识我。”

是时，沈傲霜已绝处逢生，陡地纵出丈许以外，羞愧惊怒之下，对于救自己命的这个恩人，却未免打量了几眼，一时竟未能认出来人是谁。

妇人看着沈傲霜微微点头道：“沈傲霜，你已经领教过了，寇英杰已非当年吴下阿蒙，郭白云阴灵有知，实该含笑九泉。白马门的威势得因此子之重现，光照武林，大势已定，不可挽回。”

沈傲霜蛾眉一挑，不服的道：“你是何人，口气如此托大？”

妇人微微一晒：“成玉霜。你可曾听过这个名字？”

沈傲霜登时一惊，后退一步道：“哦，你就是成玉霜……？我听说过你！”

成玉霜冷冷一笑道：“回去吧！宇内二十四令的气数已快完了，转告铁海棠，要他少造点孽吧！”

沈傲霜呆了一呆，狞笑道：“多谢你临危援手，沈傲霜生平绝不轻易受人恩惠，日后必当涌泉以报。至于宇内二十四令的事，显然非小妹所能做得了主，不过这番话，我一定为你带到就是。”说到这里，凤目向一旁的寇英杰扫了一眼，神色益见冷峻：“寇少侠盖世神功，我拜领了。只是我这个人却是生来的死心眼，不见棺材不掉泪，下一次见面，咱们有机会还得再比划比划，也许到时候我还可能为少侠你引见一个人，一切见面再谈吧。”话声一顿，举手为礼，倏地转身待去。

黑衣妇人成玉霜忽然出声道：“慢着！”

沈傲霜微微一笑，回过身来：“怎么，成大姐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成玉霜冷冷的道：“我还忘了一件事情，你回去以后告诉铁海棠，就说我的意思，请他马上放两个人。”

“两个人？什么人？”

“你只照着我的话就是了！”成玉霜冷峻的道：“听不听在他，不过我这是好意，他要是执迷不悟，最后一定要吃大亏。”

“哼！”沈傲霜鼻子里轻哼一声：“宇内二十四令乃当今武林第一门户，拥有数万名弟子，共分四坛二十四令，下置九十六舵，党羽遍布天下，高手如云，大姐……你确信这么大的一个帮派组织，就这么容易给人给挑了？我看不会这么容易。”一面说着，那双深邃的凤眼，却向着一旁的寇英杰瞟了一眼，撇撇嘴：“因此，我奉劝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在跟宇内二十四令作对以前不妨自己衡量一下，凭他一个人就能跟上万个人斗么？哼！”

成玉霜冷笑一声，还没有开口，寇英杰已忍不住道：“到了这个时候，你依然执迷不悟，宇内二十四令虽有庞大组织，在我看来只是一群乌合之众，铁海棠沐猴而冠，自比侯王，不值一笑。我既然动了你们，就不会中途而止，势必要眼看着你们宇内二十四令土崩瓦解，在整个江湖武林中除名不可！”这番话说得义正严词，丝毫不带威胁口吻，出自他镇定神态，更似正气昭然。

沈傲霜气得脸色一阵发白，后退了一步，手指向他道：“寇英杰……这可是你说的。好，就冲着你这几句我也要给你别别苗头，看看你又能狠到哪里去！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等着瞧吧，早晚会有人收拾你的。”

寇英杰抱拳道：“寇英杰随时候教！”

沈傲霜倏地掉身而去。

寇英杰道：“站住。”

沈傲霜闻声止步，强忍着心里的怒火，忽然冷笑道：“怎么，寇少侠还要发表什么高论么？”

寇英杰冷冷的道：“话已经说完了，我只是关照你，白马山庄我决心收回，带着你的残余势力赶快离开，明天天亮之前，这庄子里不许有你们一个人存在，否则的话，休怪我手下无情！”沈傲霜倏地回过身子道：“你……你也太狂了……好！我照你的话吩咐下去就是了，不过许副庄主他们是不是这么听话，我可就不知道了。”

寇英杰冷冷的道：“你不必为许铎担心！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不在了吗？”沈傲霜陡然吃了一惊：“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已经死了！”

回答的再明白不过，沈傲霜岂能不懂！登时呆了一呆，气得一阵子发抖。

“好……好……”她连声冷笑着：“寇英杰……在金沙滩风雷堡，宇内二十四令总坛，我和总令主等着你，你敢来不敢？”“一定到。”寇英杰抱拳道：“不送。”

沈傲霜万难再逗留下去，冷笑一声，倏地腾身直起，起落之间已落足数丈之外，再纵起，星月下如野鹤冲天，已隐身于星楼之间。

寇英杰的话已交待清楚，沈傲霜势必要将属于宇内二十四令的人连夜撤离，以免遭受到无谓的损失。至此而言，可以说宇内二十四令的所有势力，完全撤出。在寇英杰来说，算是获得初步的胜利。

打量着沈傲霜消逝的身形，成玉霜轻叹一声，微微摇头道：“可惜，论才艺武功，这个女人都称得上是一流角色，只可惜她生性过于好强，自从嫁与铁海棠之后，更由不住养成了唯我独尊，狂妄自大习气，眼看他们夫妇逆天行事，只怕终将引火自焚，后悔莫及！”

寇英杰道：“前辈说的甚是。正因为如此，今夜小侄才对她手下留情，她如果怙恶不俊，下次再见面，小侄万万是饶她不过。”

“唉！”成玉霜那颗眸子在他身上一转道：“你们年轻人办事总是过于性急，沈傲霜虽是多行不义，只是眼前却是杀不得的。”

寇英杰道：“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成玉霜缓缓的道：“英杰，你可知道她的师门来历么？”

寇英杰想了想，点头道：“据说她曾经是大荒山枯竹庵主的门下。”

“你知道就好！”成玉霜道：“据我所知，枯竹老怪物，对这个弟子极为疼爱，不看僧面看佛面，对枯竹这个老尼姑，却要留些情面才好！”

寇英杰一惊，道：“枯竹庵主如今仍在人世？”

“怎么不在？”成玉霜冷冷一笑道：“据说这个怪人自从罹患朽骨症之后，三十年已不见外客，但是三十年前，她犹当盛年之时，却是武林中一个极不可轻视的人物，就连你死去的师父郭白云与铁海棠，都不得不仰仗她的颜色。我也曾与她有过数面之缘，深知此人之诸多怪异与不易遭惹。”

寇英杰微微冷笑道：“向来正邪难以并立，如果枯竹庵主自甘下流，要与其弟子站在宇内二十四令一边，小侄势必与她一分高下，生死存亡在所不计。”

“你……”成玉霜一双妙目在他脸上转了一下，忽然浅笑道：“当然，以你今大的成就来看，跻身于当今天下极流毫无问题，但是寇英杰……你却免不了还带有年轻人的盛气，而且，你应该知道，当今天下，堪与你一较高下的人，还有不少，这些人或以武技杰出，独树一帜，或以诡诈出众，跻入极流境界，这些人足以构成对你的威胁，你却不可不防呢！”

这几句话，在在流露出她一个女性长者的慈祥，这种神态慈爱，却是寇英杰以前所不曾领略到的。

说了这几句话，成玉霜转身步向一座石亭，寇英杰随后跟过去。落座之后，成玉霜微微笑道：“你的杰出成就，无疑使我大感惊讶，刚才你与沈傲霜对招时，我居高临下，已看见了你杰出的身法，不怕你见笑，其中很多奥妙之处，竟使我也莫测高深，更是看不出它的出处。然后，我与你相对一掌之后，才发觉到你敢情已练到五气通关这层境界，以此看来，你可是练习过一种名唤‘风柱功’的罕见功力？”她虽是侃侃而谈，那双妙目却是瞬也不瞬的注定了寇英杰，不容他作违心之言。

寇英杰心中大生钦佩，当即点头道：“前辈高见，小侄的确练过这个功



夫！”

成玉霜眸子一亮，大生惊异：“这就难怪了……”她缓缓点头道：“当今武林，我还不曾听说过有人精擅这门功力，你总不会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吧。”

“不是的，”寇英杰呐呐的道：“小侄是承高人的传授！”

“高人的传授？”成玉霜一笑道：“这个人是谁？”

“是……”话已出口，他却临时吞住，随即改口道：“是我一个拜兄！”

“那么，你这拜兄又是谁？”

寇英杰迟疑了一下，想到义兄朱空翼离奇的身世，终不便轻易泄露。

成玉霜道：“怎么，莫非还有不便启齿之处么？”

“前辈诸见谅！”寇英杰苦笑道：“事实确是如此，小侄当初曾亲口答应，不得将这位拜兄大名轻易泄露外人，尚请前辈见谅！”成玉霜微微一笑，点头道：“这也罢了，我只是心里充满了好奇而已。想不到当今世间，竟然还会有如此高人，足见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句话是不错的了！”

寇英杰想起前情道：“方才前辈曾经提到几个身在极流之境的人物，莫非这等人俱是铁海棠一伙，将要与小侄为敌么？”“这就难说了。”她微微冷笑了一下，“不过，就眼前情形而论，这种发展，似乎对你很不利，也就是说，你已经招惹了他们。”寇英杰微微一惊，脸上现出一丝迷惑。

成玉霜看着他，微笑道：“你大概还不知道，看来你武功虽然已跻身天下极流境界，但是阅历尚还距离很远，我就说出来，给你长长见识，今后你遇上了这几个人，心里如果先有个准备，不至于冒失吃亏！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寇英杰道：“谢谢前辈的开导，小侄当谨记心中。”

成玉霜道：“我刚才曾经提到几个身在极流境界，而又可能与你为敌的人，其实这种敌对的遭遇，终将难免，即使你不曾招惹过他们，也是在所难免！”

“这又为什么？”

“这个道理很浅显，”成玉霜道：“凡是武功越高强的人，越不愿甘居人下，站得越高的人，永远是最危险！”

“这个道理小侄懂得！”寇英杰道：“树大招风，名高见忌。但是，这种说法对于那些武功卓绝，而又明哲保身的人，未始不能

‘高而不危，满而不溢’！”

“理论上是这样，事实上却并不如此。”

成玉霜脸上带着微笑：“武林中没有一个能够明哲保身的人……除非你在踏入武林之始，就先抛开手上的剑，但是那么一来，你根本就不算是一个武林中人，否则，就如同你现在一样，只要一天剑在手上，你就无法能够拒绝别人对你的挑战！”

寇英杰没有开口。

“你能么？”她脸上带着神秘的笑：“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顿了一下，她又接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就象你死去的师父郭白云吧，他该是一个最能懂得急流勇退，而又明哲保身的人了，然而，他最后结果如何？”

寇英杰垂首不语，内心感到无比的沉痛。成玉霜的话渐渐使他觉得深具睿智而有真理。

“因此，你可以看到，在江湖武林中，越是往上行走的人，越具有风险性……这其中设非大智大奸之辈，很难能逃过横祸加身的劫数。有一句佛家常用的话——一饮一啄，岂非前定。我把话好象扯得太远了！”成玉霜冷冷的一笑，接着又道：“但是实在的情形确是如此，二十年来，我亲眼看见许多人因此丧生，苟活到现在未死的人，并不能就称得上太平无事，自此一帆风顺……”脸上带着冷峻的笑容，成玉霜刻画出的武林生涯，真可谓入木三分。

“终于我看见了……”她深湛的眸子注视着寇英杰：“你的适时出现，势将引发起一场武林风暴，这些人包括你本人在内，都将要接受一项极严重的考验，那将是极为残酷的一场生死之争。”

寇英杰料想不到自己正是她话中的核心人物，听到这里不禁兴起了一番战栗，内心更不知是一种什么感受，顿时脸上现出了一种激情。成玉霜那双深邃的眼睛，瞬也不瞬的注视着他，见状忽然发出了一声叹息：“你血气方刚，心怀讎仇，再加上一身杰出的武功，这将使你万难甘于寂寞，但是……”微微一顿之后，她呐呐道：“有许多事情，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个人是不能永远活在仇恨之中的……你又何必不试着忘记那些使你不愉快的人？宽恕是一种美德，也是安慰自己唯一的方法。宽恕一个人的罪恶常常比杀死一个人更能得到自己良心的慰藉，你愿意这么做么？”

寇英杰十分感动的道：“前辈教诲，诚乃金玉良言，小侄当谨记不忘！”

成玉霜惊喜的道：“你是说，你愿意放弃向铁海棠复仇了？”“不！”寇英杰凌声道：“除了他以外，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宽恕！”

成玉霜似乎微感失望：“为什么？”

“因为先师郭白云死在他手上，这笔仇恨，使我永远也难以忘怀！”

成玉霜呆了一会儿，轻叹一声，面现苦笑道：“难道你以为你师父死的很冤枉？”

“当然！”寇英杰道，“他老人家原是不该死的。”“他们难道不是很公正合理的决斗？”

“表面上是的。”

“事实呢？”

“事实却不是。”寇英杰冷冷的道：“郭先师是死于铁海棠狠毒的暗器之下。”

“我知道。”成玉霜点点头：“你说的是弹指飞针？”寇英杰奇道：“前辈原来知道？”

“你太健忘了！”成玉霜黯然一笑：“那一夜，你护灵在旅邸，我们见面时，你曾经告诉过我。那时，你显然没有这身功夫。”寇英杰点点头道：“不错，前辈明鉴。”

成玉霜道：“说起来铁海棠以狠毒暗器弹指飞针暗伤郭白云，固然有失忠厚，但是你师父郭白云未能事先防止，却不能不算是疏忽。他二人既已言明决死力拚，自是无所不用其极，严格说起来，铁海棠的出手，也是无可厚非的。”

寇英杰冷笑道：“前辈显然是在替铁海棠辩护！”

成玉霜摇摇头：“我无意替铁海棠辩护，也不会偏向郭白云。”寇英杰道：“但是，郭先师与前辈，到底曾是结发的……”“不要说了。”成玉霜冷笑插口道：“那是以前的事了。对于过去的事，提起来我只有恨，我好恨！”

说到恨字，她情不自禁的挑了一下细长的蛾眉，那张白瘦娟秀的脸上交织出一番凌厉。成玉霜冷声说：“真要提起来，郭白云欠我的太多了。”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背向着他，寇英杰发觉到她似乎抬起衣袖，轻轻由腮边擦过。

对于这位前辈当年与郭白云先师夫妻反目之事，寇英杰固所不知，只是他却猜测其中必多曲折，这是他极欲想知道的。这个闷葫芦他早已悬不住了，然而他却不便去刺探，设非是成玉霜自己说出来，他实在不敢主动的去问什么。聆听之下，他认为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向对方探索一下个中究竟。

“前辈，关于你与先师……”

成玉霜面色一冷，插口截断道：“不要再提了！”接着她冷笑了一下，打量着寇英杰：“你可是听见了一些有关我与郭白云或是什么人的传说？”

“这个……”寇英杰点了一下头：“是听说过一点。”“哼！”成玉霜冷笑道：“有些话你是不能相信的，闲话都是闲人说出来的。”“但是前辈，有一点你老人家却是不能否认。”

成玉霜缓缓的道：“哪一点？”

“那就是你老人家与先师曾是结发的夫妻。”

成玉霜冷冷一笑，看着他道：“你还知道什么？”

寇英杰道：“外面，甚至白马山庄的人，都传说你老人家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

“已经不在人世了，是不是？”

“他们确是这么说。”寇英杰得寸进尺的道：“为什么前辈不……”他忽然顿住，随即又道：“我似乎要改口称呼你老人家为师母才是！”

“你还是叫我前辈的好！”成玉霜脸上就象罩上了一层霜：“因为，你所说的固然都是实情，但是却又不尽然。哼哼！”她忽然脸上出现了一丝冷笑：“你也许还不知道，我与令师郭白云的夫妇名分，在二十年前，已经结束了！”

寇英杰怔了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问得好！”她眸子里含蓄滚动的泪光，除了伤心以外，更多的是悲愤、怨恨、羞辱与不平：“你一定要知道么？”“如果前辈认为不值得隐瞒的话。”

“唉……”她的面色又缓和了下来，说：“还谈什么隐瞒不隐瞒！其实，这件事知道的人早已不在少数了。就算多上你一个，也不为过之，何况，在这些人当中，你比他们更有资格知道。”她脸上含蓄着一种凄苦的表情：“我……我是被令师一纸休书，休弃而离的！”

寇英杰吃惊的道：“这……为什么？”

“因为……”她木讷的流出了泪：“他疑妻不贞。”寇英杰一阵黯然，却是一时不知再说什么才好。

“就这样……”成玉霜紧紧咬着牙：“我成了武林中的败类，再也无颜苟活人间，郭白云也许认为我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才对外面宣布我死了。”

寇英杰再次的苦笑着，不便妄置一词。

“这一切都是你师父干的！你那个武林中公认人品武功均属一流的师父做的……好事！”她的脸边一时间起了一阵痉挛，晶莹的泪光里，更显现出她的刻骨铭心仇恨：“你师父是一个度量很狭，个性偏激到极点的人！”她冷笑着道：“凡是经他认定的事情，任何人也难以改变。因此在他的这个罪名认定之后，我的一切都被牺牲了，包括我的声望与名节。那一夜，他曾亲

自拔剑，要想杀死我，我不甘心，我二人就在这座山的后面，展开了一场殊死之争。”

寇英杰听得有点不寒而栗。

“皇天有眼！”成玉霜声音里充满了沉痛：“他的剑招原是高过我的，然而那一夜他却是我打了个平手，可怜我是如何的向他祈求，表白我的无辜，他却象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冷酷无情、若非是……铁海棠的及时来到……”

“铁海棠？”寇英杰实在是难以保持沉默：“前辈，请你说清楚一点，你老说的是哪一个铁海棠？”

成玉霜苦笑了一下：“自然就是今天宇内二十四令的那个铁海棠。”

寇英杰着实吃惊不小，一时为之瞠然。

“若非是他及时的出现，我只怕是死定了。”成玉霜冷笑了一声：“只是对于他的救命之恩，即使到现在，我也并不心存感激！”成玉霜冷笑道：“因为他的即时出现，更加深了郭白云对我的猜疑，使得我百口莫辩，当真是跳到了黄河也洗不清了！”

寇英杰一惊道：“原来是为了……他。”

成玉霜黯然的点了一下头：“就是他——铁海棠，一个身怀绝技，但玩世不恭的人。你也许还不知道，其实除了你那个死去了的师父以外，直到今天还不曾有外人知道，铁海棠他是我一个远房的表哥，我们之间还是亲戚。”

“哦……”寇英杰怅怅的站起来，走向一边，看着远处，心里着实气闷得很。

成玉霜冷笑道：“但是他却是一个用心不良的小人。我总算认清他的为人，郭白云与他的仇恨，起因就在这里。想不到一直延续了二十年之久，最后，终于是以一方死亡而结束。”

“不，”寇英杰冷冷的道：“对我来说，这个仇恨还没有结束，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必当致力于杀死铁海棠。前辈，莫非你不恨他？这样一个人，还值得你对他宽恕原谅？”

成玉霜喟然发出了一声叹息！点头道：“当时我确是恨他入骨，可是老实说，郭白云才是我第一个怀恨的人，甚至于到今天，我仍不能忘记他的无情。铁海棠虽然用心阴损，但是他却是一个忠于感情的人。再说，我与他之间，始终保持着清白，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地，我轻视他，却不恨他！”

寇英杰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苦笑道：“这么说起来，前辈牺牲得太不值得，也太不应该了！尤其是先师，更不应该让他老人家含恨而终！”

“他的确是含恨而终！”成玉霜紧紧的咬着牙：“这是他的报应！”

寇英杰怅怅的道：“他老人家以后可曾知道了事情的真象？”

“如果不知道，岂能含恨而终！”成玉霜冷笑着，两行泪水又自夺眶而出。

“你已经知道了！”成玉霜落目于当空的一轮皓月，“二十年岁月悠悠，事到如今，我又能恨谁？找谁报复？死者已矣，过去的永远是无法再追回来了。”

她消瘦的脸忽然现出了一种落寞，在她扬起的额头上，寇英杰忽然发觉有几道清晰的皱纹，毕竟岁月无情，韶华如水，象她这般绝色的美人，杰出的武功，在无情的岁月里也憔悴了，老了。想着她二十年来所身受的一切，寇英杰充满了同情，上天似乎对她太不公平了。

成玉霜惨然的笑着，打量着他：“任何人在经历过我所遭遇的这一切之

后，对人生的看法，必将会有很透彻的认识和改变。年轻人有勇气面对一切，不是坏事，但是切忌意气用事，你要切记！”

寇英杰由衷的应着：“我记住了。”

成玉霜脸上重新又恢复了笑容：“这一说，我的话题又扯远了。”她思索着道：“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

寇英杰道：“前辈方才曾经提到过几个要我注意的人物……也就是前辈所说的几个极流境界的人物！”

“不错，”成玉霜点点头，道：“你虽是身怀绝技，到底是初步江湖，阅历不够丰富，面对着的敌人，却是无不对你而用其极，你不可不防！”微微沉吟了一下，她缓缓的又道：“在我的印象里，也许只有这几个人，能够对你直接构成威胁，第一个自然是铁海棠！”顿了一下，她冷冷的接道：“对于铁海棠这个人，我当然了解得比你清楚的多。”

提起了铁海棠，她脸上顿时罩起了一层薄怒，却又似有一种内在的矛盾：“这个人你要特别的注意，此人武功精湛，智谋尤其高人一等！”冷笑了一声，她接道：“据我所知，他为了完成统一天下黑白两道的雄心抱负，曾经苦心练成了几种罕见的功夫，这些都还可以防止，最可怕的，却是此人的笑脸攻势，使你在不知不觉里，就会坠入彀中！”

寇英杰冷冷一笑，确信自己不会为他所骗。对于铁海棠这个人，他一直存着深深的敌意，也可以说，他的励志练功，有一半是为了他，二人设非是不见面，只要见了面就万无妥协余地。

成玉霜轻轻一叹道：“你第一个要遭遇的敌人很可能就是他。我总希望你们能够化干戈为玉帛，这件事当然是行来不易……只是慢慢你就能体会到这个人的潜在力量，用极为可怕来形容他一点也不过分。”

寇英杰点点头道：“谢谢前辈的提醒，今后对于他我会特别留意。”

成玉霜道：“铁海棠虽然奸雄一世，文经武略都高人一等，但是这个天底下，他仍然有些畏惧，也就是说，有几个人并不甘心为他所用，甚至于处处显示出狂放不羁与他为难的神态，这就令铁海棠不得不有些顾忌，于是不得不用尽心机的设法拉拢。”她冷笑又道：“如果我预料不差，这几个人终将为他所动，果真那样，宇内二十四令将会转危为安，得到了极有力量的靠山！”

寇英杰说道：“前辈可知道，都是些什么人？”

成玉霜点点头道：“我当然知道。一个是苗疆异人青毛兽厉铁衫，还有一个你也许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也只不过见过他两次而已……”

“这人是谁？”

“黑衫客边震！”成玉霜冷冷的道：“是一个出没南海，拥有相当势力的巨盗！除了这两人以外，当今武林老一辈的，深为铁海棠所惧的只有一个了。”

寇英杰皱了一下眉道：“还有一个？”

“这个人就是方才承你掌下留情那个沈傲霜的授业恩师——枯竹庵主。”

寇英杰微微呆了一下，冷笑道：“枯竹庵主既是罹患朽骨症，三十年不见外客，又岂能轻为铁海棠说动，出来插手管闲事！”

成玉霜道：“话是不错，但是如果这其中牵扯了沈傲霜的师徒情谊，情形即将不同。所以这也是我方才坚持不可对她下手伤害的原因之一。”

寇英杰忽然想到沈傲霜临去前所说的话，似乎话中有恃无恐，看来必然影射的就是这个老尼姑。

一个铁海棠已深深为他头痛，尚不知是否能够应付得了，忽然间又加上了三个劲敌，寇英杰焉能不为之惊心！当下心里盘算着未来的得失取舍，不自觉脸上现出了一番凝重表情。

成玉霜冷冷的道：“以上三老，据我所知，正是当今最厉害，也是对你构成威胁的几个人物，以眼前情形而论，黑衫客边震与枯竹庵主，虽然还没有明显的动态，只是那个纵横苗疆的老怪物青毛兽，显然已为铁海棠说动，目前已是金沙滩风雷堡的贵客！”

寇英杰冷冷的道：“这一点，后辈已经想到了。”

成玉霜道：“为什么？”

寇英杰微微苦笑道：“因为厉老怪的两个徒弟——怒江双童，俱都在我手上吃了亏，江天右还受了重伤！”

成玉霜微微一怔，轻叹一声道：“这么说，你们之间的梁子是结定了。你初入江湖，频结大敌，这样对你是极为不利！”

寇英杰冷冷的道：“后辈但问是非，不计得失功过！”

成玉霜微微一笑，遂不多言：“好吧，夜已深了，临行之前，我还有一句话要问你。”

寇英杰躬身抱拳，说道：“前辈请赐问当面！”

“你应该知道，彩绫与我乃系母女的关系！”她脸上显然带起一番戚容：“虽然到目前为止，她还不肯承认这个事实，可是我对她暗中的关切，确是无微不至！”

寇英杰顿时显得很沉重，每一次，只要当他想起了这位小师妹，心里就会有说不出的一种紊乱，经过了连番的痛苦折磨，他早已由昔日的软弱而变成了今天的坚强。然而不可否认，对于彩绫的感情，却是他对外行为所表现出最为软弱的一面。

“哼！”成玉霜的眼睛象是两把利刃：“其实你不须要多说，我也看得出来，然而，我却不明白，什么事又使得你眼前丧失自信而裹足不前？”

“这……”寇英杰一时表情极见窘迫：“前辈，我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

“你当然知道。”成玉霜冷笑一声：“这件事，我原本并不知情，还是最近才知道，所以决定来这里看看你。”

寇英杰心如刀扎，苦笑道：“这么说，你老人家见过小师妹了？”

“我当然见过！”顿了一下她苦笑道：“也只是在暗地里……她变多了！”

寇英杰没有说话，只是他脸上的关注之情，却是任何言语所不能表达的。

成玉霜冷笑道：“她以前就够任性的了，现在似乎更为变本加厉，这孩子……唉！似乎只有我这个娘，才最了解她。然而，女儿大了，她已经不再需要我这个娘了……其实她压根儿也就没有需要过我这个娘！”眼睛直视向寇英杰：“她需要的是你！”

寇英杰痛苦的垂下了头，他的出息忽然变得很沉重：“太晚了……”他呐呐道：“我……我……”两只手深深的插进头发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也学会了折磨自己，虽然在旁观者的眼睛里，认为该是如何的幼稚多余，然而当事者本人，常常却是无比的认真，这就是感情的微妙与不易捉摸之处。

“不晚！”成玉霜打量着他，说道：“解铃还需系铃人，郭白云的传人，

不应该是软弱的人，即使在博取爱情这一方面，也不应该是个弱者。”

寇英杰的手由头发里拔出来。

成玉霜的脸上现出了笑靥：“再说，你把千斤重担，交付给你最好的朋友，这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前辈，”寇英杰狼藉的笑道：“原来你老人家什么事都知道。”“我知道的也许比你更多，”成玉霜的脸色一片沉重：“你应该记住，你师父所留交给你的不仅仅是这一身杰出的武功，更重要的是他这个女儿！”

寇英杰吃了一惊：“这些事，前辈何以知道？”

“我当然知道！”成玉霜道：“你的一切，都有人告诉我。”“这人是谁？”

“你的好朋友——卓君明。”

“卓君明？”寇英杰惊奇的道：“卓君明……他和前辈是……”“他是我心爱的弟子！”

“啊！”寇英杰惊讶的道：“原来如此！”说着他举步趋前，向着成玉霜深深一拜，诚执弟子之礼。

成玉霜一笑道：“这是怎么回事？”

寇英杰道：“君明兄义薄云天，对我恩情并重，你老人家既是他的恩师，就是我的恩师，即使舍弃师门渊源，也当恭执弟子之礼。今后，如果差遣，弟子必当效犬马之劳，万死不辞！”言罢，情发于表的深深又拜了三拜。

成玉霜眼睛里交织着喜悦的泪痕：“怪不得郭白云会对你如此器重，你果然令人喜爱。君明屡番对你推重，我尚难下断语……这么看起来，彩绫对你之一番深情，也是由来有因的了！”成玉霜轻叹一声又道：“你如今武技高强，足可与铁海棠一较强弱，只是对方到底人多势众，如果再牵扯出我刚才说的几个人，你便势难兼顾，即使有我暗中相助，也不见得就稳操胜算，你可千万大意不得！”一面说，双手把寇英杰由地上搀起来，道：“你如今可有什么打算没有？”

寇英杰道：“如得前辈援助，弟子就信心大增……眼前，白马山庄总算暂时稳住了，只是……”

成玉霜道：“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冲着我家那个宝贝女儿的面子上，你的事我也不能够袖手旁观！”

寇英杰苦笑了一下，点头道：“小师妹如今下落不明，她生性要强，我只怕她会单身赴险，所以打算……”

成玉霜微微一笑道：“你的意思我明白，难道这边你还有什么放心不下之处？”

“弟子正是这个意思！”他呐呐道：“前辈是否知道大师兄邬大野的事？”

成玉霜冷冷一笑道：“我怎么不知道？你是放心不下白马山庄，可是？”

寇英杰点点头：“邬大野是一个私心极重的人，这一次他勾结外敌，卖师求荣，论罪百死有余，只是顾念着师门一脉情谊，弟子终不忍对他下手，眼前他慑于弟子武功，不敢如何，只是弟子一旦离开，保不住大师兄他又会有所异动，是以有些放心不下！”

成玉霜思索了一下，冷笑道：“你的顾虑倒也不无道理，这件事你暂且交给我吧，我原是不想过问白马山庄之事，既然如此，我就厚下脸皮在这儿呆几天再说。”

寇英杰宽心大放道：“有前辈坐镇于此，弟子就放心了！弟子打算……”

话方出口，又临时打住了，面上神色略微一变。

成玉霜几乎与他同时也发觉到了什么，彼此目光一对，心里俱已有数。

一阵夜风吹过，草木萧萧。冷月下花叶扶疏，附近十数丈方圆内外，一目了然。

果真有夜行人近身，这人必当有非常身手，否则便不能至此。

寇英杰自习透郭白云十一字真诀之后，本身性灵一旦为用，常能与大自然结合一体，而收天人合一之妙，灵思妙感常至不可思议地步。即以眼前情形而论，他显然已是有所发现，当下微微冷笑，并不立刻道破。轻叹一声，他伤感道：“白马山庄当年何等威望，不意先师一旦大行，竟然破落如斯，以至于一些不相干的外人，也心存觊觎，意图窥窃，看来确是需要大力整顿一下了。”

成玉霜心里当然有数，一双眸子缓缓由附近掠过去，她先时虽然略有所警，却是不敢确定，对于寇英杰的反应，不免有所怀疑。

一念未完，耳边上却传来阴森森的一声冷笑，一人用着极其冷峻刺耳的口音道：“那倒不是，不必自腐而后虫生焉。年轻人你说得不错，白马山庄自护无力，确实是应该换个主子接管了！”话声一落，现场遂即响起了此人低沉阴森的笑声。

别具一种声势，这阵子笑声有如回荡低盘的清风，只是在亭子左右四下打着转儿，久久不曾散开。

寇英杰看了成玉霜一眼，二人寸心妙谛，对于对方的存心卖弄，不觉好笑，却也不无意外，毕竟这等“聚气成风”的功力，大非等闲。

成玉霜闻怪不惊，反向寇英杰微微笑道：“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今天我还是真来对了，赶上了一连串的精彩好戏！这是你们白马门的事情，我却不便插手，你看着办吧。”

寇英杰冷笑道：“弟子正有兴要会一会这位朋友！”

那阵子笑声，在盘舞一阵之后，忽然拔上一个尖儿，突然静止。

暗中人哧的一声轻笑道：“好大的口气，主人既然有心相会，我这不速之客倒不能不识好歹了。”

这一次话声显然由正面传来，只是亭子里的两个人却绝不向正面看一眼，反倒是双双转过身来。果然，就在寇成二人方转过身的一刹那，一阵衣袂飘风之声，面前人影闪动，现出了一个头戴尖帽，面相清瘦的黑衣汉子。

来人乍然看上去，简直就与传说中的僵尸并无二致，年岁看来不大，约在四旬五六之间，隆眉凹眼，尤其是一双颧骨高高耸起，将一张白脸衬托得更为细狭，所着黑色外衣，长仅及膝，下面是一条月白色的裤子，却在背后背有一口长剑。

寇英杰缓缓站起来道：“深夜来访，足下料必有非常之事，请赐告大名上下？”

来人掀动嘴皮，发出了一声怪笑：“某家用不着称名报姓，只是受人差遣，到贵庄走上一趟，看看虚实动静，并没有什么恶意。”

寇英杰冷笑道：“那么差遣足下来此的人又是何人？”

“这个……”黑衣人徐徐向前跨进三步，“你就更无须急着知道了。”

天生的哑嗓子，再加上发音属于极难懂的陕晋口音，以及来人自负的一番形样，使人意识到不是好兆头。

寇英杰碰了对方一个软钉子，脸上并不现出丝毫忿怨，就在对方这个人



故弄玄虚的一划，他已下定决心要给来人几分颜色。听了黑衣人的话，他不愠不怒的道：“足下既然可以随意进出白马山庄，当然身手不凡，明人不做暗事，以足下之身手而行此鼠窃技俩，令人齿冷，白马门一向敬客，只是对于足下这等不请而来、心怀叵测的客人，却是不表欢迎。”话声微顿，人已翩然出亭，飞云一片，已落在黑衣人正前方。随着他身子同时袭近的一种无形力道气势，更有如迎面逼来的一堵高山，使得黑衣人站立的身子情不自禁的向后退了七八尺。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寇英杰的这一式出势，其微妙难能处在于以气御体，电闪身飞只在一念呼息之间，运用之妙却在内里真气运行，长躯飞跃，仅在足尖一点之力，膝腿毫不着力，内气功夫，练到如此地步，即使一向目高于顶的成玉霜，也不禁自愧弗如。

黑衣人一双深凹的瞳子，惊异机智的连连眨动了几下，白卡卡的瘦脸上，显现出难以置信，甚至迷惑的怪样。“好身手！”他紧紧的逼视着寇英杰：“想不到白马门在郭老头归天之后，竟然还留有如此杰出的弟子，确是令人出乎意料。小伙子，你报上个万儿给二爷听听。”

“你还不配！”寇英杰冷冷的道：“白马山庄不容你说来就来，今天你却要拿出点真功夫给我瞧瞧！”

黑衣老人一来自恃武功玄奥，再者他来自边远地区，久年不曾涉入江湖，是以对于新一辈的人物昧于无知，不曾把寇英杰这个人看在眼里。聆听之下，黑衣人倏地扬起了一双八字眉，那张瘦白的脸下突然罩起了一层冷漠。“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黑衣人长长的往里面吸着气：“没有三分胆，不敢上梁山，今天你二爷就叫你尝尝厉害，警戒你的出言无状！”

说话之时，他身上显然起了一阵子疾战，耳听得他身上骨节发出一阵咔咔之声。

那只是极为短暂的一刻，弹指间，他已经恢复了正常，然而就外表上看过去，已显然有区别。最明显之处，却在他瘦削的双颊似乎忽然间变得隆起了许多，整个躯体也似乎胖了许多。

智者如寇英杰、成玉霜之流，当然顿时有此意会。

寇英杰虽说是阅历不深，但是一经着眼，却立刻判断出对方这种形象得力混元一气功力，似乎在內气功力一门上，已有相当杰出的造就。

然而，在另一面成玉霜的眼睛里，却更有惊人的发现。在她数十年江湖生涯阅历里，简直有如一部无所不知的万宝全书。“且慢！”她忽然由石亭内站起，出声制止道：“你二人先慢着出手。”

黑衣人脸上现出极为不屑的一种暴戾神态，斜过眼睛来：“怎么，你这个娘儿们也要插上一脚么？”

成玉霜在江湖上是何等威望之人，虽然说近二十年来销声匿迹。但是知道她的人，无不对她心生畏惧，倒不曾听说过还有人胆敢对她出言轻侮，即使寇英杰也认为成玉霜必将发作无疑。出乎意外的，成玉霜却忍下了这一口气，打量着面前这个黑衣人，她冷冷一笑道：“足下莫非是远自海南而来？”

黑衣人登时一愣，点头道：“不错，你又是哪个？”

成玉霜道：“你先别管我是谁，瞧你运气出手之势，莫非你是‘双燕峰’来人不成？”

黑衣人冷森森的笑了笑，那双深邃冷锐的眸子，益加聚神的在对方身上转着：“你到底是谁？问这些干什么？”

成玉霜冷峻的说道：“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

黑衣人摇了摇头：“二爷用不着回答什么，你这个女人看起来倒也有些阅历。且退站一旁，待二爷先教训过这个目无长上的小辈之后，再给你好好聊聊！”

这句“好好聊聊”显然语涉轻薄，大有戏侮之意。

成玉霜两弯凤眉，霍地向上一挑，冷笑道：“好个不知死活的败类，我原是看在双燕峰与中原武林素无瓜葛来往的分上，想为你从中化解，你这厮既是不知进退，且让你尝尝白马门后起之秀的厉害！”言罢侧身回坐，不再多说。

黑衣人一声怪笑道：“好个白马门后起之秀，二爷这就领教领教！”话声一落，左手袍袖突地向着寇英杰脸上拂出。噗噜一声，一团疾风直向寇英杰当头滚到。

寇英杰虽然限于阅历，并不能看出对方出身来历，但是就方才黑衣人运气练形一着上看来，已知道他所练的是混元气功。天下武功虽分歧各异，但是严格说起来，万流归宗，其所以分歧众多，五花八门，乃在于一般武功所显示，如果从深处探讨，却是越往上行。这条路越是窄狭，到了一定界限，也就无所谓何门何派，只有着手进修练习的手法不同，绝无所获功力成果的不同，即所谓殊途同归。

眼前，寇英杰既然看出了对方黑衣人的功力门路，心中也就自然而然的有了主见。迎着黑衣人袖上功力，寇英杰身子滴溜溜打了一个转儿，他身子方自划开的一瞬，只觉得空中一物奔过，足足滑出了两丈以外，紧接着有如闷雷般的发出了一声轻震，端的匪夷所思，奇妙之极！

这种聚气成形的功力，武林中端的还不多见，黑衣人一招出手，倏地扬动一只瘦若鸟爪的怪手，瘦躯伸缩之间，有如拍岸的浪花，整个人身变成一种弧度，直向寇英杰扑过来。

寇英杰容他的一双手几乎已经抓在了自己身上的一刹那，霍地向右再次闪开。

休看他这轻轻的一闪，如无强大功力为后盾，万万不足为功。盖因对方在出手之先，已运用无形的内力紧束在他身侧左右，虽是一闪之微，如不足以抗衡对方的功力，休想如意施展。

黑衣人这第二式出手，显然又落了个空。象是猛虎般的一个倒剪，黑衣人嘴里发出了沙哑的一声轻啸。

一连两招落空之下，他已经发觉到对方这年轻人的功力微妙，心中大为吃惊，借着这一势反翦，他已落身于丈许以外。

脸上笼罩着极度的惊吓，黑衣人身子霍地向下一矮，两只长臂一前一侧，笔直的伸展开来，算是拉开了他出身的门户。

寇英杰肩头再闪，猛把身子快袭了过来，身子向下一落，显然已闯进了黑衣人封锁的那个气圈之内。

黑衣人扎下的身子，顿时前后摇荡了一下，脸上带出了痛苦之色：“小子，你……”只说了几个字，他不得不闭上了嘴，隆起的腹部，随即剧烈的起伏起来。

“老小子，你吃到了苦头了吧！”寇英杰面不改色的冷冷笑道：“这还只是一个开头，厉害的还在后头呢！”

在双方力道硬接互抵的当儿，寇英杰徐徐的又向前踏进了一步，黑衣人

前凸的身子忽然向后弯过来，那副样子，象煞一只大海虾。

寇英杰虽不曾向对方出过一招，但是这种纯实内力的较量，更具十分的气势，那是丝毫也不能取巧的。

黑衣人虽是用出了全身功力，却仍然不能相持多久，就在寇英杰身子再次踏进之时，他已挺不住猝然向后倒了下去。

如果单纯就较量武技来说，黑衣人显然已落了下风，可是就此服输，他万难甘心，也没有脸回去交待，是以借着向后一倒之势，蓦地一个快速的疾转，直向着寇英杰身边切到。

寇英杰早已料到了他会有此一手，就在黑衣人骤如旋风的切式里，整个身子风摆残荷的向外一闪，黑衣人的一双手，其势若刀的自他身边落了下去。

一招卖空之下，已把整个半边身子露了出来。黑衣人想是发觉了不妙，怒啸声中，他拧身飞足，陡地飞右足直向对方面门踹了过来。一股极大的风力，随着他踢起的脚底，向着寇英杰面门之上猛逼过来。

这一手“旋风弹腿”，尤其在此时此刻，才更能见出败中取胜的威力。

黑衣人这一招踢脚，称得上阴狠之极，借着旋身弹腿之便，瘦长的躯体猛可里向下一折，一双瘦手配合着他下弯的身子，陡地扬了起来，两只手活似一对钢钩，一上一下，直奔寇英杰上胸下腹猛抓了过来，似乎所有的优势都被他占全了。

从双方一开始动上手的当儿，就只是黑衣人一个人出手动招，寇英杰似乎只在闪躲招架，设非深知武功妙谛者万难看出其中究竟。

在黑衣人狂风骤雨般的攻势里，寇英杰伟岸的身子蓦地向后倒了下去。

乍然看上去，他象是被黑衣人那只踹起来的脚尖踢中了，即使没有踢中，也势必将要踢中。而黑衣人那一双探出的怪手，看起来更是厉害，在黑衣人的双手一脚之下，寇英杰的上、中、下三处要害，全部掌握在黑衣人毒招之下。

看到这里，就连亭子里的成玉霜，也由不住吓了一跳，蓦地站起身来。

绝妙的招式必欲在绝妙之境才得施展。

黑衣人如非稳操必胜，万万不能象眼前这样出手，在他跃身飞足之际，已料定万无一失，是以手脚上贯足了内功劲道，掌出腿飞，真恨不能将对方立毙当场。

天下事每多出人意料，眼看着黑衣人的手脚双双得势，蓦然间一股奇热气息，由寇英杰身上传出来，黑衣人只觉得手脚上一阵子发麻，不容他第二个念头兴起，寇英杰就象是一尾扬波而起的大鱼，斜窜而起。一种他生平从来也不曾领受过的感触——手脚虽然双双命中，只是却象是抓击在一个极富弹性劲力的气垫上，非但难收预期的效果。整个人身，更是不由自主的被这种劲道反弹出去。

这股子力道，由于出手人用力至剧，反弹得也就更为劲猛。一时间眼看着他身子球也似的弹了出去。

黑衣人再也难以保全他的悠然神态，身子刚一落下来，足下一连两个踉跄，噗通！坐倒在地。

对他来说，这种羞辱简直难以承受：“好小辈！”嘴里厉吼一声，倏地跃身而起。只是对方那个年轻的敌手，已不再容他有所异动，身子一闪，如影附形般的偎了上来。在黑衣人根本还来不及转动任何念头之前，寇英杰的一只手掌，已经按在了他的前胸之上。

一种巨大的力道，陡地由他心坎上强自攻入进来，给黑衣人的感受简直是非同一般。

那一腔苦练经年的护身之仗，似乎在方一与对方这股劲道接触之初，顿时为之瓦解冰消。寇英杰的手掌，更象是一只巨大的吸盘，从此而发出的巨大吸力，竟使得黑衣人动弹不得。眼看着他身子触电似的起了一阵急剧的颤抖，那张尖削瘦脸上所显示的痛苦，更是无以复加。“你……掌下……留情。”说了这几个字，全身已不禁抖成一片。

寇英杰冷笑道：“大胆狂夫，无故上门欺人，饶你不得！”话声一顿，正待一掌推出，猛可里人影一闪，成玉霜飘身近前。“且慢！”嘴里说着，她的一只纤纤玉手，已经格在了寇英杰那只手腕之上。一种奇特的力道，陡地自她五指间电射而出，强而有力的阻遏住寇英杰逼向黑衣人的掌势内力。

寇英杰一怔道：“前辈莫非还要与这等人讨命不成？”

成玉霜目光一转，向他暗施了一个眼色，遂道：“何必与他一般见识，任他去吧！”

寇英杰心知必有缘故，当时也就不再坚持，冷冷一笑，向着黑衣人道：“看在这位前辈分上，暂时饶你不死，下次再要犯在我的手上，可就没有这么轻松！”话声一落，那只按在对方前胸上的手掌微微一抖，黑衣人倏地身形一震，向后退开。他身子一连向后退了三四步，才得拿桩站稳，那张瘦削的脸一时变得通红，只见他上胸一阵起伏，情不自禁的涌出了一口鲜血。

成玉霜见状面色一惊，遂向黑衣人冷叱道：“还愣在这里干什么，想死么？”

黑衣人聆听之下，大梦初醒似的一惊，倏地拧身纵出丈许以外。心里这一口忿怨气，无论如何难以下咽。身子纵出去又转过来，冷森森地笑了一声，他手指向寇英杰道：“小辈，你报上个万儿……听听，老夫忘不了你！”

寇英杰毫不犹豫的报出了名姓。

黑衣人重复着把寇英杰三字念了几遍，狞声道：“姓寇的，今天晚上算你厉害，打人一拳，防人一脚，早晚我们还会碰面，那时候老夫将要连本带利的向你讨个公道。”

寇英杰冷笑道：“寇某随时候教，只是老兄你是否还有这个能力，可就令人怀疑了！”

黑衣人浓眉一挑，正要反唇相讥，忽然神色一变，不禁面现惊惧，惊声道：“寇小辈……你……”

寇英杰凌声道：“你已为我五行真气伤了肝脾，为保命计，今后却是不得妄动肝火，切记，切记，否则五气分岔，哪怕是华陀再世，要想保全阁下性命，也是难比登天！”

黑衣人聆听之下，更不禁大吃一惊，怒火一牵，顿时触及伤处，只痛得全身一阵颤抖，一股冷飕飕的寒气，直发五内，猝惊之下，这才知寇英杰所言不虚，一想到五气分岔的后果，禁不住吓出了一身冷汗，哪里还敢妄动无名！当下强压一腔怒火。忍住焚心般的痛楚，手指向寇英杰道：“好……小辈，老夫不报此仇……誓不为人……金砖不厚，玉瓦不薄，咱们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成玉霜见状一声叱道：“边老二，你给我站住。”

黑衣人原本已转身待去，忽然回身站住，面现惊异的道：“你……是哪个？何以知道老夫姓氏？”

成玉霜冷冷道：“岂止是你的姓氏，就连足下大名出身来路，我也是一清二楚。我且问你，你可是人称‘黑鹰鬼见愁’的边威——边老二么？”

黑衣人神色一慑，冷森森笑道：“边某人二十年不履中土，竟然会被你看破行藏……你这女人……”

成玉霜倏地目射精光道：“不得无礼！”

被称为黑鹰鬼见愁的边威，顿时住口无声。他刻下已是惊弓之鸟，被整得锐气全消，成玉霜一叱之下，他只当对方又要出手，情不自禁的后退了一步，睁着一双失神的眸子，频频向对方打量不已。

“边老二，你可不要不知好歹！”成玉霜向前走进了几步，一片气势，直向被称为边威的黑衣人身前逼到。

这番情景，顿时使得黑衣人大吃了一惊，这才知道敢情这个未曾出手的妇人，原来也不是好相与。

原来武林中虽说高手如云，能够练成“气机内<sub>炁</sub>”之人，却是绝不多见。

这类人动手制敌之先，往往以此成形气<sub>炁</sub>形成一种探敌的先驱，对方如果不堪其匹，根本无须出手发招，只在那股先驱的无形内力上，已大见狼狽而俯首称臣了。

那黑鹰鬼见愁边威，如果在负伤之前，或可心存不服，放手与对方一拼，只是眼前情形之下，哪里还敢心存侈想，由是在对方这股无形气势冲体之下，顿时不克自持，身形大大摇动起来。

所幸，成玉霜并非是真心向他出手，只是要他略知厉害而已。

果然，边威那双眸子里，情不自禁的现出了畏惧神采。

成玉霜看看他微微颌首道：“边老二，你虽然嘴里不说，我却是对你的来意一清二楚，白马山庄有今日之寇少主坐镇，未来声势更要高过昔日之郭大王，令兄果真心存异图，你不妨劝他早些打消这个念头的好，否则的话，他必当后悔莫及！”

黑鹰鬼见愁边威怔了一下，阴森森的道：“边某有眼不识泰山，足下又是哪个？”

“哼！”成玉霜脸上带出了一抹微笑，只是给人的感触，却是发自骨子里的冷笑：“你也许不记得我了，只是令兄边震，却与我昔年有过几度交往。”

这几句话，非但使得黑衣人边威神情一惊，即连一旁的寇英杰也是一惊之后，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成玉霜何以会忽然阻止自己对此人的猝下杀手，原来对方之兄，即是目下声名显赫几与铁海棠齐名的黑衫客边震。

俗谓冤家宜解不宜结，自己刻下正是势单力孤，面对大敌而未卜胜负之际，自是不宜再结交大敌，尤其是象黑衫客边震这类极凶至狠的黑道高手，更是不宜招惹。

这么一想，寇英杰不禁暗自庆幸，总算当时未曾施展煞手，伤了对方性命，否则这个梁子，可就结得更深，势将无法化解。话虽如此，有此一闹，日后亦难望与那黑衫客边震彼此相安。大敌未去，又来大敌，自非是好兆头。寇英杰虽说身怀不世奇技，但绝非一般有勇无谋，所谓“暴虎凭河”之辈，这么一想，也就闷不吭声，暗暗责备自己遇事不够沉着老到，对于成玉霜的有心化解，大是心存感激。

黑鹰鬼见愁边威乍然听见对方报出了其兄姓名，以及一番说白之后，不

禁气焰更为消沉，只是表面上却不得不作出一番做作：“且慢……”他冷冷一笑道，“家兄亦同在下一般，二十年不履中土，足下与家兄何能结识？这倒要请女朋友你赐告其详了！”

成玉霜冷笑道：“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么！你不妨回去对令兄说，就说当年芦花河曾经助他一臂之力，并承他时常挂齿称谢的一个妇人，向他出言问候就是了。”

黑鹰鬼见愁边威顿时神色一呆，嘴里啊了一声。“你……莫非足下竟是当年人称‘玉手金花’的成玉霜女侠吗？”

一抹感伤，浮现在成玉霜脸上，微微一笑，她略略颌首道：“你猜对了。我就是成玉霜……难得你还知道我这个多年不曾听人道及的绰号！”

边威先是一呆，继而睁大了眸子，紧接着上前一步，双手抱拳，深深一礼道：“郭夫人别来无恙！当年芦花河事，如非夫人赐与援手，家兄与二弟子，必遭不测。此事家兄多年来一直道及，心存大恩待谢。边威当时虽不在场，只是其后在五里波。也曾与家兄见过贤夫妇一面……”说到这里，脸上现出一番悔恨，深沉的叹息一声道：“只恨边威有眼无珠，居然不识恩人在场，反倒恶言相加，真正是罪过了！”

成玉霜脸上现出一番伤感，微微摇头，冷笑道：“过去之事，不提也罢，二十年毕竟不是太短时间，如非我细心观查，也是认你不出来！”

边威恨声道：“夫人要是早一点说出来……边某也不至于出这个丑了！”冷冷一笑，似愧又恨的向着一旁的寇英杰瞟了一眼，只是频频叹息不已。

成玉霜冷冷的道：“你既然这么说，我倒有几句真心话要对你说了。”

边威抱拳道：“边某愿闻其详。”

939Q?Q

成玉霜冷笑道：“当年芦花河事后，令兄虽是退居天南，不再身入武林，只是江湖上却传闻令兄有几件难见天日的事情，不知是否属实？”

黑鹰鬼见愁边威怔了一下，呐呐道：“夫人指的是什么事？”

成玉霜冷冷道：“太多了，就拿五年前，轰动京畿，大劫官银。一日暴尸二十七具一事，莫非不是令兄所为！你可知情？”

黑鹰鬼见愁边威先是一惊，继而冷笑道：“既承夫人见问，边某要是谎称不知，倒是不知进退了。不错，有这么一回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发些横财，也不枉人生一场！”

这么率直的一口承当，倒不禁有些出乎成玉霜意料之外。只见她两弯蛾眉蓦地一挑。可是转念之间，她随即压下了那股火气：“你倒是承认的干脆！”继而叹息一声道：“这些事其实与我无关……只是今天你们兄弟侵犯到了白马山庄，我这个故人却是万难保持缄默。令兄既有感恩图报之意，此举又当如何自圆其说？”

黑鹰鬼见愁边威神色一凝，一双鹰目转了一转，呐呐道：“愚兄弟潜隐海岛之初，却也听到了有关夫人的传说，不知真假如何。”

成玉霜道：“什么传说？”

边威道：“夫人既然直问，边某也就直说，冒犯之处，万请海涵！”

成玉霜哼了一声道：“你说吧！”

边威抱了一下拳，冷笑道：“愚兄弟听到的传说是郭白云在二十年前因某一缘故，已与夫人反目，夫妻因而仳离，可有此事？”

成玉霜微一点头，道：“不错，是有这件事。”

边威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愚兄弟更听说，郭庄主心存余恨，将夫人手刃剑下。”顿了一下，他呐呐道：“显然，这一传说乃系误传了！事实上夫人如今仍然健在。”

成玉霜脸色一片苍白，夜色里难以看出她凄怆极痛的表情，却能领会出那种冷若冰霜以及怒火中烧的神态。

黑鹰鬼见愁边威下意识的向后退了一步。

成玉霜总算没有发作。良久之后，她点头道：“这个传说倒也并非子虚，起码人云亦云，江湖上确是这么传说。只是，即使这个传说是真的，我真的不在人世，又与你们兄弟有什么相干？又何以使你兄弟动心有侵犯白马山庄之意？”

边威看看无词以对，却发出了一声叹息。

成玉霜冷笑道：“你怎么不说话？”

边威冷冷一笑道：“愚兄弟不过对夫人一人心存感戴而已，对于郭白云可谈不到什么恩情，既然他这般狠心向夫人施以辣手，就不禁激发家兄一腔怒火，依家兄之意，想杀死郭白云，以谢夫人在天之灵，也算为夫人报仇雪恨了！”

成玉霜倒不曾料他会有此一说，顿时神色一阵黯然，一时无言以对。

停了一会儿，她才冷冷一笑，摇摇头道：“这就不对了。”

边威道：“怎么个不对？”

成玉霜冷冷道：“当年一点小小恩惠，承令兄如此看重，倒使我感动不已。如果令兄果真心存感恩，认为那项传说属真，有心为我报仇，就该在聆听之初，即刻找郭白云出手才是正理，何以却会在事隔二十年之后，等到郭白云早已身故，尸骨已腐才兴起为我复仇之念，岂非大也牵强附会！”

黑鹰鬼见愁冷森森的一笑道：“夫人这话可就错了，总之，我兄弟对夫人当年援手之恩情，念念不忘，一有机会就图答报，这番情意是不假的。”

成玉霜冷笑一声，道：“我领你们这个情就是了！”

边威道：“家兄前因仇人势力尚在，大内神武营统领平江一叟海大空，更奉命到处对我兄弟搜索，再加上家兄所练的哼哈二气未竟全功，是以不得不暂时固守海岛，如今的情势显然不同了。”

成玉霜道：“怎么不同？”

黑鹰鬼见愁边威傲气犹存的道：“如今仇人势力似已龟缩，平江一叟海大空闻说也已丢官弃职，家兄所练功力也已大成，正可纵横一时大展抱负，海南一岛万难对我兄弟拘束，哼哼！”虽是败军之将，却也顾盼生威，说到得意时，那一双深陷的眸子频频眨动，凶光迸现不已。

成玉霜冷笑道：“所以你们打算冉入中原武林，以称霸业。”

“不瞒夫人，”边威狞笑一声：“愚兄弟确有这个意思。”

成玉霜道：“所以你们想到了白马山庄，意图占为己有？”

边威一怔，狞声笑道：“边某万万不曾料到夫人尚在人世，否则也不会有这个念头。”

成玉霜道：“这也罢了，那么今后呢？”

边威呐呐道：“边某返回之后，当把邂逅夫人实情向家兄禀报，一切听候家兄裁决。”顿了一下，他又道：“家兄对夫人一直心怀感戴，想必这件事当会看在夫人面上有所改变，详情是否这样，边某却也不便预测！”

成玉霜冷冷一笑道：“令兄功力深湛，二十年闭门练功，如今料必非同

凡响，如果昧于自大，不知自爱，可就自取覆亡。白马门刻下虽在多事之秋，却也不容外人乘火打劫插上一脚，寇少主功力之高，较之当年郭白云更有过之……”微微一笑，她又接道：“……这一点想必你应该心里有数，贤兄弟还感念昔日情谊，就请退居事外，不要加插一脚，错过此一事件之后，我当专程趋府造访，向贤兄弟致谢，以全道义！”

黑鹰鬼见愁边威冷笑一声，抱拳道：“岂敢！”话声一顿，他那一双深陷的眸子却向着一旁的寇英杰看了一眼：“话可要说在前面，大丈夫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尤其是边某，对于这位寇少主一掌之赐，却是不敢忘怀！话就说到这里了，打扰之处，尚要万请夫人海涵。告辞！”抱拳，拧身，飏的纵身而起，直向东侧面一堵高壁上落去。

显然，他已不能恃住来时的那种身法，身子才不过纵起四丈高下，已是后起无力，顿时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似的，一溜子歪斜，由空中坠了下来，第二次再用力纵起，才落在墙上，自此头也不回的一径翻越过去。

成玉霜打量着他前去的背影，冷笑道：“看来这个梁子你们是结上了。”

寇英杰轻叹一声道：“刚才如非前辈临时阻止，只怕这厮已丧生在弟子五行真力之下。”

成玉霜苦笑道：“话虽如此，他却也受伤不轻，也是我发觉得太晚了，想不到事情这么凑巧，方说到边震其人，他兄弟就来了。”

寇英杰道：“方才动手情形，前辈当然再清楚不过，弟子即使存心相让，也是力不从心。梁子既已结上了，弟子倒也并不惧怕，边震果真象他这个兄弟一样对弟子心存衔恨，弟子只得随时恭候他的大驾就是了。”

成玉霜点点头道：“事已至此，后悔无益，好在那个边震当年还欠我一笔人情，如能就此打消，自是最好不过，否则，这件事我也不会袖手旁观，一切到时候再说吧。”

天色已晚，二人略交谈几句，这才分手自去。

静静的流水，在落日余晖里交织成一片柔和瑰丽的光彩，几只长嘴的翡翠鸟，不时的飞起又落下，发出清脆复尖锐的短鸣声，争着啄食穿梭于水面的那种小小的梭子鱼。大片的芦苇沿着布满了鹅卵石的岸边衍生着，一片碧绿摇曳在和暖的春风里。

天空带着那种粉粉的红，每一片云都象是镶了一道紫红色的金边。

郭彩绫静静的倚身在岸边的大石上，一旁树下系着她的那匹爱马黑水仙。自从前此与寇英杰负气绝裾以来，这匹马竟然无可奈何的落在了她的手上。

睹物思人，每一回当她抚摸着这匹黑水仙时，脑子里总会情不自禁的浮现出寇英杰的身影，更有无限的离情别绪交集在她无可奈何的悲愤情怀里。在几番焚心的痛苦挣扎之后，她决计把积压在心中的悲痛情怀暂时抛开脑后，以便专心一意的在武术上下点功夫。

每一回，当她触目于父亲郭白云留赠的那册“越女剑术之深奥探讨研习新篇”时，内心就情不自禁的涌现出一种愧疚，深深感觉到无颜以对九泉下的父亲。正因如此，她才下定了决心，必欲要把这套父亲苦心创新的深奥剑术研习透彻。

皇天不负苦心人，在经过数十天苦心钻研后，她总算深有所获。

越过眼前这片宽阔的山谷和溪流，即可以清楚的看见千翠叠螺的一脉群山。



群山怀抱之中，那闪烁着黄金颜色的大片平原里，点缀着数千座楼宇，那片黄金色的光华，正是由于这些楼宇的反光所致。前有大河流水，后有群山为峙，左右双峰环抱，进可攻，退可守，好气势！当今名噪天下，声震四海的宇内二十四令总坛就在此地。

面对着辽阔的大片河水，金沙滩恰是这道主流的源头所在。

郭彩绫立足之处，虽然相隔甚远，却能把对方特殊的形势，观察得一清二楚。

苍郁的群山斜挂着百十道形状不一的瀑布，远看如银河倒卷，在此刻夕阳的衬托之下，尤其五彩缤纷，美不胜收，河流溪水就是这么形成的。

金沙滩风雷堡——宇内二十四令的总坛所在，就这么毫无保留的陈现在眼前。

每一回，当她凝目注视时，总是忍不住心里的耸动，然而面对着对方的总坛，她却不得不忍受着心里的激动。

忍耐，再忍耐，终于形成了澎湃的怒火。她已经不甘心再保持寂寞，决心以实际行动，给敌人重创。

这几天，她已经把风雷堡的地势摸得相当透彻，对方座落在不同出口的天、地、乾、坤四座大门，无不天险难犯。

这四座大门，也是进入风雷堡仅有的四个门户，每一座大门除了有巧具灵思的阵法布置以外，都由天地乾坤内四堂堂主亲自坐镇，设防看守，天险再加上人险，于是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攻防阵线，用固若金汤四字来形容毫不为过。

宇内二十四令虽是门下弟子众多，但是来去进出各门户，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盘查，用以进出识别的信物，更是花样繁多，除了有特装的腰牌，信旗以外，还有专供自己人识别的信号暗语，是以一外来人，即使侥幸取得腰牌信旗一类的证物，也是不易随意进出，即使你是一等一的杰出高手，在高手如林的防范之下，也是无能为力，想要凭一己之力单犯独斗，不啻飞蛾扑火，说句俏皮话，那可真是：耗子舔猫的鼻梁骨——找死。

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深为了解之后，这位一向自负，独往独行惯了的玉小姐，也不禁暗自吃惊害怕，虽然怒火膺胸，却不得不暂时稳住脚步，以便选择最有利的机会，伺隙而入。穷则变，变则通，在一番苦忍竭虑之下，总算为她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泄愤方法。

今天，此刻，也就是她下手行动之时。

一片水花由身后水道响起，紧接着，一艘金漆平底快舟，由那片眼前苇丛里现身出现，一径的直奔眼前疾驰过来。金色快舟上飘扬着属于宇内二十四令总坛的专用旗帜，三角形的白底旗面上，绣绘着紧紧相扣结的二十四面金环，象征着宇内二十四令的牢结不破。金色的旗穗迎风飘舞，看上去尤其醒目。

任何时候，这种旗帜的出现，都显示着舟内有宇内二十四令本坛的重要人物在座。金漆的快舟，是属为接送这类重要人物的特种交通工具之一。

试想以宇内二十四令这等庞大的江湖组织，属下除去本坛各重要职司以及天地乾坤四堂之外，另外再加上遍布天下的二十四令下辖九十六分舵，这么广泛的庞大组织，每日进出总坛联络公私的各职司，为数自是可观。是以专司接送这类重要人物的水陆交通工具，自是不可缺少。然而能有资格享用眼前这类金漆快舟的主儿，除了本坛各职司主管之外，属于外坛者，最起码

也必须要具有分令主的身分。因此，这种金漆座船一经出现，也就倍觉风采，即使在附近江面上行驶，众舟筏一经着目，无不远远让路，听任其一舟飞驰，端的是唯我独尊，八面威风。

郭彩绫现时所选择的这个地方，位当宇内二十四令与远处江流之间的一个缓冲转接之处。这附近河道岔分，溪流纵横，在辽阔的绿原河洲里，阡陌进出，两处大江主流，就是这么赖以衔接贯穿融汇。

郭彩绫早已打量好了附近的地势，此时此地出手拦劫这艘快船，实在是再理想不过，杀死对方一个人，也就等于削弱对方一分实力。

有了这番认识，才使得她有眼前这番异动。

金漆快船在两名红衣专司舟夫的操纵之下，渐渐向眼前逼近着。

这一带水浅流急，且礁石特多，乱石峥嵘出水，如犬齿交错。所幸两名舟夫都系经过专门训练，身手十分熟练，且对附近地势熟悉，行驶其间，并不十分困难，然而无论如何，舟行的速度却自然的慢了下来。

郭彩绫缓缓的由大石上站起来，眼睛里流露着奇异的兴奋神采。渐渐地，这艘快船越形迫近，她的神情也就越显得紧张。

金漆快船在这时来到了眼前，双方距离，看来不足五丈。两名红衣舟夫站在快船两侧，分别的以手上长篙，点拨着凸出的礁石，快船迂迴缓慢的向前移动着。

就在这时，郭彩绫发出了她的第一枚暗器——银头小弩。那是他们郭家特殊的独门暗器，形式奇小的弩筒，可以任意收藏在袖子里，施出时只需扬动衣袖，以小指拨动暗器开关，即可将预藏其内的银头小箭发出。这种特制的小弩，每一枚不过只有手指般长短，由于弩筒内特装的卡簧力量甚剧，是以一经发出力道极其强劲，可以六丈见准。

眼前双方不过三四丈远近，郭彩绫手头奇准，一箭正中左首船夫前心部位。这名船夫甚至于连叫也没有叫一声，只是突然愕了一下，蓦地松脱手上长篙，一头扎到了乱石浅水里，遂即为疾流浪花把他坠落跌下的身躯卷冲而去。

另一名红衣舟夫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忽然发觉到同伴失足坠水，不禁吃了一惊，嘴里呼叫一声，方自大步跑过来。蓦地尖风一缕直袭脑门，这名舟夫只觉得眼前银星一亮，唉哟一声，登时脑袋开花，噗通仆倒在船。

郭彩绫两枚暗器先后得手，毫不迟疑的一拧娇躯，海燕一般的飞了起来，极其轻飘快捷的落身船头。

但见舱帘掀处，唿！唿！一连纵出了两条人影。

二人一老一中，前者身材瘦小，约六旬左右，留有一绺山羊胡须，一身紫色长衣，后者身高七尺，身着紧身劲衣，生得面若重枣，约在四旬上下，只观其闪身而出的动作，即可知其二人身负相当身手。二人方自现身，随即左右拧身，电闪也似的分开来，落身在船舷左右。

面落重枣高大的汉子，一声喝叱道：“什么人！”足下前进一步，目光如炬的盯向郭彩绫道：“你……是谁？为什么毒手杀人！”

金漆快船滴溜溜的在水面上打着转儿。西边落日，只余下淡淡的一抹轻红，风在山洼子里呼啸回荡着。

郭彩绫心里有笃定的把握，绝不容这艘金漆快船内任何一人逃得活命，只是在动手之前，却不得不把对方的身分摸个清楚。

妙在对方老中二人，却也没有容她下船脱身之意，高大汉子话声一落，

那个留有山羊胡子的老者，已自飘身而前，落身在船首右侧，会同那个劲装大汉，呈钳状将彩绫夹持在中。

“说！”羊须老人一只手摸着下巴的山羊胡子：“要是胆敢有一句虚假，立叫你毙尸当场！”

郭彩绫目光在二人身上一转，冷笑道：“你二人先不要问我，先说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姑娘宝剑虽利，却不杀无名之辈！”说话之间，她的一只手，已紧紧握在了剑把上，一股冷森森的剑气，登时透匣直出，直袭向右侧方羊须老人身上，后者立刻一惊，情不自禁的后退了一步。

彩绫这番做作，显然是直觉的已经认定了这个羊须老人的不可轻视，然而在她剑气出匣直袭羊须老者的同时，却也没有忽略到另一名劲装大汉的存在，一双剪水瞳子，却斜扫过来，使得那个劲装大汉也在监视之中。

强者之所以称为强者，毕竟不同于一般！郭彩绫的沉着神态，立刻使得对方二人大感吃惊。

羊须老人瘦削的躯体，倏地向左面一翻，飘出三尺以外，只是那股子阴森森的剑气，依然紧随着他，并未曾稍离片刻。

随着郭彩绫前行的脚步，羊须老人仍然未能逃开分毫，兀自在严密的监视之中。

身着黑衣的劲装大汉，蓦地狂笑一声道：“丫头，你好大的胆子，守着我们的大门口，你还敢撒野，我看你当真是活的不耐烦了，本令主先擒下你再谈。”这汉子嘴里虽是这么说，脸上却现出一番轻薄——实在是他活了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过象郭彩绫这么美的少女。色心既起，无形中也就削弱了他凌厉的斗志。

郭彩绫其实只想知道对方是否为宇内二十四令中人，并非要确知对方的身分姓名，聆听之下，她冷笑一声，已是心里有数。

劲装大汉自恃武功出众，况乎眼前之羊须老人，尤非弱者，以二敌一，自是不把对方一介女流放在眼中。话声一落，右手向腰间一探，霞光闪处，已把紧箍在腰上的一口缅甸刀拿在了手上。

羊须老人巴不得要这个劲装大汉来打头阵，以便就近观查一下眼前这个少女的路数，见状足尖点动，迅速的向后退出一大步。“徐令主，你小心了！”他一面打着招呼：“这丫头不是好相与，有些名堂。”

被称为徐令主的劲装大汉朗笑一声，道：“副座但放宽心，卑职这一趟算是来对了，能够讨上一房美眷，也不枉虚活了这么一把子年岁。”

敢情他还是个没成家的单身汉，话声一落，手中缅甸刀向前指向郭彩绫道：“小姑娘，你也用不着跟我们打了，丢下你的剑，跟着徐爷自行到总坛请罪，你看见没有？”手指向那个羊须老人道：“这位是总坛地堂的冯副堂主，人称冷面阴差冯德令，在总坛地位崇高，有他老人家为你说情，谅可无事。”嘻嘻一笑，这位徐令主越加的显现出一副轻薄模样：“姑娘，徐爷可是真心护949949着你，你可不能知恩不报呀！”一面说，他嘻着一张大嘴，缓缓向前面偎着，全然不曾把对方姑娘的即将出手看在眼里。

被称为地堂副堂主的冷面阴差冯德令，似乎颇不以徐令主此举为然，他到底见多识广，自方才与对方少女一照面的当儿，即测知她必有非常身手。这时因见徐令主昧于无知，竟然越走越近，向着对方身边靠去，心中不由一惊，知道不妙！待要再次出言示警，哪里还来得及。

原来，郭彩绫早已盘算好了出手的部位，为将对方一举成歼，特意留心

布置，不发一言。她新近方自领略越女剑术新篇之堂奥，还不曾用以试敌，正好拿眼前二人来试上一试，其中一招“大星天坠”最称神妙。

偏偏那位色迷心窍的徐令主，竟象是全然无知。

其实那被称为徐令主的劲装大汉，岂非真的是全无心机之人！

此人姓徐名钟，号称“一声雷”，本身练有精湛内功，隶属宇内二十四令之第十七令令主。宇内二十四令内高手如云，门下弟子数逾万人，能够身担一令之主，自非无能之辈。一声雷徐钟一来是想在冯副堂主面前显显能耐，再者也确实为彩绫美姿所迷，心想着借着向前接近之机，猝然施展空手夺刃之妙手，将对方长剑强夺在手，再以白刃相加，不愁对方不为所擒，听任摆布。心里这么想着，乃借着话声掩饰，一步步向前偎近。

也算他命该如此，这一近看，更觉出对方少女非只是那张脸美若天人，即使全身上下，简直无一处不美得恰到好处，面承玉颜，咫尺芳魂，徐钟只觉得喉头一阵发干，禁不住心旌大大的摇动了一下。猛可里，一股冷森森的剑气，陡地由对方玉手把握的剑匣吞口处溢出，一股脑的将他全身上下罩住。

徐钟乍惊之下，这才识得不妙！嘴里一声喝叱，他蓦地急翻左于，五指箕开直向郭彩绫握剑的手上抓去。

却是晚了一步！眼前玉人娇躯微侧，随着一声清叱，掌中剑有似银河天系中的一颗流星，陡地当头直落下去。

一声雷徐钟惊惶中，始悉知自己错估了对方的能力，剑气当头，如着冰露，惊魂失魄里，徐钟猛地抽出腰中刀，犹思将对方掌中剑磕飞。

这个愿望，不啻是痴人妄想，刀剑交锋，呛啷的一声脆响，徐钟匆促出刀，哪里想到对方这口剑上早经贯注了本身真力，真力一经入剑即形成了所谓的剑，几乎是无坚不摧。徐钟掌中刀一折为二，在断开两段的刀影里，一剑直落，快若流星。

一声雷徐钟惊魂失魄里，霍地向后一仰身躯，饶是如此，也难以逃得活命，躲开了头顶，躲不开脖子，噗！锋锐的剑尖，沿着他喉管以下，劈开了半尺许长的一道血槽，一股血箭，随着徐钟仰翻而起的身势，足足喷起来有三四尺高下。紧跟着他那半截铁塔也似的身体，推金山，倒玉柱般的摔倒下来，碰通一声巨响，整个金漆快船剧烈的起了一阵子动荡。

被称为地堂副座的冷面阴差冯德令，乍见此情景，也不禁吓得面色陡变。

“好丫头！”嘴里喝着，这位冯副座身躯向下面一矮，右掌聚力，直向郭彩绫劈出去，金漆座舟再次起了一阵子摇动。

面迎着冯副座的劈空掌，郭彩绫飞快的打了个转儿，借着转动之力，巧妙的把对方掌劲化为无形。

等到冯德令第二掌还来不及推出的当儿，郭彩绫已猝然欺身来到了近前。

和先前一般无二，那股冷森森的剑气，在双方乍然面对之初，已然兜头盖顶的把他全身罩住。

冯德令神色一变，两条黄焦焦的老鼠眉毛，陡地向上一挑道：“大胆！”

快船在疾流里继续转着，天色渐渐昏暗下来，泛有紫色暗红的天光，越加的显得绚丽可爱，只是为阴森森的凌厉杀机笼罩着，给人以窒息之感。

冷面阴差冯德令那张脸看来更冷了，在他双足骑马蹲裆式的跨立之下，转动着的船身渐渐停止了转动，最后终于扰向岸边，在浅水沙石里搁浅下来。

“丫头！”冯德令目不转睛的盯着面前的郭彩绫：“你好大的胆子，竟

敢在宇内二十四令总坛门口仗剑行凶，当真想死不成！”

郭彩绫冷冷一笑，仍然不发一言，却是双手抱剑，把一双深邃的瞳子，注定了对方，足下向前方又跨一步。

冷面阴差冯德令登时向后跨开一步，他已经看出对方这个姑娘实在具有非常身手，是以丝毫不敢大意。就在他身形后退的同时，两只手倏地向着后腰一探，叮当两声脆响，把一对黑光净亮的“子母离魂圈”拿到了手中。

那是一对武林中并不常见的玩意儿，一大一小两个纯铁打装的圈子，沿着圈锋四周打磨得极其锋刃，又在每一枚铁圈之上配有两枚小小的铜环，一经震动即形成震耳欲聋的凌乱噪音。

冷面阴差冯德令在宇内二十四令，身当一堂副主，武功自是不弱。他素日为人自负，即使出手对敌，也很少动用兵刃，此时一上来即现出绝少施用的一对子母离魂圈，当可知把对方少女视为大敌。

兵刃到手，冯德令冷笑一声道：“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中途拦道行凶，姑娘你报上名来。”

彩绫摇了摇头道：“我用不着告诉你。总之，你既是宇内二十四令的人，就罪该万死！”霍地前进一步，掌中剑倏地抡向身后。

冷面阴差冯德令两只铁圈交接胸前，狞声笑道：“姑娘若想攻我中盘，何妨出剑一试，我看你是不能称心如意！”

彩绫一惊，冷笑一声，掌中剑改交左手，冷森森的剑身，反指向对方咽喉部位。

冯德令神色微微一变，再次狞笑道：“剑交左手，插花盖柳，改中盘而攻顶上，固然不失高明，只是你依然占不了便宜！”

彩绫心里又是一惊，这才知道敢情这个羊须老人远比那个徐令主要高明得多。

冯德令一连呼破对方两式杀手，不禁大为得意，正思出言讥讽，杀一杀对方的锐气，忽见对方那口长剑向下一沉，蓦地剑光暴射，有如倒卷银龙，大蓬银芒宛如扑面骤雨一般，直向着他身上狂卷过来。

冯德令方自识出厉害，郭彩绫早已连人带剑一并攻到眼前。

这一剑正是新得自越女剑术中一招极厉害的杀着——浮光掠影，在漫天的刺目剑光里，随着她舞动的剑身，一连劈出了两式杀着！

冯德令惊惶中，掌中的一对子母离魂圈霍地左右分开，叮当两声，俱都架住了对方的剑势。

论手法不谓不快，论眼光亦不谓不准，只是他却万万想不到这一招浮光掠影的奥妙所在。

随着郭彩绫的一个疾步拧身之势，银芒乍吐，哧！剑尖扫处，正中冯德令敞开的右肋。这一剑端的不轻，足足在冯德令右肋间开了尺把长的一道血口子。

冷面阴差冯德令猝然负痛，怪啸一声，右手的子母圈倏地撒手，足足飞出七八丈以外，当啷一声砸在了一块石头上，他本人却是再也收不往身子，一个倒栽，哗啦一声，倒落水中。

水浅石多，真把这位副堂主摔了个七荤八素，在浅水里急剧的打了个滚儿，冯德令忍着身上的剧烈痛楚再次的窜身而起，却是再也不敢往船上落，象是一只中箭的狼，猝然改向岸上飞身纵去。

郭彩绫哪里放得过他，嘴里一声娇叱，玉手猝扬，咋的一声脆响，发出

了一支银头小弩。噗的一声，正中冯德令左后方胯骨之上。

冷面阴差冯德令今天可真是灾情重，重伤之下，哪里还当受得住！只觉得膝下一弯，噗通跪倒在地。

惊魂之一刹那，却不愿就此服诛，随着他拧身后转之势，却把仅余左手的一只子母离魂圈忘命般的向后挥出，呛啷！正好迎住了郭彩菱猛厉下砍的剑身。

冯德令侥幸接住了对方一剑，哪里还敢恋战，嘴里再次怪啸一声，施了一招懒驴打滚，再次的把身子滚出了丈许以外。

他遍体流血，那副模样乍看之下，简直就象是一个血人，身翻之处，血渍淋漓。

郭彩菱一经出手，自不愿让对方逃得活命，当下一紧掌中剑，就要扑身上前。忽然，一艘金漆大船，蓦地映入眼前。这艘大船看上去，却要较诸冯德令所乘坐的那一艘快船气派多了。猝然出现，不禁使得郭彩菱吃了一惊。

冷面阴差冯德令原是难逃一死，亡魂丧胆之际，乍然看见了这艘大船，惊喜过望，嘴里怪叫了一声，直向金漆大船忘命般的扑了过去。

郭彩菱哪里依得，手扬处再发出暗器银头小弩。银星一点，正中冷面阴差冯德令后背。

冯德令连番受创之下，哪里当受得住！足下一踉，再次摔倒地上，却是无力爬起。

是时，那艘颇具气派的金色大船，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边情形。

冯德令惧死情急，嘴里发出了一声嘶叫，紧急匆忙中取出了一样物件，向着地面上掷去。那物件圆圆地象是一个球状玩意儿，一经撞向石块，登时发出了轰然一声巨响，一股五彩焰火有如正月里玩放的花炮一般，顿时冲霄直起，足足起了六七丈高下。

原来这玩意儿正是宇内二十四令特制的一种求救讯号，用以显示本门中人遇难情况。五色火焰，一经喷出，历时甚久，即使火焰熄灭，仍有大股彩烟向上升起，历久不散，确是求救极佳讯号。

金色大船上人，原已发现这边有人搏斗，尚还不知如何一个情况，此刻乍见求救讯号，顿时加速向这边快驰而来，四名舟夫各摇长桨，速度极快。

郭彩菱见状，倒也不惧，杀一个算一个，先把这个冷面阴差冯德令杀了再说。当时不假思索，足下轻蹬巧纵，起落之间，已来到了冯德令跌倒之处。

那冯德令饶是如此，兀自不甘心就此服诛，哑声怪叫着，倏地一个疾转，左手突地伸出，施出全身之力，直向着郭彩菱面门上力砸了过去。

出手后，冯德令鬼也似的惊叫着，手足兼施，霍地向前跃出了数尺，终于因负伤过重，力道不济，噗通跌倒在地。

郭彩菱长剑乍挥，足下垫步，掌中剑正待一剑扎出，猛可里，空中传过来一阵尖锐的破空之声，郭彩菱猛然仰首，但见银光一线，其快如电，当一声，不偏不倚，正正击中在自己扬起待下的剑身之上。

显然是一粒小若弹子的细小钢珠。休看其细小如珠，加诸其上的内力却实足惊人，郭彩菱那等劲猛的剑势，竟被这枚小小钢珠撞得向一旁悠晃荡开。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枚细小钢珠出手的一刹那间，两条人影已如同晴空鹰隼般直起当空。飒然疾风之下，一双人影神兵天降般的已落在了眼前。

所谓观其面而知其人，来者二人只观其一副不同于常人杰出仪表，已知大非凡士。

二人看上去，皆在五旬上下，左面那人蓄留着一头短发，面相清奇，长眉如针，伸出极长，一身鹅黄色长衫，足下是同色的一双丝质便履，细长的一双眸子微微上挑着，其内含蓄着炯炯神光，却在那袭黄色长衣左上方别有一面三角标志，那种标志显系纯金所制，闪烁着耀眼金光。右面那个人，身材较左面这人略见高些，只是衣色式样相同，头上亦多了一顶同色的软绫便帽，生得眉目清秀，模样儿很是斯文，手上一柄长有尺半的描金折扇，却在长衣左上方也同那短发人一般，别着一枚黄澄澄的三角形金牌。

先时所发暗器，不知出自二人何者之手。总之，此二人是来自那豪华大船，当无疑问。观诸那艘金色大船距离这边少说也有十丈左右，对方二人竟然腾身起落之间，双双来到了面前，以郭彩绫之敏锐听觉，一时竟然没有察觉，不得不令人吃惊。

郭彩绫微微迟疑，地上的冷面阴差冯德令已滚身而出，他身上多处负伤，鲜血淋漓，一副狼狈不堪模样，身子才爬起一半，却又双膝一弯，坐倒下来。

短发长眉汉子见状眉头微微一皱，身子陡地抢上一步，一伸手把他搀了起来：“冯副座，这是怎么回事？”说时，这人颇具个性的面颊上，隐隐罩起了一层忿怒。

冯德令气息咻咻的向来者二人抱拳道：“启禀二位堂主……这个姑娘……卑职无能，徐钟徐令主已经遭了毒手……”说了这么几句，一时气机不接，到底失血过多，登时昏死了过去。

郭彩绫一听冯德令口气，才蓦地警觉来者二人敢情俱是堂主身分，对于宇内二十四令的组织，她多少也有个耳闻。

原来这个规模庞大的江湖组织，自铁海棠这个总令主起，下设天、地、乾、坤四堂，每一堂设有正副堂主各一人，另外更设职管风纪整肃的风、雷两处香堂，以及一个专司人事提调的“令”，这些组织都是仅次于总坛之下的一等机构，再下去才是二十四处分令，九十六水陆各舵。

天地乾坤四堂乃是隶属总坛之下最重要的一级单位，故此四堂堂主身分至为崇高，武功杰出更是不在话下，即使与总令主铁海棠酬会，也是平起平坐，可见在总坛身分之隆。

四堂堂主依顺序为天堂堂主天马行空晏三多、地堂堂主风雷手秦渔、乾堂堂主潇湘侠隐欧阳不平、坤堂堂主墨羽岳琪。

眼前二人，正是其中之二。那个蓄留短发，面相清奇，长眉汉子正是地堂堂主风雷手秦渔，至于另一个风度翩翩手持折扇的儒者，却是乾堂堂主潇湘侠隐欧阳不平。二位堂主武功出众，身分至尊，平素在总坛也是深居简出，没有特别事故，简直难得一见，想不到竟会同时现身，却是大非寻常。

郭彩绫猝然听知，自是吃惊不小！

是时人影掠动，陆续由那艘金色大船内闪出四名蓝衣少年，观诸四人出动身法，俱都当得上高手之流，一经现身，点石撞波，一路起落，星丸跳掷般，转瞬之间已来到了眼前。

郭彩绫乍见对方这番声势，心知必将不了，当下按剑后退一步，面罩青霜，却是一言不发。

是时两名弟子，已把伤重昏迷的冯副堂主接了过去，地堂堂主风雷手秦渔，冷峻的脸上不禁罩起了一层怒容。他冷冷一笑，吩咐那两位搀扶冯德令的汉子道：“冯副座失血过多，速速送回总坛，这里事本座自会应付，用不着惊动船里的贵客，知道么？”两名弟子答应一声，各自架着冯德令半边身

子匆匆而去。

剩下的二弟子，不待分说，双双向着郭彩绫身前走近，却在相距八尺左右之处，双双站住。

郭彩绫冷笑一声，她自忖着眼前形势，似乎对自己不利，心里正自盘算着如何脱身。

却见留着短发的地堂堂主风雷手秦渔，一双细长上挑的凌厉眸子，忽地向着这边逼视过来：“这位姑娘，你好大的胆子！”语音里带着浓重的一口鄂省乡音：“你是谁家女儿，叫什么名字？速速报来，若有一字虚假，本堂主要你立刻溅血掌下！”

郭彩绫蛾眉一挑，冷笑道：“身为一堂堂主，竟然连本姑娘都认不出来，不如叫铁海棠出来，他自然会告诉你我是哪个。”

风雷手秦渔头上那一丛短发，簌簌一阵耸动，凌声道：“放肆！”

一旁持扇的乾堂堂主潇湘侠隐欧阳不平，忽然冷笑道：“秦兄何必与她多说，且将这丫头拿下来回去发落再说。”

风雷手秦渔微微点头，后退一步，叱了声：“拿！”

两名蓝衣弟子聆听之下，陡地抽出了长剑，左右同时垫步欺身而上。

二弟子一名李威，一名黄效平，连同先前搀扶冷面阴差冯德令的两名弟子，俱在地堂效力，是已经出师的杰出弟子。

风雷手秦渔岂能不知以本堂副堂主身分的冯德令，尚且不是对方少女对手，落得遭重伤几乎惨死，李黄二弟子又何能奏功。这其中当然有个缘故，一来秦渔自信有自己与欧阳堂主在旁押阵，二弟子即使不敌，也绝不至于吃亏，再者正可由对方出手路数，察知她的出身来路。

李、黄二弟子领命之下，双双踏进战圈，却见正面的郭彩绫抱剑守一，一副以逸待劳模样。

须知郭彩绫冰肌玉肤，国色天姿，李、黄二弟子俱是正趋发育成熟之血性少年，是以初初一见之下，在心里本能的即产生有倾慕对方之正常反应，以其本性，实难上来以杀手相加，只是眼前堂主有令，却又不得不遵。

李威嘴里轻呼一声：“开罪！”率先将长剑递出。剑势一转，呈弧状划出了一轮光华，直向郭彩绫右侧当头砍落下来。

按常理来说，郭彩绫必得出剑以迎，另一名弟子黄效平即可伺机踏入，以长剑攻其之虚，迫使对方伏首被擒。

这是他们两个的如意算盘，哪里想到这个算盘可是打错了。

李威一剑递出，见对方直立的身子并不移动，心里未免动了一下，原来他早已迷失于对方娇容，只不过是虚作声势，迫使对方出手还击，自己两人双战她一个，又有两位堂主押阵，料必不会吃亏。有了这种想法，是以他这一剑才施出了十分功力，这时忽然发现对方并不如预料出剑还击，心里不免一虚，起了怜香惜玉之心，力随意转，心里一软，凌厉的剑势立刻大为减弱。

郭彩绫其实早已胸有成竹，自不容他示威。她原想在对方剑锋加顶之刹那，施展寸心莲花掌直取对方心房。

这一式手法，乃当年郭白云亲自传授，并深为告诫，非必要不可轻易施展，盖因为过于狠毒之故。一招出手，对手设非事先有备，鲜能幸免，而一经中身，必死无疑。

好心有好报，李威的怜香惜玉却救了自己一命，郭彩绫锐利的目光，顿时察觉到了他的心情有异，空中落下的剑势忽然劲力大减，使她顿时有所警



觉，女孩子家处处比较细心，只须瞄上对方一眼，已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一眼不禁使她杀机骤减，也就动了那么一点慈心，不欲再下毒手取对方性命。

心念一转，玉手频翻，纤狠玉指在几几乎已经接到对方剑锋的寸许之间，倏地向上一翻，三指着力，不偏不倚的正好拿在了对方剑锋之上。

这一手空手入白刃的小巧妙手，看似无奇，其实手眼心却必得恰配到十分好处不足为功。这正是当年郭白云十二拿云手之一，也是郭氏独得天机的武术秘招之一。

李威只觉得剑上一紧，却格于自己进身的姿态，寸步难移，眼看着掌中剑在对方三指力凝之下，弯成了一张弓的形状，临近到自己面门之上。

此时此刻，郭彩绫如欲取对方性命，称得上是举手之劳，李威只吓得面无人色。

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间，另一名少年弟子黄效平，却由左面攻到，他眼见同门遇险，心中一急，掌中剑随着他前跨的步子，猛然快劈出手，刷！一剑猛砍直下。郭彩绫轻哼一声，娇躯如风舞桐叶的一个妙转，左脚猝起，已踢中李威后腰上，后者身子一踉，足足摔出八尺开外，连人带剑一跤摔倒在地。

几乎在同一个时候里，郭彩绫掌中剑却也没有放过那个黄效平。抬脚、仰身、出剑，三式连成一体，修长的身躯向后一仰的当儿，无巧不巧的正好躲过了黄效平的怒劈的一剑，就在这一瞬，寒光乍闪，她手中长剑如龙蛇乍起，忽然翻起来，已划中了黄效平的左肋。

这一剑可是伤的不轻！原想是对付那个李威，却临时照顾了他的身上。

这个叫黄效平的弟子痛呼了一声，足下一阵子蹒跚，斜着踉了出去，左肋间血流如注。

目睹此情的两位堂主，显然是再也沉不住气，尤其是那位地堂堂主风雷手秦渔，更认为伤了二弟子与自己颜面有关，身形一闪，顿若飘风般的向着彩绫面前袭了过来。他身形方自袭上，郭彩绫却相对的向后退，一进一退，象是彼此有了默契，身形双双落下，仍然保持着原来的距离。

这位地堂堂主秦渔脸色更见阴沉，微微拱手道：“失敬得很，姑娘莫非是白马山庄人称‘玉面观音’的郭大小姐么？”

郭彩绫微微一怔，点点头道：“我就是郭彩绫，玉面观音是人家的戏称，我可当不起。”

风雷手秦渔冷冷哼了一声道：“这么说，已经作古的郭白云老剑客，便是令尊了！”

郭彩绫挑了一下眉毛：“废话，这还要你来多说！”

风雷手秦渔嘿嘿一笑，道：“怪不得姑娘有这般身手，有其父必有其女，郭大侠生前与本座曾有数面之缘，看来姑娘已得他真传。姑娘大师兄郭大野，亦曾来过敝帮，却不似姑娘这般无礼！姑娘如对敝帮抱有敌意，原可上门就教，这种拦道劫杀，如同鼠辈，显然有失大家之风。今日秦某不才，说不得要替你死去的爹爹，管教一下你这个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儿了！”言罢后退一步，面上神色不怒自威。

郭彩绫见祸已闯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豁了出去。她原是娇生惯养，任性惯了，这时被对方一番抢白，更不禁气往上冲。当下冷笑一声，嗔道：“你又是哪个，口气这般托大！别以为宇内二十四令横行一世，人人都该退避三舍，我就是不在乎，要是怕了你们，今天我也就不来了。”

风雷手秦渔长眉一挑，正要发话，一旁的潇湘侠隐欧阳不平一声朗笑，

说道：“好狂的丫头！你当是在跟哪个说话，今天要是不给你点厉害，真当是宇内二十四令没有能人！”言罢，双肩微耸，一股急风袭过，已带着他修长的躯体扑前丈许。

风雷手秦渔抱拳道：“欧阳兄且慢一步，且容我先会她一会，真要接不下来，再请从旁相助。”

欧阳不平冷哼了一声，面有怒容的说道：“秦堂主，却也不要太小瞧了这个雌儿。”双肩再晃，疾风扫过，又自退回。

明眼人如郭彩绫者已看出欧阳不平实具非常功力，一进一退全凭足尖点劲之力，一双膝盖压根儿连弯也不曾弯一下。尤其惊人的的是随着他进退的身势，俱都带有一股凌厉的强风，诚所谓上乘武功中的御风之术。能够具有这般身法之人，当然大大不可轻视。

郭彩绫原是冰雪聪明之人，她又何尝不知对方宇内二十四令乃当今天下最为强大之黑道组织，坛下高手如云，自己人单势孤，势难与对方之主力抗衡，她原意只是出手狙击对方零散的力量，想不到误打误撞，居然会惹出了对方两位堂主，先时一鼓作气，尚还不知厉害，这时一冷静下来，才猝然觉出了不妙，心里未免有些忐忑不安起来。

风雷手秦渔素知这位乾堂堂主欧阳不平，平素应敌，出手奇毒，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对方非死即伤。此人尤其有一怪癖，对于年轻貌美女子更具奇特之恶感。这个因素，据说乃是由于他中年丧偶之故。他那位死去的妻子颇具姿色，夫妇二人鹣鲽情深，一旦死别，人天永隔，乃使其精神上遭受到极为重大之打击，自此以后性情迥异，乃至恨尽天下女子。有了以上这层因素，所以风雷手秦渔深惧他猝然向彩绫出手，造成不幸。

风雷手秦渔为人虽非正派，对郭彩绫亦无心庇护，只是对于郭白云的不幸遭遇，内心却深具同情，因此怜鸟及屋，也就不忍心郭氏之独生爱女就此丧生。虽然如此，他也绝无意放过了彩绫，而是打算将她擒住送回总坛，听凭总令主发落。

这么做显然有两点用心：第一，在职责上他有所交待；第二，他深知彩绫之母成玉霜与总令主沾亲带故，就凭这一点，铁总令主也绝不轻于杀害彩绫性命，无形中也合了自己心意。甚至以上两点因由，秦渔才会抢先出手。

自然，他的这番苦心，却不为郭彩绫所知。

她自忖目前逃走无望，也就不惜放手与对方一拼，这时见对方二人争相要向自己出手，似乎显示着自己性命，早已操在他二人之手中，不禁怒从心起，当时真力内聚，向前踏进一步：“你们用不着争先恐后！”她冷冷的道，“干脆一齐上来吧，看看我是不是就怕了你们！”一面说长剑直伸出去，剑上光华银芒吞吐，显示出深湛功力，剑尖指向秦渔面门，俨然一副有恃无恐模样。

风雷手秦渔森森一笑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也许你还不知道我二人究系何人，我不妨告诉你吧。”话声微停，他手指欧阳不平道：“这一位乃是职掌宇内二十四令内四堂乾堂的欧阳不平堂主，老夫姓秦名渔，职掌地堂，在我二人面前，你休想讨得什么好去，不如识趣丢下兵刃，且随我二人转回，听候发落。果真不识进退，可就是自取其辱了！”

风雷手秦渔确是用心良苦，满以为自己与欧阳不平的名字，武林中无人不知，郭彩绫震于二人声威，说不定不战而退，自是上上之策。

哪里想到，他的这番用心却是白费了。

郭彩绫聆听之下，毫无所惧，其实她一听对方报出名号，心里还真是害怕，只是生性要强惯了，绝不甘心向对方认罪服输，箭在弦上不容不发，既然非动手不可，不如出其不意给对方一个厉害再说。心里这么想着，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陡地纵身而前，一招玉女投梭，闪出一道光华，向着正面的风雷手秦渔当心就扎。

风雷手秦渔是没想到对方会有此一手，见状既惊又怒，叱了声：“大胆！”随着他翩然翻出的身子，紧挨着对方的剑刃，滴溜溜一个快转，彩绫这一剑紧紧擦着他的衣边滑了过去，看来确是险到了极点。即见他右手向外一探，暗施一指神功，倏地屈指一弹，只听得当的一声脆响，竟把彩绫手中长剑弹得嗡然荡起。

郭彩绫若非用力把持住，这口剑几乎脱手而出。饶是如此，却也由不住掌心一阵发热，这才知道对方果然并非浪得虚名之流。一惊之下，随着对方递出掌势，猛可里凹腹吸胸，向后挪退了三尺，不禁把一腔傲气顿时打消了一个干净。

风雷手秦渔一双钢针似的长眉，猝然一挑，盛气凌人的道：“好个丫头，竟敢偷袭于我，今天却要让你尝尝厉害，莫怪本堂主以长欺幼，对你这个后生小辈没有打过招呼！”说时，他的两只手已经摸插于身后长衣大襟之内，陡地向两面一分，手上各自执出一只稀罕的物件。

那玩意儿通体精铁打制，具有很多棱角刃口，扁扁的折叠在一块儿，一时看不出是什么家伙，可是紧随着秦渔抖动的双手，只听见铮铮两声脆响，两把家伙抖了开来，竟然是武林中罕见的一双奇形兵刃——跨虎篮！

这对跨虎篮，每一只都约有衙门口的红纸灯笼那么大小，上面有一双手提的把柄，通体上下闪烁出刀剑一般的银光，却在篮边四周挺生出十二个锋刃的棱锋。

不消动手尝试，只看上一眼已知其威力惊人！

风雷手秦渔双手执着一双跨虎篮，频频冷笑不已，他一篮当胸，一篮侧提，细长的一双眸子，交织出冷厉的凶光：“来吧！”他频频冷笑着，“大姑娘，把你剑上的功夫尽量的施展出来，看看本堂主怕也不怕！”

郭彩绫一见对方这对兵刃，已知不易对付，眼前情势除了施出全力，放手与对方一搏之外，别无良策。当下，她一声不哼，脑子里却思虑电转，忽地向前一上步，掌中剑“大地沉眠”，霍地荡出一天银光，直向秦渔头上落下来。

秦渔左手跨虎篮向上一转，却以伸出的刀子去锁对方的剑锋。

郭彩绫自然不容他的兵刃相接，临时向下一挫剑身。一顿一挫，这期间可就大有名堂，随着她拧转的手腕子，修长的娇躯霍地向右面一个快转，掌中剑刷地射出一泓寒光，直向秦渔腰眼上扎来。

这一剑由于彩绫的处心积虑，施展出来果然极具功力，下沉的剑锋间以凌厉的去势，真有鱼跃鸢飞之速。

风雷手秦渔顿时感觉出一股尖锐的剑风直透中衣，一惊之下，迫得他不得不急手招架，一式提篮跨虎，“呛啷啷！”震耳声中，架住了对方的剑势，随着他左手上撩，一招金灯照路直向彩绫头上招呼了过去。

郭彩绫只觉得对方跨虎篮上劲力至猛，方才一架之势，已使得她手臂发麻，面迎着当前之势，可不愿意再贸然硬接硬架，倏地拧腰，反纵出丈许以外。

风雷手秦渔冷哼一声，喝道：“哪里去！”足尖点处，电闪般的凑了过去。

郭彩绫身子向后一偏，左手猝扬，发出了一枚银头小弯，“嘶”一缕尖风直袭向秦渔面部，后者跨虎篮往上一提，~~叭~~的一声脆响，已把这枚暗器击落一旁。彩绫虽然只与对方动了几招，却已知道这个秦渔武技精湛，大大不可轻视，自己如果一对一的与他奋死相争，固然不知鹿死谁手，但她却不能不顾忌到一旁尚有另外一个大敌欧阳不平，一个秦渔已使她难以招架，如果再加上一个欧阳不平，自是对她更为不利，况且先时被她所伤的那个冷面阴差冯德令，此刻说不定已将返回总坛，一待对方大批援军赶到，只怕她双肋生翅也是难以逃脱了。

有了这一层顾虑，郭彩绫才忽然想到“临阵脱逃”，不意那个风雷手秦渔，竟然跟踪得如此之紧，寸步不离。就连暂时站在一旁观战的那个潇湘侠隐欧阳不平，似乎已经看出了郭彩绫的心意，身形一连两个快闪已经拦住了郭彩绫的退路。

他虽然暂时仍然保持着旁观者的身分，但是却在在显示出狠厉的姿态——决计不容郭彩绫逃开的姿态。

郭彩绫心里的指望，顿时为之幻灭，当下长剑一挥，叱道：“闪开！”长剑落处，幻成一道银虹，随着扑进的身势，直向当前欧阳不平攻了过去。

欧阳不平长眉猝扬：“放肆的丫头！”描金摺扇倏地向上一扬，当一声磕在了郭彩绫的剑身之上，虽在白昼天光之下，仍可见飞溅而出的一火星。

这个欧阳不平端的是好身手，紧跟着足下踏前一步，左手箕开向外一抖喝声：“去！”一股凌厉无匹的风柱，随着他的手掌递出之势霍然击出。

郭彩绫匆促之间，简直是无从招架，急切里，霍地向后一个倒仰，腾翻出两丈开外，落身在一块耸立的巨石之岭。一个头戴大笠，一身素黄衫的汉子，正自倚身石上，临江垂钓。由于他倚身坐处，正当巨石凹处，那根长长的钓竿又是极为细小，如非彩绫落身石上，几乎难以发现。

此刻这一猝然发现，不禁使她大大吃了一惊。

什么人这等雅兴？外面早已打得天翻地覆，死伤多人，此公竟然还能保持这份悠闲镇定？只此气魄已显示出断非常人！

黄衣人身材甚为高大，虽然坐着，看起来也极魁梧轩昂。他一心注视着水面之上，似乎对于身侧头顶所发生之一切漠不关心。是以，郭彩绫只得由上侧面看知一个大概，不由她不为之心里一惊。盖这钓者到底是否敌人一面尚还不得而知，果真如此，三面为敌，万无幸理。心中一急，站在石上真有上下不得之势。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郭彩绫身子方自纵落石上之一瞬，风雷手秦渔已自侧面快速闪电般袭到。足下践踏着水中凸出的礁石，这位地堂堂主显然施展出武林罕见的凌波踩云步法，唿！唿！唿！唿！一连几个起落，由斜刺里猛然赶到了近侧，陡地向上一长身，捷如鹰隼已扑向郭彩绫所立的巨石之上。

看样子这位堂主显然已为郭彩绫所激怒，决心要给对方一个厉害，是以身子一经扑上，提在双手中的银光闪烁的一对跨虎蓝，陡地同时抡起，直向对方两肋上挤撩过去，其势绝猛，真有排山倒海之势。

郭彩绫显然由于分心足下钓者，一时没有顾及到对方攻势如此之猛，当时被迫得直由石上飘身而下，情不自禁落身在钓者身旁。

风雷手秦渔紧跟着飘身追下，一眼发现了那个垂钓的魁梧汉子，不禁惊

得一惊，反侧间已转出丈许以外。在他看来，黄衣钓者的出现，简直是不可思议之事！

须知风雷手秦渔、潇湘侠隐欧阳不平、郭彩绫这几个人，都是当今武林中身手极见杰出的健者，高手临阵，讲究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样情形之下，竟然会未能发觉到眼前这个黄衣钓者的出现，简直是有点难以想象！

观诸眼前这个黄衣钓者的出现，显然绝非偶然，由他那副处变不惊的悠然神情上判来，似乎在这里已经盘桓了一些时候。三个一等高手，竟然会没有一个发觉，的确称得上怪事一宗！

人影再闪，潇湘侠隐欧阳不平从另一面闪身而前，当他猝然发觉到面前的黄衣钓者，亦不禁神色一凝，吃了一惊。

风雷手秦渔锐利的一双眸子，远远的在黄衣人身上转着，情不自禁的发出了一声冷笑：“尊驾真是好兴致！只可惜你选错了地方，”他冷冷的笑着：“还是挪挪身子，换个地方钓你的去吧。”

黄衣钓者偏过头来看了他一眼。

吓！好轩昂的一副相貌，浓眉大眼，鼻正口方，广阔的天庭，衬以厚圆的地阁，尤其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眸子，在他目光注视之下，风雷手秦渔竟然情不自禁，下意识的打了一个寒噤。对方这副轩昂的面相，乍看之下，竟然给人一种天子之威，风雷手秦渔竟然莫名其妙的呆住了。

随着黄衣人长竿起势，只听得刷的一声，一尾银鱼，已脱水而出，掠起当空。

或许因为这尾出水的银鱼，黄衣钓者才不再理会任何人，鱼儿在地面上跳跃泼刺不已，他抓住放入篓子里，然后重新上鱼饵，再次慢条斯理的垂竿水面，一心一意的注视向水面上，却不发一句言语。

这人肤色或许因为长时间与大自然为伍，色作古铜，他两膀开阔，肌肉扎实，如果站起来，怕在七尺开外，这等神伟的汉子，即使武林之中亦不多见。

风雷手秦渔在对方目光回向水面之后，心情为之一松。以他昔日在帮里的威风，言出必践！说过的话一定算数，鲜得有人敢与抗衡，他既已命令这个黄衣钓者离开，就不容他不遵。

然而，这一刻，不知是一种什么的感触，忽然使得他下意识地对这个陌生的钓者感觉到一种潜在的畏惧。也许畏惧这两个字形容得过分了一些，总之，却使得他感觉出对方的不易招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感触？可真是莫名其妙！

秦渔心里有了这种微妙的感触，对于他的抗命不去，居然也就不再追究。

他足下一连踏进几步，目光逼向郭彩绫道：“丫头，眼前你大势已去，且随本座转回，也许尚有一线生机，否则……哼哼，就算本堂主对你有姑息之心，只怕欧阳堂主也是放你不过，放聪明一点，岂不是好！”

郭彩绫原以为黄衣钓者系对方之人，心里未免还有些嘀咕，这时才知道自己错担了心，非但如此，由方才黄衣人凌人的眼神，以及他对秦渔所采取“不予理睬”的神态上看来，很可能这个人还是一个强硬的角色。因为这里方圆数百里内外，无人不识字内二十四令总坛所在，又有几个不要命的人，胆敢跑到字内二十四令总坛门外来讨生活的！以此而判，这个黄衣钓者的身分、动机，可就不得不令人有些疑心了。

郭彩绫先时在黄衣钓者侧目之际，已不禁震惊于对方那双精气四溢的丰

朗眸子，从而也就断定出这个人绝非是易与之辈。是以，在她走投无路之际，也就自然而然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原以为他们双方一言不合，很可能大打出手，自己也就多了一个帮手，却没有想到对方却是好涵养，竟然无睹于当前的拼杀搏斗，一心一意只在他手上的钓竿，看起来这个架还是要自己打下去，心里未免有些失望。

双方既然陌不相识，郭彩绫自无要求对方为自己卖命拼杀之理。

眼前风雷手秦渔出言逼迫，不禁又激发起她好胜之心，当下一紧掌中剑，冷笑道：“想要我不战而屈，你是休想！有本事你们就杀了我。”

风雷手秦渔嘿嘿一笑道：“本堂主对你已是破格容忍，且莫要不识好歹！”

一旁的欧阳不平似乎对那个黄衣钓者十分在意，一双明锐瞳子，自一见对方之始，即频频在他身上转移不已，显然已察觉到对方的非比寻常。这时他身子向侧方一转，重新拦住了郭彩绫的去路，手中摺扇一指彩绫道：“姓郭的丫头，秦堂主已对你再三容忍，再不识进退，本座第一个就饶你不得！本座还不信，什么人有天大的胆子，竟敢插手管宇内二十四令的闲事，除非是他活的不耐烦了！”

这番话很明显的已亮出了字号，分明是意在警告那个黄衣钓者，要他少管闲事。

哪知话声方自出口，耳听得水声一响，银光一闪，一尾活生生的鲜鱼，随着黄衣钓者甩起的竿势，突地脱水而起，直向着那位欧阳不平脸上飞去。

风雷手秦渔怒吼一声：“大胆！”跨虎篮霍地向上一抡，咔嚓声中，已把那尾扑面的鲜鱼锁入刀梭之内。

黄衣钓者这种飞鱼袭面，几近游戏，其实是绝大侮辱的动作，加诸在宇内二十四令两位堂主身上，简直极尽挑拨凌辱之能事。

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秦渔、欧阳不平来说，莫不感到极大的羞辱，相继怒由心起。风雷手秦渔再次的怒啸了一声，那只锁住对方鲜鱼的跨虎篮，用力的抖动了一下，决计利用跨虎篮的十数把刀刃，先将对方那尾钓的鲜鱼，连同对方钓鱼线一并绞个粉碎再说。哪里想到这么一个简直不成问题的小小动作，却也不能顺其心愿。他这里功力内敛，跨虎篮晃摇得哗啦啦漫天价响，奇怪的是锁在篮内那条鲜鱼，仍然在里面活蹦乱跳不已，十数把锋利的刀刃绞削之下，休说是一条血肉凌聚的鲜鱼，就是一块青石，也当绞成粉碎，妙哉那条鲜鱼却通体上下看来未曾伤着分毫。非但如此，就连那根细若无睹的鱼线，也依然完好如初，依然紧持有力的连结在黄衣钓者手中钓竿之上。

这番景象太奇妙了，简直奇妙得不可思议！

潇湘侠隐欧阳不平原待向黄衣钓者扑上的身子，在目睹着这等诡异奇妙的情景，忽然定住不动。

郭彩绫也惊吓得目瞪口呆。

现场最感尴尬，羞窘的莫过于风雷手秦渔本人了。凭他一身精湛的武技，三十年风尘历练，走南闯北，掌中一对跨虎篮，不知毁过多少成名的英雄侠士，摘下过多少人的“万儿”，然而象眼前这种怪事，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惊惧、震怒、羞忿一股脑的压迫着他，使得他把心一横，越加的要与对方这个人别别瞄头，见个真章儿。

由是第二次提聚真力，跨虎篮摇晃得哗啦啦震天价的一阵子脆响。

妙的是那尾衔结在对方鱼线上的鲜鱼，仍然是在刀梭子里活蹦乱跳不已，休说是如其想象的绞为肉泥，简直片鳞未脱，全身上下不见一些儿血渍。

令人更惊吓的是，那个倚石垂钓的黑衣钓者，却仍然保持着原样，端正的坐在石上，甚至于连身子也没有回转过来。

这番动作太奇特了！从而使得宇内二十四今内四堂的两位堂主打心眼儿里起了一阵子兢惊。

跨虎篮锁着鲜鱼，鱼连着线，线又连着鱼竿，鱼竿持在黑衣人的手里，这一连串的巧妙关系，使得黑衣钓者与那位地堂堂主风雷手秦渔之间，形成了暂时不可分开的微妙关系。

风雷手秦渔的狼狈尴尬与不能自己，似乎只有那位乾堂堂主潇湘侠隐欧阳不平最能体会，他二人到底是一条线上的，有着荣辱与共的切身利害关系。目睹着风雷手秦渔的这份尴尬，欧阳不平也情不自禁的红了脸。在一阵兢惊之后，他鼻子里发出了一声冷哼，手中描金捂扇倏地阖起，肩头略倾，箭矢也似的直向黑衣钓者坐处猛然狂袭了过来。

虽说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黑衣钓者只不过仅仅露了这么一手，可是就这么一手就足够了，足够使两位堂主体会到来人实在是他们毕生所仅见的一位杰出高手。

既已动手，就能分出个胜负高下。潇湘侠隐欧阳不平一身武功，较之风雷手秦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宇内二十四令能够身任内四堂堂主之一，当然必有过人身手。这时他身子一经扑上，手下绝不留情，掌中描金招扇倏地抡起，夹附着一股尖风，霍地直向黑衣钓者当头打落下来。

对于一旁观战的郭彩绫来说，欧阳不平的身法实在当得上惊人二字。随着他落下的身势，形成了一股狂风，地面上灰沙在他身形落下的一刻，霍地四下里飞散扬起。那一柄描金摺扇，却是拨风盘打直下，猛厉的向着黑衣钓者当头顶门大笠直挥下来。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那柄描金摺扇闪烁着金光的扇骨，眼看着已将击中在对方头顶的一瞬，那个黑衣钓者忽然身子微微向左边偏了一下。

身躯的移动，配合着他扬翻而起的一只左手，那种动作看起来实在并无高明之处，只是极其从容至然而已。然而，在他这个普通的动作里，含蓄着令人惊异的功力，这一点，事实上已由欧阳不平的动作里得以证实。

黑衣钓者这一手“挥手斜阳”，的确含有那种象夕阳黄昏般别致的诗情画意，然而武林中越是精妙绝伦的功力，却每每溶于这类看似完全自然的动作中。

潇湘侠隐欧阳不平在对方这等从容的一个手势里，登时大见张惶。他来的快，去得也快。一来一去，其势有若疾雷闪电。

只见他下袭的身子，鹰隼般的就空一个倒折，夹附其躯的是一阵噗噜噜衣带风声，欧阳不平已落身三数丈多。凭着他杰出的轻功，犀利的见识，使得他暂时躲过了黑衣钓者那一式看似无奇的挥手之姿，只是他的惊惧与狼狈却已在在难掩。在地上一连踉跄后退了十八步，才站住了身子，那张脸却因为过于惊吓之故，在极短的一时间，连续的变幻了好几次颜色。

郭彩绫虽然无从感觉出黑衣钓者的功力如何，却能体会得出对方那种纯粹溶冶于自然的出手功力，必系更为惊人！她忽然忆及了一句老生常谈——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以之印证于眼前这个黑衣钓者，令她大有这种感触。对于那位乾堂堂主欧阳不平来说，黑衣钓者那一手挥手夕阳，确实使得他大梦初醒，他忽然发觉到自己的功力与对方简直难以相比，顿时使得他愕在了当地动弹不得。

这个架必然还要打下去，但是将要如何一个打法，却得好好观察思索一番。

黄衣钓者掌退欧阳不平之后，这才缓缓的由地上站了起来，他手里兀自拿着那根长长的钓竿，事实上他与风雷手秦渔之间的一段争执，尚还在持续之中。

郭彩绫原本就猜测着这个黄衣钓者，必然身材极为高大，这时在他站起来的身势里，果然得到证实——足足有七尺开外的高度，阔肩巨臂，衬以他轩昂的气势，端的是十足的一个伟丈夫。

风雷手秦渔仍然是不死心，只是他却是怎么个使劲儿，就是割不断对方手上的那根鱼线，这使他苦恼忿怒万分。黄衣钓者那对的神采的眸子，一直注视着他，庄严的面颊上自一开始就不曾显现出任何表情。现在依然如此，他一只手平举着钓竿，由钓竿渐渐弯曲的程度看起来，似乎那条鱼竿上，已逐渐加诸了力量。渐渐的，那根鱼竿越形弯曲……风雷手秦渔的一只跨虎篮，已不如先前那般摇动的剧烈了，最后渐渐趋于静止。

钓竿越形弯曲，风雷手秦渔的表情也越形的不自然。他们二者之间必然借着那根细细的钓线的桥梁，互相较量起功力来了。

瞬息之间，秦渔已涨红了脸，他必然已施展出全身的功力来抗拒对方钓竿上的奇大的力道。相形之下，他早已不支，只是身为一堂堂主，颜面攸关，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肯松手认输，这么一来，就为他自己带来了更大的痛苦。

黄衣钓者渐渐抬高了他的手，手上钓竿在他加诸的巨大力道之下，变成了一张弓的形状。

风雷手秦渔身子忽然起了一阵子战栗，黄豆大小般的汗珠子，一颗颗由他脸上滚落下来。蓦地，随着黄衣钓者振臂扬起的那根钓竿，风雷手秦渔整个的身子，活似一条大鱼般的凌空弹飞直起，忽悠悠足飞起了两三丈高下，才又霍然重重摔落下来。

饶是风雷手秦渔这样一等一的武林高手，也经不住这等巨力的重摔，登时双篮出手，整个人在地上一连翻了几个滚儿，才勉强跃身站起。

唿！唿！两条疾劲的人影，相继纵落面前，现出了黄效平、李威两名弟子。

不知何时，那艘金漆大船已驰到了近前，两名弟子正是由船上跃下，相继奔向秦渔身前。

风雷手秦渔身上已多处挂彩，过分的惊吓，使得他面白如纸，一时真有点张惶失措，在两名弟子扶持下，他简直无以自处。

这一手飞竿钓人，如非郭彩绫亲眼看见，她是万万也难以想象的，从而也就证实了这个黄衣钓者，果然身负有罕世难能的功力。

郭彩绫不自觉的看直了眼，猛可里迎面清风一阵，那个高大体魄，意态昂然的黄衣钓者，已经站在了她面前。

郭彩绫心中一震，只觉得在对方这等超然神威之下，自己仿佛变得极为渺小，渺小得微不足道。

四只眼睛对看之下，郭彩绫忽然有所警觉的点了下头，呐呐道：“你……谢谢你。”

黄衣钓者锐利的目光，缓缓自现场每一个人面前掠过，凡是为他目光扫过的人，均都情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寒噤。最后这两道目光，才又落在彩绫身上。



郭彩绫下意识的后退了一步，因为对方直到现在为止，还不曾开口说过一句话，并不能因为他的出手，就判定他是自己这一边的。

“你……”郭彩绫几乎有点害怕了：“你到底是谁？你要干什么？”

黄衣钓者看着她徐徐的点了一下头，抬起一只手来，向着一旁指了一下。

郭彩绫顺其手指处看去，忽然发觉到自己骑来的那匹爱马黑水仙，远远的拴在那边林子里。

她忽然明白了：“你是要我走么？”

黄衣钓者黯然点了点头，郭彩绫这才把对方看了个清楚。

浓眉大眼，真正口方，约莫三十五六的年岁，可能还要大一点，在他广厚的下颚上，衍生着一丛短而密的胡髭，根根见肉。这等神威的相貌，似乎只有在历代帝王的画像，或是那类自古以来武将的相谱上才得看见。在他身边，从而使得你感到一种神威不可侵犯的拘束之感。

他虽然没有说一句话，然而这个手势，也已明显的表露了他心里的意思，那意思是要郭彩绫赶快离开。

金漆大船就在眼前泊岸，船上软帘深垂，除了李、黄二弟子之外，另有四名年轻弟子侍立在船舷两侧，实在难以想象这金漆大座舟之内，除了载有内四堂的两位堂主之外，另外还有什么声名显赫的人物。

黄衣钓者的示意，不禁使得郭彩绫心里怦然一惊。只是在道义上来说，自己惹了这等大祸，却要对方一个陌生人来为自己担待，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你……你不走么？”半天，郭彩绫才说了这么一句。

黄衣钓者摇摇头，面色越加的冷峻，似乎对于郭彩绫未能即刻遵命而去，已经感觉到不快，他再次的指了一下那匹马，用力的挥了一下手。

郭彩绫怪不好意思的点点头，道：“好吧，大恩不言谢，我看我在这里，实在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不过，最起码，你也应该把你的大名告诉我，也好使我……”话还没说完，黄衣人已用他神威的目光制止了她下面的话，并且第三次的挥手令去。

郭彩绫心里是说不出的纳闷儿：“奇怪，他难道是个哑巴？怎么不说话呢？”

心里想着，由不住更加注意的向对方打量不已，然而即使他真的是哑巴，也万万不能由外表上观察出来的。

黄衣钓者冷峻的目光，简直使得她无法抗拒。

“好吧，”郭彩绫悻悻的说道：“既然你不肯把名字留给我，也就算了……反正我心里记着你的这份恩惠就是了！我叫郭彩绫，家住兴隆山，白马山庄……以后有机会，欢迎你来玩！”

黄衣钓者原在愤怒之中，然而当他听到对方报名“郭彩绫”以及道及住处时，显然脸上现出了一片惊异，那双眸子里由不住泛出一片异采，宛若思及故人那般的充满了喜悦。然而毕竟他大异凡俗，长久的修为，早已使他不惊于任何世俗，一颗皎皎赤心，确能包容天底下任何人与人之间一切人事困扰。面对着这个他显然希望能见到的女孩子，他微微点了一下头，表示他已明白对方的心意，然后再次挥手令去。

郭彩绫确实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当下，她点点头向对方告别，随即大大方方转过身来，向着那边树林子走去。

现场各人，目睹着这一切，内心都不无愤慨——当着宇内二十四令内党两位堂主的面，如果真要听令郭彩绫就此而去，一旦事传江湖，那可真成笑

话了。

“慢着！”随着欧阳不平嘴里的一声轻呼，这位职掌宇内二十四令内堂的堂主声出人现，只是一闪，已拦在了彩绫身前：“姑娘，你还不能走。”

一面说着，这位外貌恂恂儒者风范的欧阳堂主，倏地脸上罩上了一层青霜，那双深邃的眸子却直直的视向一旁的黄衣钓者：“阁下武功当世罕见，的确是高明之至！”欧阳不平双手抱了一下拳：“这位姑娘伤毙了敝帮多人，守着敝帮大门口，要想就此一走，只怕没有这么容易。请阁下赏在下薄面，暂时置身事外，容在下先拿了这个肇事的姑娘之后，再与阁下全义论交，怎么样？”

黄衣钓者就在欧阳不平横身拦阻的一刻，脸上倏地罩起了一片怒容，等到欧阳不平发话完了之后，他才摇一下头，表示不同意对方的说法。

是时，另一面的风雷手秦渔，已抬起了一双跨虎篮，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他虽然被对方钓竿重重的摔了一下，到底没有伤了筋骨，少事调息之后，自信仍有再战之力，就这么败下阵来，那可真是王八现眼，他自信敌不过那个黄衣钓者，可是若能将郭彩绫抢到手，未始不是一件好事。脑子里一经触及，身子快速一个旋转，已扑向彩绫的身边，怒声道：“欧阳堂主，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先对付他一阵，且容我先把这个丫头擒到手里再说。”

轻松的一句话，即把那个烫手的热山竿扔到了欧阳不平手里，欧阳不平当然也不是傻子，可是他心里却另有打算，偷眼向泊在一旁的那艘金漆大船瞄了一眼。

这一眼却带给了他无比信心，因为他相信即使船里的那个人涵养再好，可是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绝不会逃过他的眼睛，最终他也必将会被卷入这个漩涡里面，那就正合了自己的心意。有了这个念头，他才敢再次持黄衣钓者的虎胡。

风雷手秦渔话声一完，不待欧阳不平出声应诺，当下双篮一举，脚下一上步，已向郭彩绫身前袭过去。

郭彩绫原本就觉得这么走怪不好意思的，秦渔既然横加拦阻，正好合了她的心意，当下长剑一挺，就要迎上前去，不意就在此俄顷之间，眼前黄衣一闪，有如飞云一片，那个身材高大，意态轩昂的黄衣钓者，已介于二者之间。风雷手秦渔万万料想不到，居然第二次遭遇到了他，心中一急，大吼一声，两只跨虎篮交叉着直向对方身上挥去。

黄衣钓者这一次却是空着两只手，连那个长竿也没拿着，面迎着风雷手秦渔的两只跨虎篮，他猝出右手，脚下微微向前踏进一步，又是极其随便自然的一招。

风雷手秦渔此生遭遇过无数高人奇士，然而确信没有一人的出手与对方这个黄衣钓者相仿佛，从而也就拿不出一套能够自信制胜对方的战略，随着黄衣钓者的掌势，他脚下一阵子踉跄，蹬蹬蹬一连后退了好几步，只觉得对方黄衣钓者手掌上凝聚万钧巨力，随着他前进的那一步，更是含蓄着极其神秘的威力，如果不赶快退后，接下去的一招，将使他无法防范。

风雷手秦渔早已是惊弓之鸟，然而他心里却十分清楚，自己所遇见的这个主儿，武功之高不可测，简直无法取胜，设若不迅速退身，必将要再次出丑。他脑子方自兴起这念头，待要即刻退身时，已经慢了一步，陡然间，他感觉出由对方黄衣人身上袭出来一股奇热无比的劲道，再想退身时，哪里还来得及！双方乍一交接，即被那股奇热如焚的劲道紧紧的吸住，其势有如磁

石引铁，休想移动分毫。这真是他生平从来未曾有过的奇异感觉！自此，黄衣钓者每向面前跨进一步，那种奇热如焚的劲道，也就更加强了一些，他的身子也就被吸得更紧。

眼看着黄衣钓者一步步来到了他身边，在距离他身前三尺左右站定脚步。

秦渔在领受着对方身上那种奇异的劲道时，只觉得遍体奇热，似乎全身的血液在对方那种劲道之下，俱都为之沸腾了。

一时，他奇热难耐，由不住汗下如雨。

黄衣钓者一双炯炯双瞳，凌厉的注视着他，显然已为他所激怒，情不自禁的举起了一只手掌——这只手掌上凝聚着无与伦比的劲道，侍要向秦渔当胸击出时，忽然他那双眸子里的光采消失了。

一个象他这般功力的奇人，是绝不会轻而易举的动手就随便杀人的，况乎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仇恨。

风雷手秦渔作梦也不曾想到，自己这条性命在对方转念之间又得了生机，随着黄衣人平推的掌势，他身子球也似的滚了出去。

这一辈子秦渔还真不曾这么丢过人，偏偏一身武功，在与对方这个怪人交手时，竟是一些儿也用不上。在黄衣人奇异的武功招势之下，他简直就象是一个小孩子，根本就插不上手，丢人现眼在所难免。

随着黄衣钓者劈空一击的掌势，秦渔足足滚出了丈许以外，手里的一双跨虎篮再次脱手，脸上也多处擦破，和刚才一样，虽然说不上受了什么大伤，脸可是丢大了，连羞带吓，却使他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偏偏那位职掌乾堂的欧阳堂主，却自信有可乘之机，蓦地由身后猛袭而进。他快速的往前面一个上步，掌中描金摺扇陡地向前一探，力透扇梢骨，发出了尖锐的一股劲风，直向黄衣钓者背后志堂穴上点到。

黄衣钓者似乎不曾发觉，他宛若无知的神态，使得欧阳不平心中大喜，一时力透扇梢，加急点出。他内力精湛，尤其擅施隔空点穴手法，此刻功力凝聚，更具十分威力，眼看着递出的扇梢，几几乎已经沾着了对方的衣边，忽然间只觉得对方身上弹出一股劲道，这股弹出的劲道，无巧不巧的正好迎着了欧阳不平递出的扇梢，由于角度适当，虽只是一弹之力，却可收四两拨千斤之妙，欧阳不平这一扇子，只以毫厘之差，而错走偏锋，点了个空。

这一手未尝不在欧阳不平意料之中，一招走空之下，他身子极其轻捷的向外一闪，描金摺扇刷地张开来，却以张开的扇面，在一个反手的势子里，再次向黄衣钓者的脸上挥来。

休看这一挥之势，其中却暗含着几种变化狠厉的绝招，由于那扇面质地乃系九合金丝细细编织而成，厚薄如刃，在欧阳不平内力灌注之下，简直无异一口钢刀，一经收合，更可以作棍棒鞭锏，间或判官笔的施展，变化万千，端的厉害至极！

欧阳不平当然知道对方的厉害，是以他一上来即全神贯注，面面俱到，唯恐不用其极，描金摺扇方自挥出，左掌一沉，点金耀波般再向对方下腹击去。这一势变招，施展得极为老到，看起来这位欧阳堂主决心是要致对方以死命，才会这般不顾一切的拼命施展。

扇面，掌势，形成两种不同形态，而却各具奇险凌厉杀着，彼此距离又近，黄衣钓者设非有出乎意料的奇招化解，看来简直不能躲过。

看到这里，就连一旁的郭彩绫也由不住吓了一跳，发出了一声惊呼。

形势的变迁，有如电光石火，郭彩绫的这声惊呼方自出口的同时，猛可里，就只见那个黄衣钓者的身子霍地向后面微微一坐。

这一式“老子坐洞”施展得真是恰到好处，几乎在同一个势子里，右手向上一撩，呼噜噜！一阵衣襟飘风之声响起，却已将身上那袭宽大的黄衣抡起。

这一手端的出人意料！

试看黄衣钓者抡出的衣面，有如渔夫撒网般的奇妙，欧阳不平恰似渔网下的一条巨鱼，一迎一兜，网了个正着，随着黄衣钓者扯大旗般的向外一甩，欧阳不平陡地被翻上了半天。这一手看来几与刚才那一手“飞竿钓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力道显然较诸那一手更要猛厉的多。

眼看着欧阳不平飞在当空的身子，足足腾起来四五丈高下，一径直向着眼前浅水乱石间坠落下来。

以欧阳不平这一身杰出的功夫来承受黄衣钓者奇异的劲道，也难以在空中保持住平衡下落之势，眼看着他翻起半天的身子一连折了几个凌空筋斗之后，头下脚上，一径的向着乱石嶙峋的河岸上倒栽下来……

陡地，一道白光由斜刺里电射而出。

郭彩绫站的那个角度，看得十分清楚，只见在危机一瞬之间，那艘停泊在岸边大船的船帘子忽然哗啦一下子揭了开来，一个形相极为怪异的长身老者，陡地自舱内电闪而出，随着他快出的身子，右手颤处，发出了数丈长短的一根白色长绫，乍然看起来，直似白光一道，银河倒泻般的直迎着下坠的欧阳不平身上卷去，不偏不倚，迎了个正着。随着那怪异老人的一声断喝，长绫霍地向后一收，却已把欧阳不平下坠的身子硬生生的拉了起来。

白色长绫一放一收，其势有如银河倒卷，欧阳不平原来倒栽直下的身子，经此一来，陡地再次反卷而起，飘飘然的落向一隅。

眼看着那条白色的绫带，有如银虹倒卷般地又收了回去，在空中自相裹缠成为一团，落在了那个面相十分怪异的长身老者手上。

对于郭彩绫来说，简直是出乎意料！想不到对方这艘金漆座船之内，除了那两位武技深湛的堂主之外，竟然还另有高人。这个形象怪异的长身老者，对于郭彩绫来说，显然是前所未见，十分陌生。

只见来人身材瘦高，两肩奇宽，鸠首鹄面，状似野番，稀稀落落的一小绺白发，挽成核桃般大小的一个发髻，顶在头顶正中，一身皂色长衫，十分肥大，最令人吃惊的是，此老脸色奇特，包括他露出衣袖外的那一双鸟爪般的怪手，都象是毫无血色，而且白中透青，脸上，手上，青筋暴露，乍然看上去，真象是深山大谷里不见天日的山魃木客，确是能让你吓上一跳！这个人的甫然出现，非但使得郭彩绫吓了一跳，即连那个黄衣钓者在一度注目之下，也不由微微皱了一下眉毛。

眼前的气氛，似乎由于这个怪异的青面老者霍然现身，忽然显现得一片阴沉。

青面老人一经现身，那双鹰鸱也似的眸子，瞬也不瞬的已经盯在了黄衣钓者身上。遂见他一双袍袖倏地向后一甩，呼噜噜！风声一响，直立船首的瘦长身躯长桥卧波般地已落向彼岸。观他这一手进身之势，似乎仅仅凭着两袖后甩而煽起的风力使然，除此之外，甚至于连他的一双膝盖弯也不曾弯动一下。在场各人，俱都当得上一流身手，目睹如此，无不心里有数。

即以郭彩绫来说，也看出了青面老人这种身法，正是传说中的轻功极上

境界：御风之术。以此而判断，这个怪异的老人，实在是非有非常身手了。

包括欧阳不平、秦渔两位堂主在内，脸上俱都情不自禁的浮现出一种喜悦之色，尤其是欧阳不平，更不禁私心窃喜，甚感得计。

黄衣钓者除了在对方甫一现身之际，略表惊异之外，一直都显得十分平和。这时，当他目睹着对方施展出这一手御风之术之后，英昂的面颊上更不禁微微现出一片冷笑。

每个人的一双眼睛，都在注意着现场的这两个“超级强人”。

青面老人一落向地面，紧接着身子再次弹起，起落之间，已至三丈开外，落向黄衣钓者正面，可是他却又快速的后退出了丈许。等到他站定之后，那张白中渗青，青筋暴现的瘦脸上却由不住带出了一种惊异的希罕神态。

一旁的乾堂堂主欧阳不平，容青面老人站定之后，随即上前一揖见礼道：“多谢厉前辈对敝堂赐以援手，感激不尽。”话声微顿，他遂以手中摺扇指向郭彩绫道：“此女乃是白马山庄郭前庄主之后，前辈一位高足，据悉就是伤在她同门师兄寇英杰之手，前辈若能就此将此女擒到手里，即不愁那寇小辈不上门送死，对前辈与敝帮来说，都有好处！”

这番话自是极具挑拨性，姓厉的青面老人聆听之下，顿时神色一变，那双小如弹丸的眸子里，顷刻间涌现出一片凶光。

欧阳不平察神观色，知道自己这番话算是用对了地方，正是火上添油，眼前大有可观，自己等正可退居一旁，坐山观虎斗，何乐不为！话声出口，心里十分得意，偷眼向一旁的风雷手秦渔递了个眼色，二人随即匆匆退向一旁，现出一副悠闲的观望神态。

郭彩绫虽不知来者何人，可是观其出手，以及由欧阳不平对其执礼甚恭的神态上看来，当知来人必具非常身分，而且在武林中辈分甚高。眼前情形，敌众我寡，自己方面只得二人，郭彩绫情不自禁的向着黄衣钓者身前进走过来。

黄衣钓者原意要她离开，可是由于眼前这个青面老者的忽然现身，迫使他不得不临时改变了心意。他仍然保持着原有的镇定，用那双深邃，极具关切的眼睛，向彩绫注视着。

郭彩绫向着他苦笑了一下，道：“不是我不走，看样子暂时我是走不了啦。又得给你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

黄衣钓者面上不着表情，用手指了一下身旁的一块巨石，示意她到那边去。

郭彩绫对于他的始终不开口说话，心里实在是大惑不解，若非是眼前形势特殊，自己非得要激一激他，好歹也逼着他说话不可。然而眼前她岂能这般胡闹任性！当下只得依着他姗姗走到对方指定处，倚石坐下。

那块大石一面背水，高高居上，黄衣人把她安置在这里，大可放心，因为敌方如有任何图谋，必先要冲过黄衣人这一关隘。

青面老者目睹及此，由不住发出了一阵子阴森森的怪笑，面色益见阴沉！

他焉能不知道面前这个黄衣人的厉害！是以自现身之始到现在为止，除了摆定了姿态之外，一直迟迟不曾出手，这当然是有道理的。

越是所谓的高手对招，越是吝于出手，常常是殚精竭虑的结果，只作一招之搏，这一招也就是决定彼此生死存亡，抑或胜负之分的的关键所在。

两个当事人迟迟不出手不打紧，倒是几个旁观的人看得心里沉不注气。

当然，以风雷手秦渔、潇湘侠隐欧阳不平这等阅历见识之人，自不会肤

浅到看不出眼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微妙情势他们两个甚至于更能体会出他们双方所以迟迟不出手的原因，俱不禁暗中为他们彼此捏上一把冷汗。

青面老者与黄衣人四只眸子对视了甚长的一段时间，奇怪的是青面老者自从上岸之后，即与黄衣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直不曾向前逼近，黄衣人自始至终也只守鹄着足下方寸之地。由于他心里一直记挂着郭彩绫的安危，生恐与对方青面老者鏖战之际，欧阳不平与秦渔两位堂主乘虚而入，他二人合力之下，郭彩绫势将不敌，这是黄衣人所不乐意的。正因为如此，他才紧守着眼前方寸之地，绝不予对方任何人可乘之机。

青面老者在几度运施内力与对方抗衡之后，已清楚对方的用心。登时，他青白的瘦脸上再次罩起了一片怒容：“这位朋友，老夫给你取个商量！”休看他一副鸡皮鹤发，老态龙钟模样，一开口说话，却是清脆的童音：“你我之间，说起来全系局外人，犯不着拼个你死我活，这样吧……”青面老人眼神如鹰，直直的注视着面前的黄衣人：“你老弟退一步，我退两步，你意思怎么样？”

人概是没有得到预期的回话，青面老人冷笑一声，继续道：“老夫的意思是……你老弟只管扭头走你的，我们这边人谁也不许拦阻你，只是，我们要留下这个姑娘！”

黄衣人脸上不动声色。

青面老人道：“怎么样？而且老大可以答应你，绝不伤害这个姑娘。你应该知道，我只是用她作为人质，目的在迫使与她同一师门的那个姓寇的小辈自投上门。”提起了这个姓寇的，青面老人眸子里凶光迸现，由不住连声发出了一阵子冷笑！

殊不知这个姓寇的，对于那个黄衣人与郭彩绫所引起的感应，更为深刻强烈，绝不在青面老人之下，只是一方寄以深悄关怀，一方意在仇恨，深痛恶绝，两个极端罢了。

“怎么样？”青面老人神色已似不耐：“老夫只等你老弟一句话。”

那一句话还是没有出口。只是黄衣人却作了一个摇头的否定表示，表示对于青面老者的提议不予赞同。

“哼！”青面老者冷哼了一声：“这么说来，你是非要与老夫我动手不可了？”

黄衣人冷笑不语，只见他的一只手，缓缓将那根插在地上的钓鱼竿拔出来。

青面老者顿时面色一怔，现场各人也无不大现紧张，只以为黄衣人要出手了。

然而猜错了。但见黄衣人钓竿划动，在地面上写了几个字：“你莫非是来自苗疆铁花坞厉铁衫么？”

青面老者登时一呆，狞笑道：“原来你有嘴一张，却是不能言语。不错，老夫正是厉铁衫，足下又是何人？”

黄衣人唇角带起了一丝傲慢，摇摇头，继续用钓竿一端，在地上书写：“少小出家江湖老，不识姓名久矣！”一笔狂草，虽然是信手挥来，却是力透地面。

厉铁衫冷冷一笑道：“你是不肯实说罢了。一向在哪里盘桓？”

黄衣人鼻子里哼了一声，力注竿梢，写下八字：“幕天席地，四海为家！”

青面老者厉铁衫嘿嘿一笑：“好狂的口气，今天你我适逢其会，就此讨

教！”话声出口，只见他一双鸟爪般的瘦手，陡地一合，即闻得一阵清脆的骨响之声，密如贯珠，厉铁衫的两只脚随之向两边跨了出去。

现场登时有了一番异样，沿着厉铁衫站立之处三尺范围之内，顿时形成了一个气涡，只听得一阵沙沙之声，无数灰沙小石，随即在那团向外扩充的气机里，开始缓缓移动起来。

渐渐地，环绕在厉某人身侧的那个内力圈子，似乎越来越大，厉铁衫的那一双眼睛，情不自禁的也就眯成了一条线，透过一线目光，瞬也不瞬的盯视向眼前那个他绝对不敢轻视的陌生大敌。

黄衣人伟岸的身子，一动也不动的仍然站在原处。对于厉铁衫这般功力，他当然有所感受，淡棕色的面颊上，忽然显出了一番凄凉，长竿探出，继续作书，在地面上写着：“你有今日成就，确是不易，毁于一旦未免可惜！劝你还要三思！”

厉铁衫眼神越见凌厉，枯瘦的面颊上现出冷森森的笑容：“话倒是两句好话，只是光说不练，看来你倒是个外家，可知老夫所施展的是什么功力？”

黄衣人面现微笑，挥竿道：“内提三虚，外形三罡，谓之混元霹雳，此功倡之昆仑雷鸣子，终不脱前人窠臼！”

厉铁衫神色一变，点头道：“好见识！这么一说足见高明。说到前人窠臼，莫非你一身所学，岂能无师自通？”

黄衣人点点头，写下道：“然。我之武功皆脱胎于自然天机，前所未见，你欲胜我万万不能，我要胜你却容易之至。你不可不慎重其事！”

一对一答，各人俱目睹耳详，对于黄衣人的这番自负，未免不心里暗自猜疑。

厉铁衫忽然发出了一声冷笑：“足下过于自信，只怕未必，老夫择居化外，已数十春秋不问外事，这一次承铁总令主惠书相邀，千里作客，这件事照说不便我这个客人多事，只怪你行事过分猖狂，二位堂主存心礼让，与你好言相商，居然毫不知情，这等行径，分明大悖武林道义，老夫实在看不下去，说不得插手管上这件闲事。你自不量力，休怪老夫手下无情。不必多说，即请出手赐教！”

黄衣人聆听之后，脸上兴起了不屑之色，只见他往左跨出一步，噗！将长竿插入地面，入地尺许，极见功力。

厉铁衫虽然话声不绝，却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态，两只手依然合十在胸，足下大阔步的跨出，看看内功已凝聚成形，冷哼了一声：“开罪！”二字出口，那一双形若鸟爪般的瘦手，已栗颤颤向外徐徐推出，顿时就有一片成形的罡力，自他栗颤的十指间向外涌出。

黄衣人与他对面而立，间隔距离约在丈许之间，他伟岸的身子仁立在当地，就象打入在地里的一根石桩，丝毫不移动。

厉铁衫发自十指的罡力，该是何等的威力，这一点只须观诸他面前飞沙走石的情景即可想知。然而黄衣人却是那等的无动于衷，一副宛若未觉模样，非但如此，甚至于他身上那袭宽大的黄色长衣，也象他昂然的躯体一样，连衣角也不曾飘动一下。汹涌的风力，事实上已在他身侧四周形成了威力，拳大的石块咕噜噜向后面滚动着，然而偏偏黄衣人茫然无觉。

郭彩绫站在黄衣人身后约有两丈远近，却已感觉到正面风力的罡劲，对于厉铁衫的功力大感惊异，对方双掌只不过才作势推出，已是如此，一旦全力击出，其威力可想而知。这么一想，她心里哪能不为面前的这个黄衣人悬

心！

果然，随着厉铁衫缓缓推出的那双手掌，眼前所形成的空气压力渐渐加剧。

厉铁衫那双推出的手，不象是在凌空运功，倒象是在着力推动一座山。只见他双掌颤动的那么厉害，微微下蹲的身子，虽然刚挺如故，只是所担当的力道必属惊人，这一点只须注意他那一双踏在地面上的脚步即知。

那一双脚步，不知何时已深深陷入地面寸许有余，好厉害的混元霹雳掌功！

在他推动的掌力之下，三数丈范围之内，地面上已无可移动的浮物。倒是那几块一人多高的巨大石头，尚挺立如昔，再剩下的就只是那个黄衣巨人。

黄衣人岸然不动的身子依然如昔，尽管他身侧四周石滚土削，他却能依然故我，那炯炯的目神，既经注定厉铁衫之后，就再也不曾移动过。

厉铁衫的双手已推出了一半，他显然遭到了极大的困难，那未推出的一半，却是较已推出的要吃力得多，简直难以推出。

凡是有耳朵的人，都能清楚的听见自他掌力下所形成的那种轰轰低鸣声，这也是何以冠名为混元霹雳中的“霹雳”二字。从而也就可以联想到，一旦这种掌力推出之后，所形成的音波功力，该是何等骇人！

然而，厉铁衫却并不能如己心意而有所发挥。

渐渐的，他那如铁柱磨盘般结实的身子，也开始动摇了，一连摇动了好几下，随即又吃他死命的定住。

一片红云起自厉铁衫削瘦的脸上，甚至于他的一双眼睛也变成了血红颜色。

旁观的几个人，看到这里都禁不住暗自惊心。事实明摆在眼前，厉铁衫虽然是发动人，似乎却是自讨苦吃，对方黄衣人虽然站着不动，甚至于连手臂都不曾抬动一下，但是在眼前双方暗较之下，他已经毫无疑问的占了上风。

难在厉铁衫的这一双手，可应了“羞刀难入鞘”那句话，眼前是前进无力，后退不能。

每个人耳边部发出一阵隆隆之声，强大的气压力道继续有增无止。

厉铁衫那双手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又向前推进了寸许，他那张脸已由原来的红色变成了紫色，一根根青筋颤颤着，象是无数条小蛇在蠕动着，他似乎已尽到了他所有的能力。直到这时，黄衣人脸上才现出了一片欣慰的笑容，只见他迈动足下，徐徐向前跨进了一步。

这一步，对黄衣人来说，似乎并不十分吃力，可是相对的加诸于厉铁衫身上可就大不轻松，蓦然间，他身子摇荡得那么厉害，黄衣人鼻子里哼了一声，一双光华内敛的眸子逼视着他，脸上微现怒容——他已经给对方颜色看了，怪在厉铁衫仍然梦想求胜，不白量力，因此这双眸子里的光采，含蓄着凌厉的责怪之意，象是予对方最后的一种警告。

厉铁衫身子在一阵剧烈的摇荡之后，竟然又为他稳了下来。那双踏立在地面上的脚步更见深入，几乎没陷及足踝部位。

有一种十分怪异的现象，那就是先前为厉铁衫功力逼近离开的土砾石块，这时竟然纷纷的又向回移转回来，非但是纷纷回来了，而且更是超过了原来停置之处，飞沙走石，较诸先前情景有增无减，更生奇趣。

郭彩绫与对方的两位堂主看到这里心里俱都雪亮，妙在他们竟无从体会自黄衣人身上所发出的功力。



显然不同的是，厉铁衫的功力是有形，而黄衣人的功力却是无形，似乎这种无形的劲力，已取得了胜利。

厉铁衫既然硬撑着死不败阵，黄衣人就不得不再予以颜色，当下他冷冷一笑，霍地向前又跨进了一步。跨进了一大步。

厉铁衫陡然神色一阵大变，身子一阵大晃，倏地后退了三步，发出了一声轻咳，似有一股急起的怒血，直涌喉结，却硬生生的又被他咽到了肚子里。那张枯瘦的脸显然已不再是紫红颜色，一时间变成苍白，大颗的汗珠，由那张瘦脸上流淌下来。看着黄衣人，他什么也没有说，只作出了一个苦笑，欧阳不平与秦渔两位堂主，看到这里不约而同的向着他偎近过来。厉铁衫紧紧咬着牙，不发一言，然而他已经败阵了。败得相当的惨。

黄衣人脸上带着一丝冷笑，再也不愿在眼前这个地方逗留一下。由地上拔起了鱼竿，他转身步向郭彩绫身边，指了一下前方，郭彩绫会意，就同着他一并离开。

身后面的人，再也没有一个敢阻拦，一个个怒目凸睛的目送着二人的背影消失眼前。

郭彩绫同着黄衣人一径的来到了林子里，就在彩绫乘骑的那匹爱马黑水仙面前定下脚步。黄衣人指了一下马，示意要她上马离开。

郭彩绫实在忍不住，道：“你这个人实在奇怪，为什么不说话？莫非你是哑巴！”

黄衣人摇头，脸色并不忿怒，却很凄凉。

“不是？”郭彩绫更奇怪了：“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呢，真是一个怪人！”

黄衣人又摇摇头，表示不愿谈这个问题。

郭彩绫无奈的道：“可是我这条命是你救的……你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可以问你的名字么？”

黄衣人想了一下，用手里的鱼竿在地上写着，“我的一切，寇英杰最清楚，你问他就可知道。”

“寇英杰？”郭彩绫惊了一惊：“你认识寇英杰？”黄衣人点了一下头，脸上现出一片故人情谊。

郭彩绫惊喜道：“你们是好朋友？”

黄衣人点了点头，竿下书写道：“情同手足！”

郭彩绫笑道：“这么一说，我们就不是外人了……他是我师兄。”

黄衣人频频点头，表示他很清楚。

郭彩绫奇怪的道：“你们认识很久么？”

黄衣人摇摇头。

郭彩绫会意道：“这么说，你们认识并不久，难怪我没有听他提起过你！”提起寇英杰，她却情不自禁生出一种哀怨，长长的发出了一声叹息，不再多说。

黄衣人凝视着她，随即用钓竿写道：“我与他相处年许，砥励切磋，情同手足，无所不言，你们之间的误会，他曾告诉过我，你父临终曾将你终身大事交付与他，而姑娘显然听信二位师兄谗言，对他心生误解，诚乃痛心之事！”

郭彩绫一边认一边看，看着看着，禁不住悲从中来，眼泪在瞳子里打着转儿。

黄衣人并不因她伤心而中止，继续写道：“寇兄弟真纯正直，仁爱可风，

他无日不为姑娘安危与白马门兴亡为念，姑娘当要体念其苦心，同心合力，助其完成未来之艰巨任务，切记不可再意气用事，自误误人，愧对你父在天之灵！”

郭彩绫眼泪不停的淌着，先是频频冷笑，继而手足失措，忽然忍禁不住，伏在马背上泣出声来。

黄衣人表情惊愕，那双炯炯的眸子，盯视着她，似乎是在思索着她何以会如此伤心的原因。

郭彩绫伤心了一阵，回过眸子看着黄衣人，忍着泪道：“你说的这些，当我不知道么！既然你与寇英杰情同手足，干嘛你不去问问他去！再说……这些事你也管不着，我干嘛非要去求他！没有他我一样也能为我爹报仇！一样也能复兴白马门的声威……他也别看不起我。”越说越难受，越说越伤心，大颗大颗的眼泪，滴滴答答的溅落下来。忽然，她跃身上马，倏地策马疾驰如飞而逝。

黄衣人先是愕然，继而脸上现出笑容。他虽然贵为皇子，久处深山，然而毕竟也曾享有过绮丽多采的爱情时光，小儿女惺惺作态的那一套，他焉能不懂！

这件事他倒是不再为寇英杰担心了。

他是谁？

——朱空翼。

朱空翼仍然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倚坐石畔垂钓，人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却是临渊垂钓不在鱼，一条条的鱼钓起来，再被他放回水里。

白昼渐逝，黑夜来临。夜风在江面上回荡着，四下里一片黝黑。耳际渐次响起了夜虫的低鸣，继而是蛙类的鼓噪。

他插稳了钓竿，打开了随身的革囊，取出了几样琐碎的东西：一盏灯、一罐水、一团包有竹叶的冷饭。

灯是经过特制，适宜于露天燃点的那一种，一经燃起，顿时放射出烤烤大小的一团碧光。他把灯端起来，放置在边边的石头上，然后倚石用餐。抬起的眸子，随即看到隔江对岸的那片庞大的建筑物——风雷堡。

这时候堡里也已亮起了灯光，数千团光华灿烂的明灭灯火，花团簇拥般的闪烁在每一座楼阁里。彼此对映，金碧生辉，远远看去，有如一片密集的星海。

辽阔的江面上，静静的不见一艘归舟，和谐的浪花，一片片扬起来，又落下去……更显得夜的单调与沉寂。

天空里陈列着恒河沙数的繁星，朱空翼仰首静静的观望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的智慧与灵性，已经发展到与繁星为伍，并能由此善察人世的盛衰气数，每试不爽。“星相”显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学问，那些也只有象他这般深具慧心，独具慧眼的人，才得善以体会，有所领悟。

于是，这夜观星相也就成了他极具趣味探讨的必修课程之堡堃厅内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八名金衣卫士，左右抱刀伫立，总司全堡安危的四堂堂主，俱都在座。他们是天堂堂主天马行空晏三多，地堂堂主风雷手秦渔，乾堂堂主潇湘侠隐欧阳不平，坤堂堂主墨羽岳琪。

四位堂主左右对坐，都是面色深沉，不发一言。

另外，负责调派全堡武力干勇，新领总提调之职的龙虎拐呼延雷斜坐侧

面。他身后是四名年轻身壮的分令令主，各领陆战、水战、封锁、游击职司，每人捧着一面三角形金色令旗。他四人表情严肃，随时待命出战，一副如临大敌模样。

这一切的一切，在在显示出今夜宇内二十四令遭遇到了不平凡的事情，要不然轻易不见露面的总令主铁海棠绝不会亲自出面主持。

铁海棠居中而坐，一袭雪白长衣，金色的披风，镶有蓝色宝石结子的风帽……这一切把这位声势显赫，黑道第一瓢把子，宇内二十四令的总令主衬托得极其雍容华贵。

铁夫人披着百雀羽的华丽披风，一声不吭的轻偎在他身边，她的脸看上去较昔日更为苍白，一些儿不见笑容。

她是昨天才由兴隆山白马山庄转回总坛的，从那个时候起，她那张美丽的脸上，就再也没有看见一丝笑容。

比较起来，倒是这位黑道盟主铁海棠要显得镇定多了。

这位总令主在今春二月参透一部失传武林的“火海真经”之后，几乎已成不死之身，一身原已登峰造极的武功，更不禁大大的向前跨进了一步。

又有人知道，铁氏的剑术，目前也已练到“剑以气使”的地步，凌厉的剑法，每每能在宝剑出鞘的一刹那，杀人于不知之间。

铁氏武功既然有了如此境界，莫怪乎他目空四海，不把天下任何人看在眼里了。

然而这“任何人”三个字，事实上却有修正的必要，起码就有两个人，目前使得他很是头痛。

说来奇怪的很，这两个人令他不得不为之重视的人，出现得都极其突然，包括今夜在内，不过是前后两天之内，先后都显现出来。

前者寇英杰，已经令他头痛万分，不旋踵间，却又来了后者这个莫测高深、不见传闻的黑衣奇人。

能够在举手之间击败宇内二十四令两位堂主的人，武林中简直极其罕见，尤其惊人的是，有“苗疆一怪”、“陆地神仙”之称的青毛兽厉铁衫，竟然也在来人手上吃了败仗。这样的大敌，焉能不令铁氏刮目相待！焉能不令他视之为大敌！

更不解的是，那个黑衣怪人在重创宇内二十四令威名之后，竟然未曾离开，仍然守在总坛大门对岸迟迟不去，这才不得不令总令主以次各人大为震惊。

今夜这场不平凡的聚会，原因正在于此。

为了不予敌人的观察，偌大的堡垒厅内，只燃点了两盏高脚架灯，各置大厅两角，光度仅容辨物，整个大厅里于是就显现出一片阴森气氛。

既名堡垒厅，顾名思义当然有“堡垒”的涵意在里面。事实上这座大厅高举插天，整个暴露在外，是金沙堡最近外围的一所高出建筑，甚至于有一半的地基柱石建筑在水里。

大厅共分上中下三层，每一层的面积都极为宽敞，除了第一层用为各有关职司发号施令之外，第二层第三层，都用以本堡攻杀武力的聚结，一次聚结三五十人，并不会显得太拥挤。

这座规模至为庞大的巍峨建筑，全系一色的坚固黄色花岗石块所建筑，全楼其有八处进出口，一声令下，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调遣攻防。

尤其是属于水战令的三十六艘战船，平常原本就收藏在最下层的船坞

里。

船坞其实就是堡垒最下层的一部分，只须一声令下，绞开临江的活动门扉，三十六艘金甲快船可以一鼓而出，在辽阔的水面上展开攻杀。在普通的情况下，三十六艘战船根本无须全部出动，只消出动数艘，已能尽歼来敌。

时令虽已是暮春的四月，却也有几分春寒的料峭，阵阵寒风，由圆形大厅不同方向的十六扇敞窗里进来，气氛益加显得阴森。

铁海棠面向窗外，隔着辽阔的江水，注视着对岸那一盏星星之火已经很久了。

四位堂主也俱在全神贯注，大体来说，这几个人都能保持着镇定。敌人虽然莫测高深，到底不过是一个人，再说眼前尚有铁总令主亲自坐镇，无须大惊小怪。

在任何情况之下，本堡都寄予总令主无比的信心，在他们的印象里，即使天塌下来，只要有铁氏在场负责，就可以高枕无忧。

铁海棠三字大名，对于宇内二十四令上下逾万的手下说，有想象不到的魔力，在这个名字驱使之下，即使丧失性命亦在所不惜。

座中那位新领本堡总提调的龙虎拐呼延雷，说起来，在几位高阶职位里，算是年纪最轻的一人，这个人看来顶多三十出头，身材偏高，生得豹头环眼，眉浓而挺，双颧高耸，两太阳穴高高隆起，一望即知是擅于权术、多机智而有精湛内功的卓然之辈。

呼延雷原非本帮之人，据说早先是海南双燕峰黑衫客边震手下的股肱爱将，自为铁海棠收容之后，爱其武功，在短短一年之内几次擢升，由一个分令令主，提升到今日总提调的职位。

这个职位原是晴空一隼鹰千里——鹰九爷把持经年的宝座，自从不久前鹰千里因叛逆之罪，遭受整肃伏刑之后，曾经空悬经月。

龙虎拐呼延雷的上任是经过铁氏一再衡量推敲之后才明令发表。果然，呼延雷在即位之初即表现了他过人的才干，对本堡二十四令，九十六舵，作了一番新的布置更换，尤其对于每一位令主、舵主都有一份精确的考核分析，注明花册，呈现总令主，用以今后调遣任免的凭借。

年轻人毕竟不同于年老者的老成，在长时间的静寂观变之后，呼延雷首度现出了不耐，由座位上站起来，踱向窗口，他举起了昔年海岛为寇时，得自海寇梟首的一架精致远望镜，拉出镜管，凑于眸子上，向外观看了一下。收下远望镜，呼延雷来到了铁氏座前，前倾上躯，恭敬的请示道：“总座，以卑职所见，这个人也许并非意在本堡……”

铁海棠不等他的话说完，随即摇摇头：“不不不……他的来意已经很清楚，是针对我们来的。”微微一顿，偏向身侧，对那位倚为股肱的四堂之首的天堂堂主天马行空晏三多道：“三多，你看呢？”

晏堂主七十开外的年岁，长眉朗目，细须修髯，望之即知其卓然不群。

聆听之下，他微微一笑，一只手轻捋着一部飘然长髯，打着一口含有百粤口音的官话道：“总座所见甚是，属下也是这个看法。此人竟在肇事之后，不思脱逃，反倒暴露身分，其用心实在耐人寻味。却又不象公然与本堡对敌模样，这就更叫人费思不解了！”

铁海棠冷冷一笑，道：“能够以内力击败厉先生的人，武林中尚前所未闻，只是此人貌相清奇，显得十分陌生，以本座数十年之阅历，竟然翻遍脑海，也想不出江湖武林中有此一人。”

“唔！”晏三多摇摇头，轻轻叹道：“怪事……怪事，属下也实在猜不出这人是什么来路……”

铁海棠目光转向地堂堂主风雷手秦渔，后者十分汗颜的窘笑了一下，摇摇头。

欧阳不平在一旁冷哼了一声道：“此人功力大悖传统，怪异得很，以日间与属下交手而论，属下感觉出他练有一种异功，不知总座可有见地？”

铁海棠点头道：“你且说来。”

欧阳不平点点头道：“此人可以静立不动，自身上放出一种潜力，其热如焚，而又深具吸力，一经加之人身，受害者非但难以消受，简直转动俱难，此功力足以消蚀对方元。属下想，历前辈很可能就是败于这怪异功力之下。属下不敏，对此功力竟是前所未闻，尚请总座开释，以解愚顽！”

铁海棠先是惊得一惊，既而发了一阵子呆，遂即点了一下头，喃喃道：“是了，你等当知所谓‘三火之功’……相火游行于周身上下，内火延烧于五脏六腑，神火烧逝于梦虚幻境，斯为‘三昧’。此三火在我等武者，择一而练，已难于有成，如有合一，即刚柔由心，发放由意！”轻叹一声，他又道：“阴有阴劲，阳有阳罡，二者相辅，无柔不硬，无硬不柔，加辅以三火，即与欧阳堂主所述那黄衣人所施之功力相仿佛。”

四堂堂主各自点头，对于总令主这番精辟见地，十分钦佩。

天马行空晏三多随即点头道：“总座这么一说，属下倒想起来……昔年似乎曾听先师提起过，有一门奇异的功，乃是借于自然的培练……”

“不错！”铁海棠冷冷一笑：“罡风暴体，水火同济，即能成功。但是这类功力，非意志极坚，而又生具过人异禀者不堪承受，莫非此人……”

“这就行了。”久不发言的秦渔忽然点头道：“那黄衣人自称他一身武功抛离前人窠臼，全然得于自然，看来必如总座所说了。”

铁海棠聆听之下，半天不曾说话，那张冷峻的脸，看上去简直更是傲骨的冷。

听到这里，一直敬陪末座，始终不曾说过一句话的那位坤堂堂主墨羽岳琪，忽然发出了一声喟然长叹，这声叹息显然有感而发，因而声惊四座，使得每人目光俱都不约而同向他集中。

岳琪苦笑的看着铁海棠道：“方才欧阳兄这么一说，倒使得属下想起了那个寇英杰，显然与眼前这个黄衣人的武功路数如出一辙，这倒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铁海棠长眉微敛，看向身边的沈傲霜道：“是么？”

沈傲霜点点头道：“确是这样。如就这一门功力来说，他二人确是有相似之处，莫非他们是一路的！总令主，莫非就任凭这人在堡外逗留不去？”

铁海棠冷笑道：“我只是等着看他下一步意欲何为，既然他久无行动，我倒要碰一碰他了。”

龙虎拐呼延雷巴不得他有此一说，当下抱拳道：“卑职之意，打算先派几个精通水性的兄弟，就近观查他的行动，再待机给以颜色！”

铁海棠摇摇头道：“这样是没有用的。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冷冷一笑，他缓缓的道：“这个方法固然是过于小题大作，只是却可以给他尝尝厉害，如果凑巧的话，说不定还能把他一举就歼，倒是不妨一试。”

龙虎拐呼延雷道：“总座莫非打算命‘水战令’全体出袭？”

“不不不……”铁海棠慢吞吞的说道：“建筑本堡之时，你还不在这里，

莫怪乎你不知道……”

天马行空晏三多立时会意，哦了一声，说道：“总座说的是顶上四门火炮？”

铁海棠脸上顿时带出了一片笑容：“不错，这四门炮原是打算一旦官兵来袭，拿来对付他们用的，哪里想到多年来太平无事，只怕炮管都已生锈，今夜不妨拿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发发利市！”

各人脸上顿时现出一片惊喜。

龙虎拐呼延雷笑道：“总座这一妙想，实在太好了！卑职这就着手安排。”说罢转向身后四位汉子道：“封锁令主听令！”

四人中一个头顶金盔的矮壮汉子，顿时跨前一步，抱拳道：“卑职在。”

呼延雷道：“顶楼火炮平日由你维护，性能如何？”

职掌封锁令的令主是个黑矮子，叫齐飞猛，人称十刹阎罗，此人生就火眼金睛，惯于夜间作战，复精水性，由他职领总坛封锁令主，实在是十分恰当。

当下他趋前一步，躬身道：“回总提调，四门大炮属下常有审视，维护如新，十箱铅丸都在库房安置如故，随时可以开火。”

铁海棠一笑道：“很好，齐令主看看火炮射程，能否达到彼岸？”

“这个……”齐飞猛前跨了几步，站向窗前打量了片刻，呐呐道：“看来似乎略远了些。当日安装操习时，用以试炮的靶子，都在江面正中，倒不曾打向对岸，射程能否到对岸，却是难说……”

呼延雷把手里的远里镜交给他道：“你仔细看看，目标是射向对岸那个黄衣人。”

十刹阎罗齐飞猛接过来，抽开看着。——由于江面上罩有沉沉的一片水雾，天又是异常的黑，所幸有那么一点灯光，标明所在，否则将一无所见。

他看了一会，放下远望镜，点头道：“四门火炮中有一门威力较强，只消调整一下炮位，定可命中。只是属下只见灯光，却是不曾看见总提调所说的黄衣人。”

呼延雷接过远望镜亲自看看，皱眉道：“起雾了！所幸还能看见那一点灯光。”

天马行空晏三多嘿嘿一笑：“这可是他自寻死路，这点灯光正好标明了位置！”这位宇内二十四令首堂堂主，一边说一边手持着那部俊美修长的胡子，神态极见从容。“总座，”他转过脸看向铁海棠道：“怎么样，现在就开炮？”

铁海棠五只手指轮流地在椅子把上轻轻敲着，显示他心里正在想着什么，听了晏三多话后，甚久他才冷冷笑道：“我只是在为这个人那一身武功可惜，火炮威力至猛，一旦开火，焉能还会有他的命在！这么就似乎……”然而这种“仁慈”的意念，只不过在脑子里闪了一下，随即消失，代之而起的却是他那种凶残本性，随即点头道：“好吧！”目光一转，盯在封锁令令主十刹阎罗齐飞猛的身上：“齐令主，我知道你过去曾在承天卫，而且任职火炮营总旗之官，可有此事？”

齐飞猛躬身道：“总座真是无所不知，卑职在承天卫当过差，确曾任过火炮营司炮总旗之职。”

“那好极了！”铁海棠微微点头道：“我对我手下的每一名亲信都知悉得很清楚，正因为如此，所以本座才任命你今日这个封锁令令主之职，正是

要借助你在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为本帮效命！”

齐飞猛受宠若惊的道：“卑职谨慎任事，平素绝不敢丝毫怠忽职守，如有差遣，万死不辞！”

“好！”铁海棠目光远眺对岸那一点星星之火：“我希望你能仅开一炮，而又一炮命中，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能做到么？”

齐飞猛微微一怔，随即躬身抱拳道：“卑职可以做到。”

“好极了！”铁海棠脸上带着笑容，“你应该明白本座的心意，本座是有恐炮声惊动了远处驻军，虽然我们如今实力已不足畏，但是毕竟还是不要过于招惹他们好。”

各人这才明白他何以要“只开一炮”的原因，俱不禁对总令主的细心与顾虑周全心生钦佩。

铁海棠脸上含着微笑，接下去道：“再说，我们正可借此机会，看一下齐令主你还始终不曾显露过的高技，我想你一定能恪尽职守，不使大家失望！”

十刹阎罗齐飞猛虽是身任一令令主，只是由于这个职位在总坛来说充其量只算得一个中下的位置，平常由于职务的关系，虽常可见到身膺总责的铁氏，但是严格来说，自他就任令主之后，并没有几次机会能象今夜这般与铁氏对面互答，近承威柔。

那铁海棠不愧为黑道魁首，平素对手下绝不假以词色，信赏必罚，是以才得使上万子弟手下为其忠勇效命。

齐飞猛只觉得这位总令主自有一种威仪，能使自己等一干手下听令驱使，死而无憾。

即以此刻而论，短短数言，却给他咫尺天威，不胜鼓舞的激励，当时只顾着连口称是，再也不敢对当前的铁氏再看一眼。

听到这里，一旁的总提调——龙虎拐呼延雷，随即上前一步，朗声道：“总座已有交待，必须不辱使命，齐令主你就领命去吧！”

“卑职遵命！”

说起来堂堂一名总坛封锁令令主，够神气了吧！可是在今天这个情况下，在场的人，除了与他平行的另三名令主之外，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上司，都够资格招呼他。

齐飞猛当下匆匆行礼离开，出得堡垒厅长长吁了一口气，才得吐出心里的紧张，随即匆匆带领几名手下开库拿取炮弹铅丸，然后直奔顶楼负责开炮。

铁海棠容得齐飞猛去后，目光转向豹头环眼的总提调呼延雷道：“齐令主虽说是曾任炮队总旗，但是本座却担心他年久生疏，老实说是否能一炮命中，大有疑问，果真一炮命中，自无话说，如果一炮不能命中，对方即已有了警觉，往下哪怕再开上十炮八炮，也休想再能伤着对方分毫。”

龙虎拐呼延雷一惊道：“总座所虑极是，总座的意思是……”

铁海棠道：“你速令‘游击’、‘水战’二令备战，如果一击不中，那厮自此而去倒也罢了，如有侵犯本堡之意，当把他杀于江面之上。”

呼延雷抱拳道：“属下遵命，请总座放心，属下绝不容那厮称心得手。”

铁海棠冷冷的道：“这人陆上功夫，只怕非你所能抵挡，我意若能乘其渡江中途，将他翻在水中，情形将会大见不同。总之，绝不容许他踏近本坛，你这就速速安排去吧。”

龙虎拐呼延雷领命之后，速速带领着水战、游击二令主离开。

不久，即听见底层大开水闸的辘辘之声，六艘金甲战船，已缓缓驰出备战。

这类金甲战船，其外状与操作性能，均较一般不同，系宇内二十四令独具匠心，自行制造，在操作的手法上，舍弃一般的篙桨，而运用灵活的轮桨，其设计为在船舱内侧两边近底部位，各设骑座四处，左右各二，发动时分由四人就座互踏轮桨，有如农家排水灌溉时之水车一般模样，性能亦差堪比拟，称得上名副其实的轮船。

当然这种设计，绝非是宇内二十四令的新发明，按宋朝兵制史册记载，彼时即已有类似此等的发明，那时称之为“车轮舸”，即是这般设计。

一经行驰水上，速度极快，转动灵活，用以水战，自是较诸一般帆桨要方便得多，原因是一般帆桨长篙，皆暴露舟上，交战时苟有死伤，即行废置，而这种轮船，由于操行者皆在舟身之内部，免于暴露，专心操作，自无交成时弓矢来往死伤之可虞。

闲话少说，高踞堡垒厅的铁氏夫妇与四位堂主，眼看着六艘战船驰出一在辽阔的水面上施行布防工作，他们俱知道水战一令，在本坛攻守四令之中，实力最称雄厚。

事实上这水战令除了拥有金甲战船三十六艘之外，另有供接应调遣的其它船只数十艘之多，除此之外，更有近两百名勇卒，听使效命。

这两百名勇士非但是百中选一，精于技击的能者，更经过严格的水底训练，每一个人都有极为杰出的水功，并配备有专司水战的各类兵刃，是一支无懈可击的劲旅。

铁氏夫妇等眼看着这等布置，俱不禁宽心大放。

遥望着对岸漫天雾色里，那一点皎皎灯光，若隐若现，依然如故。

是时，各人俱已清楚的听见置于顶楼的重火器移动声音，悉知齐飞猛必然正在校正炮位，以期一击而中。

偌大的堡垒厅里，显示着一片安静。铁氏夫妇既然保持沉默，别人也不便再妄置一言。

忽然，楼顶光华大盛，置于顶楼四周的十二盏特制孔明巨灯，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光华大显，十数道白光，矫若游龙，匹练一般的直向江面对岸上照射过去。

恰于此时，火炮声起，只听轰然一声巨响，整个堡垒厅都为之震动了一下。

眼看着对岸爆起一声巨响，火光强烈的闪了一闪——这一炮无疑直接命中。

在一片光火石屑飞溅里，眼看着那一点星星之火，顿时为之消灭。

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炮的准确性，的确是直接命中，其准确程度，凡几乎那枚铅丸炮弹，直接落坠在黄衣人用以照明的那盏灯上。是以，各人目睹之下，俱都禁不住发出了赞叹之声，盛赞那位齐令主不负重望。

地堂堂主风雷手秦渔，看到这里由不住拍了一下手，高声道：“好！”紧接着他冷冷一笑，想起旧恨道：“这一来，就算那人是铜人铁罗汉，也不愁他不支离破碎，脑袋搬家！”

即使你有极等武功，也难望在火炮直接命中轰击之下，尚还能保全性命。是以，包括总令主铁海棠在内，每个人脸上，情不自禁的都带出了一片笑容。

似乎高兴得太早了一点——也不知是火炮的余威，抑或是各人的眼睛看



花了，在无数道孔明灯光照射之下，眼看着一道白烟，直由炮击附近不远处倏地直起，足足拔起来有五六丈高下，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呈弧状的直向江面上坠落下来，其状如飞星天坠，显然快到了极点。

等到各人发觉那是一条明显的人影时，那人显然已坠身在水面之上。

这一个突然的发现，顿时使得身列堡垒厅各人为之大吃一惊。

铁海棠手拍椅把：“好狡猾的东西！”

由那人纵起的迹象显示，似乎黄衣人早已料到了对方有此一手，很可能那点灯光是故布疑阵，是以一俟炮弹坠地之后，才迅速向水上纵落。

那真是惊人的一瞬！眼看着那人在十数道强光交织之下，一袭黄衣，翩翩如海鸟掠波，极其潇洒的已落向水面。更令人惊异的是，黄衣人并非是落在江面凸出的礁岩之上，亦非着足于任何飘浮在水面上的东西，他的一双脚，竟是不曾借助任何浮物，而是实实踏在水面上。随着波浪的起伏，他身子不时的扬起来又落下去，竟然不沉落下去。

看到这里，这几个武林中自认为强人一等的杰出高手，也都不禁直了眼睛。

天马行空晏三多一向都很能沉得住气，看到这里竟然忍不住霍地站了起来：“总座可曾看见了！”他满脸紧张模样的道：“这人足下踩着什么东西么？”

铁海棠一双眸子收缩成了一道线，却是瞬也不瞬的向着那人注视着。片刻，铁氏由鼻子里冷冷的哼了一声：“没有什么东西。”晏三多神色猝然变了一下，呐呐道：“这么说，此人功力莫非已达到了御风驾波之境界了？”

铁海棠徐徐点了一下头道：“虽不至于亦相去不远。且慢高估了他，看下去。”

晏三多一声不吭的又坐了下来。

其他三位堂主，无不瞠目结舌，他等虽然高居内四堂堂主之尊，武功俱都称得上一流之辈，但目睹了这般怪异的功力，无不触目惊心，有些惊慌失措。

一片浪花反卷而起，站立在船头上的总提调呼延雷，手执红色令旗乘风破浪来到了眼前。

一道灯光，直由他座舟船头上照射而出，不偏不倚，正好照射着水面上仁立的那个黄衣人——朱空翼。

呼延雷目光方及，不禁大吃一惊，手上三角令旗举了一举，足下快舟登时停住。

是时另两艘快舟呈弧度，极为快速的由左右驰来，船上人目睹呼延雷手中令旗之后，两艘快舟同时停住，连同呼延雷的那一艘，三艘快船远远的呈品字形停在水面上。

同时在另一个方向，由水战令主所率领的另三艘金甲快船，却由朱空翼身后方向逼近过来，约莫与这三艘快船同一个时候，也都一齐停了下来。

六艘金甲战船，这般前后左右的停下来，形成六个不同的角度，在距离三丈见圆的水面上，紧紧的把站立在水面上的黄衣人朱空翼包围起来。

水战令令主，此人姓索名云彤，有个外号叫“分水犀牛”，一身水功最是见长，其人中等身材，一身肌肤黑光净亮。这时他穿着一袭紧身油绸子水衣，靠背插分水刀，却在两肋部位各配有两口短刃，灯光下闪烁出刺目耀眼的两道寒光。就在他的指令之下，两侧快船，一连纵起了四条人影，在空中

略一挺跃，苍龙入海般的先后纵身入水，水花不惊，只炸开了四条纹路，以此而观这四个人一身精湛水技，实足惊人。

站立在水面上的朱空翼，已有足够的时间把各处来敌以及附近形势观察清楚，他虽然几已功参造化，却也不能这般丝毫不移动，太长时间的站立在水面上，尤其是面临着狠恶的一群顽敌，势将一场鏖战，却须要先把自已立于不败之地才可以不变而应万变。

朱空翼原具有一颗菩萨慈心，设非是遇见十恶不赦的极凶之敌，他绝不轻易取人性命，只是却也不禁被铁海棠眼前这番伎俩所激怒，决计放手一搏，要对方尝些厉害。心念一转，足下微踏，黄衣振处已拔身平窜而起，落身于丈许以外的一方八尺见长的凸出礁石之上。他身子方自落下来，水花翻处，一名水战劲卒已扬波而出。

这名劲卒手中持着一对分水蛾眉刺，一经现形，右手挥处，那根蛾眉刺由下而上，直向着朱空翼肩上斜挥下来。

这一下落了空。妙在是如何落的空，这个人竟然是莫名其妙，似乎对方那个黄衣人，只是随便的转动了一下，他那只全力下飞的蛾眉刺，竟然走了空招。非但如此，一招落空之下，即使他再想抽招换式，已是不及，眼睛里那个黄衣人，单手向下一沉，一股巨大力量，重如山岳般，已直逼前胸，这名劲卒只觉得当胸一阵巨疼，宛如着了一记铁锤似的，禁不住哇地一声猝咳，呛出了一口鲜血。

朱空翼目睹及此心中一软，陡地将击出的内劲收回，五指改击而抓，噗！一把，已抓住了这人前胸上，象是抓起了个玩具人似的，只一抡，已把这个人摔起当空，直向身后落去。

虽是随便的一摔，却也并非无的放矢，被摔出去的这名劲卒，无巧不巧的正好和另一名刚刚由水中冒起的劲卒撞在了一块，噗通一声，水花四溅，两个人俱都晕死了过去。

分水犀牛索云彤乍见此情，忙即指派专人抢救，一时六七条人影，相继纵身入水。

是时，早先入水的另外二卒，眼看着同伴方一出手，简直连对方身边部不曾摸着，已相继负伤，不禁大为惊心，哪里还敢造次出手！彼此打了个招呼，只是围绕着朱空翼所站立的那块礁石闪着。

这时四面八方灯光如同蛛网般的聚集过来，把站立在礁石上的那个黄衣人朱空翼照射得纤毫毕现。

六艘金甲船在总提调龙虎拐呼延雷的旗令之下，又向前前进了一些。

双方之间距离，约在三丈左右。这个距离已经相当近了，六艘船船头上都悬挂着一盏孔明灯，灯光的焦点，正是朱空翼站立之处，但他却是顾盼从容，显然不曾把这般阵势看在眼里。

水里泅行的两个人，彼此作了一个手式，蓦地潜身入水，水面上由于灯光的照射，交织出万条金蛇，江风时起，水波频兴，气氛真是说不出的肃杀。

忽然水花一扬，潜水的两个人同时扬波而起，两个人早已有了默契，身躯一经翻起，同时扬手掷出一口飞刀，两口刀一前一后，活象是窜彼跃起的两条飞鱼，直循着朱空翼前心后背上掷来。

朱空翼双手猝分，在同一个时间里已拿住了飞来的一对匕首。

两个人飞刀一经出手，更不怠慢，同时由水里跃身而出，只听见哗啦一声水响，一前一后同时向朱空翼扑上来。

他二人一个手执鱼鳞刀，一个是三股钢叉，不待分说，一前一后，照着对方黄衣人身上就扎。

在动手过招上来说，他们显然慢了一步，却忘了方才出手的一对飞刀，如今还在对方手上，只见对方那个黄衣人双手倏分，银芒乍闪，两口飞刀已闪电般的掷了出去。

他果然心存仁厚，对下手之人，都不忍丧其性命。

双刀倏出，血光进现，双双掷中二人肩窝，由于力道劲猛，差一点刺了个透穿。

二卒负痛之下，俱都禁不住叫了一声，来的快，退的更快，双双遁入水中逃命去了。

这些情形毫无遗漏的都看在六条金甲船上各人眼中，自然也不曾逃过对岸堡垒厅内各人锐利的目光。

站在金甲船首的龙虎拐呼延雷，目睹着这一切，始知来人简直功参造化，一时冷了半边身子。然而他面承总令主当面交待，岂能就此干休，说不得硬着头皮也得拼他一拼！况乎手下还有众家兄弟，再不济身后还有总令主与四堂主押阵，又惧他何来！

这么一想，顿时他的胆子又大了。手指着黄衣人，怒喝一声道：“黄衣小辈，你真想找死不成！瞎了你的狗眼，也不仔细瞧瞧眼前这是什么地方，岂能容你撒野么！”

话声一落，只见灯光照射下的黄衣人坦然自若，那双炯炯的瞳子只是注定了自己，不发一语。

呼延雷大声道：“小辈，你报上名来！”

朱空翼仍然不吭一声。

呼延雷蓦地记起两位堂主方才似乎说过，很可能对方这人是个哑巴，自己叫嚷了半天等于对牛弹琴，心中一火，低骂了一声，一反手把背后一面竹胎弯弓取到手里。

原来这呼延雷素有神箭之称，能够一弦双箭，各取其的，的确是前无古人。

双方距离不远，他张弓搭箭，怒声道：“看箭！”弓弦响处，一双白羽鹰然作响，直向对方黄衣人一双瞳子上射来。

这里弓弦响，那里双箭，已落在了对方手上。

呼延雷再发双箭，情形亦是一般无二，禁不住心里有些发毛，眼看着对方双手翻处，四支箭矢原封退还，较去势，并无不及。

呼延雷心中一惊，正待出手迎拨，身后一阵子惊乱，已有多人倒翻了下去。

敢情对面敌人并不曾朝他发箭，而是选中他身后各人，那些人既无准备，更无接箭功力，一时纷纷负伤中箭跌倒。

呼延雷怒火中烧，决计与对方一拼，当下乃向着隔船的水战令主分水犀牛索云彤怒叱道：“索令主只管下手对付这厮，有我给你押阵。”

分水犀牛索云彤自信一身水功无人能及，满打算好歹把对方带到水里，再行出手给他一个厉害，却未曾料到对方却是守着足下阵脚不曾移动，呼延雷既有令下，自己也只得舍出一死，与对方一拼了。心里想着，索云彤高应了一声：“卑职遵命！”

双手作势略一挥动，三艘快舟上的二十名水战劲卒，全部都跃入水中。

索云彤本人身形遂即如同海鸟一般的掠起，直向对方黄衣人立身之处扑击了过去。

身子起在空中的一刻，他已反手把背后一口分水刀取到手里，随着他下落的身子，这口刀长虹贯日一般，直向着黄衣人朱空翼当头砍了下来。

索云彤当然知道对方的厉害，岂敢如此轻敌？是以根本就不曾打算与对方恋战，只想将对方逼入水里，以便群起而攻之。再者呼延雷既然有令，他不得不虚与应付，确实是色厉内荏。

当时只见他身子甫一落下，配合着出手的刀势，左手凝结着凌人内力，陡地一掌击出。

这一刀一掌，当得上有十分威力，换在一般武林高手，即使是不能取胜，最起码将对方逼退后几步，却是一定可以办得到的，哪里想到他的这番用心却是落空了。凭着他刀掌猛厉的出击势子，对方站立的身子竟然是稳若山岳，看起来较诸先前并无二致，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退身之意。

索云彤只觉得推出的下掌，不象是在击打一个人，倒象是在击一座山——自然山是绝对推不倒的。

眼睛接触到黄衣人那双闪亮的眼睛，耳朵里似乎听见了对方出自鼻咽间的一声冷哼，索云彤只觉得一阵说不出的胆怯，下意识里感觉到自己只怕要糟。

一念方兴，对方黄衣人已适时的扬起了一只肥大的衣袖，呛啷一声，将分水刀卷向了空中。

索云彤只觉得手腕子一阵发麻，那只手由不住非得松开不可，五指一松，掌中刀奔雷骇电般的已划起了当空，足足抛起了十来丈高，向着远方坠落下来。

朱空翼这只扬起的袖子，其作用犹不止此，一经将对方钢刀卷起半空，随即袖锋轻回，那一下挥的袖沿，不啻是一口锋利钢刀，刷地由索云彤左胸前擦身滑过，虽说是擦身而过，情形也够惨的。随着朱空翼落下的袖锋，在索云彤结实的胸脯上划开了尺把长的一道大血口子，后者先是一阵子发凉，吃眼前夜风一袭，由不住机伶伶打了一个寒噤，一时间怒血上涌，自破处狂喷而出。

索云彤吭了一声，忍着痛刚待翻身向水中纵去，眼前情形已由不了他。只见前面黄衣人第二次袖锋再起，肥大的袖角扫落之处，左胸日月穴上微微一麻，已吃对方透过袖角所传出的一股罡气，点中了穴道。

分水犀牛索云彤登时木头人般地愕在了当场，丝毫也动弹不得。

这一手功夫，堪称微妙之至！

观诸黄衣人朱空翼站立之处，只不过丈许短长，站一个人尚有转动余地，现在加上一个索云彤，看上去已没有多少空隙。再者字内二十四令这一方面，由于自己这边有了个人落在对方手上，无形中可就成了人质，不得不大生警惕，一时却也不敢轻举妄动。

二十名水战劲卒，也只敢在水里绕着圈子，来势汹汹的局面，一时反倒成了僵局。

由于这番举止来得过于突然，使得原本胸有成府的呼延雷登时为之膛然。

换了手下别人，他或许根本不予理会他的死活，可是索云彤却是他得力爱将，又是总令主甚为器重之人，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么一来，却使得他原

来预备下的一个连环箭阵，成了空无所用。

“唉！”呼延雷重重的跌足叹道：“这一下子可糟透了！索令主这是怎么回事……”

身后一人道：“总提调，咱们用飞网擒他，大不了连索令主一块网着，却也不致于送了性命！”

呼延雷咬了一阵子牙，道：“也只有这样了。”

身后人立刻传下话去，四个擅施飞网的汉子悄悄的持网潜入到水里。

呼延雷挥动令旗，原先在水面上打转的二十名劲卒，随即退后消失。

朱空翼决计予对方几分颜色，却也不急于求去，面上神色更是一片自然，仿佛眼前这番劳师动众，根本就与他没有关系。

四名擅施飞网的劲卒，由四个角落里，向里集中，但听得水声一响，四个人分别由四个角落里，同时跃身而出，四面网子先后由手上飞抛而出，形成了大片云障，霍地向着站在石上二人当头罩落下来。

几乎与他们同时行动，第一面飞网自出手的一刹那，伫立当地的朱空翼倏地双袖向后面一挥，身形如箭矢般的，已飞射而出。

无数灯光所交织的强烈光网之下，只见他直挺挺的高大身躯，霍地往水面上一沾，有如蜻蜓点水般的再次腾身而起。

这一次却不是落向水面，而是直循着呼延雷所站立的那艘金甲船上落去。

龙虎拐呼延雷心中乍吃一惊，他毕竟一身武功不容欺凌，嘴里叱了声：“大胆！”迎着朱空翼直袭而来的躯体，他身子霍地向下一矮，掌中一只三角令旗权作兵刃，陡地向外抡出，呼噜噜一股极大的风力向朱空翼身上卷到，那闪烁着银光，锋利如刃的一截三角形菱形尖子，有如穿心之剑，更是无情的直循着朱空翼心窝上就扎。

朱空翼显然并不少缓其势，眼看着他硕大如鹏的身躯，夹附着两袖之间巨大的风力，猛地向下一落，一手夺旗，一手出袭，看起来是那么轻而易举，竟然双双奏功。

呼延雷只觉得眼前张风压体，其势有如排山倒海，如果胆敢不退后，绝无幸免之理，值此同时，手中那杆三角令旗在一阵巨力拧绞之下，却也到了对方手上。

朱空翼一手夺旗，一手却敌，目的仍是同样方法，右手铁袖直向呼延雷脸上拂到。

呼延雷在令旗失手的一刹那，早已点足而退，他能够职掌宇内二十四令总提调之职，当然功力不弱，较之索云彤，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此刻面临着朱空翼的强大攻势，呼延雷足下一个疾翻，身躯转动之下，已把身子旋出了五尺之外，虽说是万幸没有被对方的铁袖拂在脸上，只是发自对方袖上的那阵子罡风，却也逼得他发出了一声呛咳。

借着此一线空隙，呼延雷双手后翻，已把交插在背后的一对龙虎双拐撒到手中。

所谓龙虎双拐，顾名思义，当知是在拐身分别雕铸有龙、虎二兽图样的一双铁拐，其实构成威胁的绝非是拐身图样，而是以此二兽头部所仿制而成的拐首，一为龙形一为虎形，龙口之须，虎口之齿，分别滋生唇外数寸长短，一经沾身自然非见血不可。

呼延雷双拐在手，交叉着在身前一合，紧接着足下向前一抢步，双拐同

时递出，双双向朱空翼身上招呼下来。

朱空翼鼻子哼了一声，不见他身子移动，却已退出三尺以外，值此同时，呼延雷的一双龙虎拐双双落空，砰砰两声巨响，双双砸落在包有铁皮的船板之上，整个快舟都为之大摇动起来。

呼延雷一招落空后，就知道不妙，匆忙中似见对方黄衣人脸上带有一丝轻睨的冷笑，眼看着他巨大的身躯，其势若风般的猛袭了过来。

他只觉得眼前风力疾荡，由不住通通通一连后退了三步。也就在第三步的时候，只觉得当胸鸠尾穴上一阵发麻，登时呆若木鸡。敢情也同索云彤一般模样，吃对方给点了穴了。

这艘快舟上除了呼延雷以外，尚有多人，眼看着主将受制于人，俱不禁大为惊慌！

在一片惊慌之中，首先是三口钢刀，直向朱空翼身上招呼

下来，却被朱空翼手上三角令旗向外一扫，叮当声里，三口钢刀被卷上了半天。三个人大惊之下，哪里还敢上前找死，一声叱喝之下，纷纷弃船投落水中。

朱空翼长啸一声，霍地拔起身子，起落间已纵出数丈，不偏不倚的，却正好落身在另一艘金甲战船之上，一片喧哗声中，只见他身过之处，这艘船上一干劲卒，有如满天飞人般地俱都被抛落水中。

一时间，只听见噗通噗通水响声此起彼伏，朱空翼长啸中的身子，却已又落到了另一艘金甲战船之上，情景同前一般无二，当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刻。

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堡垒厅内铁海棠以次的一干首要，无不神色大变，四堂堂主俱都不禁站了起来。

倒只有那位职掌宇内二十四令上万人人生杀大权的总令主铁海棠，却仍还能沉得住气。他仍然端坐在那把金交椅上不曾移动，脸上神色却是极其阴沉。

是时各方灯光盆集，照射着眼前这片江水有如白昼一般，由是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切，各人一览无遗。

眼看着朱空翼那般神威，身过处如入无人之境，不旋踵间六艘金甲船上一干劲勇，几乎全数都被他摔落江心，其中苟或有敢死之士，也无不纷纷都为他点了穴道，一个个成了活死人，一动也不动的伫立在舱面甲板之上。

看到这里，铁海棠身边的爱妾沈傲霜，忍不住冷笑一声道：“这人竟是这般神勇，简直是不可思议！”

潇湘侠隐欧阳不平急道：“总座请下令，容属下急速召集本帮‘七杀勇士’与这厮一拼生死！”

铁海棠微微一摇头，冷声说道：“何必小题大作！”顿了一下他接道：“再说也来不及了！”

沈傲霜道：“那么我们眼前又该怎么应付他？”

铁海棠冷笑道：“不必紧张，如果我猜想得不错，此人志在示威，不过是想给我们几分颜色瞧瞧而已！”

欧阳不平心里一松，他素来敬重铁氏，心知他一向断事如神，既然这么说，必然可信，可是，他仍然忍不住问道：“总座的意思是……”

铁海棠道：“他就会来的，我们在这里等他。”一面说时，他那一只有长长指甲的右手，缓缓的探进袖子里，细长的一双眸子，慢慢的收拢下来，眯成一条线。

凡是他属下的人，俱都知道，每当这位总令主现出这般神思姿态，必然

也就是在盛怒之中，是以现场每一个人心里都情不自禁的存下仔细，谁也不敢冒失出口，以免触犯了虎威。

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外面忽然变得出奇的安静。各人乍惊之下，居高下看，但见江面上一片平静，六艘金甲战船平平摆在水面上，船上的人一个个宛似木乃伊般的伫立着，显然全数已为对方点了穴道，落在水里的人显然也不在少数，却是不敢贸然登船上岸，只在水里面不停的绕着圈子。

数十道灯光，四面八方蛛网似的交射江上，频频搜索着，奇怪的是，被搜索的黄衣人却失去了踪影。

风雷手秦渔一惊道：“这厮莫非跑了不成！”

潇湘侠隐欧阳不平狞笑道：“好狡猾的东西！”

座中各人或多或少俱都面现惊忿之容，却惟独铁海棠与他麾下首堂之主天马行空晏三多，尚能保持着原来的镇定。

铁海棠倏地长眉一挑道：“这厮已经来了。晏堂主，你代我迎他进来。”

天马行空晏三多倏地站起来道：“遵命！”大袖一挥，呼的腾身而起，宛若一只巨大苍鹰，直向堡垒厅外冲出。

要知天马行空晏三多为宇内二十四令首堂堂主，一身内外功力，不过仅次总令主铁氏少许，确已臻登峰造极地步。

风雷堡高手如云，晏三多位高权重，平素简直没有他出手对敌的机会。是以，眼前各职司乍见这位晏堂主亲自领命出迎来敌，俱不禁大为希罕，由此也可见铁氏对于来敌黄衣人该是何等重视了。

天马行空晏三多一身轻功极是了得，是以才会博得天马行空这么一个绰号。他位尊职高，平素事无大小，根本就烦不着他老人家，这时面承总令主关照，要他亲自出迎强敌，可见事态之严重，确是不可轻视。

晏三多腾起的身躯，势若脱弦之箭，飕一声已窜至厅外。

身子方一落地，即发觉到眼前形势大是不妙！原来通向堡垒厅外的一条迂回廊道，早已由封锁令派由二十四名红衣杀手，严密防守。

二十四名红衣杀手，每人一口薄刃雪花刀，更配备有一面藤盾，作战时一手持刀一手持盾，攻守咸宜，确是厉害至极。

眼前，也就是天马行空晏三多方自现身的一刹那，站立在楼廊石阶最前面的四名杀手显然已与那个黄衣怪人有了遭遇。

一片喊杀声中，四名红衣杀手各人抡动手中雪花钢刀，正自狙杀黄衣人欲图攀登梯阶的来势。

强烈的孔明灯光照射之下，黄衣人伟岸的身躯极具英雄气概，他意态从容，面色不惊，哪里象是才经过一场大战模样。

四名红衣杀手早已奉有严令，黄衣人如果胆敢侵犯堡垒厅，当予格杀勿论。因此，黄衣人一经现身，站立在最前哨的四名红衣杀手，立刻不待招呼一拥而上，四口雪花刀由四个不同方向，一并向着黄衣人猛厉挥砍下来。

天马行空晏三多一眼看见，待要出声喝止，其势已是不及。

只听得呛啾啾一阵子金铁交鸣之声，四口钢刀看上去无异全都是砍在黄衣人身上。

意料着，那将是如何惨厉的一刻！

黄衣人必将血溅当场。然而事实的发展，竟然是大出冷门！

武林中固然早已有金钟罩、铁布衫这类杰出功夫的传说，可是到底见者不多，象眼前黄衣人这般肉体迎架四口钢刀的情形，各人不要说是亲自目睹，

简直连听也不曾听说过，一时俱都看直了眼。

在那阵子金铁交鸣声里，四口雪花钢刀一齐反弹了起来，其势绝猛，反弹的力道端视各人下手轻重而各有不同，四个人随着扬震而起的刀身，俱都摔了出去，其中二人甚至于连刀也都摔出了手。

反观对方那个身材伟岸的黑衣怪客，却象是没事人儿一般，继续踏阶直上。

第二拨四名红衣杀手，尽管是惊心万状，却不能有失职守，为首二人一声断喝，两口雪花刀平挥而出，径向黑衣人拦腰猛斩了过去，闪亮的刀光交映着，眼看着已将挨在了他的两处腰侧，猛然间就只见黑衣人双腕乍分，肥大的衣袖随着他抬起的双腕，只一下，已缠在了二人递出的刀身之上。紧接着，两口雪花刀双龙出海般的已射空而起，在空中划出了匹练似的两道白光。

妙在黑衣人这双扬起的衣袖并未因此而中止，袖边前拂，双双扫中二人身上穴道，两名红衣杀手，就在兵刃出手的同时，蓦地呆若木鸡，愕在了当场。

原来眼前二十四名红衣杀手，每四人成为一组，共分六个战斗单位，一出手即是四刀，联手而攻，不死不休。

黑衣人以杰出的流云飞袖手法，在一出手之间镇住了来犯的二人。倏见面前人影闪动，另两名红衣杀手，捷若飘风般的又来到了近前，两口雪花刀上下翻飞，一奔顶门，一扎心窝，几乎同时动作，向着黑衣人身上招呼了过来。

如就出手动作而论，他二人确实无懈可击。双刀联手，威力无匹，奈何面前的这个黑衣人，一身功力高不可测，却又非他等所能臆测想象。

两名红衣杀手双刀方自递出，就觉得自黑衣人身上陡地袭出了一股罡风，其势绝猛，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可笑二人虽是全力进袭，奈何当此巨风凌身的情况下，却连对方的身边也难以接近，砰然声中，就象是撞在了一堵高山上，双双反跌而出，一时弃刀滚阶而下，当场昏死过去。

黑衣人一经现身，来势之快出人想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后镇服了八名红衣杀手，这等声势，休说使得在场其他十六名红衣杀手大为惊心，一个个瞠目忧色，就连那位身负奇技，风雷堡首堂堂主晏三多看在眼里，亦不禁心惊肉跳，情知当前大敌之不可侵犯，一个处置不当，身败名裂还是小事，只怕这条老命就许丧送在眼前。

成名不易，尤其是晏三多这么一大把子年岁的人，更懂得明哲保身之理，以他浸淫武功数十年之经验，什么样的角色一看即知，以此而判，眼前黑衣人这等身手，简直是他毕生所仅见，万万不可力敌。是以，就在下余各人奋身再上，犹图与对方一拼之际，他随即出声喝止，“住手！”话声一落，天马行空晏三多突地拔身而起，施展的正是他仗以成名的天马行空身法。瘦削的身躯一经凌空，仿佛御风而行，长桥架波也似的，已落身在廊道正中，不偏不倚的立在了黑衣人的正前方丈许左右。

黑衣人光华闪烁的瞳子里，微微现出了一些惊讶，原本前进的身子，陡地停住不动。

晏三多近看对方这个黑衣人，更不禁心中生出一番震惊。只觉对方伟岸魁梧身躯，宛若一座奇峰耸立面前，强烈灯光交织下，更见他英挺极具神采的五官。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理作祟，晏三多忽然发觉自己在他面前，一下子变得十分渺小，渺小的微不足道。



黄衣人更似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气质，即使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曾开口说过一句话，然而却能让人深深领略到他的英雄气概，大气磅礴。这种无形的威仪，竟能先发制人，使照面的强敌，在对他出手之前，先已丧失了自信，倒了内在的“心理长城”。

晏三多虽然一向恃技自傲，目无余子，可是这一刻在他目睹着黄衣人的天人气概，却也由不住心中一阵情虚，连连打了好几个寒噤。

黄衣人如炬的双瞳，瞬也不瞬的牢牢注视着他。

晏三多虽然与他距离一丈，却也能清晰的觉出透过对方伟岸的身躯所逼射出的凌人气机，从而使他体认到一个所谓的强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人轻视，即使是敌人，也情不由己的令他肃然起敬。

天马行空晏三多不由自主的后退一步，双手抱拳道：“壮士神威盖世，敝堡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之处，尚请海涵！”微微一顿，他随即接道：“老夫晏三多，谨奉敝坛总令主铁氏面谕，恭迎大驾，请壮士将来意赐示，看看是否有能为壮士效劳之处，老夫谨慎从命，敢不遵照！”

这番话确是语意至谦，极尽谦卑能事，出自晏三多之口，更为不易。

奈何对方黄衣人，设非是个聋子就是太也不通人情世故，在他谛听过晏三多一番话后，居然无动于衷，只把一双滚圆的瞳子，上上下下在对方身上转动不已，继而鼻子轻哼一声，举步继续向前踏进。

天马行空晏三多面承总令主告谕，要他迎击对方一阵，但他见对方如此神勇才临时收了主意，以礼相待，原意是想先摸清了对方的来意之后，再去“对症下药”，想不到对方竟然不予置答，大有长驱直入之势。晏三多职责所在，自忖着事态之严重，不能不予拦阻，身躯微挺，向前逼进一步，双掌一沉，他冷叱一声，喝道：“壮士止步！”话声出口，随即运施真力，五行罡气霍地逼出体外，直向对方身上袭去。

不意对方举步之初，先已有一股凌人力道袭了过来，两种无形潜力乍然在空中甫一交接，天马行空晏三多只觉得身上一阵发冷，宛若置身冰窖，前进的身子更象撞在了一座冰山之上，登时禁不住后退了一步。

虽是如此，晏三多到底不是一般泛泛之辈，所练五行罡气有三十年真纯功夫，虽然较之黄衣人的冰魄之功夫是不及，却也有其威力，竟能使得黄衣人前进的身子，陡然为之中止。

十六名红衣杀手，眼看着晏堂主单身对敌，一时不敢疏忽，分为两侧，左右并进，钳形将黄衣人箍制居中，十六口雪花钢刀，迎着孔明灯光，交织出一片烁目刀光。这等阵势，却也不可轻视。

黄衣人脸上忽然现出了怒容，晏三多就觉得透过他身躯所传出的那种无形潜力蓦然为之大增，形成了一道攻击力极强的无形障碍，随着黄衣人迈动的双脚，一步步向前逼进。

晏三多情知眼前已不能幸免，说不得只好与对方放手一搏，当下一沉丹田之气，用千金坠身法，先行稳住了下盘。

只觉得当前罡风沐体，将身上一袭长衣吹得飘向身后，值此同时，站立在晏三多身侧左右四名红衣杀手，俱都当受不住，纷纷被逼得节节后退。

晏三多一面运用五行罡气与对方这阵子冰寒力道对抗，一面向身后红衣杀手道：“你等不得失礼，还不与我退下去。”

十六名红衣杀手，眼看着八名同伙与对方这个黄衣人一照面的当儿俱都吃了大亏，早已心胆俱寒，聆听之下，不啻皇恩大赦，哪里还敢在此逗留片

刻！轰然答应一声，纷纷撤离现场。一时间，眼前只剩下晏三多独自一人。

黄衣人对于晏三多反常的措施，微微有些出乎意外，一双眼睛视向晏三多，目光深湛，更不知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忽然冷笑一声，再次踏步前进。

晏三多身子大大的摇动了一下，却将提运的五行罡气全数逼出，一时间，他看来瘦削的躯体，忽然间为之涨大了不少。

黄衣人前进的身子，一连踏进了四五步之后，忽然迫得中止，但只觉两股强大的气流，在二人之间猛力对抗迂回着。

晏三多忽然身躯弯曲了一下，被迫得向后面退了一步。

黄衣人相对的向前面踏进了一步，进退之间却聚合着常人万难当受的巨大力道。

晏三多后退一步之后即再次运施真力将身子稳住，只是由他脸上表情看来，显然已极感吃力。

黄衣人忽然抱起一双胳膊，改换了一副看来轻松的姿态，打量着对方，意思象是在审视对方到底有几分能耐，能够支持多久。

晏三多在对方强大潜力沐体之下，渐渐不支，他显然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修发长髯有如风吹马尾般甩向脑后，挺立的长躯不时摇动一下，看上去随时都可能败退不支。

相形之下，黄衣人的神态却极是从容，甚至于他身上的一袭长衣连衣角也不曾扬动一下。他只是抱着一双胳膊，不缓不急的向晏三多注视着。

忽然他比了一个手式，示意晏三多，他将要再向前继续前进，后者顿时面色一惊。

紧跟着黄衣人轻松的举起一条腿来，缓缓又向前进了一步。

晏三多顿时身子大大的摇晃一下，足下通通通一连后退了三步，方自拿桩站定。

然而黄衣人却已不再予他缓和之机，紧跟着足下再次向前踏进，晏三多顿时又再退后。

黄衣人得寸进尺，一步步继续前进，晏三多也就一步步继续退后，虽然他极不甘心情愿，却是无能为力阻遏住黄衣人的前进。

一进一退，转瞬之间已前进了三五丈，堡垒厅正门已在眼前不远。

晏三多显然已施出了全力，只见他每退一步，即由不住发出喘吁之声，身子更摇动的厉害，那张涨红的脸，更象是随时都可能会炸出血来。忽然他挺了一下身子，坚守着最后一步岗位，不再退后。黄衣人倒也不急急进逼，他随即站住了脚步，眼睛里交织出一片惘然，似乎有点想不明白，晏三多明明不是自己的对手，何以还要坚持硬撑下去！

晏三多喘吁益烈，轻轻的咳了一声，败像昭然若揭。他抱了一下拳，现出了冷森森悲愤气概：“阁下不发一言，敢莫是个哑巴？抑或是别有隐衷？”顿了一下，他又道：“还是认为不屑置答！总之，还要请阁下将来意赐告，老夫才能有所遵循。”

黄衣人意态轩昂的脸上，忽然绽开了凌厉冷笑，却又有几分苦涩莫名的意味混夹其中。鼻子里怪音调的长哼了一声，他向前拂了一下袖子，示意晏三多赶紧让路。

晏三多嘿嘿苦笑道：“壮士坚不吐言，却令老夫莫测高深虚实，虽不是阁下对手，却不得不加阻拦——开罪了！”三字出口，晏三多陡然侧过身子，快速向前踏进一步，就势右掌乍提，用斜单鞭，劈挂掌式，猝然向黄衣人当

胸劈了过去，一股疾劲的掌风，声若裂帛般的直劈了过去。

晏三多所以拖延到现在才行出手，有多重原因，一则忍无可忍，再则已临堡垒厅正门，已无退路，三则总令主夫妇以及一千同僚俱在厅内，万无坐视之理，有了这三重因素，他才下定决心，不计后果向对方全力出手。

这一掌凝聚了他全身功力，真有一掌开碑之威势，掌风过处，眼看着黄衣人身子滴溜溜打了个转儿，晏三多只觉得掌势一松，整个身子由不住向前一冲。当此同时，黄衣人大袖拂处，一股极大的力道扑面而来，其势有如排山倒海，简直无与伦比。晏三多前栽的身子情不自禁的向后一仰，猛可里，他觉出前心部位一阵奇痛，仿佛为一物刺击所中，忽见黄衣人一只弯曲着手指的手掌由大袖子里抖出，直奔向自己前心而来，那阵剧烈的疼痛，正是随带发自黄衣人手掌上的风力所致。

能够把掌风聚结为风柱，自然绝不是一般内家高手者能达到的境界。晏三多心中固然惊心万状，观诸眼前却也无能闪躲，当时只得硬下心，霍然力聚右腕，施展大鹰爪功，一掌迎上去。

两只手掌甫一交接之下，晏三多只觉得身上一阵子大震，仿佛五脏六腑俱都被这股子猛力震得离了位置，尤其骇人的，随着对方手掌上如同电流般的传过来一股冰寒气息，晏三多禁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冷战，却又似整个血液都将为之凝固。

毕竟晏三多功力精湛，大非寻常，就在他一经觉出不妙的当儿，立刻由丹田提升起一股暖流，才使得他未能在这一瞬间为对方冻结当场。

黄衣人一声朗笑，倏地浓眉一挑，那只紧抓住对方的手掌，猛然向上一举。

晏三多幼习马步，及长更习过大力千斤坠的内家沉实功力，饶是这样，竟然无能招架住黄衣人的拔山之威，只觉得足下一晃，整个身子随着对方抬起的手臂，蓦地被抛了起来。忽悠悠急风之中，晏三多起在半空中的身子，足足翻出丈许以外，直向石阶左侧方坠落下来。天马行空晏三多毕竟不是泛泛者流，只见他在空中的身子，一阵子疾滚猛翻，随即轻飘飘的落了下来。虽然这样，也无法掩饰他的丑态败露，落下的身子已无能选择适当的位置，直向堡垒厅外飘落下去。

黄衣人把握住这一刻良机，只见他大袖轻拂，脱弦之箭似的射向大厅。

堡垒厅内，早已在严谨戒备之中，黄衣人突然闯进来，顿时引发起一阵骚动。

风雷手秦渔、墨羽岳琪，一左一右，同时飞身而进，二人一左一右，各以勾搂掌式，直向黄衣人左右两肋上插过来。

秦岳二人，各为一堂之主，身手自非等闲，二人联手更是极具功力，掌势未到先有两股尖锐风力陡然袭进，双方对掌相迎，形成钳形的攻击力道，黄衣人昂伟长躯正在他们两者夹击之间。

众目睽睽之下，黄衣人却是从容不惊，就见他大袖一分，有如蝴蝶展翼似的已分开了一双手腕，秦岳二人顿时为他发自袖上的充沛力道击得荡了开去。

黄衣人身形再挺，大步初进，迎面人影一闪，身领乾堂堂主的潇湘侠隐欧阳不平当身而出。他虽是黄衣人手下败将，但是现在情势不同，主座铁氏夫妇在场，哪一个敢怠忽职守！

是以潇湘侠隐欧阳不平身子一经切进，嘴里低叱一声，双掌乍合，陡然

以童子拜佛之势，暗聚开山巨力，直向黄衣人前额上力劈直下。

黄衣人哼了一声，抬臂而起，砰！撞了个正着。

欧阳不平身子一阵子摇晃，俊脸上蓦的一红，收腕旋身，转开一旁，顿时噤若寒蝉。

在场俱是武林中难得一见的杰出高手，自然一看即知，判断出这位平素身尊位高、技艺通天的堂主，必然在黄衣人单腕一架之间吃了大亏。

是时，负责陆战一令的铁笔夏侯三，手持双笔，会合着八名红衣杀手，猛可里由堡垒厅侧门袭了进来，乍见之下，不待分说一涌而上。

夏侯三赤红脸色，五短身材，身法至为灵活，所随身后的八名红衣杀手，更是一个个如狼似虎。夏侯三职掌陆战令令主，这个职位虽不若四堂堂主那般尊高，若是论职责却是极为重要，他奉令外出支援晏三多拒敌不遇，才临时折回来，发觉到敌人竟然已经闯入堡垒大厅，自是吓得魂不附体，二话不说，率领手下一拥而入。

黄衣人凌笑一声，骈指一点，夏侯三尚还距离甚远，即不觉打了个冷战登时动弹不得。

八名红衣杀手见状一惊，惊嚣声中，还待扑身上前，却听见发自总令主铁海棠嘴里的一声断喝：“住手！”

八名红衣杀手闻声而惊，登时退立不动。

包括黄衣人在内，所有人的目光俱都向着主座上的铁氏集中。

尽管是大敌当前，这位总管宇内二十四令数万手下生杀大权的黑道盟主，却并不现出丝毫惊慌神态，冷峻的目光在八名红衣杀手身上转了转，遂道：“这里用不着你们，先退下去。”

八名红衣杀手，各自躬身抱拳，称了声：“是！”匆匆退下。

大厅内顿时呈现出一片肃静。

黄衣人那双光华润敛的眸子，自一入堡垒厅，就注定在铁氏身上，这时更不少瞬，冷冷一笑，继续踏进。

墨羽岳琪身子一转，颯然声中，已拦在了黄衣人正面当前：“大胆狂夫！”手指向黄衣人大声叱着：“宇内二十四令总坛风雷堡所在，岂是你这狂徒逞能撒野的地方！主座当前，竟敢失礼，当真想死不成！”话声一落，双手内探，已把暗藏身上的一对奇形兵刃护手轮撒到手上。

倒是武林中罕见的一种玩意儿——每一把都呈半圆形，那弧度的一面，全是打磨得极为锋利的刃口，平直的一面留有握把，用以贴身攻防，确是极称锋利威猛。

岳琪兵刃到手，正待向黄衣人身前袭进，正面主座上的铁海棠忽然一声冷笑：“岳贤弟，你还嫌出丑不够么？”冷冷一笑，又道：“收起你的家伙，请一边坐下来歇歇吧！”

墨羽岳琪不觉面上一红，讪讪的应道：“卑职遵命。”收轮退身一隅。

黄衣人炯炯有神的一双瞳子，无视于满座豪杰，只注视着座上的铁海棠一人，表情愤恚但却不激动，脚下继续前进，一直到距离丈许左右才突然站住不动。

是时厅外人影一闪，天马行空晏三多已现身而入，他显然已为黄衣人激起了无比怒火，大有与对方以死相拼的心意，只是当他目睹着眼前情形，却也不敢贸然发作。

遂见座上的铁海棠面绽笑容道：“铁某人行遍天下，还不曾见过阁下这

等奇特人物——请阁下报上一个万儿，也叫我姓铁的长长见识！”

黄衣人鼻子里哼了一声，淡然一笑，微微摇了一下头。

铁海棠长眉一皱：“请恕铁某人愚蠢，阁下既然不肯吐示姓名，倒要请教一下阁下来意了。”

黄衣人凌厉的目光，在他身上一转，伸出一只手指了铁海棠一下，又回指了一下自己，随即断然挥下一掌。

举座各人无不面现骇然，这种表情至为显然，意思分明是要与铁海棠决一高下。使大家更为惊奇的是对方这个貌相堂堂，直似有帝王之尊仪的堂堂汉子原来竟是一个口不能言的哑巴，这一点实在令人心中大存迷惑而兴喟叹。

铁海棠轻轻哼了一下道：“阁下之意，铁某人明白，敢是要与铁某人较量一下武功？”

黄衣人果然点了一下头，怒视不语。

“原来如此！”铁海棠脸上现出了一丝微笑：“这件事实在是再简单不过，阁下大可放心，只要你划出了道儿，铁海棠就是明知不是你的对手，却也必然奉陪，决计不会令你失望就是。”

黄衣人原本含有怒气的脸上，顿时大见缓和，他后退一步，伸手在原地指了一下，示意铁海棠就在现场与他决一胜负。

铁海棠白皙的脸上，现出了两道深深的皱纹：“且慢！”他缓缓的道：“这位壮士你既要与我动手分上一个高低，本座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只是请恕铁海棠狂妄自大，绝不愿与无名无姓的人动手，也不愿与莫名其妙的人动手，这一点尚要请尊驾开口说明才好。”

“总座说的是。”一旁的风雷手秦渔陡然滑身而进道：“要他说个明白，想装哑巴蒙事可不行。”

铁海棠微微冷笑道：“你放心，他当然会有个交待。”

是时，晏三多、欧阳不平、岳琪、秦渔等各位堂主也都缓缓偎了上来，四位堂主象是早已有了默契一般，身子一经站定，却暗含着一门极具威力的“四极阵”，遥遥将黄衣人困居核心。

以晏三多等四位堂主之尊，平常对付外敌，出动一个已是难能可贵，象眼前这般四人联手应敌，简直还是破天荒第一遭。

如果再算上总令主铁海棠夫妇在里面，以六敌一的局面，更是难以想象的声势隆重。

铁海棠缓缓的由位子上站了起来，那张看来极其斯文的白皙脸上，忍不住现出了一丝戾容：“尊驾昂藏七尺之躯，何以装聋作哑？未免令人不齿！”

话声方歇，就见黄衣人脸上霍然罩起一丝怒容，那双炬亮瞳子倏地睁得又大又圆。

各人下意识的俱不禁吃了一惊，以为他被铁海棠一番话激起了怒火，眼前即将要寻人出手，一时情不自禁的都心中一动，哪里知道是错会了意。

众目睽睽里，即见黄衣人闪烁的一双眼睛瞳子在环视众人一周之后，脸上竟然兴起了一番犹豫，就在各人心存纳闷的当儿，摹见黄衣人张大了嘴。

各人心存不解，却不知一看之下，俱都情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寒噤。

倒不是黄衣人嘴里多了些什么，却是少了点东西——少了那根婉转多柔的舌头。

那根舌头自齐根处为利刃所切断，虽然这件事绝非眼前发生，可能事隔

多年，但是那断伤之处却是鲜红染目，触目者无不惊心动魄。

铁海棠虽然也曾想到他可能真是一个哑巴，但是必属于先天性的天哑，却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竟是属于后天人为所致的伤残，一看之下，由不住为之怦然心动，那双长眉禁不住皱了一皱——一个伤残者最不能忍受之处，即在于人前暴露其短，黄衣人虽然有极好修养，却也由不住在吐露断舌之后，现出了一片悻悻之色。他冷峻的目光，逼向铁海棠，其悲愤大是不能自己。“铁某人冒失了！失礼之处，务请壮士海涵！”一面说着，他转向身边的乾堂堂主潇湘侠隐欧阳不平道：“烦请欧阳堂主，呈上纸墨，请这位壮士赐告大名，并请明示来意！”欧阳不平恭应道：“遵命！”转身自案头上取来文房四宝，用一托盘托在左掌，转向黄衣人身边站定。

整个堡垒厅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各人目睹黄衣人诸多异状，无不对他心生好奇，极欲知道此人的姓名以及出身来历。欧阳不平手托文房四宝在黄衣人身前站定之后，向着后者冷冷一笑道：“壮士用墨！”

黄衣人伸手拔出狼毫，饱蘸墨汁，举笔待下时，微作犹豫，微微顿了一下，终于落纸云烟。

每个人的眼睛都睁得极大，然而当他们看清了出自黄衣壮士笔下五个大字狂草时，俱不禁大吃一惊，一颗心几乎由嘴里跳了出来，就连坐在金漆宝座上的铁氏夫妇，亦都情不自禁的站了起来。

书写在鹅黄宣纸上的五个大字，竟然是“宁王朱空翼”！大厅里，顿时兴起了一丝乱器，这阵子乱器私语之声，在铁氏冷峻的目光扫视之下，立刻又归于寂静。

向着那个自称宁王朱空翼的黄衣人深深一揖，抱拳道：“宁王大驾，蓬壁生辉，铁某失敬之至！”

朱空翼倏地闪开一步，未当他一揖之礼，鼻子里哼了一声，信手持笔，继续书写着：“野鹤之身，不当王者之位久矣！尊驾不必多礼！”

铁海棠在对方持笔狂书时，注意到对方拇指上的一枚碧玉板指，显然极其名贵，断非世俗之物。

他目光锋犀，更不曾放过刻书在碧玉板指正面凸出的几个阳文小篆，经其辨认之下，赫然是“宁王手印”。由对方之神威气概、顾盼雄姿上判来，铁海棠原已有七分相信对方所言不虚，这时无意中发现了他随身信玺，更确定了他“王者之尊”的身分。

铁海棠固然一世枭雄，为统率数万黑道人物之一方霸王，兼以平素作威作福，目无余子，然而此刻，当他面对着对方这个皇裔亲王真身，感其不可一世之神威气概之下，亦不禁大为相形见绌。在对方神光内敛的目神之下，他更不禁显现出一丝怯情，下意识的向后面退了一步。

四堂堂主目光不胜惊异，大厅内每一个人脸上，俱都显现着惊惶不安。

铁海棠无意中发觉到在场各人的神采，不禁心中大大的震撼了一下。“不好！”他心里自然的暗中忖道：“且莫要被这人攻破了心理长城，这样我方就大为不妙了！”他不愧为黑道盟主，一世枭雄，一念触及，登时如醍醐灌顶，大生警惕之心。

冷森森的发出了一串笑声，铁海棠顿时沉下脸色道：“风雷堡江湖下处，何当贵人光临，铁某无限惶恐，尚请赐示来意才好！”

朱空翼看着他冷笑一声，振笔疾飞道：“宇内二十四令为恶江湖，自取灭亡，尊驾为祸之首，特来告诫，倘能心生悔过，自即日起解散此一组织，

改过迁善，尚不为迟，否则，天怒人怨，覆亡在顷，忠言逆耳，尚请尊驾好生思量！”

铁海棠白皙的脸上，陡然兴起了一番怒容，硬生生将一腔怒气，吞进肚里。紧接着，他爆出一声朗笑：“阁下好意，铁某着实感激，奈何中恶已深，非阁下三言两语就能打动。阁下神威盖世，武技惊人，为铁某生平所仅见，既有赐招之意，不才愿意舍身就教，也叫我这个偏野之人长长见识！”

朱空翼粗犷英挺的脸上，忽然现出了一片怒容，鼻子里轻哼一声，落笔写道：“正合吾意！”四个字忽然改为草书，笔力万钧，力透纸背。

一时间，他那粗犷的脸上，却又兴起了轻松的笑意。铁海棠低叱了一声：“好！”他霍地后退一步，面色微沉道：“阁下此来是客，即请划下道来吧。”

朱空翼看着他微微一笑，落笔道：“你我可要赌个输赢？”铁海棠面色一沉道：“悉听尊便！”

朱空翼浓眉一挑，厉哼一声，下笔道：“徒手三招以分胜负，余如落败，任凭发落，尊驾如败，又当如何？”

铁海棠木讷的脸上，显现出一片怒容，沉声道：“悉听尊便！”朱空翼神色一凝，落笔道：“好！”

铁腕一振，手上狼毫箭矢般掷向地面，只听得笃的一声，深入地面三寸有余。

在场各人耳闻目睹，俱不禁大吃一惊。

职掌天堂堂主的天马行空晏三多，上前一步，向着铁海棠抱拳道，“总座尚请三思，千万不要着了此人道儿！”墨羽岳琪亦附和着道：“主座万请三思！”

在场各人纷纷上前躬身附和，却只有坐在主座之一的沈傲霜，面色甚是沉着，甚至于冷俏的秀容上，尚还浅浅的带出了一丝笑容。

铁海棠面对众议，竟然无动于衷，冷笑道：“我意已决，你们不必多说，三招决胜负，就请壮士掌下超生吧！”各人实在是目睹这个朱空翼神武盖世，虽然心知总令主亦是深藏不露之人，只是俗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以铁海棠如今之总统大局身分，实在犯不上与对方争此意气。想不到平日极称谨慎的总令主，竟然一反常态，独排众意的坚持己见，势将与对方一分胜负。各人一经念及，想到此番胜负所牵联之事的严重性，无不大大的生出隐忧。

朱空翼转身步向大厅之中，站定之后，缓缓掉过身来——他身材魁梧，气宇昂然，自有一番神圣不可侵犯气概。凡是目光注视向他之人，无不震慑于他凌人的正气，禁不住心旌摇荡不已。

铁海棠神采飞扬的自另一边踏进过来，这个方向，使得他与爱妾沈傲霜脸面遥对。夫妻二人目光对视之下，沈傲霜有意无意的点了一下头，人不知鬼不觉的彼此已取得了默契。

朱空翼衣黄，铁海棠衣白，同样的宽袍大袖——此二人同具有当世不可思议身手，虽说是徒手三招，亦可以想见对搏时之雷厉风云。

四道目光对看时，整个堡垒厅里，简直没有一些儿异声，即使掉下一根针，也必能清楚入耳。

双方既已言明徒手相搏，自是不包括兵刃与暗器在内。

紧张的气氛就在主客双方一经站定之后，无疑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顶点。

铁海棠为示公平，随即吩咐身侧的晏三多与欧阳不平两位堂主道：“三

多、不平二兄，请按规监招，三招一到即行喝止，不得有所偏袒！”

二位堂主对看一眼，抱拳领命，各自分立左右。所有在场各人，俱都向后退开，空出了正中五丈见方的一块宽阔场地——这么宽大的地方，足可展开身手了。

在场各人也都知道总令主铁海棠自今春习透火海真经之后，功力更上层楼，几乎已成不死之身，剑术却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里的人，无疑视其如神明，私下里付予极大的信任。

黄衣人朱空翼更不待分说，他杰出的神技，一上来已给在场所有人当头棒喝，惊为天神下降。

这样的两个人，在即将交手的一刻，谁胜谁败，实在是费人猜测，每个人的心里，都象是重重的压着一块铅，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但只见高悬在空的八盏六角琉璃吊灯，明晃耀眼，发射出一片青白光华，霞光所及映照得每个人毫毛毕现。

朱空翼直挺挺的站着，宛若泥塑木雕，纹丝不动。铁海棠却身子半蹲，一双手半握半张，亦是一动也不动。

高明如四堂堂主，俱都心里有数，情知双方二人已经别上了苗头。

朱空翼身躯昂然，所施展必系内家真纯之功，即所谓阳罡之功，铁海棠眸光半眇，身躯半矮，却象是别辟途径，谓之阴柔之功。

大厅里忽然起了一阵子疾转狂奔的急旋气流，初时其势颇是可观，强大的气流，非但揭起了每个人的长衣下摆，继而回旋上走，一阵铮铮声里，但只见八盏琉璃吊灯滴滴溜溜的打起转来，飞光流彩，顿呈奇观。

眼看着八盏吊灯转动剧烈，促其使然的气机旋涡也就更形猛烈。

朱空翼木然如老僧入定，脸上不沾喜怒。

铁海棠却脸沉如鹰鹫，他象是胸有成竹，平薄的两腮上微微扬起轻微的笑纹。

整个堡垒厅里，充斥着向外扩张的气机。目睹着朱、铁二人的阴森，眩目于流莹四射的空中琉璃吊灯，似乎已经感觉到那种一触即发的雷霆万钧之势。

渐渐的，这种迫人之势，越形疾烈，强大的气机，非但使得空中吊灯转动更为猛烈，更予现场各人直接的形成一种被迫后退的凌厉感受。

晏三多以次四堂堂主，无不惊心动魄。

忽然间，疾旋打转的吊灯，蓦地停止不动，充斥在大厅内的凌人气机，就在吊灯猝停的一刻，突然消失无踪，空气顿时呈现出无比的安宁。

场子里的两个强者，就在这一时间施展出凌厉无匹的第一招杀手。

四只脚步几乎同时向外迈出，四只手也几乎是同时递出，二十根手指弯曲如鹰爪，一上一下，象是符合着他们彼此身上共同所具有的一个节奏，猝然迎合到了一起。

两个人其时已合而为一，功力的强弱，经此一接触之下，顿时有所显示。

朱空翼挺立如山，铁海棠却发出了一阵子颤抖，他显然无能承受前者所加诸在他身上的巨大力道，黑亮的长发这一瞬有如刺猬般的竖立了一下，脱手滚身，雪白的衣襟鼓翻而起，就象是洋溢而起的一片浪花。

铁海棠竟然在危机一瞬间，以收骨卸肌之术，逃过了对方凶猛狠厉的第一招，矫捷的身子翻向侧面，并且施展出他极其自负的第二招，雪白的手掌，刀也似的直劈而下。



空气里，立时响起了金刀劈风之声，合骈如刃的五指，连带着长长的五根晶莹指甲，在猝然递出之始，已形成了可怕的力道，直循着朱空翼腰侧之间挥落下来。

朱空翼应付这等凌厉的杀手，竟是出乎意料的沉着，就在铁海棠手掌几乎已经接触到他腰间的那一瞬，那一个部位，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突地为之消失不见。

四堂堂主之中，也仅仅晏三多一人，识得这种武林中传闻而未经证实的“气风”之功。

这等功力无疑极其玄妙，据悉乃是一种上乘微妙的气机运用，可使肉体某一部门化整为零，收缩运用自如，详细的理论，晏三多也不知道。

朱空翼的这一手气风异功，使得铁海棠猝然走了空招，随着他落下的手掌，水磨红砖的地面上，顿时凌空裂开了一道鸿沟，石屑飞溅，其声戛然，声势端的惊人已极。

铁海棠一个收势不住，上躯陡地向前一栽，就在这时，朱空翼的一只大手，陡地由下面翻起，手掌上形成了一股莫大气机，铁海棠才一接触之下，已自觉得万万难以敌挡得住，在轰然充耳雷鸣声中，铁海棠整个的躯体霍地腾空抛起——铁氏这种临机应变的动作，不能不令人击节赞赏。这一式“大鹰滚翻”施展得极其惊险。

虽然如此，他似乎已无能脱开加诸在他身上的颓败之势，就在他身子方自落地的一瞬，朱空翼足下一连踏进步，右手作势就要推出，就在这时，自他背后猝然击过来一阵寒风，坐在位子上的沈傲霜似乎欠动了一下身子，一双纤纤玉手似有意又似无意的掠了一下秀发。

朱空翼那一掌方自作势击出，猝然间面色一变，刷地掉过身来，折身扬袖，这一掌凌空直向着位子上的沈傲霜劈了过去。

大厅各人目睹及此，俱不禁大吃了一惊，一时群情大哗。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那个眼看着已将败落的铁海棠——此人之阴险狡智，每在情势垂危之际才能显示而出，把握着沈傲霜所加惠于他的一线良机，铁海棠猝然自地上挺身跃起，这一式是堪称得上快、绝、毒、狠，随着他风卷白云般快速的身子，猝然狂袭之下，那一双看来白皙斯文，留有晶亮长长指甲的手掌，双双已经按在了朱空翼的后背上，声如击革，发出了蓬的一声。朱空翼转过的身子，忽然间战抖了一下，豪放的脸上，蓦地神色大变，随着他怒挺的背脊，铁海棠足足被摔出两丈开外。

碰！一声巨响，铁海棠重重的撞在了一根合抱粗细的大石柱上，顿时面色一红，身子猝然抽动了一下，呛出了一口鲜血。相反的，黄衣人朱空翼也同样的并不轻松——众目逼视之下，他那魁梧的长躯，就象是临风的杨柳，筱筱的抖动了一下，那张原本泛着古铜光采的面颊，猝然映现出一阵灰白，足下小孩学步般的一连打了几个踉跄。

全场各人，目睹及此，俱不禁都惊吓得呆住了。

事发突然，任凭谁也没有想到，事情竟会演变到如此地步，除了当事者双方以外，谁也不会了解到那种离奇的接触、阴谋、变幻。更出乎在场各人意外的，那位如花似玉的总令主夫人沈傲霜，竟然也被波及。她显然受创于朱空翼方才的回身一掌，虽然双方距离足有两丈开外，可是在朱空翼凌空一击之下，她娇柔的身子，已似不胜负荷的倒翻了下去，连同着座下的那具金漆座椅，一并倒了下去。

整个堡垒厅都被这突发的情景震慑住，人人目瞪口呆。

然而，这只是极短的一刻，紧接着，大厅里爆发出一阵子惊呼混乱。

眼看着朱空翼高大壮硕的躯体，在大厅内一阵踉跄急转之后，突地发出了爆雷般的一声嘶啸，突地，他掉过身子来，那双眸子张得不能再大，滚转的瞳子几乎脱眶而出，用着令人战栗打颤的目光，狠狠的怒视着铁海棠，喉咙里爆发出再次的一声长啸。

整个堡垒厅，有感于他的这声咆哮，大大的为之震动了一下。

随着这声咆哮之后，朱空翼伟硕的壮大躯体，乌龙穿塔也似的平射而起，哗啦声响里，堡垒厅正面的一扇排窗，顿时为之破碎，木屑碎石四溅而起，朱空翼怒弩般的身子，随即破窗而逝。

大风紧跟着朱空翼消失的身形，狂袭而入，八盏琉璃吊灯一阵子叮当疾转，满空乱舞，幻成了一团奇光异彩，成了无数的飞流星。

全场各人在一阵子震慑之后，陡然间现出了张惶混乱。铁海棠慢慢的倚柱站起来，那张脸看上去真象是雪一样的白。

人影一闪，天马行空晏三多抢先来到了近前。“总座你……受伤了？”一面说，他伸出一只手搀住铁海棠的胳膊，却被后者挣开来。

“不要紧。”铁海棠嘴角挂着一丝惨笑，“快瞧瞧沈姨娘去。”沈姨娘就是沈傲霜，这时也已由地上站起来，在潇湘侠隐欧阳不平的搀扶之下，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她显然也受了伤。只见她秀发蓬松，白皙清秀的脸上罩着一片红，上胸频频起伏不已，却是紧紧咬着一嘴牙齿，不发一声。

堡垒厅在一度混乱之后，随即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

四堂堂主目睹着这一切事态的演变之后，尽管是触目惊心不已，却都能够保持着镇定。

铁海棠在短暂的闭目调息之后，脸上神色略见恢复，遂即睁开眸子，走向沈傲霜面前站定，后者目注着他，目光里柔情万千，象是有无限委屈，看着看着，不觉流出泪来。

铁海棠伸出了一只手，轻轻的搭在她肩上，意在抚慰。一副伉俪情深，倒也真情感人。

“你要紧么？”良久之后铁海棠才缓缓说道：“我看是不碍事了！”沈傲霜含着泪，绽开了一丝笑容，不避人前的伸出了一只纤纤玉手，让他握着。

各人见他夫妇如此情景，俱都放下心来，一时纷纷趋前问安告惊。

空中的八盏吊灯，在那一阵巨风停止之后，又回复了平静，强烈的光华，逼照着每一个人，自此方才那一番惊天动地打杀场面，已成过去，而不复想象矣！只是对于身当其事的铁氏夫妇来说，却仍然犹有余悸。不可否认，他们方自历练了一场频接死亡的风险，同时更领略到了敌人的超强与不可侵犯。在略事调息后，沈傲霜已能出声说话：“总令主——你受伤了？”一面说，她缓缓向着铁海棠面前拜倒：“这都是贱妾无能，你罚我吧！”

铁海棠伸手把她由地上拉起来，苦笑道：“你不要自责，你作的很好，要不是你临时出手相助，只怕我已经……”一旁的四位堂主聆听到此，俱不禁恍然大悟。

天马行空晏三多轻轻哦了一声道：“敢莫是夫人暗中施展了手脚？”

铁海棠叹息一声道：“设非是她的弹指飞针，本座只怕已败在了这个朱空翼的掌势之下！那时格于前言，一切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糟……”

沈傲霜忽然神色一变，发出了一声轻咳。

铁海棠眉头一皱道：“你怎么了？”

沈傲霜凄惨的笑了一下道：“贱妾觉得身上怪不舒服，请准早退一步！”

铁海棠点头道：“你快回去歇着吧，等一会我再来看你，就烦岳堂主送你一趟。”

墨羽岳琪抱拳领命，随即陪同沈傲霜离开堡垒大厅。

铁海棠看着爱妻离开之后，脸上才现出一种痛苦神色，轻轻哼了一声，在一张位子上坐了下来。

三堂堂主目睹之下，俱不禁吃了一惊。

晏三多趋前道：“总座的伤势要紧么？”

铁海棠微微苦笑道：“方才我不愿惊吓了她，实在我已受伤不轻！”轻轻叹息了一声，随即坐下来。

晏三多惊惶的道：“总座伤在哪里？”

铁海棠道：“刚才那一摔之力，寻常人早已骨离破碎，我若非有内元罡之功，只怕也已丧生当场。虽然如此，却也把我护体罡气震散，如无七期之功，万难恢复！”

风雷手秦渔道：“总座功力深湛，能够如此实在已难能可贵了！”

铁海棠叹息一声，点头道：“我纵横江湖数十年来，还不曾遇见过这么厉害的人物，实在可怕之极……”想到与对方黄衣人朱空翼交手之种种，铁氏脸上，情不自禁的显现出了一番惊骇神色。

“可怕极了！”他嘴里兀自诉说着这四个字，“如果我所见不差，这个人几乎已经练成了不死之身，假以时日，势将天下无敌。太可怕了！”

欧阳不平道：“话虽如此，方才总座击中他的那两掌，也够他受的。”

铁海棠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点点头道：“自然，在我来说，那两掌，确实已经用出了全身之力，寻常人早已丧生掌下，他却是难说。”

天马行空晏三多冷笑道：“总座功力我等素知，姓朱的即使练有护体元罡，在失神之际，也是万万当受不住。卑职旁观甚清，对方必然已伤在了总座双掌之下，毫无疑问！”

铁海棠微微点头道：“我猜测他可能也受伤不轻。当时情形，我原思集中掌力，由他两处气海穴内攻入，即可碎其内脏，当场致他于死地，却未曾料到对方护体元罡竟是这等充沛，如非那一刻时机凑巧还只怕伤他不了。”说到这里，铁海棠把话临时顿住，少停之后，才又道：“这件事不可为外人悉知。”长叹了一声，他缓缓站起来，步向窗前。

晏三多等人跟随在他身边，隔着这扇窗，向下眺望过去。

江面上六艘铁甲战船，静静的飘在水上，灯光照射之下，那些个被特殊手法点了穴道的人，一个个呆若木鸡的站在原来地方，河岸上到处都是抛弃了的兵刃，映着闪烁的点点寒星。看到这里，铁海棠感觉到无比的痛心，三堂堂主也冷然无语。

想不到平素自引为固若金汤的城堡，对方仅仅来了一个人，轻而易举的显了几手功夫，就将己方平日训练有素的手下一个个当场制服，设非是那人心存忠厚，这些人只怕早已丧失性命。

宇内二十四令在江湖武林上，该是何等的声望，这件事一旦传出去，不啻是奇耻大辱，今后铁海棠这个总令主，再有何面目，面对天下？想到这里，铁海棠禁不住一阵子身上发凉，那张白脸上更象是罩了一层霜雪般的寒冷。

天马行空晏三多退后一步，躬身道：“属下这就去整理残局，一切伤者料可无妨，总座大可放心！”

铁海棠凄然点了一下头。

晏三多随即匆匆退下，铁海棠目光转向秦渔与欧阳不平道：“二位贤弟也请去料理一下。记住，这件事我不许任何人对外露出口风，违令者死！”

阳光照在这棵大樟树上，那些树叶儿，一片片活象是银线般的闪烁着亮光。偶尔袭过来一阵子风，激起了银星万点，当空的朵朵彤云，映衬得十分有趣，景致煞是迷人！是一片农家的庄舍。院子里有一口鱼塘，塘子里游着鸭子，再过去一点是一口井，井上架着绞盘轱辘。

打麦场闲置着一些庄稼用具，锄头、耩犁、箩筐，还有专供牲口拖拉着用来压麦子的大石头碾子。

几只斑鸠沿着土墙边上觅食着，不时的发出咕咕的叫声！矮矮的土墙下爬满了野花，一只大雄鸡正在墙上扇着翅膀。站在墙边上往外看，可就是大片的旱田。麦子、高粱、老玉米，一片青葱，在和煦的春风里，发出那种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声音。

一匹全身黑亮，仅仅颈项上生有一圈白毛的骏马，正自沿着墙根嚼食着地上的青草。

吃着吃着，它偶尔仰起脖子，享受着沐体而来的和煦春风，两颗红色的瞳子，活象是两颗晶莹的玛瑙，闪闪的放着红光。曾经是被悬赏万金欲得的上都马王，在阿巴尔左翼旗部间关千里，纵横来去，统率着上万的牲群——它就是那匹被名为“日月千里追风驹”的宝马黑水仙。

良骥伏枥，志在千里！目睹着它此一刻的悠闲，你是无论如何难以想象出它昔日的龙腾虎跃光采。

马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同马其实都是一样的，在百战沙场解甲归田之后，往昔的豪气干云，似乎再也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倦容，困乏、消极，无穷的惆怅与回忆……大黑马不耐寂寞的发出了长啸声，惊飞了墙檐下的一群斑鸠。斑鸠鼓动翅膀，就象是用力拍巴掌的那种声音。自此这处庄院里的寂静，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正在绣花的三妞儿，赶忙放下了活计，由板凳上站起来，翘着屁股，伸了个懒腰。她还闲不下来，火房里灶笼上还蒸着窝窝头，这会子该早就熟了，要不是这阵子斑鸠“拍手”声，她还想起来呢！

打开了炉门儿，釜底抽薪，把烧红的枯树枝拉出来弄熄了，红红的火光，映着她健美的脸盘儿，撩拨起大片的青春气息。三妞儿用水浇灭了火，欠着脚这才揭开了蒸笼盖。嘿！那些个老窝窝头和黑面馒头，可都熟透了，肥肥大大的，每一个都差不多有碗那么大。

一个白发皤皤的老嬷嬷，撩着布幔子，探头进来，老着喉咙叫着：“人家大小姐肚子八成饿了吧，快给端了去吧！”三妞答应着，快动作把笼里的窝窝头折倒案板上，找出一个盘子就去拾窝窝头。

老姐姐咳嗽着说：“人家不吃这个，千金之躯哟！我叫你蒸的白面卷子呢？”

“有，娘。”三妞才似想起来：“在第二笼上。”第二笼里，蒸的是白面馒头。

三妞捡了两个放在盘子里，又切了一碟子咸菜，捞了一只新卤的鹌鹑，盛了一碗稀饭，把这些放在一个托盘里，端起来就往外跑。跑了两步，她才想起来，赶快把托盘放下，两只手理了一下头发，把那条黑油油的大辫子捋

到了前面，拍了一下身上的柴灰，这才又端起盘子往外走。

老嬷嬷扯着嗓子，在后面嚷道：“问问人家小姐还想吃些什么，人家是千金女呀！”

“知道了，娘！”端着托盘，三妞一阵子小跑，来到了打麦场的这一头。

这里是干净的瓦房三间，上面搭了丝瓜架子，那些个半熟的丝瓜，小棒槌也似的吊在半空中，鸟雀在上面咕喳喳着。三妞一路来到了正面房门前，轻轻的叩了一下门，唤道：“大小姐，该吃饭了。”

半天，才听见房里应了一声：“是三妞么？”那个怪好听，但却懒散的声音，含糊的说着：“什么时候了，又该吃饭了。”三妞低下头噗的一笑，缩了一下项颈子：“太阳都下山了。大小姐，你还在睡懒觉呀！”

吱的一声，门敞开来，郭彩绫修长的身影，当门而立，披着长长的一头秀发，看上去她憔悴多了。

女孩儿家，如果着上了一些伤感，那副样子端的楚楚可人。她这时蛾眉淡扫，那双盈盈瞳子里，郁集着无限的怅惘与凄凉，昔日的锋芒与精锐，在这双眼睛里，已不复存在，看上去倍觉凄凉惹人垂爱。

三妞一面把吃食摆在桌子上，乌油油的那双眼珠子，却不住的在她脸上转着：“大小姐，你别是病了吧？”

“没有。”郭彩绫黯然的摇摇头一笑道：“我什么病也没有，只是光想睡觉”

三妞抿着嘴笑了一声，“我娘说，小姐是千金的身子，一定是路上骑马受了风寒，这会子一定下来可就发了。不要紧，叫我娘给你冲一壶红糖生姜水，喝下去发发汗可就好了。”郭彩绫微笑了一下，默默坐下来，信手拿起一个馒头，撕下一小块放进嘴里。

三妞笑道：“吃点卤菜吧？”

彩绫点点头，看着她道：“我来到你们家有几天了？”三妞扳着手指头算了算，道：“有三天了吧。”然后她退后几步，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又道：“大小姐，你家在哪里，打算什么时候去呀？”

彩绫笑笑道：“还没准儿，说不定三五天，说不定一个月二个月，说不定我这一辈子不走了呢。”

1045 三妞一怔，吃惊的说道：“你说的可是真的？”

彩绫轻轻往嘴里扒了一口粥，缓缓的点了点头：“怎么，你们不欢迎？”

三妞摇头道：“哪里，只要小姐你高兴，随便你住多久都行。”

彩绫看着她，淡淡的笑道：“我很喜欢你们家这个地方，街上的客栈我住不惯，人喊马叫的，每天都吵的我睡不着觉，你去跟你爹说，我不会白住你们的房子，要多少钱，我都会给你们。”

“大小姐话说到这里去了。”三妞红着脸道：“你一来就给了老大一锭银子，就那锭银子，咱们庄稼人半年也吃用不完，哪还能再向你借钱呀！”

彩绫一笑道：“钱财在我来说，是身外之物，能够帮助别人，总是好的。你们别客气，有什么需要之处，只管找我来要就是三妞感激的笑道：“大小姐你人真好，我们确实用不着。”彩绫放下了筷子，摇摇头道：“我吃不下了。”

三妞皱了一下眉，“才吃了一个馒头，太少了！”

彩绫微笑道：“我不象你每天做了这么多事，当然吃的多，能吃一个已经不错了。要是放在平常，三个馒头也不够我吃的。”三妞一面收拾筷子，

偷偷的瞧着她，欲言又止的样子。彩绫道：“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没有！”三妞呐呐的道：“是我爹说的，他老人家给大小姐搬行李的时候，看见了大小姐包袱里有一把宝剑，所以……”“所以怎么样？疑心我是个女大王是不是？”

“不不……”三妞红着脸道：“大小姐你想到哪里去了，我爹猜想大小姐你一定精通武功，说你是个侠女呢！”彩绫微微一笑：“你爹是这么说来么？倒看不出他一个庄稼人家，竟然还有些眼力。”

三妞愣了一下，扬着眉毛道：“这么说大小姐难道你真的是个侠女？”

“侠女可不敢当！”彩绫呐呐的道：“不过练过几天武功就是三妞顿时面现惊异，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她。

彩绫微笑道：“你干嘛这么看着我？看我不象是不是？”三妞红着脸道，“不……我只是在想，大小姐你难道是从金沙滩来的人？”

“你也知道这个地方？”

“不……不知道。”一面说，三妞象是很害怕的看了她一眼，随即站起来，端起桌子上的托盘就想离开。

“等一下，”彩绫唤住她道：“你话还没说完呢。”三妞害怕的摇头道：“不，不，我没有话要说，我走了。”说着，她转过身子就往外走，却被彩绫一把抓住了腕子，三妞顿时惊得打了个哆嗦：“大小姐……饶命……我……我不是故意说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一面说，三妞竟然眼泪汪汪的哭了起来，而且弯下膝盖，向着彩绫跪了下来。

郭彩绫怔了一下，忽然明白过来，一时又好气又好笑，一伸手把她扯了起来：“傻丫头，你这是干什么！”她又气又笑的道：“你把我当成什么人？”

三妞怔了一会儿，才呐呐的道：“大小姐……你难道不是风雷堡里来的？”

彩绫嗔道：“你这个丫头，谁告诉你我是风雷堡里来的？好呀！我对你这么好，你竟然把我看成女强盗……真是！”三妞听她这么说，这才缓和过来，一时将信又疑的在她脸上看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彩绫叹息一声道：“你不相信？”

“不……”三妞垂下头呐呐的道：“我相信你就是了。”彩绫微笑道：“这才象话。你也不想想，我是风雷堡的人，为什么不住在堡里，而住在你们这个穷地方？再说镇上漂亮的客栈也不是没有。”

三妞缓缓抬起头，偷偷的瞧着她，还有点似信非信的样子。郭彩绫皱眉说道：“你是怎么回事？再要这个样，我可就不理你了。”

三妞这才急道：“大小姐你千万不要动气，是我错了，我该死……”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

彩绫叹息一声，无可奈何的哄着她道：“你也别哭了，我知道风雷堡里无论男的女的，都是些坏人，看样子，你们家一定是受了他们的害，所以才一听见金沙滩的人，就惊成这个样，是不是？”

三妞听她这么说才止住了哭泣，一面掏出手绢擦着眼泪道：“可不是吗，那里面的人都好厉害，一个个杀人不眨眼，我们可是……”

彩绫扶她坐下来，打量着她一笑道：“你用不着害怕，我老实告诉你吧，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找风雷堡里面的人报仇来的……”

三妞惊异的看着她：“真……的？”

彩绫道：“我生平绝不说谎话。”

轻轻叹息一声，她呐呐的接道：“……只是这都怪我功夫还不够好，堡里的那些人实在太厉害，这一次要不是一个好心的人救了我，说不定我已经死了，再不被他们捉进堡里面，那个罪只怕更不好受！”三妞睁大了眼睛道：“噢——怪不得呢！我爹说，前几天风雷堡来了厉害的对手，还开了炮呢！原来就是对付大小姐你呀！”彩绫怔了一下，不解的道：“什么开炮？这个我倒没有听说过。”

“我也本清楚，我只是听我爹说的，说是那天晚上有人闯进了风雷堡，打死打伤了堡里好多人……铁堡主亲自出手，才把那个人给打败了，不过他自己好象也受伤了……”

“有这种事？”

“我爹也是听人家说的。”

彩绫想了一下，摇头道：“我不知道。难道真有这种事？”三妞点点头：“也许是真的，因为这几天风雷堡里派出了很多人，听说市街客栈里都搜查遍了。”

彩绫道：“他们搜查什么？”

“人呀！”三妞这时才象对她恢复了信任，说：“说是要搜查那个大闹风雷堡的人。对了……”

彩绫道：“什么对了？”

三妞频频点头道：“我爹说，他们还在找一个女人，说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这么说，原来就是大小姐你呀！”郭彩绫冷冷一笑，点点头：“哼！现在你总应该相信我说的为真的了吧？”一面说，她站起来步向窗前。看着窗外，她心里郁结着无比愤恣：“三妞，你还听说了些什么？都告诉我吧。”三妞道：“说是这几天风雷堡里面风声很紧，金沙滩那块地方任何船都不许通行，那附近全是堡里的人，对过路的船什么的，都查的好严，真是吓死人了！”

彩绫冷笑道：“你爹可知道他们要找的那个男人是干什么的，叫什么？”

“这个我就知道了，我爹也没听说。”“那个人可受伤了？”

三妞道：“好象是受伤了。外面是这么传说来着！”彩绫眼睛看着窗外，忽然叹息一声自语道：“希望不要是他才好……”

三妞仰着脸道：“谁呀？”

彩绫看着她摇摇头，苦笑着道，“没有什么。”

三妞道，“大小姐，你真的就是他们要我的那个姑娘？”彩绫点点头：“不错。”

三妞吐了一下舌头，道：“真是老天保佑。大小姐你是命好，真要落在了这些人的手里，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彩绫一笑道：“你怎么知道？”

“唉！”三妞叹了一口气，眼圈一红道：“大小姐你哪里知道，我们家吃风雷堡这帮子强盗的亏可大了！”

彩绫呐呐道：“你说给我听听……”

三妞又叹了口气道：“大小姐你可看见我爹的那条瘸腿了吧？”彩绫点点头，说道：“我看见了，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三妞忿声道：“就是被这帮强盗给打瘸的，还有我姐姐……”说到这里，一时忍不住，她又淌下了眼泪：“我姐姐……就是他们

给害死的。”

“你姐姐？”

三妞点了一下头，眼泪汨汨而出，挂在脸上：“那一天，我姐姐在路旁摘豆子，遇见了风雷堡里两个骑马的路过……这两个坏东西欺侮我姐姐，就……”

彩绫咬了一下牙：“该死的东西！我知道了，后来呢？”“后来……我姐姐就寻死了……”三妞吸了一下鼻子，抽搐着道：“我爹赶忙救人，可怜我姐姐伤得太重，她是用剪子，自己扎破了喉咙……”擦了一下脸上的泪，三妞继续回忆着这件往事：“我姐姐告诉了经过以后就死了，我爹当时真气的发昏，就抱着我姐姐的尸身找到了风雷堡……”

彩绫道：“可有什么证物没有？”

“有！”三妞说：“那两个坏蛋有一个丢了腰牌，我爹都拿着去了，谁知道这些强盗坏透了，一听说我爹爹是来告状的，根本就不叫他老人家进去，把我爹狠打了一顿，一条腿打断了，还推到了河里，要不是被人家好心人救起来也早就淹死了！”彩绫叹息一声道：“这真是……”

三妞恨恨的道：“我爹回来以后，在床上躺了半年才能下床，直到现在为止，一想起这件事就流泪，从此以后他老人家还染上了心痛的毛病……天天烧香念佛，拜菩萨老爷显灵，把那个天杀的风雷堡给毁了，要那里面所有的人都不得好死！”彩绫冷笑道：“告诉你爹，叫他放心吧，这些东西没有多少日干好活了……”

三妞惊异的道：“小姐你是说……”

彩绫道：“我一个人的力量大小了，不过，你等着看吧，总有厉害的人会找上他们。”

三妞道：“真要有那么一天就好了！”

彩绫微笑了一下，轻叹道：“我刚才跟你说的一切，你可别告诉外人，就连你家里的人也不要多说，知道吧？”三妞点点头道：“我知道。”

彩绫道：“风雷堡里的人，常常由这里走么？”

“不一定。”三妞道：“外面有条大路，他们经常由那里走，偶尔也会经过我们门口。”

彩绫道：“很好，下一次你看见了他们，就告诉我一声。”三妞一惊，呐呐道：“干什么……大小姐，这个，我可是不敢……自从发生了我姐姐那件事以后，我娘管着我，连大门口都不要我出去呢！”

彩绫点点头：“这也难怪……谁叫你们家发生了那件事呢！”“对了！”三妞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道：“今天早上，我看见一个人……”

郭彩绫问道：“什么人？”

“一个年纪不大的人。”三妞思忖着：“大概二十七八岁，个子很高，有这么高。”她一面比着手式道：“当时我正在晒被子，看见这个人穿着一件紫缎子的漂亮衣服，他正在看大小姐你骑的那匹大黑马。”

彩绫微微一怔，问道：“啊！他在干什么？”

三妞想着道：“这个人好象很喜欢大小姐这匹马，一直在摸这匹马的毛，怪事就在这里，大小姐你是知道的，这匹马除了小姐你以外，不是谁也不能接近吗？怪吧，这个人却好象跟它怪熟似的，这匹马不但让他摸它的毛，还一个劲儿用脖子在他身上擦呢。”

郭彩绫登时神色一变：“有这种事……这个人长的什么样？”“这……”



三妞呐呐道：“我不是说了吗，个头很高，鼻子高高的，眼睛很亮……看样子，倒不象是个坏人。怎么，大小姐，你难道认识他？”

郭彩绫呆了一呆，忽然眼睛里射出了异光：“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早上。”

彩绫忽然间象是乱了心思似的：“早……上？”她急躁的道：“后来呢，他人呢？”

三妞道：“大小姐你听我说呀！”

彩绫镇定了一下，拉着她坐下来：“不要急，你慢慢想着告诉我。”“是。”三妞转着一双大眼睛道：“事情是这样的，我当时看见他在摸那匹马，只以为是什么人要偷马，就赶快走过去，那个人看见我来了，也没有躲开，我还没有问他，他倒是先问起我来了。”

“问你什么？”

三妞道：“他问我这匹马是哪里来的，我因为怕他是坏人，就说……”

“你怎么说？”彩绫显然很激动，举起茶杯的手，微微颤了一下。

三妞怔了一下道：“大小姐你怎么了？”

“我很好！”彩绫紧紧抓住她的肩：“你快说，你怎么告诉他的？”

三妞只觉得肩上一阵子疼，忍不住咧了一下嘴，连连点头道：“我说，我说，”我的小姐，你倒是轻着一点呀！”彩绫收回了手，才似发觉到这番失态，不觉脸上一阵子红，轻轻发出了一声叹息。

三妞想着前面说的，接下去道：“那个人问我马是哪来的，我告诉他是一个投宿客人骑来的。”

彩绫道：“他怎么说？”

三妞道：“那个人听了以后好象很急，就问我那个投宿的客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怎么说？”

“我说……”三妞呐呐道：“我当时没有敢告诉他实话，就说我不知道。那个人就问马主住在哪里，我就骗他说住在我爷爷那边，就胡扯了个地方告诉他，就在这个时候，我娘叫我我就走了。”

彩绫睁大了眼睛道：“那……他人呢？”三妞摇摇头：“不知道。等我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彩绫脸上顿时现出了一片失望神色。

三妞奇怪的道：“怎么，小姐你莫非认识这个人？”

彩绫苦笑着摇了一下头道：“这件事你应该当时就来告诉我。唉，你不该……”

三妞呐呐道：“可是大小姐你住进来的时候，不是给我爹说过，不许把你住在这里的事情对外张扬吗？”

彩绫点点头：“我是说过，可是不是为了他……”一时，她整个心都好象乱了，黛眉轻蹙，剪水双瞳里流露着无限情思忧怨。“你这么做是对的，我不要见他，不要看见这个人！”三妞奇怪的道：“小姐你认识这个人？”

彩绫点点头：“当然认……识！”又摇摇头，“不，不认识……”说着说着，大颗的眼泪忽然夺眶而出。

三妞似乎吓了一跳，只是看着她，呆呆发愣。

彩绫背过身子来，掏出手绢抹了一下泪，声音变着腔道：“下次再看见这个人，你就说我已经走了，叫他把那匹马牵走就是了。”

“把……马牵走？”

彩绫点点头，“那匹马本来就是他的，叫他骑走吧。”三妞心里虽是充满了疑惑，却是没敢出声。

彩绫回过身看着她，微微一笑道：“你回去吧，要不然你娘又要叫你了。”

三姐刚摇摇头说不会，话还未完，就听见她娘老远在呼唤的声音，不由吐了一下舌头：“小姐，你猜的可真准，我走了。”当下端起盘子，一溜烟似的跑了出去。

彩绫看着她背影笑了笑，刚想着伸手要去关门，眼睛却看见了洒落在院子里的一抹夕阳，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阑珊心情，她信步走到了院子里，和煦春风轻轻揭起了她的裙角，飘飞起她披散的一头秀发。

仁立在池塘边上，看着戏水的白鹅，杨柳如丝飘拂在黄昏垂阳里，她的心竟然象是被冰封死了一样的不开朗，缓缓走出门，在矮低的黄土墙外，她瞧见了那匹爱马黑水仙。或许是因为寇英杰的关系，使得她对于这匹马，特别的寄以关爱，当她看着它的时候，就情不自禁的想到他，尤其是寇英杰与自己负气绝裾之后，这匹马似乎已是他们双方之间唯一的一点牵连。

看着它，想到了寇英杰的英姿飒爽，郭彩绫的心情更由不住陷于感情低潮。

那一边岭陌上，几个农家孩子正在放风筝，草地中飞动着无数的蜻蜓。

彩绫心情沮丧的走过去，看着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样子，她情不自禁的也沾染了一些活泼朝气。

这是一片高出来的岭陌，下面是大片向阳斜坡，生长着高不过人的松柏，间以碧草、野花、奇石、流水，亦是出乎意料的美。

彩绫乍见之下，由不住心神一爽，难以想象的是这块美丽的山谷，竟象是不为外人所知似的，目光所及，在在洋溢着那种不沾世俗的原始处女地带的美。

郭彩绫心情开朗了许多，当下情不由己的向着岭下走去。

在一片花树缭绕里，她发现了一片小小湖泊，湖水清澈，其中游鱼历历可数，一双野禽由湖边鼓翅飞起，湖面上激起了层层漪涟，一切都象是梦境那般的迷惑温柔。

郭彩绫仿佛感觉着轻快多了，她在湖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弯下身掬了一握清泉，在脸上洗了个痛快。湖水清凉透澈，抹在脸上透在心里，真有说不出的舒畅。

就在她第二次伸手湖水中，目光触及湖面的一刻，蓦地吃了一惊，说得清楚一点，她看见一个人。在层层颤动，琉璃般光华的湖水面上，叠印着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是她自己，另一个却是……

湖面渐渐恢复了平静，那个人的影子也越来越变得清楚，郭彩绫呼吸也越加变得急促。

那个人——高高的个子，一身灰色长衣，先不要细论那张脸，就只是这副魁梧的身材，已使她感觉到似曾相识。水面完全静止下来，她已能清楚的看见那张脸，长眉，俊目——那种含蓄着深郁固执的目神，不正是长久以来魂牵梦系的情结所在么！一刹那，她就象个石头人似的呆住了。那个人仍然没有移动，直直的站在那里。

郭彩绫陡然间转过脸来，才发觉对方站在自己面前，近到不能再近。

“你！寇师哥！”说了这么一句，她的脸忽然红了，两汪泪水再也忍俊不住，簌簌的夺眶而出。

站在她面前的那个魁梧汉子，可不就是寇英杰吗！

看上去，他象是瘦了些，英俊的面颊上，着了一层风尘颜色，闪烁的目光里揉着人世的坎坷历练，却仍然是那么倔强、坚毅。

然而，这时，当他目注着面前的这个姑娘，想到了彼此不平凡的一番情谊，激发起的万缕柔情，不禁使得他一时英雄气短，心里一酸，几乎落下泪来。“师妹——”强自作出了一副笑容，他呐呐道：“你别来可好？”

郭彩绫看着他眼泪只是不停的淌着，却挣扎出一副尴尬的笑：“我……我很好……好……寇师哥……”再也没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住她奔放的感情，在寇英杰张开的双臂迎接之下，她猝然把身子投了上去，两个人紧紧的拥抱着。

在一阵天旋地转里，倒了下来。

天色在这一时，忽然昏暗下来，四野萧然，流水无声，两个熟悉的人，恣意的拥抱纠缠着。

在翠绿如茵的草地里，抱着，喘着，滚着，挣扎着……忽然郭彩绫用力的推开了他，抽个冷子爬起来就跑，却为寇英杰饿虎扑羊的由后面扑上来抱住，又倒了下来。

“不……不……”她变得那么娇弱无助，用力的撑着他，推着他：“我不要，寇师哥……寇师哥。”

终于，在他无比的巨力之下，彩绫默默的屈服了。四只火热的唇，紧紧叠在了一起。无边的情泪，汨汨的由她美丽的眸子里流出来。

透过眼泪，她打量着这个人，似欣慰又似委屈，一颗心跳动得那么厉害。

这一辈子，何曾被人这么欺侮过！然而这一刻，却象是一只小羊般的，被人家驯服了。

吓死了，羞死了，真恨不能有个地缝让自己钻进去，只是对方这个人，偏偏就懂得这些！

他象是变了个人似的，他好大的胆！

郭彩绫简直阻拦不住他凌厉的攻势，在激动的欲火焚烧里，她再次承受了一切……

天终于完全黑了。

流水轻淅，四野无声。

当天边第一颗小星星现身穹空的当儿，大地已着了一层初夜的寒露。

两个热恋的人，直直的躺在地上。未几，其中之一——寇英杰，翻过身子，狼也似的爬向湖边。

映着如银月色，在水面上找到了他几乎失去的魂魄，找到了他的脸。忽然，他把整个的头埋进到水里，让冰冷的湖水，猛厉的刺激着他的头脑，刺激着他已经丧失的理智与热情。

从冰凉的湖水里收回了头，他冷静多了。“天哪！”他心里叫着，“我这是怎么了？我都干了些什么呀！”

心里忐忑不停的跳着，头脑虽然冷静了下来，那张脸却觉得异常的热。独自个看着倒映有天上明月的湖水，他发了一阵子呆，偷偷的转过身来——伊人赫然就在眼前。

她痴痴的盯着他，月色下那张脸异常的白，象是哭过了，脸上却找不到悲伤的痕迹，只是那双充满了迷惑、惊惧的眼睛，向他注视着，象是要看穿他那颗心似的。

寇英杰窘态毕露，在她那双剪水瞳子的注视之下，简直无所遁迹。

“小师妹！”他呐呐的道：“我错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么会……”

一只纤纤玉手抚摸在他额头上，滑腻的纤指移下来，轻轻按在了他的唇上，阻止住他继续说下去。接着她另一只手伸过来，抚弄着他湿淋淋的头发。含着微微的笑，她摇了一下头，象大姐关怀顽皮的小弟弟那种神态。

寇英杰一时情不自禁，紧紧抱住了她的腰，把整个的头埋在了她的怀里。

郭彩绫轻轻的发出了一声叹息。叹息里，包容着过往的无限惆怅，又象是相思得偿，忆及数不清的那些扑朔迷离，莺啼雁去的落叶惆怅……

而此刻，在面拥心上人，相思得偿的时刻，却象是乱红缤纷里的秋千人呀！

带着几许的陶醉，总象是作梦那么的不实际，真个是欲语还休，再真实也不过的“现实”。

目睹、手触，甚至于在血和泪的承受之后，谁又能说仍然是幻想，而不切实际？

忽然，她垂下身子，抽搐着，伏在寇英杰身上哭了！她几乎彻夜失眠，在床上辗转不宁，折腾到天光透晓，鸡鸣之后，才沉沉的，拥被睡着了。

现在，日上三竿，一片阳光射透了银红的窗纸，小屋里平添了无限光采。

几上那束野蓓蕾象是凑趣似的，在阳光的感染之下，忽然绽开了。

彩绫发出了一声低吟，在强光刺目之下，缓缓的睁开了眼睛，那一头黑油油的秀发，乌云也似的蓬散着，雪白的肌肤，轻染着淡淡的嫣红，好懒散的睡姿！

伸了个老长的懒腰，她欠身坐起来，这才觉出身子骨好酸好酸，仿佛全身的骨头都散开了似的。面对着被阳光渲染成金黄颜色的纸窗，她沉闷闷的在思索着什么。

忽然她的脸红了，真是羞死了人！

“寇英杰，你这个坏……小子……”咬了一下唇儿，她欲笑又颦的嗔着：“哼，哪能就那么的便宜了你……看我不……”“不”干什么？自己也拿不准。

想着想着，又象是受了大委屈似的，眼圈儿一红，晶莹的泪珠儿，却顺着香腮淌了下来。

本来就是嘛，平素金枝玉叶的身子，就是被人家无端的看上了一眼，也要叫他好看，想不到却叫他这么轻易的占有了。一想到他的那种恣意轻狂，她简直羞死了，吓死了，害怕死了！他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以前可不是这个样的。看上去挺斯文的嘛，怎么会忽然变了……

从揉乱了的被子里，她支起了头，粉泪簌簌的错综在脸上，小心眼儿里，可真象是旧小说里所形容的那种“倒了个五味瓶儿”似的，酸甜苦辣，什么味儿都有。

还哭个什么劲儿，反正，是什么都给人家了。

独自个挺委屈的下了床，找到了墙角昨天洗剩下来的半盆水胡乱的洗了一把脸，脑子里乱乱的，却只是教一个人——寇英杰的影子给占满了。

站下身子来，想着想着，无可奈何的摇摇头，叹息了一声，不经意的，那双眼睛可就瞧见了低悬在床头上的那口宝剑了。看着剑，越想发些狠，却越是狠不起来，此一刻可真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往素那股子挥剑跃马，腾雨啸风的豪气，可真不知到哪里去了。

对着镜子理了一下散乱的头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昨夜褪下的亵衣，打点成一个布包，小心的藏起来，真是尴尬极了。就在这个时候，门上笃笃的轻叩了两声，郭彩绫就象是刚由睡梦中被人惊醒似的，吓了一跳。

“大小姐是我，三妞！”

三妞的声音：“你起来了没有？”

彩绫站起来，走过去开门。

三妞一脚跨进了门坎儿，又回头看了一眼，象是防小偷似的，赶忙又把门关上了。

彩绫看着她奇怪的道：“怎么回事儿？”

“大小姐，那个人又来了。”

“哪个人……”三妞怪紧张的样子：“昨天我跟你说的那个人。”

彩绫脸上一红，心里自是有数：“他在哪里？”

“就在外面晒麦场上！”三妞说：“他跟我说话了，说是来看大小姐你的。”

彩绫走过去推开了窗子——可不是，跳过了这片小小院落，心上人就站在晒场上，一袭灰色长衣，英俊但显然消瘦了面颊。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见他心里就象是揣了个小鹿般的忐忑不安，再也把持不住原有的矜持。

看着看着，她那双眼睛里立时放出了异采，似乎先时所有的懊丧、愧恨、羞惭，一股脑的全部抛开了。

“寇师哥！”嘴里含糊的唤了一声，再也忍不住，倏地夺门而出。

三妞嘴里叫着：“大小姐，大小姐！”也跟着跑过去，可是立刻，她就停了下来。

却只见晒麦场上，这位郭大小姐同那个陌生男人，亲热的拉着手，面对面的正在说着话，那副样子好亲热。

三妞的脸忽然烧了般，赶快把头低下来。

乡下女孩儿家，哪里见过这个！心里越是害臊，眼睛却越是由不住想看。

却见柳荫之下，郭大小姐跟那个姓寇的肩并肩的往前面走着，谈着，一会儿，他们两个又手牵着手走向那匹大黑马。和风广披，麦苗儿青青。两个恋人并着肩儿，在窄窄的田陌上走着，一忽儿他把她挤下去，一忽儿她又把他挤下去，笑着，闹着，象小孩子的那样玩法儿。

看着看着，三妞脸上情不自禁的绽开了笑容，好不为他们开心！

自从这位郭大小姐来到他们这里，一直都关在房子里，整日价愁锁眉间，还不曾见她这么开心的笑过，看着她这么高兴，三妞心里也跟着高兴，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溜溜感觉。就在这个时候，一只长满了厚厚老茧的巴掌，蓦地搭在了她肩上。三妞吓了一跳，赶忙回过头来。

咳，竟是她那个瘸了一条腿的老爸爸。

“爹。”叫了一声，她情不自禁的红着脸，垂下头来，一个大姑娘，偷看人家谈情说爱，可真是怪不好意思的！

老爹姓韩，却也并非生下来就是干庄稼的，早年也算在武林里混过些日子，吃过几天镖行饭，后来因故歇业，才又弃武务农，重新回老家种庄稼，是以，他的那双眼睛还雪亮，耳朵也挺灵。

“丫头，你这是在干什么？”向外面看了一眼，韩老爹半笑不笑的：“老大不小的了，也不怕被人家看见。”

“爹，”三妞臊着脸，说道：“人家没有嘛。”

韩老爹含着笑，点点头：“来来，爹有话问问你！”

父女俩进到了堂屋里坐下来。

三妞倒了一碗茶，道：“爹，您今儿个没下田？”

“没有，没有。”韩老爹含着笑道：“今天爹有事到镇上去了一趟，听见了一些传说，爹正有要事找你呢。”

“找我？”

“不错！”韩老爹粗糙的手擦着下巴的短胡子：“爹听见了一个好消息。”

三妞喜道：“什么好消息？”

“咳！”韩老爹干咳了一声：“你是不知道啊，镇上人都在传说。玉观音——玉小姐来到咱们这个地方了！”

“玉……小姐？”三妞翻了一下眼皮：“谁是玉小姐呀？”“傻孩子！”韩老爹眯缝着眼睛道：“你真的不知道？嘿，提起这位姑娘来，在江湖上可是大大有名，一身本事可真是好样的在西北道上，一提起这位姑娘来，准保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三妞撇了一下嘴，娇声道：“可我就不知道，这个玉小姐是干什么的？她来到咱们这又为了什么？”

韩老爹拿起了水烟袋在装烟，一面捻着纸煤，噗一口吹着了，咕噜，咕噜吸了一阵子，这才缓缓的道：“我这不正是要跟你说吗！”

三妞没答腔。

“是这么回事，”韩老爹慢慢的说：“这个玉小姐家是开金矿的，她爹爹就是江湖上最有名的老剑客，也是最有钱的财神爷，人家都管他老人家叫金大王，他老人家姓郭叫郭白云……”“姓郭？”三妞一惊：“那他女儿不也姓郭了？”

“当然。”韩老爹一笑道：“你明白了吧！”

“啊！”三妞几乎怔住了：“您老是说，这位郭大小姐……就是住在咱们这里的那个……”

韩老爹一笑，突的一口把烟管子里的烟都给吹了出来。“对啦，丫头！你这算是想明白了，一点都不错！”韩老爹直着眼道：“住在咱们这里的郭小姐，就是玉观音玉大小姐！”“这……”三妞惊喜的道：“怪不得呢，她原来是个有功大的人……”

“有功夫？嘿，功夫大着呢！”

三妞笑了一下，却又平静下来：“可是，就算她是那位玉小姐，又怎么样呢？”

韩老爹哼了一声，道：“你这就知道了，金大王郭老剑客，他们家跟金沙滩风雷堡里面的铁海棠他们仇可大了！玉小姐这次来，八成儿就为着这个。”

三妞想起了彩绫对金沙滩风雷堡所抱持的神态，果然有几分相似，当下点点头，却奇怪的道：“他们有什么仇？”

韩老爹嘿嘿一笑道：“玉小姐的爹就是死在铁海棠的手里，你说这个仇大不大？”

三妞呆了一下，呐呐道：“原来这样……爹，这么一说，这位郭小姐是来找风雷堡里的人报仇来了？”

“看样子许是不错。”韩老爹声音忽然放低了：“我另外还听见一个传说，听说风雷堡最近防范得很紧，而且由铁海棠出面，又邀集了很多黑道高手，风雷堡里现在是步步埋伏。我是怕这位姑娘不知道，冒冒失失的去了，

只怕难免要吃大亏，所以要你见机行事，把话给传过去。”

三妞松了一口气道：“原来这样。这些话我早就跟她说过了，郭小姐她也承认她会武，只是没说出来她就是玉观音罢了。”

韩老爹点点头道：“当然，她这种身分的人，是不会轻易就泄露出来的，你也不要去看她。”说着他站起来向外面看了一眼，又坐下来道：“你可知道那个来找她的人姓什么？”

“这个……”三妞思索了一下：“好象是姓寇什么来着，郭大小姐管他叫师兄！”

韩老爹顿时一怔，“寇……啊，难道他就是江湖上传说的那个寇英杰？”

三妞奇怪的道：“谁是寇英杰？”

韩老爹道：“我听说郭老剑客临死以前收了徒弟，把一身武功都传给了他，而且把女儿的终身许配给了他……难道这个人就是……”

三妞一笑道：“这是真的？”刚说到这里，就听见外面院子传过来一阵子脚步声，二人赶忙住口。

就听见郭彩绫的声音远远叫道：“韩姑娘在么？”

三妞答应了一声，赶忙站起来，过去开门。郭彩绫与他师兄寇英杰赫然就站在门外。

韩老爹瘸着腿走过来，抱拳笑道：“大小姐回来了。请坐，请坐。”眼睛一瞟寇英杰：“这位相公是……”

寇英杰一笑抱拳道：“在下姓寇，老人家请了。”

“不敢，不敢，”韩老爹弯着腰：“寇先生请坐。”彼此落座之后，彩绫含着笑道：“这位是我师兄寇英杰，大概老爹你也多少看出来了一点，我们都是练武的。”韩老爹连口的答应着：“是是是……小老儿对于姑娘与这位寇少侠的大名是久仰极了！”

三妞为二人献上了茶，在一边道：“我爹刚刚还跟我说来着，说大小姐……”

韩老爹插口道：“三妞！”

三妞顿时闭着嘴不敢再往下说了。

彩绫微微一笑道：“没关系，三妞有什么你就说吧！”韩老爹干咳了一声，低声笑道：“是这么回事，小老儿因为看见了小姐您行李里的宝剑，又知道您姓郭，所以斗胆猜测大小姐您就是名满西北道上的那个侠女玉观音，不知道猜的对不对，大小姐，您别见怪，多多包涵。”

彩绫看了寇英杰一眼，笑了笑，说道：“你倒是猜的不错，玉观音我可不敢当，不过，在甘凉地方上，他们倒真是这么称呼我就是了！”

韩老爹哎哟一声，往地上一趴，就要跟她磕头，却被郭彩绫一伸手给搀了起来。

“老爹，可千万不要这样！”彩绫含笑道：“你老坐下，我们才好说话。”

韩老爹连声应着道：“在寇少侠跟大小姐面前，哪有小老儿的座位……”

寇英杰摇摇头，道：“老人家不要客气，请坐。”

韩老爹这才却之不恭，局促的坐在一边。

彩绫一笑道：“既然你知道得这么清楚，我也就不再瞒你，这位寇师兄新近才来，现在住在镇上一家客栈，因为那个地方人太杂，所以我劝他搬到你老这个地方来，不知道你们这是不是可以凑合一下，再腾出一间房子来，我们住不了几天也就要走，不知道……”

韩老爹笑逐颜开的说道：“有有有，我这就叫三妞去拾掇去，就在大小姐一个院里，行不行？”

寇英杰抱拳道：“打扰，打扰，这样就太好了！”

三妞聆听之下，赶忙答应着，就去抬掇房子。

郭彩绫取出了一小锭金子道：“我们在这里打扰，实在不好意思，这一点小数目，还请老爹不要嫌弃，收下才好。”

韩老爹突地涨红了脸，摆着手道：“大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快收起您的钱吧，这个钱我怎么能要！我这个破家有幸能够招待两位大侠客，真是我祖上有福，大小姐你要是这么一来，岂不是比骂我还厉害！”

彩绫叹息一声，无可奈何的把出手的金子又收了回来：“即然你这么说，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我和我师兄只住上几天就走。”

韩老爹抱拳笑道：“大小姐千万不要这么说，我们巴不得寇英雄与大小姐能在这里多住上几天，也让我们好好招待一下……”

郭彩绫微笑道：“你们实在太客气了，我和师兄实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等着办。”

韩老爹干咳了一声道：“大小姐不说，小老儿我也不敢提，要是寇英雄跟大小姐是想去金沙滩风雷堡，那这两天可得要十分的小心了。”

彩绫与寇英杰俱都有些出乎意外，情不自禁的对看了一眼。

寇英杰不便再作神秘，一晒道：“老爹怎么知道？”

“唉！”韩老爹苦笑道：“江湖上谁又不知道贵门白马山庄与风雷堡的深仇大怨，郭大小姐与寇大侠现在一出现，自然小老儿也就可以猜到了。”

寇英杰抱了一下拳：“这么说，韩老爹对于江湖中事相当的熟悉了？”

韩老爹当然听出了对方言下怀疑之意，当下又自叹息一声，苦笑道：“即承寇英雄询问，小老儿也就不再讳言过去一切了。小老儿姓韩名霜，过去确实也算得上是个江湖武林人物，是从事镖局子生意的……”

寇英杰抱拳道，“失敬。”

韩霜连连道：“不敢，不敢……二位大侠一定怀疑小老儿如今何以会摇身一变而成了庄稼人吧？这件事说来话长，小老儿也就不再饶舌了，总之……”说到这里，这个韩霜紧紧皱着他那一双灰白的眉毛，脸上充满了痛恨之情。“说起来……小老儿倒是与二位大侠同仇敌忾……”他呐呐道：“这都是风雷堡里的那群强盗，逼迫我不得不如此……”

彩绫微微点了一下头，说道：“关于你们家遭受风雷堡欺凌的事，三妞也曾经与我谈到过。”

“那是后一半！”韩霜苦笑道：“至于他们如何迫使我倾家荡产，关闭镖局子事情，却是没有人知道。提起这件事实在是令我痛心……总之，我这个家，等于完全毁在了金沙滩这帮子强盗手上……我恨不得吃他们的肉，剥他们的皮……”说到这里，他身子由不住一连串的颤栗着，脸色更是一阵阵的发青。

三妞慌不迭上前照顾他，轻轻为他捶着背道：“爹，你看看你又生气了，小心气坏了身子呀！”

“不要紧……”韩霜咳嗽了几声，喝了一口水，喘息着，他眼睛里噙着泪，注视着当前他倾慕的这两个人：“今天我这条老命侥幸不死，还能活着，这是天意……每一天我都在期盼着，能够在有生之年，眼看着这一帮子丧尽天良的强盗遭到报应灭亡，我的心都枯了！”



“爹！”三妞一面轻轻为他捶着背：“你老还是少说几句吧。”

“不不！”韩霜笑着道：“我一定要说……等了这么多年，今天总算要我等着了我要见的人，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

郭彩菱甚为感动的道：“韩老爹，你放心吧，恶人恶报，铁海棠这些人多行不义，一定没有好报应的。这次我们来了，绝不会轻易的就饶了他们的。不过……”她微微皱了一下眉又道：“这个铁海棠本人武功太高，手下的人个个厉害，只怕一时还不能把他们全部歼灭。”

“那也不一定！”寇英杰在一旁插口道：“在我来看，他们人虽然多，真正对我们构成威胁的却是屈指可数，只要能把铁海棠去了，其他的人不攻自破！”

韩霜点头道：“寇英雄说的不错。不过，这个铁海棠确是极不好惹，寇英雄与大小姐虽然武功极高，却也千万不可失之于大意……尤其是这两天，堡里面戒备极严，我还听说了一个隐秘，不知道可不可靠？”

郭彩菱忙即问道：“什么隐秘？”

韩霜道：“小老儿那个不成材的儿子，在镇上开了个铁匠铺，那地方距离风雷堡不远，为了要打探风雷堡的隐秘，我那个儿子不惜专门做他们的生意，所以日久天长，跟风雷堡底下的人建立了一些关系……昨天晚上，我那个儿子告诉我说，为了应付当前的紧急情势，听说铁海棠竟然打发了他老婆沈傲霜去请讨救兵去了。”

郭彩菱冷笑道：“沈傲霜去讨救兵？”

韩霜点点头道：“我那个儿子确是这么说的，详细情形是不是这样，我就知道了。”

寇英杰微微点头道：“你这个消息对我们很重要，如果是真的，我倒要防他一防。”说到这里他由位子上站起来，向韩霜暂时告辞，当下就由三妞带领着他们来到了他的住处。

郭彩菱容三妞去后，看着他道：“你怎么忽然走了，莫非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寇英杰道：“韩老爹的消息真要是可靠的话，我们就要快一点下手了。”

郭彩菱奇怪的道：“你想到了什么？”

“你不知道？沈傲霜如果真的去讨救兵，这个人又该是谁？”

“是谁呢？”

寇英杰微微皱了一下眉毛，略有隐忧的道：“师妹莫非忘了沈傲霜出身的师门！”

“啊！”彩菱忽然想起道：“你难道是说的枯竹庵主……那个老尼姑？”

寇英杰默默的点了点头：“据我所知，当今天下，再也没有比这个老尼姑更难缠的人了……如果被沈傲霜说动了这个老尼姑，对我们复仇的任务可就大大的不妙。”

郭彩菱缓缓的摇了一下头道：“我看还不至于吧……过去听我爹说过，这个老尼姑好象为人十分正派，生平极少管人家闲事，而且我听说过她近几年身子不好，好象得了一种什么怪病！”

“朽骨症！”

“不错，是朽骨症！”彩菱奇怪的道：“咦，你怎么知道？”寇英杰道：“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但是详细情形是不是这样，却很难说。如果传说不确，而这个老尼姑又真的出山，可就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

郭彩绫看着他，含有无限怯意的道：“难道以你这身本事，也会怕了她？”

寇英杰摇摇头道：“很难说。这件事我没有十分把握，就连铁海棠来说，在我没有与他正式动手以前，也不敢说稳操胜算。”微微苦笑了一下，他显得有几分心虚又道：“如果我义兄在这里就好了。”

“你义兄？”

寇英杰点点头道：“这件事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固然得力于先师的器重，临终之前赐以口诀的传授，最主要的还在于义兄朱空翼的督促，他对我的恩情实在太大了，要不是他的细心指点，我万万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郭彩绫忽然心里一动，含笑不语。

寇英杰缅怀恩兄朱空翼的隆情厚谊，以及他的丰神奇采，一时为之神驰不已。轻轻叹息了一声，他呐呐道：“我这位朱义兄，称得上是天地间的一个杰出奇人……只可惜他远在黄山归元寺作客，否则如能抽暇来到这里，助我一臂之力，那就是铁海棠的死期到了！”

郭彩绫瞧着他神秘的一笑道：“说不定你这位拜兄已经来了，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寇英杰摇摇头：“不可能的事。”

“就是可能！”彩绫笑咪咪的道：“我问你，你那个朱拜兄可是个哑巴？”

寇英杰陡然一惊，极为惊异的道：“你……怎么知道？”

“你先别问我怎么知道，”郭彩绫慢吞吞的道：“我再问你，你这个拜兄是不是一个大个子？我看比你还要高出半个头，生就一副魁梧身材，是不是？”

寇英杰大是惊喜的道：“不错，你难道见过他了？你怎么知道？”

郭彩绫神秘的一笑，道：“岂止是见过……而且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这是怎么回事，你快说吧！”

彩绫这才含着微笑，把那日溪边邂逅朱空翼与风雷堡一场拼杀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寇英杰听得目瞪口呆，又惊又喜。

容得彩绫说完了这段经过之后，寇英杰笑逐颜开的道：“想不到他真的来了，以后呢？你可知道他在哪里？”

彩绫摆了一下手：“对不起，我可是就知道这么多，再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说着她的脸情不自禁的红了一下，含有责怪的眸子向着他飘了一眼，微现羞涩的道：“你这位朱拜兄知道的事情好象还真不少，你是怎么回事，把什么都告诉他了，是吧？”

寇英杰怪不得劲儿的笑了笑，道：“他都跟你说些什么？”

“还能说什么，他的嘴又不得劲儿，不过……”彩绫含羞的看了他一眼：“他倒是挺向着你，看样子是在为你作说客呢！”

寇英杰窘笑了一下：“朱拜兄对我可真是仁至义尽了。既然他已经来了，我们早晚就能见着面。”他兴奋极了，先时的一些隐忧，顿时一扫而光。

郭彩绫忽然想起一事，道：“你先不要高兴，我听三妞说，风雷堡好象这两天正在到处搜查一个人，说是要找一个受了伤的人，莫非……”

“哼！”寇英杰冷冷一笑：“你莫非以为那个受伤的人是朱拜兄？绝不可能！”

郭彩绫点点头道：“这位朱兄一身功夫果然高不可测，唉，经过这一番见识，我才知道这个天底下，敢情有这么多奇人异士，我以前实在太也孤陋

寡闻了！”

寇英杰看着她微微一笑，欲言又止。

郭彩绫嗔道：“你笑什么！”

寇英杰道：“没有什么，我只是想到了过去……难免不无遗憾罢了。”

郭彩绫怪不好意思的说道：“过去什么事呀？”

寇英杰黯然笑了笑：“那一日在赛马会上，小师妹你鞭下无情，把我打得好惨！”

彩绫面上一红，却喃喃道：“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记挂着这件事，你还在恨我，我知道。”说着她情不自禁的垂下了头，露出了白酥酥的一截粉颈，说着说着，她的眼圈儿可就红了。

这副模样儿看在寇英杰眼睛里，一时好生疼爱，对于她，他早已在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就已经深深的种下了爱苗。到如今，这棵小小的爱苗，早已巍然成荫，变成了一棵巨树。

感情一经发展到如此地步，无疑根深蒂固，牢不可破，是以才会使得他在几经犹豫徘徊之后，毅然的排除了心里的疑难，勇敢的来到了她的身边。自此，过去种种，已不复再象往常那般的对他构成遗憾，目睹着心上人的为情憔悴，他何忍再对她加以苛责？何忍再对她有所埋怨？

斗室情深。心上人默默对守，可以畅所欲言，爱所欲爱，彼此即是磊落胸襟，跃马扬威的武林人物，敢爱，敢恨，似乎不比一般时下的男女拘泥，小儿作态。

不知何时，寇英杰已勇敢的把她搂到了怀里，让她黑而细密的一头秀发，野性而兼具温顺的散置在他结实而宽敞的肩头。

那柔荑纤手，已不再是恃强争胜时握剑的那只手了，变得那么温顺听话的紧紧的被他握在铁掌里。

脸上染布了一片红云，仍然拘泥着少女的羞涩，那么紧张那么热的贴在他胸上。

“你知道吧，”她呢喃的撒着娇：“现在想起来，我还恨你呢！”“恨我？”

“当然！”紧紧的贴着他，她小鸟依人的说：“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你不告诉我实话！”

寇英杰道：“我怎么会知道你就是郭大小姐？人家都管你叫玉小姐！”

噗哧一笑，仰起脸来看着他：“那怪得了谁呢，谁叫你不肯把马卖给我呢！”

寇英杰一笑道：“你那么横，那么毫不讲理，我怎么会把马卖给你？再说我那时也不知道是你……”

“你要是知道我是谁呢？”

“那……我还是不卖。”

“哼！你这坏东西！”轻轻的在他胸上捶了一下，扬起脸，打量着他那张俊脸，情不自禁的轻轻叹了一声：“那一天在赛马会上，我打了你，你知道我回去之后，心里有多么难受，整整的哭了一晚！”

寇英杰一笑道：“打了人你还哭！”

“你知道什么！”郭彩绫呢喃着道：“人家心里难受嘛！我也不是天生不讲理的人，我心里一直想去瞧瞧你的伤，又怕被人家笑话，所以左思右想之下，才打发了我那个跟班的去跟你道歉！”“哪有这么好的事！”寇英杰

冷笑道：“把人打够了，说一句对不起就算完了！”

“那你要人家怎么样嘛？”一面说着，她坐起身子来，看他是真气还是假气。

四只眸子对视之下，寇英杰再也绷不住，轻舒铁腕，再次把她搂到了怀里……两个人厮混了一阵，郭彩绫忽然把他推开，站起来走向窗前，理着散乱了的一头秀发，似笑又嗔的道：“我可不再给你胡闹了……大白天，又在人家家里，再说……”

寇英杰眼睛直直的盯着她，那种眼神儿，她真怕跟他接触。郭彩绫无可奈何的看着他：“你呀！我可是说真的，你再这么胡闹，我可是不理你了！放着正经事不干……”才说到这里，冷不防又被寇英杰紧紧的抱住，彩绫用力的挣，却是施出了全身的劲力，仍然挣他不开。

忽然，她一时情急，忍不住的重重在他脸上掴了一掌。这一掌猝然使得寇英杰清醒过来，呆了呆，霍地松开紧紧抱着她的双手。

彩绫不知道自己竟然会打得这么重，一时看着他也呆住了。簌簌情泪，由她美丽的眼睛里淌出来，忽然，她伏在他肩上哭了。寇英杰轻轻的为她抹去了脸上的泪痕，恍然由梦中惊醒。“你说的不错……我们还有正经事要办……我真是糊涂！”他苦笑着：“幸亏你这一巴掌，把我打醒了！”

郭彩绫看着他，不禁破涕为笑，红润的芳颊上，沾上些泪痕，宛若芙蓉着露，更增添无限娇媚。

寇英杰欣然一笑，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道：“我义兄既然来了，使我增添了无比信心，看来铁海棠一定有见于此，才打发沈傲霜前去寻讨救兵。”微微思忖了一下，他看着彩绫道：“今天晚上，我打算到风雷堡去一趟，查看一下铁海棠这个老贼到底是在弄什么玄虚！”

彩绫笑道：“好，我也去。”

寇英杰点点头道：“好吧，我这就去客栈，把我的东西拿过来，咱们晚上见！”

黑暗中，一艘小小渔船，已来到了金沙滩外。

划船的舟子，向着舱里的两位年轻男女道：“到地方了，再往前可就行不通了！”

郭彩绫还要争，寇英杰却匆匆付了船资，偕同她一并上岸。

那艘渔船匆匆掉身而去，生怕为此而惹上什么祸害似的。

郭彩绫皱了一下眉，说道：“在这里下船算是怎么回事，要到风雷堡，还要走好些路呢！”

寇英杰道：“我们原是要探查风雷堡的防务虚实，这样更可以看个清楚。”

夜风飕飕的吹着，一弯下弦月偏向西天，两个人并肩前行，兴致极高。

前行了约有半里光景，即可看见风雷堡设置在金沙滩前的一处关隘。

那里高挑着两盏吊灯笼，设有一个闸门，只有属于风雷堡本身的船只，才可任意通行，其它外船，即使从关隘前经过，也都是距离远远的绕着过去。

这地方方圆数百里内外，即使并非江湖道上的人物，也无不识得风雷堡的威名，俱都知道里面的人是万万开罪不得。是以日久天长，当前这片宽阔的水域，无形中已成了专属于风雷堡的一条内流水域了。

那关隘左右，一边建有一幢石屋，自此由左右伸拉下去，设有高高的竹围子，那属于陆地的一部分，即是风雷堡的重要禁地了，内里设有重重的关卡，除本堡人以外，任何人不得随意擅越。

夜色里打量着这片占地，真是太大了，园墙之内更有重重的山岭树木，距离风雷堡本堡所在尚有一段距离，二人如欲直接探堡，一是由水路岔进去，直抵风雷堡正前堡堃厅大门，另一条路是翻越围墙，由陆地扑向风雷堡背面。

由于二人所乘坐而来的那条渔船不敢擅自闯关，把二人中途放下来，使得他二人只能舍近求远，由陆上探堡了。

其实，自从那一日彩绫与朱空翼一度闹堡之后，已使得风雷堡里风声极为紧迫，水、陆两路都特意的加了防范，无论你走哪一路，如欲接近风雷堡本身，都大不简单，设非胆大心细，而又本身具有非常武功之人，简直不可能接近本堡，只怕一入禁区，就成了待死之囚。

自然，对于眼前的这两个少年男女，情形便有不同，因为他二人到底各具有一身不落凡俗，极为杰出的武功，尤其是寇英杰，在潜心苦习绝技经年之后，今夜将是他牛刀小试的时候了。

寇英杰首先腾身而起，纵上了一棵大树，向着墙里面窥伺了一下，随即向郭彩绫打了个手势，后者纤腰轻拧，一缕轻烟似的已拔身在围墙之上。足尖方自轻轻在墙上一点，耳边上即听得叮的一声轻微脆响，这才注意到，原来在竹围的内侧，巧妙的设有一根细细的铁丝，铁丝上敢情拴有一枚枚小小银铃。

任何人如非事先知道有此一端，即使具有一等一的轻功绝技，在你贸然登墙之时，也会误踏绳铃，而弄出一些声息。

郭彩绫一惊之下，随即飞身于五丈以外，飘身落地，寇英杰情知有故，紧紧蹑着她纵身过去，身子一经落地，即向她招呼着道：“快走！”

二人虽然艺高胆大，到底此行旨在探查敌人虚实，并无意打草惊蛇，自不愿一上来就惊动对方。

果然，就在他二人刚要第二次腾身纵起的一刻，耳边上响起了一声兽喘，一条黑影，猛地由斜刺里窜身而起，黑暗里显示着这畜生两只明晃晃的眼睛，一经跃出，箭矢也似的直向寇英杰咽喉上咬了过去。

彩绫还没有看清是什么玩意儿，耳听得背后鸣地一声，一股劲风直袭后颈，敢情又来了一只。

两只畜生，在蓦然现身的一刻，已分别各自照顾着二人，动作之快，简直出人想象。

虽然这样，却也难以伤着了眼前二人。

寇英杰其实在那畜生方自腾起的一瞬，已经看清了来者是一条罕见的青毛藏犬！

这种狗头大身小，一生长毛，略似鬃曲，动作灵敏，齿爪尤其锋利，较之一般常犬，真不知厉害多少！

通常，这类青毛藏犬，是牧羊人用来牧羊之用，由于性情凶猛，可用以敌对狼虎，尤其厉害的是，这种犬类齿爪上生具有一种特具的毒腺，一经着物，自可分泌毒液，人畜无治，端的是厉害之极！

寇英杰一经发觉到是这类毒犬，确是不敢掉以轻心，这只藏犬来得速度极快，简直不能闪避，当下招呼一声：“小心！”左手轻拨，用掌力倏地搪开扑来犬只上躯半侧，右掌上凝具了六成内力，霍地向着这畜生背项上用力一掌击出。

这一掌之力，休说是血肉之躯，即是一堵青石，也能将之击成粉碎，顿时，只听得这条藏犬在一声低鸣中，沉重的摔在了地上，当场毙命。

几乎与寇英杰不差先后，郭彩绫身子霍地向前一塌，耳后的另一只藏犬，紧紧攥着她的发梢掠了过去。郭彩绫赶上一步，猝然撤出长剑，寒光电闪，这一剑循着那畜生背项，刺了个透穿，剑拔血穿，这只狗也不过翻了个身儿，顿时一命呜呼！

寇英杰轻叱道：“快走。”

话声方出，又是两条黑影，由正面贴地箭矢也似的疾窜过来，四只闪亮的瞳子，间歇着喋喋兽喘之声，这两条厉犬速度比刚才那两只更疾更快，一经着眼，已双双腾身跃起，直向着二人面上扑来。

寇英杰早已防到了有此一手，就在对方两只藏犬方自跃起的一瞬，他力贯双臂，由臂而掌，迎着二犬来势，霍地向前一伸——看来无形，其实却真力内聚。

两只恶犬来得快，退得更快，那副样子看上去就象是撞上了一堵墙一样，耳听得碰！碰！两声大响，两只恶犬车轮般的向后一个倒滚，相继摔落地上，双双头骨片碎，死于非命。

彩绫目睹着寇英杰如此神异功力，不免大生意外，心里既惊又喜，却也不无感伤。

寇英杰以劈空掌力连毙二犬之后，一抵郭彩绫道：“我们走。”

二人相继纵起，向侧面避开。

似乎是慢了一步，就在他二人身子方自闪开的一刻，一道孔明灯光，匹练般地由暗处射过来。紧接着，一个沙哑的噪音大声叫嚷着：“报！”

原来风雷堡占地辽阔，属下弟子为数众多，再加上各处外坛舵上弟子，几有数万之众，为恐来往不便，或有误伤起见，是以各弟子除备有进出总坛证物腰牌之外，并传有暗语口令，以供联系。眼前对方这人显然还不知道煞星上门，只当是本门夜行弟子，是以上来还在讨索口令，侍等话声出口，对方并无回音，这才大吃了一惊——寇英杰有如神兵天降般的来到了眼前。

暗中这个人就手上灯光，方自看清了来人寇英杰的陌生面貌，后者已力聚掌心，陡地一掌迎面击来。

这人大惊之下，霍地向后一仰身子，窜出了一丈四五，吱的发出了一声尖锐哨音，不容他身子站定，已吃寇英杰凌厉的掌锋砍在脖颈上。

人不比兽，再者彼此初初一见，谈不上深仇大怨，寇英杰特意的手下留了些情。饶是如此，这人却也当受不起，随着寇英杰落下的掌势，噗通！摔倒地上，登时闭过了气去，手上的那盏油纸灯笼被风吹得咕噜噜直在地上打转儿。

郭彩绫赶上去一脚踏住，三脚两脚的踩熄，二人一经会合，迅速的隐身暗处，退开一旁。

耳边上听得四下里响起一连串的胡哨之声，想是刚才提灯人那声哨音，已经产生了效果，附近岗哨立刻有了联系，一时间此起彼应，响作一片。

二人在一片哨音中，遁出数十丈外，翻越上一片生有翠竹的山坡。

身形方自站好，即见三四道孔明灯光，由不同的方向射出，紧紧贴着地面，在附近搜索着。

须臾，即闻得一行急促脚步声，在一片洋溢的灯光里，现出了一行前进的人影，为数约在四人左右。

走在最前的一人，身着红色长披，身材看来不高，留有一脸的络腮胡子，手上却执着一对南瓜大小的流星锤，身后三人，各着劲装，一人背有弓箭，

一人持有铜锣，另一人背上却背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筒状物。

四个人快迅的来到了眼前，其中一人高举着手上的灯笼，前后左右的照着。

另一人口齿不清的嘟囔着道：“什么也看不见呀！我看八成是老崔又喝多了！”

身着红披的那个矮子冷冷的道：“总座有令，今后值更人一律不许喝酒，谁敢抗命不遵！这是谁的卡子？”

身背大筒的那个人答道：“这是第七哨——噢，不错，是老崔的地方。”红披矮个子恶声道：“叫他过来。”

一人应了一声，随即衔哨，发出了一长两短的哨音，过了一会儿，却不见回音。

那人又吹了一次仍不见回音，矮个子皱了一下眉头道：“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崔老三他真的喝醉了？”

背弓的那人冷笑道：“我瞧瞧去。”一面说肩头轻晃，纵身而寇英杰见状，轻轻的向彩绫道：“你去照顾他，这四人一个都不能放走。”

彩绫心里也正在这么想，聆听之下，悄悄抽身，施展踏雪无痕轻功，极其轻微的已绕到了左侧方，恰恰阻止了背弓汉子的道路。

她身子方自掩好树后，即见对方那人大步快速的来到近前，他一面走一面叫着：“老崔！老崔！”

眼前这片地方太黑，什么也看不见。

这人摸出了火熠子叭咯一下子晃着了，火苗子吱吱有声的上窜着，附近两丈方圆内外，顿时暴现于这个光圈之内，郭彩绫忙即把身子向后掩了一下。

这人高举着手里的火，忽然嘴里咦了一声，往前走了几步，弯下身子来查看着什么，彩绫循着他手中的火光照处一看，心中惊了一惊——原来地上是两只死狗。

这汉子乍睹之下，顿时大惊失色，嘴里啊了一声，赶快蹲下来。

就在这一刻彩绫已发出了她郭氏门中的独门暗器——银头小弩。

一股尖锐风声，直袭过来，那汉子霍地抬头，这一箭不偏不倚的正好射中他的咽喉结上，波！射了个透穿，这人就象是忽然喉咙里卡进了一根骨头那般的咳了一声，登时翻身栽倒。

郭彩绫四下张望了一下，还好没有惊动什么人，当下她匆匆把这尸身拖进那片林子里，却听那边传来一阵子脚步声，灯光扬处，现出了前面三人，正自朝这边快步赶来。

由于这三个人来得突然，郭彩绫又未曾料到，是以双方乍然照了个对脸。

身着红色长披的那个矮汉，人称矮太岁，姓尚名魁，在风雷堡内任职为巡堡第三舵舵主，今夜正好轮着他在前面当差，却碰见了这件棘手的事情。

由于郭彩绫来得突然，矮太岁尚魁一怔之下，才觉出了不妙，叱道：“拿人！”

拿人二字方自出口，只听得飏的一声，一点银星由对面少女手腕间蓦地飞来。

尚魁惊慌的一个快闪，躲开了咽喉要害，却没有躲开别的地方，这一箭擦着他的腮帮子滑了过去，顿时在他那胡子脸上，划下了一道血槽。

跟在尚魁身后的两个人，乍见此情景，俱不禁吓了一跳，手持铜锣的那个人，慌不迭的由腰间拔出了锣锤，刚要想往锣面上敲，猛可里，一股尖锐

风力由他背后袭到。

这汉子方自拿起了钹锤，还没来得及敲下去，陡然间身子大大的战栗了一下，登时目瞪口呆，动弹不得。

他身侧另一名汉子，还来不及回身察看究竟，蓦地，一条人影，电也似的疾快，只一闪，已来到了他身后，进步欺身，右掌倏出，只一掌已击中这汉子身后右肋肾俞穴上，这人只觉得一股子奇热攻心，登时滚地毙命。

矮太岁尚魁猝然发觉到后来之人，是一个长身魁伟少年，一时大惊失色，只听他嘴里怒吼一声，倏地抡起了手里的飞流星，斗大的一团银光，夹附着一股子疾风，忽悠悠直向着后来长身汉子迎面飞过去。

来人——寇英杰，如何会把对方这等角色看在眼里，循着对方飞锤的来势，轻舒猿臂，只一把，噗一声已拿住了对方流星锤的锤索。

矮太岁尚魁用力的向后面一拉锤练，哪里能移动分毫！就在这当口，郭彩绫已由他身后快速袭了过来，矮太岁尚魁情急之下，霍地跃身而起，飞起足踝，朝着彩绫脸上就踢。

只是他身子方自跃起一半，即为寇英杰带动的锤链把他又拉得摔了下来，噗通一声，摔得还真不轻。

郭彩绫娇躯前探，一口寒光闪烁的长剑，矫若游龙般地递出，只一下已搭在了尚魁颈项之上，后者双膝一软，噗通一声跪倒在地，一时吓得面色惨变，全身战栗不已，“姑娘……不要下手……不要……”。

郭彩绫哼了一声，侧过脸来望向寇英杰：“怎么处置他？”

寇英杰道：“先别杀他，我有几句话要问问他。”一面说他又来到了尚魁身前站定。

黑夜无灯，借着天上那弯下弦月，也只能依稀的辨别出来人是一双模样儿很不错的少年男女。性命攸关，矮太岁尚魁，却是再也不能恃强称狠，尤其是在利剑压项之下，更由不住他不弄成一团。

寇英杰目光炯炯的逼视着他道：“我有几句话要问问你，你若据实回答，我可以饶你不死，若有半句虚言，保管要你脑袋搬家！”

尚魁牙关战栗的应了一声，“是……请……说……”

寇英杰冷笑道：“铁海棠可在堡里？”

“总令……主？在在……”“另外还有什么人？”

“还有……还有很多人！”

寇英杰冷笑道：“我是问，另外还有什么人？”

“这……个……”尚魁呐呐的说：“另外有一位厉……老师父……住在南院里。”

寇英杰道：“还有谁？”

“还有……”尚魁瞪着一双大眼睛：“今天中午……来了几个贵宾……总令主刚才正在设筵招待……至于来的是谁，我……我就知道了。”

郭彩绫岔口道：“沈傲霜在不在堡里？”

“不在……夫人前天走的，还没回来。”

彩绫道：“她上哪去了？”

“这个……我就知道了。”

寇英杰点头道：“你站起来说话。”

尚魁答应了一声，直颤颤的站起身来。

寇英杰冷笑道：“由这里去你们堡里，还有多远？”尚魁道：“不怎么



远，再有一里多路就到了。”

彩绫道：“中途一共有几道卡子？”

“这个……”尚魁想了一想，呐呐道：“共有三十几道明卡……还有十二道暗哨……”

寇英杰点点头道：“很好，就烦你头前带路，把我们给送到风雷堡吧！”

矮太岁尚魁连连点头道：“好，好。”

寇英杰冷冷一笑道：“你不要以为这是一种轻松的事，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我们不打算惊动任何人，要是中途遇见了任何麻烦，你就休想再保全活命……走。”

矮太岁尚魁呆了一呆，无可奈何的转过身来，却斜过眼睛看向彩绫道：“姑娘请高抬贵……手！”

郭彩绫冷哼一声，倏地收剑入鞘。

尚魁方自觉得身上一松，蓦地另有一股冷森森的剑气袭向后脊梁，使得他由不住打了个寒噤，偷目一瞧，才发觉到不知何时，对方那个长身少年一只手，已经握在了剑柄之上，那股阴森森的剑气，正是由对方那口连鞘的长剑上溢出。

矮太岁尚魁虽然难以领会这种上乘的剑道，但是那种阴森森的剑气，他却省得的，一时心里发寒，只得死心塌地的唯命是从，叹息一声，转过身来。

寇英杰道：“且慢。”

尚魁回身道：“是。”

寇英杰冷笑道：“这附近我听见了一些脚步声，我要你发出哨音，告诉他们没事，各自归位。”

尚魁苦笑了一下，还有什么话说，只得照做，当下取出口笛，按照规定信号发出哨音。

寇英杰候他吹完之后，仔细的聆听了一下，微微点头，说道：“很好，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尚魁莫名其妙的看着他，实在难以想象对方怎会具有如此灵敏的听觉。

当然，对于寇英杰那等深奥莫测的造诣，他简直是无从想象，心里尽管奇怪，却也不敢出声询问，怀着一腔莫可释怀的疑团，当下转过身来，带领着这男女两个要命的煞星一路向风雷堡接近。

寇英杰选择尚魁头前带路，这一着倒真用对了，事实证明这里面遍布岗哨，埋伏重重，若非尚魁亲自带路，一路小心的避过，即使再行踪小心的人，也万万不会不露出痕迹来。

虽然以寇英杰与郭彩绫的一身武功来说，即使没有尚魁的带领，也定能通过无阻，只是那么一来，势将惊动全堡，搅弄得天翻地覆，那样显然大大有违二人来此的初衷了。

眼前，他们穿过了一片稀疏的树林，在一片耀眼的奇亮灯光之下，看见了正面大片巍峨的建筑物，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名震当今武林黑白两道的风雷堡了。

却见环绕着本堡建筑物四周，设置着一连串的哨站，哨与哨之间相隔甚近，且有灯光互通，穿着一身红衣红帽的本堡武士，人手一口明晃晃的大刀，彼此穿梭似的对行着，即使是本堡弟子来往通行时，也都要出示特别证物之后才可放行。

矮太岁尚魁苦笑了一下，看着二人说道：“再往前可就行不通了，我实在也没有办法！”

寇英杰冷冷一笑道：“你的腰牌呢？”

尚魁怔了一下，探手摸向腰侧，寇英杰循其手触之处，一伸手，即取了过来。

那是一面上尖下圆，中嵌巧妙图案龙符的红色竹牌，竹质本身就是极为罕见的南天山产物，再加以火烙的图案错综复杂，即使存心仿效，也是极其不易。

寇英杰将腰牌抢到手中，左手轻翻，已拿住了矮太岁尚魁脉门，后者一时身上发麻动弹不得。

寇英杰冷笑道：“我不得不点了你的穴道，要你先老实两个时辰，天亮以前，你穴道自会解开，不必担心！”说着骈中食二指，随即在他前心偏侧的日月穴上双指点下，尚魁双目一翻倏地倒了下去。寇英杰缓缓扶着他身子让他平倒下去，然后把他抱到一个僻静之处放好。

郭彩绫笑向他道：“你是怎样打算？两个人一个腰牌，怎么进得去？”

寇英杰道：“我自有办法。”一面说，遂由尚魁身上脱下了那袭红色披风，自己披上。

彩绫笑道：“这样行么？”

寇英杰道：“还得麻烦你一下，先受点委屈！”

郭彩绫道：“你想干什么？”

寇英杰手腕轻振，龙吟声中，一口长剑蓦地掣出剑鞘，闪烁着一片蓝光，郭彩绫猝然吓了一跳。

寇英杰一笑道：“少不得委屈你暂时充当一下俘虏，等到混进去以后再说。”

彩绫这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当时怪不得劲儿的笑道：“你倒想的好啊！”

似乎也只有这么一个办法可以一试，二人经过一番妥商之后，遂即照计行事。

当时彩绫走在前面，寇英杰在后，把一口长剑比向彩绫后背，直朝着前面一处门哨大步走来。

门上立刻显出一番紧张，两名红衣持刀武士顿时交插而出，阻住了二人去势，却有一名着灰色长衣，身背长剑的汉子大步上前，用手势阻止了二人来势。

“是哪一舵上的？”灰衣汉子一面说着，却把一双十分诧异的眸子，频频在二人身上转着。

寇英杰沉声道：“我姓冒，乃是第十七分令副令主，奉令押要犯进堡！”

灰衣汉子聆听对方身分之后，登时脸上现出恭敬神态，双手抱拳道：“失敬，兄弟向大元，任职陆战令第三分舵舵主，请冒副令主见谅，因最近风声很紧，总座交待，各外坛入堡也得按规定处理，请出示尊驾腰牌，以资征信！”

寇英杰点点头道：“向舵主不必客气，这是应该的事情。”一面说便取出腰牌递过去，向大元接过来正反面反复的细看了几遍，双手递上道：“谢谢！”又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郭彩绫几眼，才回身挥了一下手道：“放行！”

两名抱刀弟子聆听之下，左右让开，寇英杰乃作势手推彩绫道：“走！”

郭彩绫撇了一下嘴，不屑的看了他一眼，才大步前进。这一招“瞒天过海”极其顺利就奏效了。

二人步下加疾快行，方自来到一道走廊当前，就听得身后有脚步声奔近，一人大声道：“冒副令主，冒副令主请等一等！”寇英杰心中一动，暗忖着事情不妙，立即站定回过身来，即见方才那个向大元气吁喘喘跑到面前。

寇英杰情知有变，却十分镇定的道：“向舵主还有什么事么？”向大元站定了脚步，傻笑了笑，说道：“倒也没什么，只是冒副令主你深夜进堡，要见哪个？”

寇英杰心里一愣，冷冷的道：“自然是面参总座！”向大元道：“既然如此，副令主还要烦请回去一趟，补上一份公事，容得兄弟着人请示之后，才能放行！”

寇英杰冷笑道：“哪有这么麻烦？”

向大元嘿嘿笑着，那双眼珠子，充满了色情，只管上上下下回来回的在郭彩绫身上转着。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公事嘛！”一面说着，他伸手指了一下彩绫道：“这个小妞儿模样儿长的还真不赖。嘻嘻……按规定，她也得填上一份报表！”

寇英杰在他说话时，目光早已留意了四下情形，发觉到不曾有人经过，眼前正是下手的时机，当下向前逼近一步，手中剑往侧面一偏，一股剑气袭向对方面门，向大元顿时打了一个寒颤，却已吃寇英杰掌中长剑指在心窝。

“咦——这……这是怎么回事？”向大元一时神色大变：“冒副令主你……”

“没什么！”寇英杰冷冷一笑道：“只怪你管的事太多了。”

向大元睁大了眼睛：“难道你不是……”

寇英杰冷笑一声：“我什么都不是！”

向大元刚想抽身后退，郭彩绫猛然进身，突地骈指点出，正中他日月穴上，前者鼻子里吭了一声，顿时双目翻白，全身象是一团棉花般的萎缩了下来。

寇英杰不待他身子倒下来，探手一挟，已把他挟了起来，左面一转，把他掩身于走廊之下，这个地方最安全，绝不愁被别人发觉。

打发了向大元之后，寇英杰收剑入鞘，二人大方方的向前走了一段路。转了几个弯，换了另一个方向，才发觉到这风雷堡里好大地势，较之白马山庄有过之而无不及。

铁海棠无疑是武林中近年发迹的一个暴发户，处处显示着暴发姿态，是以这座风雷堡装扮得堆金砌玉，在在炫耀着暴发豪富的强横模样，触目所及，但只见雕梁画栋，碧瓦美檐，尤其引人的是正中那座大厅，一溜十数根柱子，都漆成黄金颜色，灯光下灿若金猷，端的是十足气派！

由于是宇内二十四令总坛所在地，是以来来去去的人十分繁杂，彼此见面不识，并非稀奇之事，这么一来，无形中给与寇英杰二人许多方便。

二人穿过了一道走廊，只见当前有一座十分雄伟的建筑，红墙碧瓦，金字匾额上大书：“聚义南天”四个大字，确是十分的气派。

眼前这座聚义厅内，象是在从事一项聚会。

两名俏丽的妙龄少女，各人手托着一个讲究的托盘，里面陈置着各色鲜果、点心，步履珊珊由一扇敞开着的门向里步入。

柔和的灯光，由正面那排轩窗里隐隐透出，偶尔随风传来一些丝竹歌唱之声，更令人心中多了几许梦幻与神秘。郭彩绫奇怪的看向寇英杰道：“你

听见了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寇英杰道：“看来铁老头正在宴客，什么人能有这份殊荣，我倒想要知道一下。”

彩绫四面看了一下道：“我们进去瞧瞧。”

“师妹，这件事大意不得！”寇英杰谨慎的嘱咐道：“现在我们是身在虎穴，在没有摸清他们虚实之前，千万大意不得，万一着了他们的道儿，可就后悔不及！”

郭彩绫含笑瞟了他一眼：“想不到几年不见，你的本事变大了，胆子却是变小了！”

寇英杰不理她的挖苦，慎重的道：“师妹你想，这老贼平日是何等自大狂傲，什么人又能看在他的眼睛里？现在居然大张宴席的盛待来客……如此推想，他这个客人该是何等的不凡！”彩绫想了想，点点头，说道：“倒也亏了你这么细心，确是有点道理，那么你看又会是谁呢？”

“这很难猜！”寇英杰左右打量了一下：“我们得想个办法进去——但是却不能惊动了他们。”

彩绫打量着聚义厅，说道：“我们干脆上房去！”

一句话倒提醒了寇英杰，不免向着巍峨大厅顶上看去。原来这座所谓的聚义厅高有十丈，除了底下大厅之外，上面是设计得颇为美雅的双层楼阁，圆形的宝塔顶面之下，四面环廊，覆以金幔银纱，确是极尽灵思美雅之能事。

就在那楼廊环的四角，每一角都悬着一只看来甚为染目的琉璃吊灯，光色银白，更有串串贝质风铃，间歇的散发出清脆悦耳音响，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的美。

寇英杰与郭彩绫却不如是观，事实上这地方既是魔窟中心所在，必然处处都隐伏着杀机，一个大意，必然悔之莫及。“怎么样？”彩绫催促道：“我们由上面看下去，居高临下，一定可以把大厅里看得一清二楚！”

寇英杰点点头道：“这个法子很好，只是我却担心这附近可能没有埋伏，那么一来，在我们还没接近大厅以前，就将暴露了身形。”

彩绫愕了一下，呐呐道：“会这样么……看这附近一片安宁不会有什么埋伏呀！”

寇英杰冷冷的道：“铁海棠这个老东西，为人极是阴险，我想他不会疏忽的。师妹你可注意到这里静得出奇，除了刚才端送果品的两个婢女以外，简直就没有看见另外一个杂人，这好象有点奇怪。”

彩绫笑了笑：“这也不见得，铁海棠在这里接待宾客，哪一个胆敢来这里扰乱！我看你未免过虑了。”

寇英杰微微笑道：“我们何妨一试。”

“怎么个试法？”

“很简单。”寇英杰道：“你不妨先走一步，我跟在后面，彼此也可有个接应。”

彩绫四下看了一眼，道：“好，那我就走在前面。”身形轻晃，已纵出丈许以外，循着前面一道窄细的花径，直向正中的聚义厅接近过去。

寇英杰容她前走约有五丈左右时，随即纵身后随。

二人前进方式大有区别，彩绫是在明处，寇英杰却在暗处，二人身法都称得上十分快捷，转瞬间已前进了十丈左右。郭彩绫看看四下无人，正待扑向厅侧一棵大雪松，借着那棵松树即可轻易的登上厅阁。就在她正待腾身跃

起的一刹那，蓦地，暗影里忽然快速的闪出了一双红影——敢情是两个身着红色长衣的魁梧少年。

二人显然是由不同方向跃身而出，但是落足的情形竟是一致，每人手中一口精光耀眼的长剑，一经现身，双剑交叉着直向彩绫身前转去。

须知彩绫身手，实在已称得上武林罕见，然而眼前，在这一双红衣长身少年的剑势之下，竟然被逼得一连向后倒退了两步，才得拿桩站稳。

两个红衣少年掌中剑，旨在阻止郭彩绫的前进之势，上来并无伤人之意，就在郭彩绫身子方自后退的一刻，双双收回了剑身。

其中一人浓眉乍抛道：“大胆女子！这是什么地方，岂是你胡乱闯得的么！”

这个少年原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及至话声出口，发觉到对方竟是生平所仅见的娇艳姿色，情不自禁的呆了一呆，那后半句话显然已是大大的失其严厉，只管睁大了一双眼睛，频频在对方身上打量不已。

另一个红衣少年，虽不似前者那般惊艳，只是面对佳人，又当血气方刚之时，仍不免为之动容，只见他那张黑亮亮的脸膛上，先是发了一阵子红，随即现出了笑脸。

“姑娘，”一面说，他手抱长剑，执礼颇恭的道：“请问是哪一堂来的？在下竟不曾见过……”

郭彩绫猝然为对方二人双剑逼退，心中老大的不是滋味，原思怒剑相加，想不到对方以礼相待，一时反倒不好发作。

她当下心眼转了一转，已思想出对付方法，微微一笑抱拳道：“不敢，小妹姓余，乃是夫人一门远亲，新近才投效本堡。二位师兄是……”

这一着果然大是生效，两个红衣少年，顿时面现倾慕。

“原来如此！”先时发话的那个浓眉少年，赶忙抱拳道：“失敬，失敬。在下不知，方才口出不逊，余姑娘千万不要见责。”

彩绫一见道：“不知者不罪，哪一个又会怪你！”

说话之时，偶见身侧三丈外，似有人影微微一闪，直至转目看时，那人似一股轻烟般拔上了大厅楼栏，这等身法，几为她生平仅见，心中一惊，却立刻想到了是谁，当下心中自忖道：“好呀，你倒是好，利用我来作饵，你却抽冷子上房了！”

话虽如此，心里却是踏实多了。

那两个红衣少年，一名丁堂，一名丁浩，武功得自铁海棠亲授，为其最心爱之手下十二名少年弟子之二，一向留侍身边，为其近卫。此十二名弟子，由于自幼相随，武功得自铁氏亲传，是以年纪虽然都不甚高，可是武技已是可独当一面，称得上一流高手。

丁堂，丁浩是同胞兄弟，丁堂居长，丁浩为幼，其实兄弟二人不过相差一岁，平素由于铁氏的垂爱，在这风雷堡内也称得上两个特殊分子，二十好几的年岁了，还没有成家，当然见了漂亮女孩子难免脸红，难得对方假以词色，自是如蜂见蜜，不肯轻易放过。

浓眉少年微微笑道：“姑娘怎么没有同夫人一齐去？”

黑脸的丁浩抢着道：“那你一定也认识战丕芝战姑娘了，这一次，是她同着夫人一块去的。”

彩绫道：“我知道，夫人是特意留我下来，要我熟悉一下堡里的环境，二位是谁？请恕我眼生得很呢！”

丁堂一笑道：“姑娘居然连我们兄弟都不认识，还能在堡里混么！”丁浩嘻嘻一笑：“我叫丁浩，他是我哥哥丁堂。行了，这个堡里面，你只要认识我们兄弟两个也就够了，回头下了班交了差，我们哥俩带你四下里逛逛去，到处给打个招呼，包保用不了两天，你什么都熟了！”

彩绫装成一副眉飞色舞喜不自胜的样子，当下向着二人福了一福道：“那敢情好，小妹这里先谢过两位丁大哥了！”丁堂丁浩一时喜得眉开眼笑，丁浩转向丁堂道：“大哥，我看现在也没有什么事，你就偏劳一下，我先带余姑娘四下溜溜去。”说着就要走，却被丁堂一把抓住：“哼……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啊，我站岗，你陪着余姑娘去溜空儿？”

丁堂大不乐意道：“那你留下来好啦，我陪着余姑娘去。”丁浩挑着一双浓眉，就想要跟他哥哥红脸，两个兄弟居然你一言我一语顶了起来。

彩绫心里好笑，却也不敢十分大意，因为到底她玉观音的名声太响，而且在来风雷堡前，前此也曾闹过事情，看过她的人毕竟不少，如若被人家认了出来，可不妙。所幸这附近没有外人，夜色又黑，一时倒可无虑。

眼前哥儿两个仍在你一句我一句的互相埋怨，彩绫生怕他们真的吵起来惊动了外人，当下摆摆手道：“你们不要争了，这是干什么，算了，我走了。”说着就转过身去。

丁堂忙叫住她道：“余姑娘慢着！”

彩绫回头笑道：“你们还争不争了？”

丁堂笑道：“没的话，我们是拌嘴惯了，你别见笑。”彩绫睁大了眸子道：“真的！今儿个是怎么回事？我看堡里面怪紧张的，都说是来了贵客了，到底来了些什么客人？”丁浩摇摇头道：“这个除了总令主和四家堂主以外，到目前还是个秘密！”

彩绫笑笑道：“真的呀！听说总令主和四位堂主都在里面宴客，我倒想开开眼，去瞧瞧来的都是些什么贵客行么？”

丁堂一笑道：“那有什么好瞧的，两个糟老头和一个土里土气的丫头，”说到这里由不住嗤的一笑，打量着彩绫道：“说到那个女的却是连姑娘你一半也比不上呀，有什么看头！”

彩绫冷笑一声道：“哼，我就知道你们不肯通融，那我就自己进去瞧瞧。”一边说她真个大大方方的向大厅里走过去。

丁氏兄弟不禁吃了一惊，慌不迭上前拦阻，丁堂一伸手就要去抓她的胳膊。

彩绫当然不会为他抓着，一个旋身，丁堂抓了一个空，丁堂不禁愕了一下。他睁大了眼睛道：“倒还真看不出来，姑娘你还有一身好功夫！”

“那当然，”彩绫道：“能在夫人跟前的人，谁没有两手儿？”

丁堂讪讪一笑道：“我的姑娘，你真是胆子不小，总令主现在在里面招待贵客，特别关照过，任什么人都不得擅入，乖乖你有几个胆子，竟然大摇大摆的就往里面闯？总令主一个怪罪下来，你这条小命就算有夫人给撑着，我们哥俩这双吃饭的家伙只怕就保不住了。我们是真心诚意的对你好，姑娘你可千万不能害我们呀！”

彩绫道：“那可怎么好呢？你们总得给我想个办法叫我瞧瞧热闹呀！”

丁浩道：“这么吧，等一会巧姐儿再来送点心过来的时候，你就换上她的衣服，代她去就行了。”

彩绫摇摇头：“要我扮丫头我可不干！”

丁堂也反对道：“这怎么行？换了衣裳换不了脸，要是被总令主或是被四位堂主看了出来，那还得了！”丁浩叹了一口气道：“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到，那可就没办法了！”

彩绫微微一笑道：“我倒有个主意，只不知你们肯不肯帮忙？”丁浩笑道：“姑娘的事还有什么话说，只要我们兄弟办得到的一概从命。”

彩绫微笑着点点头，伸出一根手指，向着聚义厅楼上指了一下道：“我想上去偷瞧瞧行么？”

丁氏兄弟呆了一下。

丁堂点点头道：“这倒也是个法子。不过，姑娘，这可是冒险的事情。”“怎么办呢？”

“姑娘请想，”丁堂一本正经的道：“那上面没有灯，黑不溜丢的，你藏在上面一个不小心发出了一点声音，老天爷，你可不想想看，大厅里的这些主儿，都是什么样的角色？他们不把你当刺客办才怪！黑暗里又看不清楚，误伤了你，岂不是冤枉？再说，这件事闹穿了，总令主不把你当奸细办才怪！”

彩绫一笑道：“你们放一千个心——我仔细一点不结了吗！”丁浩无奈的道：“好吧。我们就帮你这个忙，谁叫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这样投契呢！”

丁堂到底是哥哥，行事较为稳重，当下皱着眉叹息一声道：“姑娘一定要看这个热闹，我们拦也拦不着，这件事我总以为冒险太大，犯不着，何必呢！”

彩绫一笑道：“放心吧，绝对不会出岔子，就是真出了事我也一个人顶着，绝不会把你们也给拖下水！”

丁堂没说什么，丁浩讨好心切的道：“好吧，那你跟我来——从这边走。”说着身形一转，前头带路，丁堂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只得退到暗处去。

这边，丁浩带着郭彩绫左五右六的绕了个老大的圈子，才向厅侧接近。

彩绫心中陡然一惊，这才知道围绕着聚义厅四周，敢情设有阵势，以自己方才之冒失，如果一步误踏进入，势将大生波折，虽然未必就能困住自己，可是那么一来，自是惊动大敌，后果将是不堪设想！这么一想，不禁大大的吓了一跳。

所幸那个丁浩甚是仔细在前头带路，彩绫冰雪聪明，跟在他身后实实记下了他的步法，进进退退，不一会的工夫已来到了大厅一角。

站定后，彩绫一笑道：“干嘛还这么费事呀，直接走当中的大路不干脆吗？”

“我的姑娘！”丁浩道：“你的胆子可真不小，难道你不知道那路里头是鬼脸小徐当差吗？”

“鬼脸小徐？”

“怎么？”丁浩好奇的道：“你难道连鬼脸小徐也不认识？”

彩绫摇摇头，表示不知，却也不想多问。

丁浩一笑说：“也难怪，你刚来，以后慢慢你就知道了，这家伙是堡里最凶的一个，我看他眼里就只有一个总令主，就连四堂堂主也未必在他眼睛里，可是有一样，人家手底下是真不含糊，而且，这小子还他妈的是个愣头青，我看他小子真是软硬不吃，姑娘要是遇见了他，可就没有我们兄弟这么好说话了。”一面说他左右注视了一眼，匆匆上前一步，推开了一扇暗门，向里面瞧了瞧，闪身步入，一面向彩绫抬手相招。

彩绫跟进去，丁浩指着壁边的一道迂回楼梯，小声道：“从这边走上去，

上面是四面廊子的转楼，那里就能看清大厅里的一切，千万小心……我走了，回头再见。”说罢匆匆转身离开。

郭彩绫此一番无须与敌人动手，不过略费唇舌即顺利过关。反倒更获得敌方帮助接引，心里好不开心！当下容得丁浩走后，她随即施展轻功绝技，一路虚点楼梯，轻若猿猴般已经把身子揉升上去。她身子方自登上楼廊，还不曾站定，即觉身后一股疾风袭过，肩头上已吃对方轻拍了一掌。郭彩绫猝然一惊，回过身来，才发觉到竟是寇英杰站在面前。

“嘘！”寇英杰手指樱唇，传声道：“不要出声，这里有人……”一面说，伸手向外指了两下，顺其手指处，彩绫赫然发觉到，两名黑衣佩刀汉子，就站在面前不远，透着大幅纱幔，两个人反手握刀，各自停立楼廊一角，向着遥远的夜空眺望着。

彩绫心里一惊，暗忖着好险，如果二人之一所站立的方向略异，自己与丁氏兄弟一场交易，就难免不被他们所发现了。想不到敌人即使在本堡之内，居然也防守得如此严谨，铁海棠本人武功又是高不可测，竟然在其身边尚自收留着如此之多的贴身近卫，此人之居心实在深不可测。

彩绫会意的点了一下头，当下随着寇英杰轻身提气，绕到另一个方向。

寇英杰想是早已把这里摸熟了，身子转了儿转，推开了一扇门，进了一个楼间，彩绫跟进去，寇英杰回身关门，再回过身来心中由不住暗吃一惊：一蓬灯光，由下方直冲而起，耳边上所听见的是阵阵吹打管弦之声——敢情大厅里盛筵已终，客人们正在享受饭后的余兴节目。

眼前是一间布置得甚为雅致的静室，却有一面长窗开向内面，长纱曳地，那蓬柔和灯光，正是由这扇窗户透进来的。

原来环向大厅四周楼上，全然是一式样的这类静室，主人特辟的迎宾阁，以供留宿本堡的一般客人居住，至于被视为特别尊贵的上宾，却另外有更为精致华丽之处。

当时寇英杰已倚身窗侧站好，点手相招，彩绫悄悄跟过去，凭窗下看，大厅一切全然在眼。

在六盏极为壮观华丽的明亮的吊灯下，大厅里的那一张大红毡毯极为醒目，由是，坐在红毯上的几个人，也就是格外惹人注目。

酒筵已经散了，主客正在享受饭后余兴。五名女子乐师在弄着丝竹乐具，池墀里几个花不溜丢的大姑娘正在扭着纤腰，倒不似一般单纯歌舞，而是参合了柔软武功的一种特殊舞艺。

寇英杰与郭彩绫都还是第一次见过，不免很是新鲜，当然，这些并非是他们所要注意的对象，他们所要注意是观赏节目的那几个人。

主人这方面的是六个人——铁海棠与天、地、乾、坤四堂堂主，还有一个是新领总提调职位的龙虎双拐呼延雷。

客人方面显然也是六人。这六个人，才是寇英杰与郭彩绫注意的目标。

在一张白玉方几的前后，分别坐着男女三个怪样装束之人，中间那人，白卡卡的一张长脸，扫帚眉，三角眼，身上穿着一袭黑色的长袍子，虽是脸上皱纹满布，可是一头长发却黑同墨染，梳了一个道髻，瞧年岁，当在七旬之上。

这个老人两只手放在宽大的袖子里，坐在椅子上双目松弛地下垂，几几乎眯成了一道线，只是却由那两线细微的眼缝里，闪烁着灼灼神光。

寇英杰看到这里，由不住私下里倒抽了一口冷气，他虽然不识得这黑衣



怪老何人，只是仅仅由其这番特殊气质与高傲神态判来，这个人必是自己的强力劲敌无异。

坐在左侧方的那个人，看来年岁不及五旬，隆眉凹眼，双观高耸，也同前者一样，生就一张白卡卡长脸。这人身着一袭玄色外衣，长仅及膝，下面是一条月白色的长裤，黑袜，云子履，背插长剑，一副怪打扮。

寇英杰一经入目，只觉得这人那张怪样的僵尸长脸好似在哪里见过，只是却一时想他不起。

这人手托着一具细瓷盖碗香茗，另一只手揭开盖子撇着水面上的茶叶沫子，有一口没一口的呷着，那张脸白中透青，好象是带着一副病容似的。

寇英杰越来越觉得眼熟，简直已是呼之欲出，偏偏就是叫不出来。

他目光再转，打量向同座右侧的另外一人——一个高梳螺髻，一身黄衣的妇人。

刀子眉三角眼，再配上一张三角脸，看上去这个女人可真是够狠的，那张本来已经够丑的脸，偏偏是不着一丝笑容，身上那一袭黄衣说它是斗篷不象，更不象一般时下妇人的长袄敞挂，简直怪极了！

还有更怪的，那就是在那妇人右面肩上，还落着一只硕大的乌鸦。

人怪鸟也怪，那只乌鸦看起来较诸一般常鸦要大得多，而且头上还多了一撮子角毛，不时的引颈刷翎，扇动着一双翅膀，发出呱呱的怪叫声。

那妇人也同座上老者一样，眯着一双三角眼，端的是好涵养，目睹着堂上的表演，一副不屑形样，似乎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距离这个座位不远，另外还设有一个客座，坐着一老二少三个人。

老的居中而坐，两个年轻的，分别坐在老者身边左右，形状十分拘谨。

那老的一个，虽是坐着，看上去也比一般人要高出甚多，黄蜡蜡的一张鸠面，显现着几分不自在，疏松的脸皮上暴露着几根青筋，稀落的一头白发，挽有一个发结盘在头上，在他枯瘦的一双手腕上，戴着一双金光闪闪的镯子，那双细长的眸子，也同前座老人一般隐隐闪烁着过人的精光。

陪待着此老人身后的两个人，却是一双少年弟子，形象机智伶俐，象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个背插骷髅锤，另一个插着一口长刀，每人穿着一袭绿色长衣，乍然一眼，简直难分彼此，只是细一留意，却可看出，两个少年都有一个显著的分别，原来二人每人都象是生来就少了一只耳朵，一失左耳，一失右耳，细一留意，极易辨认。

对于这双兄弟，寇英杰却是记忆清楚，绝不陌生，敢情正是前此怒闯白马山庄，于山道途中所邂逅遭遇的怒江双童江天左、江天右兄弟二人。

想不到他们二人在被自己迫离白马山庄之后，竟然又来到了风雷堡。

由他二人的出身来历，以及眼前情形，立时使他联想到这个老人必然就是那个威震苗疆，声望极尊的武林怪杰青毛兽厉铁衫。

方自动念，郭彩绫已欺身而近，悄声道：“你认识这些人么？”

寇英杰冷冷一笑，轻声道：“你可认得这个手戴金镯的老怪物么？”

彩绫点点头，附耳小声道：“他就是那个姓厉的。这个老家伙一身功夫厉害极了，我只当他在朱空翼手下受了重伤，看起来好象没什么。”

寇英杰摇摇头道：“那不一定，受没受伤从表面上不易看出。”

彩绫道：“那两个年轻的又是谁？”

寇英杰低声的告诉了她，只是对另一个座头上的男女三人却是讳莫如深。

再看看主人方面，铁海棠居中而坐，四位堂主与总提调呼延雷各占一席。

铁氏身着银色大擎，面容虽略嫌憔悴，但兴致甚高，一双湛湛目神注视着现场表演的几个丽人，不时的笑上一笑，神态雍容高华，意不旁鹜，果不愧为黑道魁首，一世枭雄风范。

现场除了主客一共十二人之外，另有两双少年男女，每人手捧银盘，内盛各式美点干鲜，不时趋向客座，听任客人自行那一出别开生面的表演节目终于结束，首座上那个长脸黑袍老人，忽然睁开了眯缝着的一双三角眼，直到表演者的四名佳人趋前行礼，才似想到了是怎么一回事，随即伸出一双鸟爪般的怪手拍了两下，点点头道：“很好，很好。”

肩上下着乌鸦的那个丑陋妇人，要死不活的点点头道：“老爷子，光夸好不行，难道没有赏么？”

黑袍老者嘿嘿笑了两声，也视着妇人道：“这还要你来说么？”一面探手入怀，摸出了一个白绸子包儿，嘻嘻一笑，他先向另一座上的厉铁衫看了一眼，才缓缓打开绸包，顿时，一蓬宝光，迫人眉睫。

寇英杰与郭彩绫居高临下，尤其看得清楚，只见那白绸子包里，满是明珠美玉，五色互映，顿呈奇光，观其形样，任取其一也是大有可观！

黑袍老人象是十分阔绰，随手抓了一把，目光注向四名丽人桀桀怪笑一声道：“老夫此刻来得匆忙，没有带多少值钱东西，这几颗海岛明珠美玉，却也价值不低，第一次见面，承主人佳兴娱宾，这点小意思，你们姐儿几个收下来，就算我老头子送的见面礼吧！”一面说却笑嘻嘻的伸出一只手，递向为首一名绿衣佳人面前，观其掌心，足有七八颗明珠美玉，粒粒大如龙眼，光彩夺目，果然价值不菲。

四名歌姬，名为美雪、艳雪、白雪、春雪，乃是铁海棠夫妇最宠爱的四名丽人，幼小入堡，除聘名师传授歌舞丝竹之外，复由铁夫人沈傲霜亲自传授各人内外武功，故此名为歌妓，艺姬，实则对武学亦大有可观。

黑袍老人摊开手掌，意在厚赏，四姬却不敢率尔接受，因堡内规矩严格，略有违犯，一经降罪，可是吃受不起。

是以，为首那名翠衣佳人——美雪，先自向着座上黑袍老人深深一福，只见她轻绽朱唇道：“谢谢老爷子厚赐，只是您老人家赏赐得太重了，婢子四人却是受之有愧呢！”

黑袍老人哈哈笑了几声：“人家都说铁老头不但武功盖世，而且享尽人世荣华富贵，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就是手下几个唱歌的女娃子，也是这么能说善道，答对得体，真正羨煞吾也！”

肩落乌鸦的那个丑妇人，聆听之下，那张三角脸上顿时罩起了一片阴影：“哼哼……老不死的，人家的什么都是好的，以我看来，比起我们的乌氏四妹也不见得强到哪里，怎么，你的眼红了么！”

这妇人竟然当着铁海棠面前如此说话无状，实在是言出惊人。

非但如此，一面说时，她竟然转向中座的铁海棠道：“铁老总，你看见没有，我们这个老不死的又犯了老毛病了，八成他是瞧上了你们这四个丫头了！”

铁海棠一声朗笑，毫不为忤的道：“是么？大嫂你真会说笑话，哈哈……”

大家伙打了一阵哈哈，可就把眼前这股子尴尬给岔了过去。

黑袍老人由鼻子里出气，发出一阵子怪笑，却向身边丑妇人道：“听见没有，你这不是白碰钉子么，君子不夺人所爱，就是主人有此豪情，我老头

子也不能要呀！”一面说，那对精光毕现的眸子，在四妹身上一转，晒道：“怎么，莫非嫌老人家送的东西太轻了，不屑一受么！”

四妹聆听之下，四对妙目，一齐向着铁海棠看去，似乎非要得到他的示意才敢往取的意思。

铁海棠微微一晒道：“边大爷的厚赐，你们岂敢不受！不过……”说到这里，他浅浅一笑，目光微扫黑袍老人道：“不过，只怕这些明珠美玉价值过重，你们当受不起吧！”

黑袍老人嘻嘻一笑，道：“铁老头好眼力价儿，老夫可没别的意思，只是逗个趣儿，玩耍玩耍罢了！”一面说，他遂向着四妹道：“我手里共有四块翠玉，四颗明珠，你们每人正好各取其一，嗯。”他目注为首的翠衣佳人美雪又道：“你先来吧！”

美雪既承铁氏应允，也就不再谦让，当下道了声谢，轻移莲足走上前来，轻轻伸出两根纤纤玉指，就向黑袍老人手掌之中一颗明珠上拈去。

任何人都不会感觉到有什么蹊跷，原是手到拈来的东西，偏偏就是有些意外。眼看着美雪那两根纤若春葱的玉指，一经拿住了珠面，那晶莹明珠，只是在对方掌心里滴滴溜溜打着转儿，居然是费了老半天的劲儿，也不曾拿它起来。

这么一来，美雪显然是着了慌！一张粉脸，顿时飞上了两朵红云，偏偏是越急越是拿它不起。

众目睽睽之下，美雪这个娃儿可真有点脸上挂不住，凤目流盼，那副样子简直至为尴尬，象是要哭了起来。

一旁的铁海棠微微一笑道：“边大爷是有意试探你们姐儿几个武功。美雪，你当真不明白么！”

经此一提，那翠衣佳人美雪才似忽有所悟，当下二指着力，试将铁夫人传授的“纤指破橙”柔功施展出来，试向那颗明珠上一拈，果然拈了起来，只是拿是拿起来了，那小小一颗明珠上所附带的力道却是大得惊人！

美雪试着再以此功拿起了另一块美玉，也是一般的吃力。

总算她还没有出丑，等到珠玉取到手里，她后退一步，深深向着座上三人福了一福，后退让开。

黑袍老人嘿嘿一笑，连连点着头，目光看向第二人——艳雪，点头示意。

有了前车之鉴，其他的三个姑娘自然不会再出丑现眼，一一取珠玉到手，等到最后的春雪取时，显然又发生了相当的困难。

眼看着那一珠一玉在他手掌心里，就象是嵌铸在掌心一般，一任她施出了多大力道，仍然是抠它不出。

一旁的黄衣丑妇嘻嘻一笑道：“老不死的，何必难为人家一个姑娘，给她吧！”一边说，这个丑妇人陡地伸出一只巴掌来隔着座头在黑袍老人的座椅手把上拍了一掌。休看这小小一拍之力，却产生了微妙的力道，黑袍老人身子微微震了一下，手心里的一珠一玉已霍地跳起，落在了春雪手上。

黑袍老人呵呵一笑，转向隔座的铁海棠抱了一下拳，赞道：“铁老总，你可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无怪乎天下英雄，悉数归顺，中兴大业，你是指日可待了。佩服，佩服！”

铁海棠微微一笑，抱了一下拳道：“哪里哪里，这可全要仰仗贤夫妇与厉老哥的成全了！”

黑袍老人鼻子里冷冷哼了一声，道：“什么话，我们不过是适逢其会，

难得贵座厚待，奉为上宾，愚夫妇以及厉老怪既然碰上了，总不能袖手旁观！”谈到了厉老怪，他的眼睛可就瞟向另外那个座头上的厉铁衫，打趣的笑道：“怎么样，老怪物，看完了主人的表演，坐着不动，是手懒呢，还是阮囊羞涩？不要紧，要是用钱尽管招呼一声，多了没有，万儿八千的，边某人还借的起。”

厉铁衫聆听之下，那张青筋暴现的鸠面，忽然掀起了一片怒容：“边老儿，你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一面说他抖了一下身上那袭发了皱的袍子：“谁不知道你在海南岛当了几十年的海盗头子，弄了些家当，可也不要门缝里看人，把人给瞧扁了。哼！”一边说，他那张满布病容的老脸上，现出了一番盛怒，细长的一双眼睛时张又合，闪烁着炯炯神光，足足证明此老尽管前此在朱空翼手上吃了大亏负过伤，仍然是余勇可贾，大大的不可轻视。

偏偏那个来自海南姓边的怪客，似乎有意要激他一激，借以取乐，聆听之下，这个怪老人仰天狂笑一声道：“厉老怪，常言说得好，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我这些见不得人的事，你提他作甚！其实咱们老哥儿两个，老大不说老二黑，真要说起来，实在也是半斤八两，都差不多！”

厉铁衫冷笑道：“这话怎么说？”

“嘻嘻，”插嘴的是姓边的那个兄弟：“厉老怪，你就少装蒜吧，你的那点子鬼名堂瞒得过别个可是却瞒不过我们边氏兄弟。”说到这里，屋顶窥伺的寇英杰忽然大悟。他已由说话的这个人语音、动作、容貌等等，想起了他的真身分——黑鹰鬼见愁边威。一念触及，再经留意到他的隆眉凹目，双观如峰，以及白卡卡的一张长脸，正是那夜在白马山庄与自己曾经有过一度交战的人。当时如非玉手金花成玉霜适时制止，为图息事宁人，对方这个人，很可能已经丧生在自己手里，想不到不旋踵间，他竟然成了铁海棠的座上客。

由于对他的认识，使得寇英杰忽然连带的也就想到了另外那个黑袍老人，不用说这个黑袍老人必然就是威镇南海，声望几与铁海棠相仿佛的黑衫客边震了。

此老久居海南岛双燕峰，早已不入中原，正如厉铁衫所说，许多人都在忖测着他当了海盗头子，南面而王坐地分赃，许多年下来，自是家财大大的可观。

至于那个肩落乌鸦的五旬丑妇，虽不知她的真实姓名，可是看起来颇象是黑衫客边震的妻室。此老称雄一世，坐拥巨资，无论如何也难想象，竟然会讨了这样一个丑恶不堪的老婆，望之令人作呕。只是话虽如此，观诸此妇那一身武功，也必属十分惊人。

心里这么想着，寇英杰即以传音入密的功力，将边氏兄弟来历，悄悄的告诉了身边的郭彩绫。

彩绫也深知海南岛边氏兄弟盛名，聆听之下，不禁为之大吃一惊。

盖因为一个厉铁衫已是难以应付了，现在又加上了黑衫客边氏夫妇，在敌方来言，自是实力大增。

彩绫有见及此，内心不免大大生出隐忧。

大厅里，二老斗口尚在方兴未艾，想不到以二老之年岁威望，竟然火气如此之盛，你一句我一句，大是互不相让各揭底牌。

听了黑鹰鬼见愁边威的一番话，那个出身于苗疆的怪老头子厉铁衫，陡然竖起了一双稀疏的白眉，嘿嘿冷笑了几声：“边老二，老夫跟令兄三十年前论交之时，还不曾知道有你这么一号，何以对老夫说话如此无礼！”顿了

一下，他又冷笑道：“听你口气，好象老夫所作所为，有什么把柄落在了你的手里，这倒要听你说说看了！”

黑鹰鬼见愁边威往空中打了个哈哈道：“厉老怪，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我们兄弟是靠海盗发家，你老哥是靠什么，难道你心里还没有数么！”

厉铁衫一手拍几，道：“说！你把话说清楚！”

“嘻嘻！”说话的是黑衫客边震，他在为他兄弟打圆场了：“老怪物，你用不着吹胡子瞪眼的，谁不知道当年郭白云在苗疆的那处矿场子，如今落在了你的手里，嘿嘿……”说到这里，他目光向着主人铁海棠一瞟：“老郭这么一倒，倒真是便宜了不少人……大家都是明眼人，一些话，就用不着再多说了！”

青毛兽厉铁衫巧取苗疆金矿之事，自以为事机秘密，绝不为外人所知，想不到竟然仍被外人所知，这时为对方一语道破，不禁顿时为之语塞。

“你！”厉铁衫单手一拍椅把子，眼看着就要翻脸。

倒是身为居停主人的铁海棠宽宏大量，聆听之下，哈哈一笑，说道：“边老兄此言差矣，厉老兄身居苗疆多年，当年郭氏收购的那处矿场，原在厉老的地区之内，郭氏在时，双方碍于情面，不便为此伤了和气，如今郭氏已死，身后之物，既是无主，厉老接受，也是理所应当。”

厉铁衫听他这么一说，顿时脸上大见缓和。

铁海棠紧接着微微一笑道：“铁某不才，目前手下尚控制有几处矿场，其中西原一处，年产黄金倒也可观，你我皆系多年好友，理当有福同享，铁某之意，一俟眼前大敌去后，这西原一场，就权作情谊，双手送与边老哥，请老哥全力经营，一来为酬此行辛苦，再者也算全了你我朋友之间的一场道义，不知老兄你意下如何？尚还如意否？”

他这几句话，说得极其漂亮，却也说得极其机智。

俗称：“鸡咽打人牙较软”，况平这等大利！一向极难说话，软硬不吃的黑衫客边震，听到这里竟然也不禁为之怦然心动。一时之间，只见他手拈长髯，宏声大笑了起来。

“好说！好说！”边震这阵子大笑，真有上震屋瓦之势：“丈夫一言，驷马难追，铁老总，常言道的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冲着你老兄这句话，天大的担子，我和我那个老伴儿接下来了！”

铁海棠一笑道：“边老兄垂爱了。”他可也不能开罪了另一位，顿时转向厉铁衫道：“厉老友当然也不例外，以铁某所见，贵处苗疆那处矿场，如能与铁某滇西的那处南岭矿场连成一体，产量必将大有可观，厉老哥意下如何？”

青毛兽厉铁衫其实心中所想，正是如此，想不到主人竟然先行道出，可真是一句话说到了他心眼里，一时心里不用提有多么舒坦了。当下赫赫一笑，脸上的病容登时轻了不少，只见他双手朝着铁海棠拱了一下道：“铁兄这么一来，老夫真是感激不尽，非但老夫一家受惠，整个苗疆势必都将因此获益不小，老兄可真是功德无量了！”

黑衫客边震嘿嘿一笑道：“得了，老怪物这一下子你可是没话说了吧？”他眼光一扫场内四妹，一晒道：“如何，厉老怪你新得了一个金矿，总不能吝啬几个赏钱吧，这就看你的了！”

铁海棠看不过去，一晒道：“边兄你就不必再开厉老兄的玩笑了吧！”

一面说着向四名歌姬挥手道：“你们下去吧！”

四雪应了一声方待退走，厉铁衫忽然尖着嗓子道：“慢着！”

四名歌姬聆听之下，顿时止步。

就只见那个来自苗疆的干瘪瘦老头，冷冷的晒道：“我们是穷人，比不得人家海盗头子一出手就是大把的珍珠美玉，不过穷人也有穷人的礼物，这么吧，”一面说时，他那双细长的眸子，频频在四个歌姬身上打转，嘻嘻笑道：“难得你们四个，小小年纪，练有这么好的舞艺，在我看来就是武技也是不差，我看你们不见得就有什么太称心的兵刃，”说到这里，向着身后弟子之一的江天右道：“来呀！把我所练的家伙拿出来。”

江天右聆听之下，遂即伸手解开了胸前的十字扣结，由背上卸下了一个颇为沉重的黄布包袱。

在场各人谁也没想到这包袱里会包着什么东西，心里俱不禁大是好奇，一时都把眼光集中过来。

看到这里，一旁的黑衫客边震不禁又取笑道：“我早就知道，厉老怪是天生的大方，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好样的，这一次拿出来什么稀世珍宝也未可知！”

那个三角脸的丑妇人嘻嘻一笑道：“这个你还猜不出来么！难道说你忘了，厉老哥是出了名的当代刀匠，擅制各类宝剑宝刀，一般人就是送上万金，也是难以换得一口，看来这一次厉老哥真是够大方的了！”

说话间，厉铁衫已把那个布包摊开来。

各人目光可是雪亮的，就在厉铁衫布包摊开的一刹那，耳听得他那布包内一片琮金铁交鸣之声，才发觉到其内竟是大小不一，足足有十余口不同的兵刃。

黑衫客边震呵呵一笑道：“果然不错，看起来厉老怪把箱子底儿都抖出来了！”

厉铁衫青着脸，怒瞪一眼，冷笑道：“边老儿，你少在一旁说风凉话，别看你出手大方，就算把你身上那些金子美玉，全都拿过来，也未见得就能买到我的一把家伙，你神气些什么！”一面说着，他顺手由包袱里拿起了长短式样各一两把匕首，看来每一口均有尺许二三长短，佩有青鲨鱼皮的鞘子，只由外表上，即可看出其名贵价值。

“拿去吧！”老家伙顺手一抛，四把连鞘匕首，分别落向四姬面前，被她们各人顺手接住。

看到这里，那位宇内二十四令的总令主铁海棠，面上立时现出一副希冀神色。“厉老厚赐——真是太不敢当了！”

盖因为他深知厉铁衫其人，本性吝啬成性，尤其对其亲手所铸制之各类刀剑，更是视同拱壁，平素轻易不愿意出手让人，想不到这一次被黑衫客边震出言一激，竟然大反常态，变得如此慷慨，一出手即将亲手新淬制之精铁匕首慨然赐予对方四口之多，实在是大出人意，而又难能可贵。

当下铁海棠遂即嘱咐四婢深深向厉铁衫致以厚谢，一时宾主尽欢。

厉铁衫收起了余下刀剑，慨然道：“厉某一向深居苗疆，不入中原久矣，想不到这一次中原之行，真使我增加了不少见识，这里能人辈出，厉某原本要在总令主你这宝庄作客几天即行告辞，却没有想到，事与愿违，又有了如此多的牵联，看来是一时反倒走不得了，偏偏主人以重任相托，更不得稍卸仔肩，且待我少事歇息二日，好好打起精神来，倒要再见一下那个姓朱的奇

人……看看他到底能否敌得过我的霹雳翻天神掌。”

各人聆听至此，心中俱不禁大大的为之一动。

尤其是匿藏在顶阁的寇英杰与郭彩绫心中更是一惊，他二人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厉铁衫，竟然练会了这门武林中至为难能的绝学：霹雳翻天神掌。

据悉这种掌力之威妙，能够一鼓作气，在手掌翻动之间，将整座小小山丘夷为平地，用之于人，自是可想其威力。所以，他二人在闻听厉铁衫得擅这门功力时，俱不禁心内大为吃惊。

宇内二十四令的总令主铁海棠聆听之下，呵呵一笑，道：“我久闻老兄苗疆练技，却还不知道竟然达到了如此深湛造诣，实在是可喜可贺。”

厉铁衫脸上悻悻道：“哪里，哪里，老夫虽然对霹雳掌功有些涉猎，到底火候不深，较诸铁兄你的火海真经造诣来，却是差得太远了！”

一旁的黑衫客边震亦嘻嘻笑道：“难得厉老怪这么谦虚，不过话说回来……”他那双精光四射的眸子，转向铁海棠道：“铁老，我听说你最近已经习透了火海真经，已可控制全身穴门，简直已成不死之身，可是真有这么回事？”

铁海棠微微一笑：“边兄真会说笑了，这个天底下岂能真会有不死之人么？铁某真要有这等功夫，也就不必偏劳几位老兄老嫂了！”

“算了吧！”肩落乌鸦的那个丑妇人嘻嘻笑道：“火海真经原在西崆峒的枣鼻道人手上，铁老总你掌震枣鼻道人，抢夺真经的事，江湖上已有所闻，如今事隔三年，三年来，即使这部火海真经你真的未能习透，可是我看练个六七成是应该没问题，这就够了！”

这几句话一经说出，主座方面的几位堂主面色俱不禁为之一震，一时怒形于面。

以铁海棠平素之尊严，岂能容人这般当面道及其短，只是铁氏却也知道目前正当用人之际，尤其是来自海南岛双燕峰的黑衫客夫妇，更是身怀超然绝技，目下自己方面称得上大敌压境，正当用人之际，这类奇人是万万开罪不得。

以铁氏素日之尊，居然硬把这口气吞到了肚子里，倒也是事属罕见。

“老嫂子！”铁海棠呐呐的道：“你与边兄久处海岛，也许对于中原内陆一般武林情形不十分了解，如今江湖上很出了几个杰出的人物，这些人武功之高，不是我夸大，实在称得上前无古人。”微微一顿，他目光转向厉铁衫，接道：“我想这一点，厉老哥却要较我认识得更清楚一点。”

厉铁衫脸上现出了一片狰狞的冷笑，颇不以为然的道：“铁总座，那姓朱的怪人果然扎手得很，只是以老夫看来，此人分明是野鹤闲云一片，未见得就真的胆敢与你为敌。我想舍开此人之外，其他的也就不必再放在心上了。”

大家听到这里，有一半多的人俱都摇头表示不敢苟同。

厉铁衫不禁呆了一呆：“怎么，除了那个姓朱的以外，另外还有什么人么？”

“不错，还有一个。”说话的是黑衫客边震那一个桌上的，也就是黑衫客边震的兄弟黑鹰鬼见愁边威。

轻轻咳嗽了一声，边威挤动了一下他深深陷在眼眶子里的一双眸子。哈哈一笑，他才慢条斯理的说：“据我所知，还有一个人，你们所说的那个姓朱的我是没见过，不过这个人我可是见过，而且还亲自领教过他的厉害！”

三角脸的那个丑女人，冷笑一声，道：“他是谁？”

“哼哼。”边威道：“说来各位也许还不相信，这个人年纪甚轻，是个后生小辈，此人姓寇！”

“寇英杰！”有几张嘴同时吐出了这个名字。

这下该轮着黑鹰鬼见愁边威吃惊了：“咦——你们原来都知道这个人？”

“当然！”说话的竟是那个位尊身高的铁海棠：“这个人我们对太清楚了！”

青毛鲁厉铁衫嘿嘿一笑道：“我知道，小徒江天右还让这人的无形掌伤了五脏，非铁兄帮忙与老夫合施妙手，只怕小徒这条性命早已葬身于此。嗯——这个姓寇的小子小小年纪，能有这等功力，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你我一个劲敌了！”

黑衫客边震脸罩怒容道：“郭白云身后，竟然会有这等出色的弟子，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听舍弟说，在他背后还另外有人撑腰。”

厉铁衫怒声道：“什么人？”

黑衫客边震轻轻摇摇头，苦笑道：“由于此人与我多少还有些恩情，我倒是不便说了！”

铁海棠冷冷一笑，复叹息一声道，“边兄即使不说，本座也能猜出来，这倒是一件令人十分头痛的事！”

边震一怔道：“你知道是谁么？”

“我当然知道。”铁海棠冷冷一笑道：“边兄所说的，可是失踪武林近三十年的那个不可一世的奇女子——玉手金花成玉霜，可是？”

边震呆了一呆，默然点点头道：“可不是么，要是这个人出现可就透着有些麻烦了！”

“麻烦什么？”三角脸的那个丑妇人冷冷一笑道，“这个贱人，我早就想会她一会了，她不来便罢，真要是敢来，嘿嘿……我扈九幽包管叫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哼哼！我是说得到做得到的。”

大厅顶间的两个人，一听这个女人道出了字号，寇英杰向不知道对方是谁，可是郭彩绫却吓了一跳。

“原来是她！”她小声的在寇英杰耳边道：“我知道她，过去爸爸谈过这个女人，据说她出身于百粤之狸族，擅施‘红线飞爪’，听说她武功极高，怎么她竟然会和边震成了一道的人？”

寇英杰点点头，示意她不要再开口说话，因为大厅目前谈话的主题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倒要仔细的听下去了。

黑衫客边震嘻嘻一笑，目光炯炯的看向铁海棠道：“铁老总，不是我说你，你老兄办事一向是谨慎能干，怎么这件事居然会留下了尾巴，当年要是一刀把这姓寇的小子给结果了，又何至于有今天这个局面！这就是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

听到这里，主座这边，那个始终不开口说话的天堂堂主天马行空晏三多忽然冷笑一声道：“边老兄这几句话也未免太长他人志气，而灭自己威风了，我想那个寇英杰，就算他充其量练了几手绝活儿，我看他也难当总令主的盖世神功。他不来则已，来了就叫他回不去！”

黑衫客边震一声怪笑道：“晏当家的这话说得可就过分了，一个后生小辈，焉能要你们令主亲自出手，我看贵堡随便打发两个人也就把这件事摆平了！”



可是在寇英杰手下吃过大亏的黑鹰鬼见愁边威，却是不作如此想。“大哥。”他冷冷一笑，说道：“事情可不是这样的，这个姓寇的，绝不如你所想的那么简单！”

主座方面的另一位堂主——坤堂堂主墨羽岳滇，此刻也加以附议。“不错！”岳琪脸上显著的现出了一番畏惧神色：“这个寇英杰绝不简单。”他脸色严正的转向铁海棠道：“不是敝堂长他人志气，以敝堂拙见，这个寇英杰的武功绝不会在那个叫朱空翼的怪人之下——果真他二人联成一气与本帮为敌，那可就是本帮前所未有的的一场劫难，为本帮千秋万世着想，总座似应未雨绸缪的好！”

“我当然知道！”铁海棠苍白的脸上，兴起了一片愁容，说：“对于这个寇小辈的一切，傲霜也详尽的报导过，我当然不会掉以轻心……”说到这里，目视客座各人，莞尔一笑道：“敝堡何其荣幸，居然能够得到各位高人的援手助阵，有各位在场，何愁敌人不灭！来来来，今夕之会，我们理当尽情欢聚，就不谈这些了！”一边说，他随手拍了两下，高声道：“来吧，还有什么节目，快快献上。”

总提调呼延雷应时站起来道：“下一场该是由敝堡的十二童子，表演‘十二遁天神术’，尚清各位贵宾一笑赏目！”说着用力拍了两下手道：“十二童子上阵吧！”

一声令下，即听得后幕里一声叱喝突地由四方八面翻出十二名赤膊着上身的精壮童子，于是一场别开生面，极其生动而惊心动魄的表演遂即展开了开来。

由于这场表演较诸前场在性质上迥然不同之故，似乎一上来就紧紧抓住了主客双方的注意力。

也许只有高据在楼阁上的寇英杰与郭彩绫两个人是唯一不为节目所吸引的两个人。

现场这阵表演十分火辣，正可给人彼此交换意见的机会，郭彩绫轻轻的道：“看起来他们这边果然是请了不少能人，那个姓边的老头武功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可是青毛兽厉铁衫这个老头儿可是厉害的很，师哥你要特别小心才是。”

寇英杰冷冷哼了一声道：“我知道，不过他被我拜兄伤的也不轻！”

“你看出来了？”

寇英杰点点头，“你只注意他那一双松弛的眼皮就可以知道，他伤在两臂，若非是这个老儿练有护体的罡气，我真担心他只怕连床也起不了！”

彩绫惊讶的道：“真的？”

寇英杰点点头：“当然，话虽如此，只是象他这种有功夫的人，要想复原，也不是难事。你可曾注意到了，这个老东西尽量压制着自己的脾气，不使自己妄动肝火，因为发怒对他来说，那是极其不智的！”

彩绫听他这么说，随即把目光视向厉铁衫，果然见他面现微笑，两手互插，轻轻按在小腹之上——那种微笑一看即知是假的。由此证明寇英杰的猜测不错，对于寇英杰这么精辟的见解，她心里着实佩服：“师哥，那个姓边的老头儿，你知道多少？”“他么？”寇英杰脸上显出了一片疑难之色，“他是一个极可怕的人物！”

“你是说他比厉铁衫更厉害？”

“我想是这样！”他冷冷一笑，颇是自信的道：“即使跟铁海棠比起来，

我看他丝毫也不会逊色！”

郭彩绫呆了一下没有说话。

寇英杰道：“你只消注意一下他的那双眼睛，还有印堂之间就知道了。”

彩绫看了看，点点头：“他的眼睛是好象比常人亮的多，可是印堂上好象红红的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已经就是特别之处了！”说到这里，他微微一顿，喃喃道：“肾气足而明目，罡气盛而红堂，看来已几乎练到了金刚不坏之身了，是一个极厉害人物！”

彩绫忿忿的叹了一口气道：“这么看起来，我们要想下手是越来越难了！”

寇英杰冷哼了一声道：“等着瞧吧，我想总是有机会的，如果此时能够找到我朱拜兄或是多上两个帮手就好了！”彩绫道：“但愿如此！”

说话之间，耳听得两声极为尖锐的鸟鸣之声，由于这种声音特别刺耳，立刻使得寇郭二人提高警觉。

那阵阵鸟鸣声，系发自黑衫客边震那个怪样妇人身上，也就是她肩上的那只硕大的鸟嘴里。那只扁毛畜生发出刺耳的叫声，一面用力的扇着一双翅膀，似乎有所发现什么似的。或许那丑妇人平素的豢养有术，所以，那只乌鸦尽管叫声充耳，两翅猝扇，却不能擅自离肩。

三角脸的那个丑妇人，想是被这阵子鸦噪之声吵得心烦气躁，顺手拍了那畜生一巴掌，这么一来，那只乌鸦顿时就不敢再叫了，只是兀自频频扇动着那双翅膀，现出很不服贴的一副样子。

三角脸的丑妇人忍不住转脸向靠自己这边最近的主人之一——墨羽岳琪道：“岳堂主，你们这大厅里，除了我等在场各人之外，莫非还有什么来客么？”

“这个……”岳琪立刻摇摇头道，“没有，没有！”

一旁的潇湘侠隐欧阳不平莞尔一笑，摇动着手里的那把描金摺扇道：“扈大娘但请放心，慢说这聚义厅内外有专人重重看守，就是敝堡所在地的金沙滩附近数十里内外也都设有卡子，那是绝不容许任何外人擅越雷池一步的。”

丑妇人扈九幽聆听之下，微微点了一下头，只是一双三角眉频频皱着，道：“怪事。既是如此，我这铁翅火鸦怎么这等的不安宁？”

乾堂堂主欧阳不平一怔道：“大娘可是发觉了什么异状么？”

“倒不是我，是它。”一面说，她伸出一只形若鸟爪的瘦手，频频在那只乌鸦身上摸着，那双三角眉忽然分了分道：“如果主人不在意，是否可以令我这只扁毛畜生出去看看？”

欧阳不平含笑点头道：“大娘如是不放心，有何不可。”

丑妇人扈九幽点点头道：“好！”手拍鸦叱道：“去！”

那只硕大乌鸦忽然呱呱的怪叫一声，猝然张开双翅，蓦地冲天而起，频频在大厅内盘旋起来。

看到这里，寇英杰猝然将两扇纱帘合拢起来，一拉彩绫，迅速把身子伏了下来。

那只硕大乌鸦，敢情还是一只异种，虽然全身黑羽覆体，但张开的两翅之下，却现出一片赤红，莫怪乎名之为铁翅火鸦，倒是当之无愧。

只见它先是在大厅内低旋一转，之后遂即逐渐高升，在大厅内打了转儿，再高升一些，又打了个转儿，随即快速盘转起来。

寇郭二人情知这扁毛畜生已有所发现，当下连大气都不敢喘，各自闭着

呼吸。如此一来，那只铁翅火鸦在打了十数个转儿之后，又翩翩落向那丑妇人扈九幽的肩头上。

想是这只火鸦自认失察欠职，一时束羽垂头，不时的啁啾短鸣，现出一副委屈模样，却受尽了丑妇人扈九幽的连续白眼。

这时，寇英杰才稍稍喘了口气，用传音入密的口音向身边的彩绫道：“不可再出声说话，须要谨防那只扁毛畜生。”

彩绫亦用传音入密回道：“我们眼前应该如何？”

寇英杰目光却注视着厅内主座几个人。

只见铁氏仍是一种雍容端坐的模样，他的两只手交握在胸前，脸色不温不喜，那微微合拢的一双眸子，细细的收成两条线——凝锐的两道神光，就在这双眸子里左右旋回打转。

每一个身负内家纯真武功的人，即使他是一等韬光养晦的能手，却也难以隐藏住他的这双不可掩饰的眸子。

是以，如果你是一个内行的人，你只须可靠的运用你的智慧去观察这人的一双眼睛，你当可以知道这个人内功达到了一个如何程度，即以眼前铁氏而论，他这双眸子里所泛出的光采，已足以使寇英杰大感惊讶。

他原是对外传铁氏练有火海真经的功夫感到有些怀疑，可是此刻，当他仔细注视铁氏那双眸子之后，已可确定这种传说，确非是空穴来风。

现场的人，对他来说，可以称得上都是敌人，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的观察来说都是必要的。

寇英杰在仔细分辨过厉铁衫、边震、铁海棠这三个超级大敌之后，现在他的目光又徐徐的落向那个肩落乌鸦丑妇人扈九幽身上。

不看则已，这一仔细观看之下，又使得他忍不住发自内心的起了一阵子震惊。

彩绫盯着他的目神，担心的道：“怎么样？这个姓扈的女人你看她怎么样？”

寇英杰苦笑了一下：“简直是没有一个好对付的！在我看来，这个扈九幽却象是练有一种异功……”

“异功？”

“我虽然看不出十分模样，但是昔日却由朱拜兄嘴里知道……”他侃侃的道：“你可注意到了，这妇人前额上现有一条横出的青筋。”

“不错。那又代表什么呢？”

寇英杰冷冷一笑道：“说不定她豢养着什么毒物。”微微一笑，他摇摇头道：“我实在不明白这显示些什么——如果你所说这个人真是出身狸族的话，那么，很可能这个人肚子里养有一条本命毒虫！”

“哦！”彩绫简直吓了一跳，“毒……毒虫？”

“我久闻狸族诸部，很流行豢养恶虫！”寇英杰呐呐的道：“因此，我猜想这个扈九幽肚子里，极可能就养有这种东西。还有，你可曾注意到这妇人两腮乌黑，这又显示出她本身是个精于施毒的高手！”

“施毒……啊，这简直太可怕了！”

寇英杰道：“因此，你记住，以后你我与此人遭遇时，千万记住要紧闭呼吸，用内功‘胎息’之术，那么一来，她虽高明，也是无能为力了。”彩绫点点头道：“你这么一说，我就记住了。”

寇英杰轻轻移动身子，向后退了一步，点头道：“我们这就走吧！”说

时，足尖虚点，已轻巧的向后跨出了两步，郭彩绫连忙跟上。

就在这时，寇英杰耳朵里忽然听到了什么。

彩绫一愣道：“怎么了？”

寇英杰道：“有人来了，快出去！”他身形一塌，快似脱弦之箭，率先夺门而出。彩绫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就在寇英杰身子方自冲出的一刹那，猛可里一条疾劲的人影，鬼魅也似的自一边闪了过来。这人来势之快，确是出人想象，身形一经现出，竟然如影附形，毫无声息的直向着寇英杰身边袭来。

这个人身上穿着一袭雪白的长衣，但满头长发却是未经整理，整个披散脸上，乍然看上去真当他是个鬼魅般的人物。他的出现，正好配合着郭彩绫的现身。

如此一来，无形中可就成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白衣人扑向寇英杰，郭彩绫却扑向白衣人。

寇英杰在白衣人出现之前，先就洞悉于先，是以白衣人虽说是倾其全力的一扑，亦是难奏功效。他的一双手，紧紧贴着寇英杰的后腰蓦地落了下去，也就是说走了一手空招。而紧紧蹀在他身后的郭彩绫却是放他不过，随着她足下一个前跨的势子，掌中一口长剑夹带着一溜子银白光华，直向着白衣人后腰上扎来。

这个长发白衣人果然象是有些来路，双手一击不中，倏地施了个怪蟒翻身，快极了！就在他转过身来的一瞬间，一把精光刺目的匕首，已由他两只手上猝然震了出来。

这一手功夫，在他来说施展得相当漂亮。

铮锵！一声脆响，黑暗里冒出了一点火花。郭彩绫那等猛厉的一剑，竟吃这人的一双匕首架了开来，这个人一双匕首更是不会闲着，左手匕首猛然向下一沉，猝然直向郭彩绫心窝上扎了过来。然而，他的匕首才递出了一半，已吃寇英杰由一边发出的劈空掌力，将他震出了三步以外。

这人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男女两个人具有如此真纯的功力，一时大惊失色！

寇英杰的掌力该是何等惊人！白衣人看似没有什么，其实却已被寇英杰沉实的内家掌力伤了内元，是以在他身子向外跃出之时，已多少现出了一些不自在。

也就在这个时候，寇等二人才看清了此人的那副尊容。

简直把他们两个吓了一跳，那真是一张不折不扣的鬼脸。苍白、瘦削、狰狞，乍看上去，简直只有巴掌那般大小，那是一张“七分脸”——鬼脸。

郭彩绫忽然想起了方才那个叫丁洁弟子的关照，得悉了这个人，正是铁海棠最得意的贴身近卫之一——鬼脸小徐。

事实上，鬼脸小徐这个人还是真不含糊，虽然他似为寇英杰的劈空掌力所伤，但是，此刻看上去兀自余勇可贾，而且最称厉害的是，尽管他已负了些伤，却并不出声呼救，决计要以本身的功力，把来犯男女二人擒下。

然而他的这次要强，给他带来了万劫不复的杀难。

随着他极为快速的一个旋身，陡地直向着寇英杰脸上一匕首飞刺了出去。这一击象是包容了他全身劲道，他飞出的匕首，真是其力万钧。

寇英杰冷冷一笑，容得对方匕首已临到面前之一刹那，忽然左掌突出，这一次他决计要给来人一个厉害，一时真力内聚，陡地骈起二指直向对方手

腕上敲去。

这一式敲骨震髓固然武林中不乏擅施之人，只是却须要视各人的手法而有所不同。

即以眼前寇英杰而论，二指之下，真以铁断金之力，恰乎出手之时间地位，拿捏得如此之准，白衣人待到觉出不妙时已收手不及。登时，他只觉得那只右手一阵发麻，掌中一只匕首叮一声落于地上。

这人——鬼脸小徐，一惊之下，才知道敢情自己遇见了极厉害的大行家，一念及此，正待开口出声，寇英杰已容他不得，鬼脸小徐的嘴不过才开了一半，登时只觉得喉头上一阵子奇痛，同时身上一麻，当场动弹不得。

寇英杰施展了一手少阳指力——这是出道江湖以来，第一次施展。

这一手功夫，他得自拜兄朱空翼的传授，武林中知悉者极少，能够解开这种气岔穴道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寇英杰显然是有意留下一个难题，倒要看看是否有人解开这手绝活儿。

虽然三个人动手交搏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可是却也不免惊动了那两个原本在楼阁上守望的侍卫。是以就在寇英杰向外遁出的一刻，一条人影疾如电闪的纵身过来。

寇英杰此刻全神贯注，称得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人身子方一纵进来，他已立刻得到了感应，倏地一个怪蟒翻身。欺近他身边的是一个长身少年，这人身披黄色长披，就在与寇英杰一照脸的当儿，他的一双手指猝如出电，直向寇英杰一双瞳子上点了过来。

寇英杰当然了解眼前情形，那是丝毫也出不得差错，只要任何人出声一经招呼，惊动了大厅里的各人，那可就大为麻烦。是以，就在这人身子方一欺近的同时，他已力聚掌心，霍地向着这人前心推去。

这一掌，他功力内聚，所施展的乃是与朱空翼苦心所浸淫的风柱之功，是以掌力一经递出，即有立判生死之威。

那人身子根本来不及欺上来，只觉得心脏部位一阵子发麻，登时死于非命。

另一面郭彩绫也与一名侍卫打在一团。

寇英杰原想助她一臂之力，只是当他观及彩绫来去自如，腾雨啸风的剑术之后，不禁登时为之宽心大放。

那人所施展的兵刃是一对护手双钩，虽然虎虎生风，可是内行人如寇英杰眼中看来，他简直就进不到郭彩绫的环身战圈之内。

寇英杰并且立刻认出了彩绫所施展剑法的特别之处，心中不胜诧异，因为观诸她所施展的剑术路子，简直大异于她昔日剑术路子。

他当然还不知道，原来彩绫为了争一口气，近年来发奋用功，将父亲所赠送的一卷越女剑法之深奥探讨研究新篇，早已悟习透彻了八成。

这套剑法最初是得力于郭白云妻室成玉霜之手的新辟精见，后来他们夫妇因故化离之后，郭白云就接下来重新整理研究，乃成今日之果，确是别开剑术之最新格局，新颖厉锐之极。

对方不过交手了三两招之后，顿时已分判出明显的优劣，尽管那少年弟子一双铁钩舞的虎虎生风，只是看来却连郭彩绫身边都难以欺近。

蓦地，彩绫身子向前一栽，那人以为有机可乘，快速把身子扑上去。

就在这一瞬间，郭彩绫陡地一个快速的回身，掌中剑嗤的划出一道白光，疾如电光石火，只一下，已由那人喉结上扫了过去，一股鲜血，象是喷泉般

的由那人喉结上喷了出来。

这个人就这样一声不吭的倒栽了下去，手中的一对铁钩，相继撒出了手，发出了呛呛二声脆响。

寇英杰目睹之下，怦然一惊，慌忙伸手一拉彩绫道：“走！”

双双纵身而出，扑向楼阁背处。

彩绫有点慌张的样子：“师哥，咱们该怎么样？干脆跟他们拼了吧！”

“不行！”寇英杰用着镇定的口气道：“你身上带的有面具没有？”

彩绫忽然想起来，点头道：“有。”一面说，探手入囊，摸出了一张人皮面具，双手一绷，往脸上一贴，顿时现出了另外一副容貌。

寇英杰点点头道：“这样最好，必要时我们可以联手杀出去，却不要叫他们认出了我们本来面目。”说着，他也由随身豹皮革囊之内取出了一张面具往脸上一戴，立即变成了昔日所伪装的那个齐天恨——面若重枣，浓眉，宽额，翘下巴，与彩绫的扁鼻，大嘴相映生趣，两个人看到这里，俱都情不自禁的笑了。也就在这时，耳听得身后一人厉叱道，“好奸细！拿人！”

这人嘴里说着，二指捻动，由其手指里哧哧一连发出两粒亮银丸。

这双亮银丸一经出手，划出了两道刺目奇光，循着寇英杰与郭彩绫脑后直飞了过去，只是却为彩绫及时回身撩剑，呛啷劈落在地。

同时间，她与寇英杰二人已双双纵身而起，由高有十丈的大厅顶阁楼廊之上，向着地面上飘身而下。

这种轻身功夫，看起来端的是触目惊心，设非有凌虚提步的杰出轻功造诣，任何人也不敢这么施展。

然而，紧紧循着二人身后的这个人，显然也具有这种功力，就在寇英杰与郭彩绫二人身子双双落下的一刻，这个人紧跟着二人身后，居然也直坠了下来。

来人显然具有一流身手，身子一经落下来，嘴里怒叱道：“什么人，打！”

这一次他施展的是一式虎扑之势，身子向前一塌，双手同出，铮然一声脆响，自其手心里发出了一掌亮银丸。

看来眼前这一手打法，较之前一次确要高明得多了，暗器一经出手，汇集成一天银雨，显然是属于满天花雨的那种手法。

主人方面实实在在的是一流高手，敌人方面更是罕见的顶尖儿高手！

这一掌亮银丸按常理来说，无论如何，两人身上多少总要沾上一两个，哪里想到寇、郭二人是何等身手之人，岂会有此疏忽！就在这时，寇英杰一个回身，只见他两只肥大的衣袖往空中一举，一片铮琮声里，来人所发的一掌暗器，全数都被收入袍袖之内。

来人面相清奇，长眉细目，却蓄着一头短发，身着缀有金色标志的一袭长衣。只凭着他这身装束，已可判断出来人在此风雷堡内，必然有着极为尊崇身分。

当然，事实上，寇英杰与郭彩绫对他部不陌生，而且一眼就认出了他。

来人显然就是宇内二十四令中天地乾坤等四位堂主之中，身居地党的堂主——风雷手秦渔。

这个人郭彩绫前此不久还尝过他的厉害，深知其人武功精湛，是以乍见之下不禁吃了一惊，立时示意寇英杰道，“小心这个人。”

说话时，风雷手秦渔早已飞步而上，双手一左一右，由两个不同方向，直向着寇英杰两肋猛插了下来。

寇英杰早在楼阁上就认清了此人身分，对方目前高手如云，如果一举而上，自己与彩绫势将难操胜算，想必是铁海棠故示尊严，虽知有异，却不愿惊动贵客，是以才会有风雷手单身探敌之一着。

也许在主人方面，自认为出动了堂堂一位堂主，对付所来之人，还不是手到擒来。哪里想到，事情竟是大大的出乎意外，居然会碰上了最最扎手的两个敌人。

反过来，在寇英杰来说，风雷手秦渔的单独涉险，不啻正好合乎了他的心意。敌人如果大举来攻，他实在难操胜算，眼前仅仅对付风雷手秦渔一个人，他却是大大的游刃有余，而且眼前正是一个最佳出手清剪的机会。

须知宇内二十四令方面，算得上高手如云，尤其是四堂堂主，更称得上仅次于铁氏之下，最有声望的实力人物之一，如能即时予以剪除其一，无形中也就等于大大消弱了对方一份实力。

寇英杰一经兴起了这个念头，即决计不容这个秦渔逃开。

“姓秦的，”他冷冷说：“我认识你，来，咱们到这边来玩玩！”一面说，足下一连虚点了两下，已飞纵出三四丈之外，来到了一处较为偏僻地方。

风雷手秦渔乍见对方是个生脸，虽知他身手不弱，到底也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当下冷冷一笑：“相好的，来到了风雷堡，你还想走么？且看你家堂主拿你下来。”话声出口，猛然一个煞腰，快似脱弦之箭，飕的一声，已猛然欺向寇英杰身后。

也就在这一刹那间，人影一连闪了两闪，两条人影双双左右来到。

郭彩绫一眼即认出了来人正是方才指引自己的丁氏兄弟——

丁堂、丁浩。兄弟二人原本是负责此一地区的警卫工作，现在发现了奸细，无异是防守不力，一旦按帮规降罪下来，他二人是万万担当不起。

正因为有了这层顾虑，是以兄弟二人一经现身之后，立刻显得惊惶失措。

当下兄弟二人，不及向秦堂主打声招呼，即赶了过去，一左一右，同时纵身而到。

风雷手秦渔看着他兄弟来到，顿时显得十分震怒，“没用的东西，这里用你们不着，还不快去把那个女的给我擒下来！”他还特别叮嘱了一句道，“记住，我要活的！”

丁氏兄弟双双答应了一声，向着郭彩绫身边猛扑了过去。当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认出，眼前这个扁鼻巨口的黄发女人，正是先前那绝色佳人。

哥儿两个一肚子的别扭，一股脑全都发泄在郭彩绫所伪装的这个丑女身上。

兄弟二人一声叱喝之下，两口长剑，一左一右，同时向郭彩绫身上招呼了过去。

郭彩绫当然也不会含糊，一声不响的撤出长剑与他们二人战在一团。

现场无形中，可就分成了两个战局——寇英杰与风雷手秦渔是一边，郭彩绫与丁氏兄弟又是一边。

寇、郭二人既然决计歼敌，眼前谁也不会再手下留情，当时各人俱都施出了厉害杀手。

战局最算热炽的一面，自然是寇英杰与秦渔的这一边，目下已打得不可开交。

寇英杰所以诱其来到眼前这处较偏僻地方，正是怕惊动了外人，是以他身子一经到达目的地，足下立刻放慢了，为的是等待着风雷手秦渔由身后的

袭击。

果然秦渔手下绝不留情！嘴里发出一种阴森森的狞笑，用七步追魂的步法，猛然把身子向前欺近，就在他足下方一踏进的同时，一双跨虎篮，已双双由身后长衣下摆里撤了出来。

这对兵刃的特征，前文已有交待——那是一种设计极具精巧的兵刃，随着他的两只手微一振动，只听得铮铮两声脆响，两只跨虎篮的篮身，已经双双抖了开来。风雷手秦渔双篮在手，绝不少缓须臾，一声叱道：“小子，你纳命来吧！”足下猛的一个跨步，风雷手秦渔这对跨虎篮陡地抡了起来，施展双峰贯耳招式，猛力扑击了过来。

然而，高手对招，常常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妙。

风雷手秦渔的一双跨虎篮方自一递出，寇英杰身子忽然一个快速转回，他的一只手紧握剑柄，长剑显然尚没有完全撤出，只不过脱匣一半，然而风雷手秦渔却已领略到了由他剑上所溢出的那一股阴森森的剑气。是以，他不待这对跨虎篮真的打实在，随即陡地点动足尖，向后退出了三尺以外。一种很难以形容的惊讶陡地显示在他的脸上，风雷手秦渔的一腔傲气，似乎在这一刹那间打消了一个干净。

两个人，四只眼，似乎在一经接触的同时，彼此就紧紧的吸住了。

寇英杰的剑，仍然只撤出了一半，可是对于这位职掌宇内二十四令一堂之主的秦渔来说，却已足足构成了吓阻之势。

在他感觉里，对方那口出匣一半的长剑，已包罗了无限杀机，那股子冷森森的剑气，有如冬日寒风，由头上一直冷到了脚。

这种情形之下，象秦渔这等高人，绝不会傻到立刻抢前向对方出手，这也就足以证明秦渔其人的不同于一般。

前此，秦渔一时大意，在那位皇帝贵裔朱空翼手里吃了大亏，现在他心里更不禁提高了十二万分的警觉，对方寇英杰虽然尚未出剑，可是那一股脱匣而出的剑气，却已使他感觉到面前这个人显然又是一个可怕的大敌，其可怕程度，似乎并不在那个朱空翼之下，甚至于更能感觉出来，这个人与那个人（朱空翼）之间，在功力方面好象有一种说不出的关联，似乎是同一道上的。

一想到这里，风雷手秦渔由不住机伶伶打了一个寒噤，禁不住霍地向后面又退了一步。

“足下是什么人？”秦渔一面运用本身真气与对方剑气抗衡，一面冷冷的道：“宇内二十四令，江湖禁地，足下竟敢擅自闯进来，你的胆子不小！”

寇英杰先已由郭彩绫嘴里了解了此人，聆听之下不慌不忙的向右面绕出了两步，顿时风雷手秦渔就感觉出这一压力大增，由此更使他证明出对方这个貌相丑恶之人功力骇人，除了那种强烈的袭人剑气以外，对方身上更似练有一种混元罡气。

这种感觉，是很难说得清的，只有本身具有相当功力的人，才得体会出来。

寇英杰已确定出凭自己功力，对付眼前这位堂主，称得上游刃有余。

“小小一座城堡，一群乌合之众，竟敢边睡坐大，问鼎中原武林……”寇英杰冷森森的笑着：“某家倒想要见识一下，身领内四堂香主之一的秦堂主到底有些什么了不起的功夫！”话声一顿，寇英杰右手轻振，一声轻啸，一口精光四烁，足足有三尺四五的特长长剑已脱鞘而出。



风雷手秦渔顿时有如当头着了一层寒冰般的冰冷，那森森剑气，恰似一面无形而透明的罩子，把他由头至脚罩了个严丝合缝。

这时风雷手秦渔若是意在脱困，并非不能，只是他身为四堂堂主之一，身尊位高，此时此刻，休说不战而退，即使出声招讨帮手联手对敌，以他身分，亦是不屑为之。眼前情形，除了双方放手一搏之外，简直别无它路可走。

把此番情景，在肚子里略一衡量，秦渔只得把心一横，跨虎篮当胸一提：“那么，秦某候教了！”

寇英杰其实已有杀害对方之意，以对方身分之尊，剪除这样一个人，自然对铁海棠，甚至于整个宇内二十四令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损失。

他此番出道以来，原无意多造杀孽，他更了解到一个正直的所谓剑客，绝不轻易出手杀人，然而，对付宇内二十四令这样的一个大组织，有时候仅仅只凭着吓阻之力，那是绝对不够的。是以，他也就不得不选择适当的对手，狠心歼灭。

双方敌对之势，益形尖锐。风雷手秦渔向边侧挪开三步：“足下报个万儿吧！”

寇英杰冷笑一声，道：“无名小辈，不足一提。”

“嘿！足下太客气了。”秦渔道：“跟你打听个人，不知你可认识？”

“洗耳恭听！”

“朱空翼！”

寇英杰心里一动，微微点头道：“朱大侠海天奇人，久仰之至！”

“只怕不仅仅是久仰吧！”秦渔道：“我看你二人怕是一路上的吧！”

寇英杰点点头道：“阁下猜的倒也不无道理，朱皇兄确与在下是一条线上的。”

风雷手秦渔不由打了个哆嗦，心里却凉了一半，但是越是这样，表面上却越要说几句壮胆的话。“很好！”他凌声道：“既然如此，阁下当然知道你那位朱皇兄在风雷堡没有讨到什么好，他受伤不轻。刻下只怕，嘿嘿……”

这几句话一经出口，不禁使得寇英杰大大吃了一惊，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却也是他极欲想知道的。怔了一下，摇摇头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风雷手秦渔冷哼一声：“姓朱的倚赖一身武功，闯堡垒厅，与总令主过招，已然败在了总座掌下，伤势端的不轻，这件事你岂能不知！”

寇英杰心中吃惊，表面更见沉着：“铁海棠有多大本事，又岂能伤得了朱皇兄，信口雌黄——看剑！”话声出口，手中那口光华四溢的长剑，缓缓向外递出。

这种出剑的方法，看上去简直近乎于幼稚，看不出丝毫微妙所在。

然而风雷手秦渔却顿形紧张万分——由于对方出剑的缓慢，简直使他难以捉摸对方来剑的剑势，从而也难以事先加以防止。是以，就在这一刻，他面色大变。他心里有数，对方这等剑势，已入剑势中极高的境界，正所谓快慢由心，端视自己的反应如何而定，此时，正是最难应付的一刻，稍有不慎，就有当场丧生之危。

就风雷手秦渔一生所会过的高手奇士而论，能够具有如此剑术功力的人，似乎只有一个铁海棠，眼前这个丑汉子，显然就具有与总令主同等的功力。

这一惊，不禁使秦渔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里暗忖着不好，说不得足下向

前一跨步，一双跨虎篮陡地向上一提，用交插提篮手一式，去锁对方手上的那口剑。他虽然这么出手，却也知道自已这一手实难奏功。

果然一念未完，就只见眼前的这个丑陋汉子，身形一个疾转，快若旋风的已到了自己右侧方。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寇英杰身子一经转过的同时，手中剑光芒大盛，闪出了匹练也似的一道长虹，猛地改手直向着秦渔背后劈来。

一股极猛复尖锐的风力，陡地向着秦渔背后劈到。秦渔只觉得剑气凌厉，为自己生平所仅见，速度之快更不容自己抽招换势。这种情形，虽说是他早已提高警觉，兀自使得他有变生肘腋之感，张惶之中，左手跨虎篮倏地卷起来，横着向对方剑上撩去。

只是他实在难以迎架住寇英杰那么狠厉的剑势，耳听得呛啷一声脆响，迎着对方那口长剑落下的势子，自己手上的跨虎篮，顿时被斩劈成了两半。

饶是这样，风雷手秦渔仍然不能逃过眼前这一剑之劫，随着寇英杰落下的剑势，哧的一声，秦渔登时背上开了尺许长短的一道血槽，足有寸许来深，一时皮开肉裂，热血四溢。

风雷手秦渔早已吓了个魂飞魄散，足下一踉，直向前面倒了下去。

象他们这类高手，无论身处何境，都有一套应急之策，这时身子已经倒了下去，其实却蕴藏着一手败中取胜的厉害绝招。

当此要命绝顶的一刻，风雷手秦渔倒向地面的身子，猛可里一个快速的滚翻，把握住这一瞬滚动之势，右手跨虎篮，蓦地向外一递，哗啦一抖，这一手称得上绝透了。

原来他这跨虎篮上绝招甚多，这时经他内力贯注，运劲一抖之下，那围绕在篮身四周的七把短刃，顿时就象是跃波直起的梭子鱼似的，一片锐风中，纷纷向着寇英杰身上飞射过来。

风雷手秦渔情知对方这个人功力较诸自己高出实在太多，尤其眼前这一刻，当得上要命关头，是以在身负剑伤的情况之下，犹自拒死力拼，紧随着右手跨虎篮的暗器出势，左掌亦紧随着向外递出一掌——这一掌正是他成名数十年的风雷掌力。只可惜秦渔眼前身负剑伤，这一掌论形势不能发挥全力。虽说这样，他这一挥功力仍然可观。

耳听着一阵风雷声起自他手掌心里，形成一个不算太狭的角度，直向着寇英杰侧面击出。秦渔抖篮、出掌，两式杀着算得上一气呵成。

事实上这两手杀着一经递出之后，他已精尽力竭，再也没有余力施展出另外杀着了。

黑暗之中，他仿佛看见对方这个丑陋汉子，活象是一条滚动于惊涛骇浪中的巨鱼。使他惊讶的是，自己跨虎篮上所发出的那么许多口飞刀，竟然没有一口能够刺中对方身上。秦渔甚至于以为自己的眼睛是看错了，因为面前这个丑陋汉子所施展的身法，简直巧夺天地造化，说实在一点，给秦渔的感觉，那简直不是一个人，是一条鱼，一条类如巨鳗，或是巨大的鲤鱼。

因为对方有了这类形态的产生，是以那岔飞而出的七口薄刀，每一口都看似刺中对方身上，而事实上却是没有一口命中，纷纷都由对方身边滑了过去。

好象对方这个人身上具有一种无形的润滑剂似的，这些飞刀一经挨着，俱都滑脱飞开。非仅仅如此，秦渔所提聚真力的那一掌，其情况也是一般无二，甚至对方那丑汉子连衣角都不曾扬动一下，秦渔的风雷掌力已落了空。

风雷手秦渔一惊之下，三魂出窍，施出全身之力陡地一个滚动，滚出丈许以外。只见他还来不及站起身子，对方那口奇长而又其寒的长剑，已经指在了他的前心位置上。

秦渔顿时就愣住了！以秦渔之身手，竟然在对方这个丑少年手上，走了不过三招两式，就被对方制服了，其予秦渔内心的震惊，自是可想而知。

“你到底是……谁？”他脑子里实在想不出武林之中，会有这等杰出的一个少年！

“对了！”那个丑少年道：“现在我确是应该告诉你我是谁了。”一面说，他抬手揭开了脸上的人皮面具，现出了本来面目。然而对于秦渔来说，他这张本来面目仍然是陌生的：“你到底是谁？”

“你一定要知道？”

“不错！”秦渔肯定地点头：“快说。”

“好吧，你如果知道我的名字，只怕你这条命就活不成了！”微微一顿，寇英杰冷笑道：“否则，我只须废了你这身功夫，你可以仔细想想看！”

秦渔唱然一叹道：“如其那样，你还是杀了我的好！”“寇英杰。”话声一落，长剑轻抖，一股凌锐的剑气，直直刺透了秦渔的前心。

只有具有上乘剑术，身剑合一那等功力的人，才能凭借凝聚于剑身的气流，杀人于无形之间。

秦渔全身簌簌的颤抖了一下，身子缓缓的向后退了两步，这一刻，他脸上现出了一种极为痛苦的表情。终于他倒了下来。寇英杰慢慢的道：“你也许不认识我这个人，但是你应该不会忘记家师郭白云。”

秦渔岂能不知道寇英杰这个人！只是他绝对没有想到，寇英杰竟然会具有如此不可思议的一身武功，聆听之下，他脸上忽然象是涂了一层胶，被胶住了。

“好小子……”他树扎着道：“算你……有志气……这一次……你成功……成功了！”话声一辍，一口气接不上来，随即一命呜呼！

寇英杰心里未尝有一丝伤感，只是要想歼灭敌人的实力，这几个敌方的核心人物势必非杀不可！

在他与秦渔动手过招时，郭彩绫与丁氏兄弟正自厮杀的不可开交。

丁氏兄弟因为熟悉地形，又因惯于联手对敌，是以一时之间倒也看来余勇可贾！寇英杰重新戴好了面罩，身形蓦地纵起来，加入进战圈之内。

丁氏兄弟二人对付一个郭彩绫，已大感吃力，如何再能当受得了寇英杰的突然介入！是以，就在寇英杰突然袭入战圈以后，形势立刻大大的失去了均衡。

丁氏兄弟顿时步履蹒跚被逼出战圈以外，郭彩绫把握住这一刻良机，陡地一扬剑尖，用顺水推舟之势，穿剑直出，只一剑刺中在丁堂后背，总算她感念对方兄弟二人方才指点之情，是以手下无意间已留了情面，这一剑明明可以取丁堂性命，她却临时将递出的剑势向后挥了一下。

丁堂啊的叫了一声，足下打了一个踉跄，一交跌了出去。

在此同时，寇英杰的那口长剑也向着丁浩挥撩了出去，银芒一闪，匹练般的闪起了一道银光，丁浩尚还离着甚远，已吃剑芒扫中，直直的向后倒了下去。

寇英杰赶上一步，正待挥剑向对方再次劈下，却被郭彩绫横剑架住道：“算了，我们走吧！”说罢，娇躯轻拧，已向前纵出。

寇英杰自然亦无恋战之意，当下紧随其后向外遁出。

这个地方，原是风雷堡核心基地，即使是本堡弟子，如无特殊事由，亦不得擅行闯入。是以，在形态上来说，虽然发生了这么一场不大不小的拼杀战斗，却不曾造成惊动。当然，对于少数人来说，却是难免的。

寇郭二人身子方自扑出眼前这片花圃，陡然间正面窜出了一条人影。

这人双手各抡着一个流星锤，迎着寇郭二人的来势，手上的一双流星飞锤出手，忽悠悠朝着寇郭二人脸上飞来。

寇英杰身形向侧方一个快闪，郭彩绫却身子向下一矮，双双躲过了飞来的锤势。

于此同时，二人同时伸手，只一下已抓住了流星锤上的链子，那人如何当受得住二人同时出手之力，整个身子被扯得飞了起来，噗一声，一头扎在了地上，登时就昏死了过去。

寇英杰嘴里叱道：“快走！”身形掠处，已飘出了两丈开外。郭彩绫紧随着他身后向外纵出。眼前绕着大厅四周，虽然设有阵势，但是对于寇英杰来说，却是丝毫也构不成威胁，郭彩绫亦得力于先前丁氏兄弟的接引指点，这时走起来，甚为驾轻就熟。就这样，两个人很快的已遁出阵势之外。

蓦地身后疾风袭过，一人用着低沉的口音叱道：“哪里走，打！”

两股极为细微的尖锐风力，就在这人打字出口同时，双双袭向二人脑后。

寇英杰拧身现指，二指着力，只一捏，已拿住了这枚暗器。出乎意外的，竟是一根银质细细的长针。值此同时郭彩绫反身现剑，叮一声，已将那枚飞来的银针磕向半天之上。

就是这么一下耽误了时间，只听得当头疾风扫过，一条人影已由二人头顶上掠过。

显然，这人轻功极佳，这一手腾身飞跃的功力，更是功力卓然，一阵微风，带着这人长衣下摆，发出呼噜噜衣袂荡风之声，二人方自着目，这人已立在眼前。

可是，这人却是万万没有想到寇英杰的功力竟是如此可观，是以就在他身子方自一落之下的当儿，蓦地踉跄着一连向后退了两三步，才得拿桩站稳。

来人长衣飘飘，貌相儒雅，双目神光炯炯——正是身领宇内二十四令四堂堂堂主的潇湘侠隐欧阳不平。

大厅里贵客在座，弦歌不辍，而主座方面似乎已经发觉到情况不妙，才得一连出动了两位堂主潇湘侠隐欧阳不平，在四位堂主之间算得上是精明干练之人，一身武功更是深不可测，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一经现身，立刻就发觉对手的不可侵犯：“什么人，大胆！”嘴里叱着，右手的描金招扇刷的一声打了开来，却用张开的扇沿，直向寇英杰咽喉上划了过去。

这一手开扇断喉的功力，在欧阳不平来说，施展得最称拿手，其功力妙处，在于扇面霍然敞开之一瞬，尖锐的内<sup>无</sup>聚力道，却附于扇面边沿，其锋刃锐利，较之刀刃有过之而无不及。

欧阳不平的这一手开扇断喉功力，昔日不知折伤过多少武林劲敌高手，其实自从他投效宇内二十四令以来，平素能够由他亲自应敌的场面根本就不多，苟或亲自出手，也无不所向披靡，想不到就在这短短的几天之内，竟是先后遇见了两个生平罕见的劲敌。

他这里描金扇方经递出，却已为寇英杰形若猛钳的两根手指紧紧拿住了扇锋，一股强烈的内<sup>无</sup>震撼之力，透过骨扇直向欧阳不平猛袭了过来。

以欧阳不平数十年潜习的内功而言，当此对方功力透过的一瞬，竟然感觉到难以抵挡得住，这一震之威，竟然使得他五内频翻，其热如焚。

欧阳不平前此与朱空翼交手，也曾尝受过这种滋味，这时一经感应，立刻发觉到不妙，当下左掌用顺水推舟之势向外一封，右手施展出全力向后一收，点足迟身，总算如愿以偿，将一柄描金招扇硬硬的抽了出来，尽管如此，那阵子其热如焚的劲儿，兀自在他心里面盘旋急荡，久久不能自己。欧阳不平那张清癯的脸上，更是禁不住泛起了一阵子红潮，一颗心由不住噗突突跳个不停。

寇英杰在对方摺扇方经递出的一刻，已经感觉到来人功力非同小可，待到对方由自己手里夺出了那柄摺扇，更不禁有些出乎意外的惊讶。不用问，他就能立刻猜知对方必是宇内二十四令的核心人物。

凡是宇内二十四令的核心人物，他手下就绝不留情。

当下冷笑一声，足下倏地向前踏进一步，右手已握住了长剑的把柄。一股冷森森的剑气，蓦地袭向欧阳不平身上，欧阳不平方自暗吃一惊，寇英杰的长剑已出鞘挥出。

象是银河般的，泛出了一道白光，这一剑配合着寇英杰前进的脚步，出剑的姿态，堪称妙绝无伦，欧阳不平方自觉出剑光耀目，却连仓促退身都来不及，已吃对方剑锋由左侧方落下来，劈中在左肩胛上。

这一剑由于寇英杰出手姿态绝妙，加以剑光耀目难开，给人的感觉，简直不辨来路，在一片剑光耀目之中，寇英杰的剑已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血痕，欧阳不平鼻子里哼了一声，慌不迭的向侧方一个快滚，等到他身子方自站定时，一片怒血，已由他伤处狂喷了出来。寇英杰是以真气灌注剑身之上，即所谓“剑以气使”，等到欧阳不平发觉到中剑负伤时，其实他同时也已受了严重的内伤。

紧接着这一阵子怒血喷溅之后，他只觉得左半边身子一阵发麻，顺着剑痕之内的一溜子穴道，完全已被寇英杰剑上真气锁住。

潇湘侠隐欧阳不平这个罪可是受大了，一阵子气血上涌，登时双目上翻，一交摔倒地上。寇英杰用以出手对付潇湘侠隐欧阳不平的这一剑，实在称得上高明之至，只一剑已决定了对方的命运。

二人虽说是各有一身杰出武技，只是此刻身入虎穴，对方阵营里高手如云，能人辈出，尤其是方才在大厅里被邀请的几个特殊人物，更是武功高不可测，今日此时，寇英杰实在不想仓促应敌，必欲作好了万全准备才得再谋后动。二人身法绝快，出手过招更称得上干净利落，然而饶是如此，亦难免惊动一些人。

寇英杰剑伤潇湘侠隐欧阳不平的同时，郭彩绫也施展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连击溃了敌方两名红衣卫士。

眼前蓦地直射来一道孔明灯光，一人大声叫着“拿奸细！”话声出口，这人身子一连向前快速的窜起，起落之间已来到了郭彩绫面前。

来人赤红脸膛，一副五短身材，正是身领陆战令令主的铁笔夏侯三。

陆战令即是负责整个风雷堡陆上安全的一个组织，有精于剑术的红衣武士二百，换言之，风雷堡的一切陆上安全措施，全部归他负责。

这时他得讯赶来，率领着十名红衣卫士，不偏不倚的恰好与寇英杰、郭彩绫二人迎了个正着。铁笔夏侯三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对方二人是何等角色，只以为适逢其会，活该自己立功，当下怒叱一声，手上一对铁笔当的就空一

击，率先已扑到了郭彩绫正面。

“好个女贼！”嘴里喝叱着，一双铁笔直向着郭彩绫双肩上就扎。他的一双铁笔才递出一半，已吃郭彩绫掌中剑叮当两声拨开一旁。

郭彩绫新近得窥上乘剑道，乐得拿他来试试剑锋，嘴里娇叱一声，掌中剑秋水长虹，霍地向外一扬，剑光闪处，只听得铁笔夏侯三一声低吟，足下蓦地打了一个踉跄，一股鲜血直由他左肩上溢了出来，左手所持有的那只判官笔，不由自主坠落地面。只一招，已使得夏侯三屈居下风，郭彩绫的强者之风，实在已展露无遗。

铁笔夏侯三这才忽然觉出来眼前这个丑女，敢情大大的不是好兆头。

眼前情势，疾若奔雷，夏侯三哪里还敢少缓须臾，只是此时此刻，若论退身，显然已是不及，且更不智，情势逼迫之下。不得不使夏侯三采取主动攻势。

尽管他左肩受伤，但是他的行动依然灵活，身躯向左一个快闪，滴溜溜一个疾转，已到了郭彩绫左侧，掌中判官笔分心就扎，其快绝顶，间不容发。

然而，郭彩绫似乎早已防到了他会有此一手，她初试越女剑法新招，称得上诧异绝伦，夏侯三出笔之初，尚不见丝毫异态，然而就在这只铁笔笔尖，眼看着堪堪已接触到郭彩绫前胸的一刹那，陡然间，即见得这位姑娘右手扬了一扬，一蓬银光，配合着她翻自腕底的长剑去势，直向腕底涌起。

夏侯三急速的点足退后，哪里还来得及！登时，他只觉得喉头凉得一凉，已吃郭彩绫锋利的剑锋，由他咽喉处扫过，象是摔破了一个瓷瓶那般波的一声脆响。

郭彩绫称得上剑走轻灵，拉剑退身，飘若清风，旋转间，已抽身丈许以外。

夏侯三却在她退身的一刹那间，发出了一声闷吼，整个身躯笔直的倒了下来，一股血箭，直由他咽喉破处直射而出，不过在地上打了个滚儿，登时一命呜呼！

目睹的寇英杰，看到这里，也禁不住脱口叫了一声：“好剑法！”紧接着他身躯前倾，道：“快走！”

快走二字方自出口，一排灯光，直向着二人面前逼射过来，两名红衣剑手左右同时闯过来。然而，还不容他们接近到身边，寇英杰却先已迎了上去，象是一尾兴波跃起的大鱼，那种身法简直怪异极了。那口握在他手里的长剑更是怪异，迎着那一排孔明灯光，只觉得剑上光华耀目难开，象是闪电般的闪了一闪，两名红衣杀手由不住一左一右，同时倒了下去。这一剑极称凌厉，两名红衣杀手简直连对方这个人是何等模样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已双双毙命当场。

由于这两个人迅速的死亡大出意外，一时使得另外三名后继者突然为之怔在了当场！这三个人，手里虽然各执着兵刃，却没有勇气上前送死，是以寇英杰二人轻易的由他们身边滑了过去，却破例的未对三人施以杀手。

眼看着二人快速的起落身子，有如星丸跳掷，刹那间已消逝数十丈以外，掩身于一片稀疏的松林之内，整个风雷堡似乎俱都为之震惊了，胡哨声此起彼落响成了一片，灯光火炬，更由四面八方，不同的角落里亮起。人人嚷着，叫着，似乎俱都知道风雷堡里面有了奸细，然而却不曾有人明确的知道奸细在哪里！

松林内积满了腐朽的枯朽针叶，脚步踩踏上去，便产生一脚深一脚浅的

感觉。

寇英杰与郭彩绫各自展开身法，施展上乘轻功，穿林而过，他们依稀的还记得来时路程，是以按照来路疾行。

对寇英杰郭彩绫二人来说，恨不能多杀几个敌方的人才算过瘾，可是由于事出仓促，却也不能不顾虑到敌方那几个可怕的超级强人。

寇英杰深谋远虑，虽然自信实力已趋成熟，却不愿予敌人丝毫可乘之机，而去打一场没有全胜把握的仗。松林之内也并非就是十足的安全，蓦地，一道孔明灯光，迎面直射过来——灯光发自一棵高有数丈的巨松树梢。

紧接着灯光投射之处，一条人影由高而下，直向着为首寇英杰猛扑过来。

寇英杰自不会把对方看在眼里，他身子向左霍地一拧，迎着由高而下的来人，猝然劈出一掌，这一掌力聚掌心功力极是可观。

那人也同先前两名红衣杀手一般模样，简直连对方什么长象都没有看清，已为发自寇英杰手掌上巨大沉实的掌力击得就空倒折了一个斤头，足足摔出去丈许以外，顿时命丧黄泉。

蓦地身后响起了一阵啪啪鼓翅之声，走在稍后的郭彩绫尚还来不及回头观看，即听得一声凄厉的鸦鸣之声，一只硕大罕见的乌鸦，已由身后高处极其快速猛烈的俯冲过来。郭彩绫一闻其鸣叫之声，立刻就想到了方才聚义厅的那只怪鸦——落在那个出身百粤狸族怪异妇人扈九幽庸上的那只乌鸦。

这个念头方一兴起，那只硕大乌鸦，已风驰电掣般的来到了郭彩绫头顶之上。

郭彩绫由于先前已识得这只怪鸦的厉害，一闻其声，立刻就留了十分仔细，当感觉到头上疾风袭顶时，立刻向前猛一俯身，饶是如此，对于头顶那只怪鸦来说，仍嫌慢了一些。这只大乌鸦果然已通灵性，似乎经过主人细心的调教豢养，居然竟具有攻敌的妙着。郭彩绫饶是防患于先，仍为它一只抡扫的巨翅前梢，扫着了肩上。不要小看了它这一扫之力，郭彩绫顿时只感觉得肩上一阵奇痛，火辣辣的就象是着了一鞭梢。

至此，那只巨大乌鸦，才在又一声凄厉尖锐的鸣叫声中掠空直起。

郭彩绫一时大意，几乎在这只扁毛畜生爪啄之下吃了大亏，心惊之余，便不禁把这只大鸦恨之入骨。

寇英杰自一闻身后鸦鸣声起，便感觉到情形有异，对当前这只乌鸦十分留意。

这只巨鸦想是由于主人的娇宠，更兼以自负过甚，以昔日情形而论，只要一经主人放出对敌，几乎无往不利，它爪利喙锐，一双铁翅更具有十分威力，万万也没有想到对付眼前二人，一上来竟然未能奏功。是以一击不成，乃触发其火暴凶性，耳听得它在空中发出一声尖鸣，陡地一个轮翻，再次的把身子掉转了过来，第二次高空俯冲，却向着迎面的寇英杰脸上猛袭了过来。

郭彩绫有了前车之鉴，生怕寇英杰吃亏上当，见状急忙道：“小心！”

殊不知寇英杰早已留了仔细，眼看着这只巨鸦一如前状的向着自己俯冲过来，当下却是直立不动，俟到这只乌鸦喙爪齐施，几几乎已经临到脸上的一刹那，寇英杰这才急起右腕，用翻天掌式，一掌直向着那只巨鸦身上击去。

他出掌急速，加以掌风强烈，那只巨鸦立刻就觉出了不妙，尖叫一声，蓦地身躯掠起，却效前状地挥动铁翅，呼一声改向寇英杰的头上扇去。

寇英杰冷笑道：“扁毛畜生！”指尖突地向上一扬，发出了劈空掌力。

这一掌力道较诸先前那一掌力道更为可观，掌发时五指箕开，显然波及

了丈许内外的空间，那只巨鸦一翅落空之下，身躯狂，却是不及逃出寇英杰辽阔的掌力范围。波的一声击了个正着，虽然在黑暗之中，亦能清楚的瞧见这只扁毛畜生炸开来的一天羽毛——眼看着它身子歪斜的向侧面飞出去，只是不及数丈，随即直向着地面坠落下来。

猛可里，一条人影捷如夜鸟穿林般，蓦地射落眼前，随着这人所发出极其刺耳的一声尖啸，二人方自看出了来人一个轮廓，不禁猝吃一惊，来人——扈九幽，就在她双足方自落地的一刹那间，陡地右掌一扬，发出了一掌银星，一阵子劈啪声中，纷纷向着二人全身打来。

寇英杰就在对方这个狰狞妇人掌发暗器的同时，也自抖手打出了一掌金钱。扈九幽的一掌亮银丸正好碰上了寇英杰的一掌金钱镖，耳听得一阵子铮铮脆响之声，空中激起了一天火星，随即象洒了一天豆子也似，劈劈啪啪落坠于地面。由于金钱数目远较亮银丸为多，故此那为数可观的一掌亮银丸，竟无一枚落空，纷纷为金钱所击落，反之，那剩下的几枚金钱，却在一阵尖啸声中，向扈九幽身上疾飞过去。

扈九幽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最称得意的暗器打法，竟然在对方的回转之下落了空，当时怪啸一声，只见她双袖向外一抖，紧接着一个快转之势，已将迎向自己的数枚金钱镖，纷纷挥落在地。

她不奔敌人，竟然先行扑向一侧，俯身由地面上拿起一物，二人忽然发觉到敢情就是原先怪啸袭人的那只大乌鸦，显然是由于受伤过重，回生乏术，被她拿起时发出了两三声低鸣，随即命丧黄泉。

扈九幽目睹及此，全身由不住剧烈的一阵子颤抖，那张苍白瘦削的脸上，刻划出难以想象的无比痛苦，在一阵极度的痛苦之后，她那一对凶光四射的三角眼，这才注视着寇英杰二人。

停了一刻，她才点了一下头：“是你们谁……下的毒手？”

寇英杰自从在聚义厅第一眼看见这个妇人，即知道她不是好相与，果然由刚才她出手所显示的身法证实，这个妇人必然负有罕世的身手。

这类大敌，最宜个别对付，凑巧此刻四下无人，对方既然自行送上，说不得相机行事，就此将她除去，也省得日后麻烦，这么一想，顿时杀机猝起。

目睹着正面的扈九幽，他冷笑一声道：“你来的正好，原来这只乌鸦是你所豢养的，纵鸟伤人，你这个贼婆娘其心可诛！”

话声才歇，但只见面前人影一闪，那个叫扈九幽的瘦削妇人已面临眼前。

一阵子透骨奇寒，直向着寇英杰身上袭来，这妇人双手猝开，夜叉探侮般的，向着寇英杰两肩上力抓下来。寇英杰身形向下一矮，扈九幽两只瘦手已抓了个空，他身子往左一偏，突地跃身而起。就在他跃起的当时，掌中长剑已经挥出，一道银虹，其亮如电，匹练般的脱鞘而出。剑出如电尚在其次，最称奇妙的是那剑招走势特别，简直令人防不胜防，望之生寒。

妇人扈九幽固然情知面前男女二人绝非是好兆头，但是却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竟是这般强大。

剑光闪处，扈九幽猝然发出了一声惊叫，身子霍地打了个闪，疾若风车般地向外旋身而出，只一闪已掠出了两丈以外。饶是这样，她依然吃了些亏，一条右腕为寇英杰剑上锋芒划过，留下了三寸长短一道血口子，只疼得她牙关紧咬，猝然打了个踉跄。

寇英杰剑势一经展出，身子绝不少缓须臾，几乎不允许扈九幽喘上一口气，已再次的猛袭过去，这一次势子较诸先前更为快捷。



扈九幽陡地发出了一声怪啸，全身向后面一个倒仰，倒跃出八尺以外。就在她身子倒跃而出的一刹那，右手抖处，哧噜噜打出了一串绳索也似的物件。

似乎在这串绳索的顶端，系绑着一件什么玩意儿，总而言之，这物件与寇英杰掌中长剑甫一交接时，发出了当的一声脆响，寇英杰掌中的长剑，吃这东西一击之下，竟然高高扬起来，空中发出了一串震耳欲聋的嗡嗡之声。扈九幽竟然利用这瞬间的小小空隙，抽身而退，再次闪身逃开。

这一手倒是出乎寇英杰意料之外，尤其掌中长剑吃对方一荡之下，其力至猛，寇英杰如非气聚剑身，或是换了另一个人，这口剑万万是把持不住。尽管如此，犹自觉得掌心其热如焚，五指酸疼不已，这才知道原来这个贼婆娘身上还真有功夫，大是不可轻视。

同样的，扈九幽亦大大的吃了一惊。原来她发自手上的那串绳索，有个名堂，被称为“红线金爪”，飞索长有一丈七八，通体坚韧，取自兽筋秘治而成，非但不畏刀剑，更具有十分弹性，而最称厉害的，却是绑系在那飞索两端的一双如意金爪，所谓金爪，乃是一双可以如意伸缩的爪子，可屈可伸，既可用以如意抓物，更可待其收束之后当作流星锤来使展，端的是一件极为厉害的兵刃！

扈九幽挥手一荡对方长剑，认为对方势将把持不住，剑要脱手飞出，哪里想到了事实却大非如此，对方长剑固然高高荡起，却并不曾脱手，反倒是自己手中金爪却流星奔月般的斜飞而起，差一点脱手飞出。

紧随着这一震之后，扈九幽、寇英杰倏地向两下里分了开来。

扈九幽双手分持二爪，鼻子里连声厉哼，整个身子不停的前后摇动不已，寇英杰却定身如石，直立如松，全身上下动也不曾摇动一下。那口长剑平胸而持，其上光采灿烂，较诸先前更似明亮了许多。

森森杀气，有如凌晨之雾，迅速的向四周展着，加以二人身上所溢出的无形力道，迫使得地面上那一层枯叶，在一阵快速移动之后，纷纷打起转来。

“丑小子！”扈九幽阴森的脸上绽出了一抹冷笑：“你叫什么名字？好俊一身功夫！”

寇英杰道：“你无须多问，眼前这一招，也就是你我一分生死存亡之时，你小心了！”

扈九幽脸上一紧，霍地后退一步，道：“你休想！”一面说时，她已将手上的一双金爪徐徐抡起。渐渐的越转越快，越抡越急，只听得一片呼呼之声，那两只灿烂金爪，汇集成一团银光，刹那间形成了一笼光罩，将她身子全身上下完全罩住。

寇英杰仍然是固若磐石般的站立在当地，一点也不移动，他的精力似乎都贯注在一双眸子上，只是聚精会神的向前面注视着。

这是一种看不出任何异状的表情，偏偏却似有无上的威力。尽管扈九幽手上的一双金爪舞动的风雨不透，但是在寇英杰的目神注视之下，她却不敢有丝毫进犯之意。

眼看青一双金爪越转越快，越转越急，那急转回旋的金爪，发出尖锐的哨音，越来越形凌厉，是以困扰一个人的心志安宁，似乎你的眼睛也不得不随着那转动如电的金爪而有所移动。

果真这样，你可就着了她的道儿。

所幸寇英杰仍然是镇定如常，甚至于他的那双眸子连眨动一下都不曾，

镇定的目伸所显示的，只是无比的坚毅自信。扈九幽忽然发出了一声怪叫，整个身子陡然间快速的由身后转过，他却并不回头看上一眼。

陡然间，扈九幽蓦地定下了身子——一切的凌厉，就在这一刹那间突地静止了下来，然而，这却并不是好兆头。

紧张的气氛，就连一旁静立的郭彩绫也有所感触，她几乎已足以认定二人即将在这一刹那间有所接触。果然她没有猜错。

就在她方自一兴此念的同时，寇英杰直立的身子，已猛然向里面快切了进去，扈九幽的一双红线金爪更把握住此一刘良机，陡然间汇集成两点金星，直向着寇英杰前心猛力贯了过来。

两个人的动作，就象是事先商量好似的，几乎是同时出手。

扈九幽不愧是罕世的高手，为了顾虑到寇英杰有机可乘，她所掷出的一双金爪上下左右，几乎同时兼顾，使对方万难有切入之机。

然而她错了！自然，她决计不可能想到寇英杰所得那卷金鲤行波图其上鱼龙百变身法之奥秘，眼看着两点金星，一上一下同时打到，其间左右距离，不足半尺，然而寇英杰却在看似任何人都无能办到的情况之下，把身躯切了进去。

这一刹那，他已不象是一个人，却似变成了一条大鱼——一条大鲤鱼。

难以想象的，就在那不足半尺细窄的宽度里，寇英杰竟然把身子硬切了进去，也就在这个时间里，掌中长剑劈中了扈九幽的面门。

这一剑无疑极其猛厉！一片血光扬起，代之而起的是扈九幽凄厉的一声惨叫，随后直挺挺的向后倒了下去，持在手里的一双红线金爪足足飞出去好几丈远近，深深的钉在树干上。

寇英杰缓缓的收起了长剑，看了一眼显然由于过分惊吓而微微发呆的郭彩绫，脸上情不自禁的带出了一抹苦笑。郭彩绫长长的吁了一口气，缓缓点头道：“今天我总算见识了，原来外面所传说的竟是真的。”

“什么传说？”

“关于那卷金鲤行波图……”

“不错，”寇英杰点点头：“是真的。”一面说，他抬手揭下了脸上的面罩，随手抛置地上。

郭彩绫怔了一下道，“咦，你……”

“揭下你的面罩吧！”寇英杰冷冷的道：“铁海棠已经等着我们了！”

彩绫微微一惊，快速的把脸上的面罩拉下来：“铁海棠？你说现在？”

“大概不会错……”寇英杰冷冷一笑：“也好，该见面的人，总归是要见面的，早晚都是一样。”

彩绫下意识的左右看了一眼：“真的……只是你怎么知道？”寇英杰道：“我只是这么猜想。你可感觉到有什么不对么？”彩绫左右看了一眼，疑惑的摇摇头。

“你难道没有感觉出来，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静得出奇。”彩绫仔细的聆听了一下，果然正是如此，非不再听见先前尖锐的哨音，竟然连一点人声都没有。果然有些奇怪！情不自禁的，她随即感觉出一些不妙，由不住向着寇英杰走近了几步。

寇英杰仰首青了一下天色，透过稀疏的树梢，看见了当空那一弯明月，这一刻，他脸上显现出一片阴森，目光里更不禁杀机频现。

郭彩绫看着他，呐呐地道：“你……怎么了？”

寇英杰目光里忽然显现出无比的关怀之情：“彩绫……你愿意今夜与他们就此作个了结么？”

彩绫紧紧的咬了一下牙，点点头：“今夜就今夜吧！怎么，你莫非认为有什么不妥？”

寇英杰摇摇头，轻叹一声：“我只是有点担心你！彩绫……你有这个自信么？”

郭彩绫微现茫然，苦笑了一下：“你现在问我这些，不嫌太晚了一些？”

“还不晚！”寇英杰道：“如果我们现在脱围，相信他们还阻拦不住！”

彩绫冷笑一声，摇摇头，道：“不，我是郭白云的女儿，你是他的衣钵传人，我们不能逃！”

“那么师妹你的意思是决心一战了？”

郭彩绫轻叹一声，说道：“我知道你的顾虑，眼前敌人势力很大……这一战，胜负很难预料……”忽然她紧紧的握住了他的一只手。“可是我们已无选择的余地……”她苦笑了一下：“要死也叫我们死在一块！”

寇英杰神色微现黯然，冷冷一笑：“事情还很难说，死的不见得就是我们。”

话声方顿，蓦地空中传来一声冷笑，一个人用着冰冷的语气道：“我一猜就是你们两个，果然不错。寇英杰，这才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们这两个小辈是插翅难飞了！”

二人聆听之下，顿时发觉出说话的这个人正是铁海棠本人，俱都吃了一惊。

显然对方身站林外，而以内罡传音，将音波向林中散出，只此功力，已足可傲视武林。

寇英杰正待回声相报，却听得另一个人用着极为浓重的鼻音说道：“姓寇的，你竟然敢下毒手……好，好……老夫这就等着你的！”

这人语音浊沉，听来十分陌生，可是却不难猜出他正是那位来自海外的黑道怪杰——黑衫客边震。

如果适才被寇英杰劈死剑下的扈九幽，果真与他是夫妻关系，那么他的悲痛情景也就不难想象了。

就在那二人话声方自一顿的当口，透过正面树丛里，蓦地射过来一排耀目奇光。

寇英杰与郭彩绫由于在暗中置身甚久，双目已习惯于黑暗，这时陡的被强光迎面一照，顿时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冒，有点不辨东西。

寇英杰霍地后退一步，精力内注，提聚于一双瞳子，登时无惧正面强光，郭彩绫功力火候略嫌不足，被对方灯光一照，一时难以适应，忙即闪身于寇英杰身后。

寇英杰传音嘱咐道：“你用不着担心，一切听我关照行事，我们这就出去。”当下朗笑一声，将真力贯注于语音之内，向外传出道：“铁海棠用不着来这一套，寇英杰既然敢来你这风雷堡，自然也就不把你这点阵势看在眼里，别看眼前你们人多，到头来鹿死谁手，还是未知之数，我们这就见面一分胜负吧！”说完即以传音入秘口音通知身后的彩绫道：“等一会见面之后，师妹不要急于出手，先看清了他们的阵势再谋后定。”

彩绫回音道：“我知道，你别老把我当成小孩子。”

寇英杰想到了她的倔强任性，暂时也就不再开口，心里却不住暗自为她

担心。

他二人踏出丛林，果然林外早已布好了阵势。

在一片宽阔深广的草坪上，微呈弧度的排列一排坐椅，总令主铁海棠，天马行空晏三多、黑羽岳琪、总提调龙虎拐呼延雷等宇内二十四令主要角色都在座。更显眼的却是来自别处的几位贵宾——黑衫客边震，他兄弟边威，以及来自苗疆的异人青毛兽厉铁衫与他手下的两名弟子怒江双童江天左、江天右。

除此之外，宇内二十四令的其他次要角色，包括四位副堂主，各令令主以及所属各有关职司黑压压一大片，少说也有数百名之多，这些人无不明人执杖，气势汹汹的站立在前排坐椅之后。

兵刃的闪烁银光，给强烈的灯光映衬之下，幻变出一天剑气，显示着的腾腾杀气，更使人触目惊心。

这些人，甚至包括来自苗疆的厉铁衫与来自海南的边氏兄弟在内，每一个人的眸子里，无不交织着深沉的仇意。所谓千目所视，无疾而终，这种无形的精神战力，常常能使敌人不战而溃，当然这些却显然不能在眼前男女二人身上发生作用。

数千盏强烈的孔明灯光，由正面直射过来，将寇、郭二人显示的极为突出。

然而这种阵仗对于寇英杰二人来说，并不能丝毫为他二人带来畏惧与震慑，反而更似增长他二人的复仇意志。在铁海棠扬起的手势里，正面的一排直射明灯，蓦地熄灭，只是现场在四面八方灯光映衬之下，依然是光华灿然，并不见丝毫逊色。

寇英杰与郭彩绫在距离对方三丈左右的地方，蓦地定下了脚步。

铁海棠眼里显示着无比的冷漠：“寇英杰，果然是你。你的胆子不小！”

寇英杰冷笑道：“进出你这风雷堡，还须要多大的胆子！”“哼哼！想不到你竟然敢在本座面前如此放肆！”铁海棠缓缓的道：“你应该记得三年以前，你这小辈曾是本座掌底游魂，那时我要想杀你，称得上易如反掌，这件事料必你不会忘记的！”

“我当然不会忘记！”

“既然如此，为何恩将仇报？”

寇英杰陡地发出了一声狂笑：“恩将仇报？什么恩？铁海棠，莫非你以为昔年未曾杀我，就算有恩于我了？”

宇内二十四令这一面的人，听他口口声声直呼总令主其名，既惊又怒。坐在铁海棠右面偏后侧的龙虎双拐呼延雷陡地站起道，“大胆小辈，竟敢直呼总座名讳！”

“呼延雷！”铁海棠不待他说完，便怒声道：“你坐下，这件事你不要过问。”

龙虎双拐呼延雷愕了一愕，发觉到铁氏面色不善，他知道铁氏昔日情形，哪里还敢再与争辩，当下躬身抱拳道：“卑职遵命！”随即就原位坐了下来。

铁海棠那张脸虽无明显怒容，但凡是与他共事久处之人，俱能看出他隐忍在心里的怒火，越是不现表情，越是掩忍于极怒之中。

虽然如此，却并不能丝毫影响到他的理智。难为他在这种场合里，还能显现出一丝微笑：“寇英杰，我对你目前的一切是清楚的……你能够在举手之间，连毙我手下之精锐多名，甚至连二位堂主与边夫人都未能幸免，可见

你功力之精湛！不用说，你当得上是本座劲敌！”微微停了一下，他呐呐的道：“只是，我不妨警告你，这三年来本座的功力，也大有进展，你如果自信过甚，只怕到时难免吃亏！”

寇英杰抱剑道：“多谢开导！铁海棠，在下这三年来，无日不在想着为先师复仇，每思及此，即有十倍之坚毅，乃得在短短时日之内，学成绝功……在下梦想与阁下交手久矣，今夕何夕，竟有得偿夙愿之机，废话少说，在这里候教了！”退后一步，抱剑而候。

铁海棠冷森森一笑：“本座既然现身而候，自然不会让你失望。”说到这里，目光向着寇英杰身边的郭彩绫看了一眼，微微颌首道：“郭姑娘久违了。一向可好！”

彩绫秀眉一剔，强忍着心里的怒火，道：“不敢，铁前辈，自从你以卑鄙手法，暗算先父之后，郭铁二姓之间所剩下的只有仇恨，侄女斗胆，今夜向你老人家索命来了！”

铁海棠脸上一阵发白，嘻嘻一笑：“小小女孩儿家，说话也这么托大猖狂！你太放肆了！”

彩绫冷笑道：“今夜侄女来，不是与你论交来的，就请前辈不必客气，郭彩绫如不能为先父复仇，甘愿横死在你的剑下……哼哼……铁前辈，你就拔剑吧！”一面说时，她的一只纤纤玉手，已紧握在了剑把上，足下更不自禁的向前逼进一步。

“啊——不！”铁海棠摇头微笑道：“我岂能与你一个姑娘人家动手！彩绫，我看你稍安勿急，这一切还是由你师兄代劳吧！”

彩绫蛾眉一挑，正要反唇相向，寇英杰却抢先道：“他说的不错，师妹且请退后，容我向他讨教！”

彩绫怨怨的盯了铁海棠一眼，忍气后退不言。

寇英杰冷哼了一声道：“在下近闻铁前辈已习透火海真经中的炼炁之术，寇英杰斗胆要向尊驾你讨教，死而无憾！”话声一落，右掌已握向长剑之柄。一股冷森森的寒气，顿时直向铁海棠身前袭近。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以铁海棠之阅历，造诣，自然在与对方这蓬剑炁乍一交接之初，就能感觉到对方之精湛剑术，似乎已达到了身剑合一境界，这一突然的警觉，不禁使得他大大吃了一惊。然而这番惊措，在他外表却是万万难以看出。

“哼！”铁海棠冷漠的的笑了笑道：“你果然功力精湛，大非当年吴下阿蒙，年轻人行事到底浮躁，寇英杰，你既习上乘剑术，当知‘心平致剑，攻无不胜’之说，以你造诣，似乎不应犯这个错误！”

寇英杰冷冷一晒：“铁前辈你说的不错，如非这样，只怕与你相见之初，早已怒剑相加了。”

“哼哼哼……”这一串冷笑，全系发自鼻音。铁海棠那一张白脸，隐隐显现出一片铁青之色。“小子无礼！”铁海棠那张脸有如木塑也似的呆板：“寇英杰——你且看来！”他手臂平起，指向左侧客座道：“我这里有几位贵宾，在你来说亦可算得上是师执前辈，本座先为你们彼此引见一下，你我之事随后再说不迟。”

铁海棠身形半转，首先照面于来自海南的边氏兄弟，黑衫客边震与他兄弟边威。边氏二老目光正自怒视着他，边震固不待言，边威却也狰狞可怖，

睁着两只锋芒毕露眸子，那副样子简直恨不能一口把寇英杰生吞下去。

想到了昔日在白马山庄那夜与他交手之事，寇英杰脸上微微带起了一丝冷笑：“边二先生，久违了！”

边威脸上一阵子发紫，桀桀笑了两声，抱拳道：“足下好记性，尚还不曾把我这个野老人忘记……那一夜承少侠你掌下留情，边老二一直铭记在心，不敢稍忘，想不到在此风雷堡咱们又见面了。”

寇英杰黯然点头道：“好说。”目光徐转，移向黑衫客边震，起手抱剑道：“这一位，想必就是名满天南的一代武林怪杰黑衫客边震，边老前辈了，失敬之至！”

“好说，好说！”掀唇露齿，两排发黑的牙齿紧紧的咬着，其音嘶哑，听在耳朵里，说不出的一股子别扭劲儿。“寇小子，我们虽没见过，但是边老二却说过你，老夫很知道你的一切，尤其是今夜，我那个丑老婆子不自量力，丧生在你的手上，更叫我老头子想到了英雄出少年这句话，”微微一顿，这个老头子深深的向嘴里吸进一口气，挑动着那一双杀气腾腾的眉毛，接下去道：“我老头子在海中呆久了，中原的规矩都忘了，不过恩仇二字却还能省得，小子你杀了我的老婆，伤了我的兄弟，我岂能轻易的放过了你！废话少说，你就给我划一个道儿吧！刀山剑树，我这个化外野老头子都不含糊，接着你的就是。”

寇英杰冷笑一声道：“边前辈嘱咐，岂能不遵，不过事分主客，且容在下先会过主人之后再再来请教不迟！”

黑衫客边震挑动着—双赤眉，频频摇头道：“不不不！那太迟了！”

话声甫落，即听得邻座的青毛兽厉铁衫，忽然怪鹅也似的长笑一声：“边老头，这件事你还得往后退一步。”厉老头脸上青筋暴现，怒容满脸的道：“凡事均应有个先后计，老夫比你早来两天，小辈掌伤我的弟子在先，应该由我先接着他，等到老夫不敌而后再轮着你，是不是？”一面说，这个鸠首鹄面，瘦骨支离的瘦老头子，徐徐的由位子上站起来，那一双深陷的三角眼，精光四射，直直的逼向寇英杰。“小子，你可认得老夫？”

寇英杰冷笑道：“你大概就是来自番疆的厉铁衫吧！”一面说，他身形半偏，一股冷森的剑气，直袭过去。

厉铁衫眉头微微一皱，登时心里有数，那一股子上来的傲气，立刻打消许多。“你……这小辈，竟敢对老夫无礼……”他连连点头道：“不错，我就是厉铁衫，我且问你，我那徒弟与你有何怨仇，你竟然出手把我徒弟打伤！今夜遇着了老夫，我要你还我一个公道。”

寇英杰目光转向对方身后的两名弟子，江天右、江天左，后二人脸上兀自带出畏惧之色，在寇英杰目光逼视之下，情不自禁的双双向后退了一步。

“厉老头！”寇英杰语音冰寒的道：“你那两个徒弟助纣为虐，为非作歹，我已经对他们手下留情，今天看见了你，才知有其师必有其徒，即使你放过我，我也放不过你。不过，哼哼，你说的不错，凡事有个先来后到，总得先见过主人才能轮到阁下！”

厉铁衫手拍椅背道：“不行！”

“厉老兄稍安勿躁！”主人铁海棠忍不住岔口说道：“且容铁某人见识过之后，要是接不下来，那时，由老哥你再插手也是不晚，如何？”

厉铁衫原已自位上站起，聆听之下，忿忿的又自坐了下来，满脸不悦之色，却又不便发作。

是时铁海棠却已缓缓的由他座位上站起来，他右手轻起，正要解开系在领前那一袭大氅丝绦，却被另一人及时阻拦住。

“总座且慢出手，容敝堂先会他一会。”说话的正是那位职掌宇内二十四令内四堂首堂堂主的晏三多。

铁海棠对于这位晏堂主最是借重，深知他一身武功极是了得，较之自己亦不过是略逊一筹而已，此刻由他出手对付对方，自是最恰当不过。谛听之下轻哼一声，随即缓缓又坐下来。“晏堂主且莫小看了他！”铁海棠呐呐的道：“动手时不必留情！”

天马行空晏三多抱拳说道：“敝职省得！”身形轻转，极其翩然的已进身入场。

晏三多出身百粤精武门，一身内外功早已炉火纯青，尤其是面承大敌，使得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当时身子一经站定，猝然已自丹田内提起一股气<sub>炁</sub>，逼出体外，用以抗拒对方所发出的森森剑气。

双方四只眸子就在二人照面的一刹那，彼此已深深的吸在了一块。天马行空晏三多一面打量着对方气势，一面暗自戒备，其实何需铁海棠关照，他早已知道对方年轻后生功力可观，尤其是现在贴身于对方的一刻，更能体会出对方功力扎实，简直无隙可乘，哪里敢心存半丝轻敌之意！

“寇少侠！”晏三多杂着一口百粤口音：“老夫晏三多，职司本帮内堂堂主之一，职责所在不能怠忽，废话少说，这就请教了！”

寇英杰近看晏三多其人，只见他长眉细目，细发修髯，一身丝质长衣闪闪有光，神清智明，一眼之下即可猜知其必系一功力素养兼修之人。

想不到敌阵之中，竟有此高明之士，倒使寇英杰不得不对其特别留心了。谛听之下，他遂撤出长剑，一缕寒光在出剑的一瞬，已射向对方眉心。

晏三多吃对方剑气一袭的当儿，心神顿时为之一荡，借着侧身退后之便，长躯微摇，已闪向寇英杰左侧方。就在这一刻，他已探手长衣，将一口珍藏多年，轻易不舍一用的地黄剑拔了出来。

那是一口两尺四五的短剑，剑身上闪烁出一片黄光，看过去柔可绕指，随着他拔出的剑势，整个剑身上颤抖出一片唏哩哗哩声音。在座自然是大大不乏高明之士，一眼之下，对于双方一长一短两口兵刃，皆给以极高评价！寇英杰所持有的那口长剑，形式奇古，光华内蕴，所出光华凝而不散，一望之下，即知大非常物；晏三多的这口短剑，那黄色光华所显示的特殊气质，更可知此剑已深得地气，必有斩金截铁之利。以此而试论眼前之战，必将大有可观。

晏三多软剑方自到手，只见他手腕子轻轻一振，掌中剑铮然声中已抖了个笔直。他双手持剑，随着他向前弯下的姿势，掌中剑已缓缓向外推出，一团剑气汇集而成的无形剑圈，在他运剑之初，已向着寇英杰面前逼了过来。

寇英杰长剑微晃，剑光轻闪，两口剑分明距离尺许，并未交接，却听得呛啷一声轻震，晏三多霍地向后退了一步，他长眉怒轩，脸上表情蓦地现出了一种惊惧。

明眼人一看即知道双方这一式不着痕迹的交手，其实是彼此剑<sub>炁</sub>的交接，大是非同小可！而在此玄奥功力一接之下，晏三多显然吃了大亏。

事实正是如此，原来所谓的剑<sub>炁</sub>，其实也正是彼此用以运剑的内气元魄之力。方才双方剑势一接之下，看似不着痕迹，其实正是彼此实力的较量。

一击之下，寇英杰显然大大的占了上风。

晏三多那张瘦削的脸上，蓦地泛起了一片红潮，他足尖轻点，陡然欺身上前，那口黄光闪烁的短剑，在一片唏哩声中，点出了三点金星，直向对方身上华盖、中极、巨阙三处穴道上点来。

寇英杰早已防到了对方会有此一手，他剑身猝提，蓦地劈了一条长光，空中剑势互迎，第二次发出了呛啷一声大震。

这一次较诸前一次更具实力，双方乍然交接之下，晏三多瘦长的身子，蓦地向空中飞弹而起——在一阵猝咳里，晏三多整个身子霍地向后倒卷过来，其势极快，有如风卷残云，只是他显然难以逃开寇英杰的剑势！把握着最称难能的一瞬，倏见寇英杰长剑猝举，这一式无异取法自然，融有剑术中难以理解的奇妙精华。

长剑一出即收，呛的回插于剑鞘之中。一片血雨，自空中喷洒下来，天马行空晏三多呼的飘出两丈开外，当他坠落地面的一刻，却显然再也难以表现出优美的身法，足下打了一个踉跄，噗通坐倒在地。

现场传出了一阵子惊乱，除了极有限的几个人以外，大多数的人，简直就难以看清楚他伤在哪里。

非但是受伤了，而且他还伤得不轻。只见他瘦削的身子，簌簌起了一阵子急颤，却由那张紧闭的嘴里，淌出了一行鲜血，“你……”只说了这一个字，随即倒了下去。

现场立时起了一阵大乱，即见由主座方面飏的纵出一条人影，现出墨羽岳琪的身子，他身子向前一俯，双手探处，即把天马行空晏三多的身子抱了起来。

不抱还好，这一抱起来，才发觉到大片血渍由他长衣里淌出来，墨羽岳琪由不住惊吓得啊了一声，一时愣在了当场。

铁海棠看到这里，倏地自位子上站起来：“岳堂主请速点他将台一穴，喂他饮下本座自制的玉琵琶液，让他先歇着，等一会本座去瞧他，这里没有你的事，你快去吧！”

墨羽岳琪应了声：“卑职遵命！”匆匆抱持着晏三多转身自去。

四下里在一阵子剧烈的骚动之后，顿时又归于安静。渐渐的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燃烧着的松枝火把，发出一连串的劈剥声。

不知何时，寇英杰与铁海棠这两个正主儿，四只眼睛已紧紧的对在了一块。

似乎也没有人注意到，铁海棠已离座而起，步进到了场子里，在距离寇英杰身子约寻丈左右之处，他定下了脚步。这一刻气氛出奇的森严、沉默。

铁海棠那张白皙斯文的脸上，忽然现出了一抹冷笑，他语音深沉有力：“寇英杰，本座属下四堂堂主，你竟然照顾了三个。”

“不！”寇英杰插口接道：“应该是四个，那位岳堂主，在半年以前，与我也有一面之缘，曾是我掌下游魂！”

铁海棠哼了一声，点头道：“好！郭白云竟然会收有如此一个出色弟子，如果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寇英杰正视向对方道：“请不要再提先师名讳，时已不早，即请前辈赐招！”说话间，他足下移动，向前逼进一步。

铁海棠目光深邃的注视着他，严谨的提防着寇英杰有所异动。徐徐的点了一下头，他冷笑道：“很好，寇英杰你就划下道儿来吧！我接着你的。”



说话时，他已解下了身上那一袭长披，陡然一抡，巨蛇也似的盘在了右臂上。他内着一袭银色长衣，翩翩风度，气态极具高雅，正如老子所说：“专心致一，能婴儿！”

那等极上气致，无疑的已显示出他浸淫着武功一道的极深造诣。

暗影里，一个纤细的人影在颤动着，她躲藏在一棵树后，远远的向着那两个人注视着，晶莹的泪珠儿，一颗颗的坠落着。一个是生身的父亲，一个是私恋情郎……这一刻，他们即将要一分生死！对于她来说，那是她平生从来也没遭遇过的重大冲激。

她简直不能再看下去了，如果她有足够的能力，她一定会阻拦这场凶杀，然而她的力量太小了，小到只能躲在遥远的地方，偷偷的瞧着他们，淌着无助于事的泪珠儿。

寇英杰——铁海棠，当世最强大的老少双雄，似乎已经作好了战前的心理准备。

“寇英杰！”铁海棠漠漠的道：“你可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年轻的那个，毫不含糊的应着。一面说，他把手里的那口连鞘的长剑，深深的插进泥土里。

铁海棠一晒道：“你要与我徒手对招？”

寇英杰默默的点点头铁海棠一笑道：“很好，正合我意。说吧，你要怎么个比法？只要你说出来，本座一定成全你！”

说话时，地面上起了一阵子悉索声，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地面上那一层萧萧落叶，已开始向后面徐徐移动着。环着二人身侧二丈范围之内，已不见一片落叶，有如一面无形的大琉璃罩子，将当事者双方二人死死的罩定。在这个范围里，你甚至不能随意乱动一下，空气变得呆滞而象是涂了一层胶那般的别扭。

“准备好了？”

“嗯。”寇英杰一双眸子，睁得又大又圆。

铁海棠却收缩成一条缝，无形的内在潜力，继续向外面扩展，使得三四丈以外的那些旁观者，俱都或多或少有了感应。强者毕竟是强者，那是绝对不同于一般。

“寇英杰，”铁海棠呐呐的道：“你刚才说到我的火海真经……可是？”

寇英杰点点头道：“正是。”

铁海棠冷笑道：“不错，这两年我确是全心在这部书上下功夫，而且我自信，已有相当的功力，你愿意尝试一下么？”“悉听尊便！”说了这句话，只听得他全身骨节发出了一阵子串响，身躯忽然轻微的摇摆了起来。

铁海棠目睹及此禁不住眉头微微皱了皱：“哼，原来你曾习过易髓之功？”

“不是。‘风柱功’！”

“风柱……功？”铁海棠呐呐的道：“我知道……我知道……说话之间，他已经比出了一个奇怪姿态，两只手合抱胸前，左手五指弯曲向上，右手虚张向外，十根手指也同寇英杰先前一样，发了一连串骨节响声。

虽然是夜晚，但是在数十盏明灯的映照之下，使得这片地方纤尘可见。

寇英杰忽然发觉到他那一双手，渐渐的变了颜色，由原来的白变成了红……越来越红，映着灯光，那双手简直就象是两块透明的红水晶。

场子外面忽然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在两列明灯的照耀之下，铁夫人沈

傲霜首先现身，向这边走过来。当然不仅仅是她一人，在她身后还跟着一乘肩舆——红呢小轿。轿帘敞开着，在一盏高挑灯的照耀之下，可以清楚的看见坐在轿子里的那神秘人物——枯竹庵主。

枯竹庵主，她的大名久为武林各道所传颂，只是见过她庐山真面目的人，却是屈指可数，大少太少了。

小轿在铁夫人沈傲霜的导引之下，排开众人，一直来到了最前排，也就是先前铁海棠所坐之处才停了下来。沈傲霜合十礼拜后，那乘肩舆慢慢放下。

盘坐在轿子里的枯竹庵主，似乎在现身之始，已全神贯注于场子里两个人，容得轿子落定之后，她才略略向边座上看了一眼。在她目光注视之下，狂傲自负的厉铁衫、不可一世的边震，都情不自禁的由座位上站起来，双双向着她合十行礼。然后，大家目光才又重新回到场子里。

场子里的铁海棠、寇英杰，似乎根本就没有感觉到枯竹庵主的来到，四只眼睛紧紧的对着，绝对意不旁瞩，如果其中任何一人略为分神，都可能为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这一点大家都了解。

铁夫人与那位特殊的贵宾枯竹庵主，虽然是刚刚来到，却也心里有数。尤其是铁夫人沈傲霜，在她了解到眼前这番情势的发展之后，顿时脸上显示出由衷的关怀。她漠漠的坐在铁海棠的位子上，痴痴的向场子里注视，对于整个的情势演变至此，感到无比的惊讶，只是却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再去了解。

寇英杰象是默默的在运用一种功力，身子微微的起伏着，每一次颤动之后，他那双眸子里的光采也显得更为明亮一些。

“寇英杰……”铁海棠喃喃的道：“你可曾想到了，我们的交手不会超出三招。”

“我知道。”寇英杰缓缓的说：“也许不超过两招。”

铁海棠冷笑了一声：“你知道就好！”话声一发，他忽然跨前一步，发出了一声震人耳鼓的长啸，长啸声中，他赤红的两只手已经向前击出。

寇英杰显然吃了一惊，他似乎颇感意外，在他想象中，对方不应该就此出手。然而对方既然这么出了，总不能让他如意得逞。迎合着铁海棠的来势，他身子迎上来。

双方的势子看来是那么的猛，就在他们双方猝然迎合的一瞬，现场激起一阵狂风，强大的力道，有如旋风般的向外猝然推展出去，即使站到后排的人，也都能感觉到那阵子扑面的强风。

在这个剧烈的迎合势子里，铁海棠、寇英杰，四只手已紧紧的迎在一块。难以想象这一刻双方所运施的力道是何等猛烈，仿佛天地都为之大大的震动一下。

就在这姿态里，铁海棠整个身子，有如飞云一片的猝然翻了起来，寇英杰的身子，反倒矮了下去。

除了极少数二三人以外，似乎所有人没有看清楚藏在这一式姿态里的凌厉杀着。

一个鹰飞，一个鹤伏，在铁海棠那声长啸的尾音里，双方猝然分了开来。一片血渍，猝然由寇英杰右面肩头上迸现出来。各人才发觉到，那年轻人寇英杰肩上连衣带肉少了一大片，只疼得他全身打着疾颤。铁海棠显然占了上风，脸上显现着那种狰狞的笑。

旁立的郭彩绫看到这里，有如兜心着了一锤，不啻芳心玉碎。遥远的铁

小薇亦为之花容失色。

在大多数人心情还不能完全适应的一刻，场子里的两个人，又作了第二度的接合。

主攻的仍然是铁海棠，把握着战胜的余威，铁海棠切身猛至，身形略闪，眼前猝然现出了三条人影，三条似乎连成一气，一齐向着寇英杰身上扑去。

这一招，正是铁海棠新近才从火海真经中学得的奇妙绝招，对影三人。三个人影里，当然只有一个是真实的，另外两个，却是利用快速的身法技巧所幻化出来的。在敌人一时无法适应的情况下，待机得手。

的确是匪夷所思的一式微妙绝招！现场立刻发出一片惊叹之声，似乎没有一人不认为寇英杰将要丧生在此一式绝招之下。除了一个人——枯竹庵主。忽见她长眉乍抛，满脸惊惶神态，她已无能为力，甚至于连出声示警都嫌太晚了。

那真是奇妙的一瞬！迎合着铁海棠这一招玄奥的对影三人，寇英杰忽然象是一条鱼那般的滑溜。人们简直不能适应眼前目光所接触一瞬。似乎铁海棠那等伸妙的三条人影，俱都扑了空，寇英杰所显示的那一条大鱼，极其巧妙的由对方三条人影里游梭而过，当然他绝非仅仅通过而已。就在他通过的过程里，一只右手骈指如刀，已经深深的插进了铁海棠的心窝。

那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紧接着两条人影立刻分开来。一股血箭，直由铁海棠前心伤处怒喷了出来。铁海棠显然面无人色的打了一个踉跄，随即定下了身子，几乎所有人，都为这难以想象的发展吓呆了。场子里反倒落下了前所未有的静。

敌对的四只眼睛再次的交接。铁海棠脸上淡淡的着了一片冷笑：“小伙子，好身手！”他深深的皱着双眉：“原来外面的传说是真的……你果然已得到那卷金鲤……行波……图，学会了……鱼龙百变身……法！”

现场各人顿时大吃了一惊，就连最前座的三位武林前辈怪杰，也无不惊骇满面。

人影乍闪，铁夫人沈傲霜、铁小薇，由不同的方向纵身而出，一齐扑向铁海棠，后者似乎已经等不及了，等不到她们扑身面前，先已倒了下去。

一阵阵夜风侵袭着。寇英杰伫立在场子里，只觉得异常的冷，他身子轻微的战抖着，尤其是右肩伤处流出了大片的血，红红的血几乎把他整个的上身都染红了。

郭彩绫缓缓走到了他身边，紧紧的搀扶着他。两张脸对视之下，几乎看不出丝毫喜色，所存在的只是彼此种植在内心，根深蒂固的深挚情意。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出于意外的，竟然没有一个人挺身阻拦，他们自行让开了一条路，让这一对年轻的男女缓缓由身前通过。他们目不转睛的注视着，其中却也不乏祝福与同情的目神，毕竟这一对少年情侣在他们心目中是不平凡的。

